

圣剑飞霜

第一章 惊魂

洛阳城内一座大宅院中，处处灯火通明，但整座宅院不闻一点人声。

厅中人影幢幢，或坐或立，少说也有十二三人，但没有一个说话，连咳嗽之声也没有，当真是静得连绣花针跌在地上也能听见。

大厅当中的一张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年约五六旬之间的老者，相貌威严沉毅，双目开闭之间，炯炯有神。

外面传来二更梆子之声，所有的人齐齐颜色大变，只有当中的老者神色如常。他缓缓环视众人一眼，沉声道：“二更已到，你们都回房去，老夫也该准备一下，整理一点东西……”

左边三个面目相肖的青年一齐站起来，年纪最大的一个嘶哑地叫声“爹爹”，声音中隐隐流露出一种沉郁悲痛的意味。老者面色一沉，摆手道：“去，去，不要再说。”

右边那个年纪四旬的威猛汉子站起身躯，缓缓道：“师父，那些对头们别说无人见过，就是你老也从未提起，弟子们也是无意中从别人口中听说武林以往有这等几号人物……”他微微一顿，扫视其他的人一眼，只见大家都在点头，便又接着说道：“他们既然失踪已久，虽说半个月前留下标记，说是今晚三更必到，但很可能是别的人假冒……”他又停一下，只见老者微微摇头，立刻提高声音，道：“纵然此事不假，弟子万难相信凭那三个老魔，就能把师父及弟子等十多人一网打尽！”这几句话说的豪气飞扬，神态威猛，其余的人都激动地出声附和。这中年大汉双手一举，压住众人声音，又道：“弟子等一十二人，今晚纵然捐躯浴血，虽死犹荣！”

他说得字字有力，意思简单明了，显然早已经过再三思虑，并非随口说出。

只见那老者沉毅的面容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慢慢望了大家一眼，突然笑容一收，面寒如水，断然道：“我意已决，你们不得多言，即速各自回房，如敢违背，即以叛逆师门之条论罪！”

那十二个门下弟子，其中包括老者三个儿子，听了都大大一怔，没有一个说得出话来。

老者转头望着那中年大汉，严厉地道：“洪方，你是本门大弟子，监督之责由你负起，速去毋违！”

那中年大汉洪方浓眉一皱，忽然叹口气，躬身道：“弟子敬领严训！”抬目望着其余的人，宏声道：“各位师弟跟我来……”片刻之间，大厅上只剩下那个老者。

过了一会，老者长叹一声，面上现出凄凉之色，起身在厅中转两个圈子，忽然走到壁下一口厚重的大木箱前，取出钥匙把箱上三个巨锁打开，然后缓慢地把箱盖掀开。

木箱中空空荡荡，却用一层厚厚的金黄色丝绒垫底，上面盖着一块长方形的黄缎。老者把黄缎揭开，只见丝绒垫上放着一卷条轴。

老者停手凝望片刻，好像想起了许多前尘往事，最后他伸手把条轴挂在墙壁上。

随即凝神看着那幅画，面上的表情阴晴不定，时而豪壮激昂，时而凄凉迷惘，仿佛在这刹那之间，一生的往事涌掠过心头。

之后，他回到大厅当中的太师椅上坐下，面目又恢复了平日那种沉毅坚忍的神气。

快到三更，老者的神色丝毫不变，身体也没有移动过一下，好像是泥雕木塑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忽地一条人影奇快地纵入厅来，老者两道锐利的目光疾扫过去，突然露出怒容，沉声道：“洪方，你胆敢率先违逆师命！”

那道人影纵到他面前，双膝跪下，果然是那中年汉子洪方，只见他怀中抱着一支狼牙棒，另外还有一支尺许的匕首。

老者怒色越浓，冷冷道：“你枉为我们门下大弟子，难道还看不出今晚的局势？为师如能动手，何须与我那相守了多年的老伴与及你们诀别？”洪方叩头道：“师尊请少释雷霆之怒，弟子明知局势如此，但心仍不死，只冀望在三更将届之前把师尊成名兵器送来，也许能激起师尊豪情雄风，与对头们一决雌雄。纵或不然，弟子也藉此见师尊最后一面！”

他说得情词恳切，寓意苍凉，那老者怔了一下，柔声道：“去吧，把兵器带走。”

洪方缓缓道：“师尊既然认定魔劫难逃，弟子也没有话说。只盼师尊趁此无人之际，把对头们的姓名来历以及昔年结怨详情，赐告弟子，万一师尊当真……”

老者苦笑一下，摆手打断的洪方的话，道：“他们的姓名来历你已知道，何须再提，反正……”他沉吟片刻，接着说道：“反正今晚此宅之中，决不会留下一个活口，就算说出昔年结怨经过，又有何用？”

洪方点点头，道：“弟子等何惜区区微命，自应相随师尊于泉下。不过弟子始终不肯服气的是对头们的武功难道当真高到无法挣扎的地步？想多年来师尊威镇武林，万方景仰，别说师尊的名望，就算是弟子以顽劣之资，幸蒙师尊收列门墙，近十年来，走遍大江南北，抑强扶弱，排纷解难，与人交手的次数多得不可胜计，但能在弟子手下走上十招八招的人寥寥可数。”

老者听得意兴飞扬，拂髯长笑道：“你是我的好徒弟，十年来亏你为师门挣出震惊武林的威望，论到你的武功，也算得上是当世间罕见的高手了。”

他的笑声蓦然收歇，寻思一下，又道：“但今晚的三个老魔所具的武功，决不是你我逞血气之勇可以抵敌得住，咳，你还是回去吧！”他黯然拂一下灰髯，突然转头去望后面墙壁上挂的条轴。

洪方从师多年，从来未曾见过师父这等英雄气短的神情，虎目中不禁涌出两滴英雄泪。抬头时不觉随着师父的目光向墙上望去，蓦地一怔，道：“师父，莫非当世之间只有她……”

老者回过头来，肃然道：“不错，只有她能够……唉，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哪配谈论起她。”

洪方似乎也同意师父之言，立时住口不说，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然后起来向厅门走去。老者忽然叫道：“等一等——”洪方大喜，霍地转身，怀中的狼牙棒闪出万点寒芒，那支匕首也射出蓝汪汪的光华。老者已接着道：“你顺手把所有的窗门都打开！”

洪方失望地叹口气，躬身应了，过去把所有的窗门打开，然后退出厅外。

万籁俱寂中，倏然传来三更鼓声，老者忽然转头向壁上的画像条轴投以最后的一瞥。回过头来，椅前赫然已站着一排三个黑衣人，个个面目狰狞，煞气森森。

老者凝目瞧他们一眼，身子动也不动。那三个黑衣人倏然一齐向旁边跃开，动作之快，宛如鬼魅。这三人刚刚跃开，银影乍闪，老者椅前已站定一排三个银衣人，个个面目间都笼罩着一股阴森之气。

老者仍然不动声色，淡淡看他们一眼，这三个银衣人突然又齐齐跃开一旁，跃开之势虽是奇快无比，但不闻半点风声。

那三个银衣人刚刚跃开，厅门外红光耀目，只见一排三个红衣人，缓步走进来。这三个人身材高大魁伟，举手投足间动作齐整划一。他们踏入大厅之后，第一步踏落地面，屋子就微微摇晃，这三个虽然仍是不声不响，但来势之威猛，人寰罕见罕闻。

他们走到太师椅前，蓦然散开，分别走到老者后面。

大厅中虽是一共有十个人之多，但连呼吸之声皆无，同时所有的人全都纹风不动，宛如十尊石像。

过了一会，外面仍无丝毫动静。老者四顾一眼，缓缓道：“三公只派诸位来取老夫性命么？”

分别站在老者左右方及后面的三排人闷声不响，似乎根本没有听见那老者说话。老者瞧瞧他们，也不生气，微微一笑，又道：“想不到我司空表居然能活过三更！”

突然一道彩光电射入来，掠过老者司空表头顶，直向壁上射去。司空表迅疾扭头一瞥，只见那道彩光直射向悬挂那幅画像的丝带上，那幅条轴嚓地一响，掉在地上。那道彩光把丝带射断之后，忽然弹射回来，叮一声斜插在椅子前面的红砖上。他凝目一看，插在砖上的乃是一支令箭，但却有三种颜色，当中是耀目红光，左边是银色，右边是黑色。他缓缓从袖中取出一支相似的三色令箭，低头端详两者是不是一模一样。

他似乎端详得十分入神，一直低着头。蓦地一下冷冷哼声传入耳中，司空表抬头一瞥，椅前一丈之处，已站着一排三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其中的一个身躯高大，相貌堂堂，穿着一身耀目红衣。左边的一位矮矮瘦瘦，一身银色长衫，面目甚是阴险诡毒。右边的黑衣老人，鼻钩如鹰喙，嘴角间浮动着一丝轻蔑的笑容。

司空表轻轻叹口气，从太师椅上站起身，抱拳道：“三公亲自驾到，司空表只好延颈就戮！”

当中的红衣老人忽然放声长笑，震得整座大厅微微摇动，笑声一歇，只听数响劲箭破空之声，从厅顶交叉掠过。

司空表被这红衣老人的笑声震得心神恍惚，忙运功抗拒，一面收摄心神。劲箭破空之声过后，司空表面色一变，这才明白那红衣老人发出如此洪亮的笑声，原来是对付他的门下十二弟子。想是门下十二弟子都埋伏在四面屋顶，各持强弩劲箭，准备围攻敌人。但红衣老人笑声把他们震得神志昏迷，是以有几支已经引满弓弦待发的劲箭，竟在他们昏迷中脱手射出。红衣老人洪亮地道：“我等赐你自尽，立即动手，不得有误！”司空表点点头，道：“司空表今晚无不遵命，但只求三公手下留情，让司空表保存一个儿子的性命！”

三个老人都不做声，面上也没有一点表情。司空表又道：“三公不会把区区放在心上吧？”

他们仍然沉默不言，在厅中凝结起一股冷酷杀气。

司空表也不再求，厉声长笑道：“好！好……”右掌运足内家真力，举到自己的天灵盖上。

厅门外忽然射入一道金光，直奔司空表胸口，那红衣老人伸掌一抓，相隔尚有数尺，那道金光忽然转弯投入红衣老人掌中，司空表方一怔神，煞住手掌下落之势。只见那红衣老人像是被那道金光烫痛手掌似的，忽然甩手不迭，那道金光跌在砖上发出铿锵之声，却是一面小小的金牌。旁边的银衣老人和黑衣老人也一齐面色大变，猛可挥手，登时人影乱闪，转眼间整座大厅又再次只胜下司空表一个人。

司空表怔了一会，过去把那面金牌拾起来。那面金牌长约四寸，宽约三指，一面是顶皇冠，浮突出牌面之外。另一面深深刻着“免死”两个字。司空表双手捧牌，眼望大厅外面黑暗的夜空，似在等候这面金牌主人驾临。但等了一会，却听到脚步声纷沓而来，片刻间那十二个门下弟子涌进厅来。这十二个人之中，只有洪方神情如故，其余十一人都显得甚是萎顿，宛如经过一场激斗之后，元气消耗太甚光景。

但众人面上都露出兴奋欣慰之容，尤其是司空表的三个儿子，情不自禁扑到父亲身边。司空表面色仍然十分沉重，摆手道：“排队欢迎！”那十二人立刻分为两列，肃立不动。等了好久，司空表面色越发沉寒凝重，忽地看洪方一眼，道：“你说一说刚才的经过……”

洪方躬身道：“弟子不肖，带领师弟们分布四围屋顶。共分六组，每组两人，一个持兵器掩护，一个用强弩硬箭，准备不拘远拒近攻，也要予敌人重创。但那红衣老人笑声一起，师弟们全部神志迷惘，弟子恢复的最快，以本门心法震醒师弟们，随即来叩见师尊请罪！”

司空表凝神听到是他救醒其余之人，口中轻哦一声，便陷入沉思之中。不知不觉已等到四更过后，司空表脸上没有一丝宽慰之容。分排在两旁的十二弟子也被师父这种神情所感染，无不肃穆凝立，大厅中的空气沉重之极。

司空表旋即低头瞧着手中的金牌，一直不再抬头。又过了半个更次，两旁排列着的徒弟们几乎疑心师父已经睡着。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声响。大厅门外突然出现一个人，这人乃是由屋顶飘身飞坠下来，轻得有如落花飞絮，不闻丝毫声息。

但见那人身量中等，穿着得甚为朴素，没有兵器。年纪约在二十左右，长得面目如玉，眼如点漆，俊美中英气逼人。

他似乎已经注意到司空表突然望他的动作，微微一笑，道：“老伯耳目聪灵，令人佩服！”

司空表面上掠过一丝惊凛之色，以他这种老江湖尚且不禁形之于色，可见得在他心中何等震惊，但这一回门外的美少年却似乎没有发觉，含笑踏入厅内。司空表心头又是一震，心想这个少年适才表现得何等机智和明察秋毫，但此刻的笑容却极为天真无邪，纯洁之极。假如这个少年竟是用这种笑容掩饰他真正的面目，此人之险沉莫测，大约天下间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他心中虽在震惊寻思，但身形已迎上去，含笑抱拳道：“少侠请示知高姓大名，以便称呼。”

美少年坦率道：“小可复姓皇甫，单名维。”说时，转目瞧看左右排列的人，偶尔向他们含笑点头。司空表面色连变，好不容易忍住，伸手让客道：“皇甫公子请到那边待茶。”

皇甫维奇怪地瞧司空表一眼，想说什么，但忽又忍住。这时他面上那种纯洁无邪的笑容已敛去，换上一副老练机智的神色，凝眸寻思。

司空表强笑一声，边行边道：“公子此来可是奉的令尊意旨？他老人家

可好？”

皇甫维微微一怔，道：“不是，唔……小可不能耽搁时间，这就要走了。”

司空表鼻尖上微现汗光，勉强笑道：“公子何必如此匆忙，司空表尚未拜谢大恩……”

皇甫维道：“老伯不须言谢，请把金牌还我，之后……”

司空表颜色大变，突然退开数步。

皇甫维大感惊奇，睁大双目，注视着那位名震中原武林的老者。

司空表也是凝视着对面的美少年，直到这时，他才算是认真地打量过对方全貌，居然发现那美少年双眉之中，各有一颗红痣。这个发现更加叫他内心震撼，想起多年前那位金牌主人，正好也是双眉眉心俱有一颗红痣。

他定一定心神，道：“令尊向例是牌到人现，不知今晚何故破例？”口气异常缓和，大有深恐开罪对方之意。

皇甫维剑眉一皱，道：“恕我不能多言，请把金牌还我就得啦！”

司空表微微一笑，道：“公子解围之恩，司空表不敢或忘，只是这面金牌关系极为重大，请教公子如何方能证明这面金牌乃是公子亲自送来？”

皇甫维楞一下，道：“这个还须证明？”

“不错，此牌不是等闲之物，司空表不得不多加小心，万一不幸误落他人手中，这叫司空表如何向金牌主人交待？司空表这点苦衷，但求公子体谅。”

皇甫维双眉一轩，虎目中精光暴射，威凌迫人，不悦地道：“那么你怀疑我不是送金牌之人了？”

“司空表岂敢狂妄大胆至此，但这面金牌实在关系重大，司空表不得不多加小心！”

他说得甚是谦虚，皇甫维心中虽然愠怒，却发作不出，想了一下，冷冷道：“那么以你之意，又该如何？”

司空表眼珠微转，沉吟片刻，道：“这倒是一个难题……”他歇一下，又道：“这样好了，请公子说出因何送金牌来此的内情，司空表大概就可以放心了！”

皇甫维泛起怒色，道：“我不说！”

司空表立刻道：“还有一法，皇甫公子必定赞同，就是让司空表向公子请教三招两式，但公子务须手下留情，不可认真。”

皇甫维似是不愿，但为势所迫，看来自己纵然不答应，对方也非动手不可，当下点点头。两旁的人立时撤开，腾出空地。司空表收起金牌，拱手道：“务请公子恕我放肆之罪！”只见他一掌护胸，一掌虚虚向外面按去。

皇甫维但觉一股重如山岳的潜力袭上身来，心中一凛，暗想这老者武功之高，还出于自己意料之外。心中想时，右掌已暗运真力，若无其事地以掌背拂扫出去。

两人身子晃得一晃，司空表陡然朗声道：“公子请再接司空表近身招数。”只见他双肩不动，双膝不弯，身形已如电掣般移到皇甫维身前，当胸一掌，势如奔雷般击去。皇甫维睁目凝神，显然万分戒备，蓦地又使出奇诡招数，双掌均以掌背交叉拂出。

司空表陡觉自己苦修多年的掌力被对方轻描淡写般一拂，便已破去，眼看对方掌势欲变未变，指掌罩住自己全身要害部位，竟无法测知对方将要如何出击。百般无奈之下，腾身疾退。但他乍退又上，连发数掌，招招毒辣凶

猛，谁都看得出这位名震武林的人物已用出七成以上的功力。

皇甫维身形有如行云流水，一直以双掌掌背交叉拂出，手法诡奥绝世，三招之后，又把司空表迫得自动退开。

司空表突然一掌横扫出去，声势凶猛异常。皇甫维不得不先出手阻挡，缓得一缓，司空表已飘退寻丈，手掌一摊，朗声道：“请恕我斗胆相试之罪，这面金牌这就璧还。”

皇甫维微微一怔，虎目含愠，大步上前一手把金牌取回，也不理司空表躬身行礼，转身一直走出厅去，头也不回，转眼已失去踪迹。

厅中之人都不知应该不应该生那美少年皇甫维的气，个个都感觉出此事内情复杂，未明真相之前，谁都不敢说话。司空表把手一挥，道：“你们都回房休息！”

大厅中再次剩下司空表一个人，闭目沉思。过了许入，他忽然表演几个架式，双掌击出时均用掌背，看起来和那皇甫维的诡奥手法一样。他比划了一阵，便停手思索，然后又比划那些手法，这样比比停停，不觉已花了一个更次，外面曙色渐露，五更业已敲过。

他歇息一下，抹掉头上汗珠，走到正面墙下，拾起那幅条轴，小心地卷好放在大木箱中，扣上那三把巨锁，然后招呼家人出来把木箱抬入内宅。

他刚刚要回内宅，忽见洪方冲入厅来，一言不发，把手中一样东西递给司空表看。那件东西竟是一支红黑银三色令箭，司空表身躯一震，沉重地道：“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着。”

洪方浓眉一舒，道：“师父已安排好么？”

司空表没有回答，反问道：“这支三公令箭在何处发现？”

“在外面大门上插着，昨夜那些对头走后，弟子曾巡视过本宅，其尚无此物。”他歇一下，又道：“在门板上还划着今晚三更四个字！”

司空表沉思一下，道：“即速叫醒他们，分为十二路设法追上那位皇甫公子，告以三公令箭出现及今晚三更的限期，务必恳请他回来一趟！”

洪方瞠目道：“还得靠他？昨晚他好像很不……”

“快去，时间无多……也许他会自动回来，但你们仍得尽力追上他！”

洪方叫了声师父，忽然停住，似是不敢冒昧说出心中的话。司空表道：“有话快说！”

洪方道：“师父，昨晚你老疑心他是不是送牌之人，也许他真的不是，把你老蒙住，骗走金牌……”

“很难说，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你去吧！”不久之后，大门口蹄声骤起，大约有十余骑分头驰去。司空表又命人抬出那口大木箱，取出那幅条轴，挂在墙上。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厅中，因此他毫无掩饰地把心中沉重的忧虑，都从面上流露出来。

到了下午，天色突然变阴，乌云四合，到处一片阴阴暗暗。

司空表端坐厅中，动也不动，不久似乎听到风雨声中有一骑驰来，片刻之后，一个劲装少年浑身湿透大步进来，扑地跪倒在老者椅前寻丈之处。

司空表毫无表情，好像在倾听天际的雷声。

到了二更时分，他椅前已跪着一排十二个浑身湿透的劲装骑士。司空表直到此时，才转动目光，扫瞥他们一眼，叹气道：“起来吧，到后面去！”

不久，厅中烛影摇摇中，只有那老者独自端坐。风雨之势越来越猛，不时有电光突然闪过。

司空表陡然向厅外朗声道：“尚未到三更时分，光临得太早一些。”

“你嫌太早的话，我可以等一会再来。”厅外有人回答，人随声现，已缓步走入厅内。

说话现身的正是昨夜送金牌的少年，外面风雨虽大，但他身上却只湿了一点，而又没有雨具。

司空表起立道：“不知是公子驾临，请恕唐突之罪！”

皇甫维道：“三更快到了，老伯有什么准备？”

司空表双眉一皱，突然哈哈大笑道：“莫非就是你么？”皇甫维怔一下，旋即醒悟，微笑道：“老伯这一猜无稽之极，我不过好奇罢了！”

他稍稍一顿，又道：“昨晚我跟随在那一千人后面，因为不想被他们发觉，离得太远，结果追丢了。”司空表哦一声，插口道：“怪不得公子隔了将近两个更次才现身取回金牌！”他点点头，接着说下去：“今日凌晨时分，我因一件事回转来，便见到大门上的三公令，因此好奇之心大起。”

他的话忽然停住，目光凝定在墙上那幅条轴上。司空表见他露出惊讶之色，心中因此疑惑起来，暗想难道这位皇甫公子竟会不知道这幅画上的人是谁？

那幅条轴上画的是个少女半身像，五官勾勒得十分清晰细致，衬上鲜艳色彩，使画中人增添几分明媚清丽。但这幅少女画像有一点最奇怪之处，便是在她那双明眸中，孕着两滴泪珠，欲落未落。

皇甫维看了一阵，由衷地赞道：“当真是神来之笔，画此像的人应是一代名家无疑！”司空表尴尬地笑一下，没有做声，皇甫维又看了几眼，突然问道：“这位画中人何为清泪盈眸呢？”司空表嗫嚅一下，道：“这个……这个……”皇甫维立刻道：“老伯如不便说，那就作罢！”司空表好像求之不得，立时住口。

但皇甫维又忍不住再次提起这幅少女画像，他道：“昨夜我好像没有见到这幅画……”司空表呐呐道：“那是……三公进厅之前，以三公令箭把悬挂画像的丝绳打断，跌在地上，所以公子没有看见……”

他哦了一声，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画中少女。他发现这位清丽绝俗的少女有着广阔饱满的天庭，使人感到圣洁和仁慈。长长的双眉表示具有深度的智慧，明眸中的泪光，散发出无限清怨，挺秀的鼻子表示正直无私，而丰满小巧的嘴唇却是热情的象征。这一切组合成超凡绝俗的美。皇甫维忽然间觉得和这位少女极为亲近，他感觉到自己好像能够了解她内心波动那种凄艳的意味。

他忍不住又轻轻赞道：“真是神来之笔，一代名家，我可以请问画这幅肖像的人是谁么？”

司空表道：“他是……他是……”他似乎难以说出那画家的名字，停了一下，才接着道：“他就是少林寺当今掌门老方丈无心大师。”

皇甫维淡淡一笑，道：“只听闻少林寺僧人擅于技击，倒不知那方丈大师竟是丹青妙手。”

司空表低声道：“公子日后千万别说出此事。”皇甫维点点头道：“我记着不说出来便是。”说罢，突然感到十分奇怪，只因那少林方丈无心大师既是佛门高僧，则他纵然擅长丹青之道，也不该描绘女子肖像，特别是个丰神绝美的少女，又画得那等传神。

司空表实在忍不住，道：“皇甫公子身上的皇冠金牌，今宵是否仍然赐

交司空表，惊退来犯对头？”

皇甫维歉然一笑，道：“对不起，这面金牌只能用一次，严命难违，尚望老伯见宥！”

司空表那等老江湖也不禁面色微变，但却嘿然无语，并不再出言求取。皇甫维又转目望着那幅少女肖像，道：“这幅画看来已收藏了一段时间。”

司空表道：“不错，已经整整隔了二十个年头……”他忽然变得十分严肃，道：“三更即届，公子留此无益，何不立即离开？”

皇甫维见他说得甚是认真，心中忽然泛起可怜他的情绪，不假思索便道：“你孤身一人，恐怕难以兼顾，我留下助你一臂之力可好？”司空表一怔问道：“公子言中之意，莫非肯为司空表出手拒敌？”他道：“不错！”司空表疑惑地皱皱眉，道：“与其伤了和气，何不如取出金牌？”

皇甫维摇头道：“此牌已奉命只能用一次，但却没有不准我出手的禁诫。”

司空表又道：“公子随意行事好了，反正……”他忽然住口不说，皇甫维颇想知道他口中反正之后的意思，但同时又想起自己实在对武林形势不大清楚，这司空表既是武林中声名极盛的人物，正是最适宜相询之人，他盘算一下，开口问道：“等一会要来的三公，目下在武林中地位如何。”

司空表道：“他们么……大概没有人不闻名色变，公子你自然例外……不过在武林中仍然是称他们为日月星三公，至于他们的名字却很少人知道。”皇甫维立刻道：“你说得不错，我也仅知外号而不知他们的名字！”司空表这时好像提起兴趣，已把即将来临的劫难置之度外，侃侃道：“别人听公子这样说，也许会觉得惊奇，只有我知道其中道理——”

皇甫维坦然笑道：“你怎会知道？”司空表道：“那日月星三公彼此之间，以大哥二哥三弟等称呼，不在话下。昔年我有幸见到令尊……噢，是见到金牌主人，那时曾亲耳听到金牌主人叫唤三公之时，仅用老大老二老三以名之，而没有叫出他们的姓名。老大是日公舒涛，老二是月公佟雷，老三是星公冷央。目下环顾天下，除去金牌主人以外，没有人能接得住三公每个人轮流发出的三招……”他停一下，苦笑一声，道：“说句老实话，能够接得住他们其中任何一位的三招，就足以轰动武林了！”

他接着又说道：“今日武林真正怕三公威名的尽皆是一流高手，只因武功之道，必须日积月累，二十年前的豪气少年，直至今日方成高手。唯有这些人才知道三公当年的气焰威势！”

皇甫维微笑道：“那也不见得，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也许有人以天纵之才，年纪虽轻而得到极大成就也说不定。”

司空表道：“公子是指近年声名鹊起的几个名门少侠么？哼，他们虽然天赋过人，又尽得师门心法嫡传，目下诚然在江湖上颇有名气，可是细论起来，他们的成就自然还比不上当今各派掌门人或老一辈的高手，就算比得上，那一点技艺在震撼武林的一皇三公面前，简直差得太远了！”

皇甫维道：“你刚刚说的是一皇三公么？”司空表面色一变，低头道：“公子万勿见怪，我一时说溜了嘴……”皇甫维哈哈一笑，心中暗道：“我就怕你不说溜了嘴，现在已经足够日后向别人打听资料啦！”

他顾盼厅中一眼，指着那口大木箱，道：“这个箱子装的什么？我或许可以先躲在里面……”司空表瞿然道：“好主意，这木箱本是珍藏圣女画像的，里面没有东西！”

皇甫维移目望着墙上的美艳少女像，随口道：“你不是把圣女像一直悬

挂在厅中？”

司空表道：“若然在厅中挂了二十年，恐怕要损坏不堪了。”那英挺俊拔的少年向墙上的画像深深凝瞥一眼，忖道：“她被称为圣女，又是少林寺方丈大师所画，显而易见不是此屋中的人，啊！当真有一股圣洁慈悲的光辉笼罩在面上，莫非她是佛门中人？咦，有人用潜踪灭声之法，已走近大门，人数可不少呢。”

他立即抬头望司空表一眼，见他似乎毫无所觉，不禁微微一笑，道：“有人来了，我得藏起来！”

司空表惊讶地凝一凝神，随即跟着少年跃到木箱旁，掀起箱盖。少年跨入箱中，箱盖一阖，厅中便只剩下司空表一个人。

他故意度过木箱前面，轻轻问道：“公子曾经说过今夜本为好奇而来，敢问有何足以奇怪之处？”

箱中传出清晰的语声道：“昨夜我们略略交手后，深感你的武功不比等闲，并非徒负盛名之辈，因此对于你束手待毙极感诧异，今晚便是想看看你是否出手拒敌，抑是仍然不予抵抗。”

微风轻拂，突然三个黑衣劲装汉子跃入厅中，那三个人六道目光冷冷瞧司空表一眼，便横移到右边站定，跟着三个银衣劲装汉子跃入来，毫无声息地排列在左边。最后是三个高大的红衣大汉走进来，这三人步伐间沉重有力，踏得大厅微震，声威骇人。他们一迳走到司空表身后排列站好。

这三批九个人出现的阵仗，昨夜已曾露过，因此司空表沉静如常，双目一直凝视着门外。

当中的红衣老人还未站定，已开口问道：“昨夜的那面免死金牌何在？”他虽是随意开口，但音量宏大，声如洪钟，平添一股先声夺人的威势。在他左右的银衣老人和黑衣老人四道目光，却凝注在圣女画像上。

司空表道：“金牌仍在此地，但已不能取出让三老你们过目。”他的神色丝毫不变，完全恢复武林名家的气派和风度。

银衣老人阴阴一笑，道：“幸而他此举已在算中，大哥还犹疑什么？”这个银衣老人本来就有一股阴森之气，这一开口，语声有如啾啾鬼话，更加骇人。

红衣老人突然长笑一声，震得司空表耳鼓嗡嗡直响。黑衣老人开口道：“司空表你听着，目下此宅中所有的人，已经都被我等手下点了奇经死穴，命在须臾……”说到这里，司空表面容惨变，浑身发抖。

银衣老人轻笑一声，道：“你那面金牌从何处得来？”司空表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穿红衣的日公舒涛洪声道：“我们兄弟一向有罚有赏，你明明白白说出来，便饶你门下诸人性命！”

司空表怔一下，眼珠转处，抬手指指自己。月公佟雷阴声道：“好，连你在内！”

司空表长长透一口大气，没有做声，转头望着墙边那个大木箱，这时箱中的皇甫维觉得十分奇怪，第一那三公何故对那面金牌如何得来这一点上这等关心，不惜因此饶了司空表及他们门下众人性命？第二那司空表怎会不说出自己来？他寻思了一阵，还未想出道理，又听不到三公的动静，忍不住突然掀开箱盖，跃了出来。

那三个老人都严厉地望着这个俊美少年，忽地发现他双眉之中的两颗红痣，齐齐一怔。

星公冷央突然一晃身，已冲到皇甫维身边，眼看就要碰上。皇甫维但觉这个黑衣老人身法之快，难以形容，别出手阻挡，简直连念头也来不及转。心头方自一震，谁知那星公冷央倏然又倒退回去，这一来一去，快逾闪电，若是平常的人，可能根本看不见星公冷央曾经移动。

日公舒涛洪声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皇甫维但觉此老口气甚是和善，不禁又是一怔，心想他们竟会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当真出乎意料之外，口中朗朗应道：“区区复姓皇甫，单名维。”

三个老人都轻轻啊了一声，互相对望一眼，那月公佟雷有如鬼语般问道：“你在何处得到免死金牌？”

皇甫维道：“这一点恕难奉告！”星公冷央接口道：“你可知道这面金牌向来有例是牌到人现么？昨夜一反常规，叫我等不能不起怀疑之心！”他说话极快，因此这几句话在他口中迸出来，眨眼便已说完。

皇甫维道：“你这话是何用意，恕我不懂！”这个俊美少年面对着武林无敌的三个老魔头们，竟毫无惧色。

日公舒涛道：“既然你不顾作答，我们只好试一试你的武功家数！但你却远非我们对手，就命我们手下三人一齐出手，攻你一招。”

皇甫维傲然道：“不必拘限人数，更不须限定一招，随便怎样动手都可以……”话未说完，只见木立不动的三排人中，每排走出一人，把他围在当中。红衣大汉占了正面，银衣和黑衣汉子分别立左右两侧。红衣大汉抱拳道：“公子恕我兄弟放肆了。”

皇甫维傲然一笑，心中却讶想道：“怎的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称我做公子？难道……”转念之际，那红衣大汉宏声道：“第一招。”皇甫维忙忙定神戒备，只见他们都未动。那边日公舒涛忽然大声道：“不可，改为第三招。”红衣大汉朗声道：“遵命。”突然踏中宫，走洪门，迎面一拳打去。这一拳只打了一半，便煞慢去势。那银衣黑衣两汉子也是同时出手，银衣人轻飘飘一掌拍去，黑衣人却以绝快身法，闪到皇甫维背后。

观战的人只觉这三人出手奇突，还不觉得怎样，但身处局中的皇甫维却感到宛如处身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论拳风则阳刚难挡，论掌力则阴毒无比，加上身后的黑衣人生似变成附骨之蛆，令人难受异常。这三种感觉一齐袭上心头，真是叫人不知如何抵挡才好。

眼看那三人的招数都递到皇甫维身体，危殆万状。旁边的司空表面上反而掠过一阵喜色，双目瞬也不瞬。

皇甫维突然双眉一剔，大踏步从拳风掌力夹缝中走出来。他背后的黑衣人却反而被红衣人的阳刚拳风和银衣人的阴毒掌力阻住，无法跟上去。

司空表只看得目瞪口呆，真不知那皇甫维公子使的是什么招数。这时那日月星三公忽然退开一旁，交头接耳地说了几句话。然后都望着皇甫维，一言不发。日公舒涛忽地仰天一拳击去，“砰”地大响一声，那高逾丈半的大厅屋顶突然多出一个两尺方圆的洞口，被他拳力震断的横梁屋瓦等都飞上半空，整座大厅摇摇欲倒，声势之威猛，无与伦比。

月公佟雷跟着骈指遥遥向两丈以外的墙上点去，那幅圣女像的丝绳忽然断开，刷地掉在地上。

皇甫维不觉瞠目道：“怪不得武林公推你们为绝世高手，这等功力，实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日公舒涛大笑道：“公子过奖了……我们兄弟实是难忘故主，就请公子转告此言。”

笑声中先是那九个手下迅疾跃出屋外，跟着那三个老人也隐没在黑夜风雨中，转瞬间笑声摇曳远逝，神速无比。

司空表身躯一震，宛如大梦方醒，暗中偷瞥那美少年一眼，额上忽然沁出冷汗。皇甫维没有注意他的神色，缓步过去把画像拾起来，自语道：“我真奇怪，他们为何两次把圣女像的丝绳弄断，难道这位圣女和他们有什么关连？”

他很快把圣女像挂好，回头一看，司空表已失去踪迹。他也不在意，回眸再瞧画中美丽的圣女，心头忽然泛起替她把泪珠拭掉的冲动。他的手已伸到像上，突然停住，暗中微笑一下，忖道：“我真是发痴，她又不是真人，这泪珠如何拭得掉？唔，对了，我正要到嵩山少林寺去，等见到少林方丈无心大师时，便知道他为何把她画成这样子的原因……”

当下转身出厅，黑夜风雨中他一直离开洛阳古都，第三天的清晨，已走到嵩山山麓。

他像平常游山的人一样缓步走上少室山，中午时分，方始走到庄严巍峨的少林寺山门前。但见正门紧闭，只开着左边一扇偏门以供出入。他在树荫下憩坐不少时候，但见出入的僧侣们个个步履轻健，眼神充足，他突然拦住一个匆匆出来的僧人含笑道：“我想请教大师一件事……”

那个僧人合什道：“施主好说，贫僧本应效劳，但适有急事在身，万望施主原谅。”皇甫维哦一声，但觉对方语音强劲震耳，不禁抬目打量。只见这僧人年在四旬上下，眉浓眼大，鼻高嘴阔，气派甚是威严。

皇甫维打量一眼之后，微笑道：“大师既有急事，那就请吧！”他无意之中，把“急事”两字咬得声音重了一些。

那僧人说声失陪，迈步离开。皇甫维记得自己上山时，恍惚碰见过五位大和尚匆匆下山，相隔至今，最少也有个把时辰。回头一瞥，果然见那僧人晃眼间已走了十余丈之远，身法之快，逾于奔马。

皇甫维回过头来，随步入内。

他不便乱闯进去，在大殿上瞻仰一阵，忽然发觉有几对眼睛在暗中窥视自己。心中大感惊讶，暗想少林寺号称天下武术总汇，为武林中第一大派系。听闻少林派的人都极正派，但此刻为何有人在暗中鬼鬼祟祟地窥视自己？若然有所疑惑，为何不光明正大地出面询问？

过了一阵，一个僧人从殿后门内走出来。皇甫维转目望去，但见那僧人步履沉稳，神态庄严，年约四旬左右，披着一件黄色袈裟。

他一直走到皇甫维面前，合什问讯，道：“施主光临敝寺，兴致不浅，请问贵姓大名？”

皇甫维坦然报出姓名，反问他的法号，那僧人道：“贫僧明天，乃是本寺第二十八代弟子……”皇甫维啊了一声，道：“区区听说少林寺三长老以下，便要数到天地二尊者，大师莫非就是二尊者之一？”

天尊者微微一笑，道：“贫僧一向隐修寺中，倒不知道外面居然忝有微名。皇甫施主文质彬彬，仪容清雅，万万想不到也是武林中人，贫僧失敬得很！”

皇甫维道：“区区算不得是武林中人。刚才我碰见一位大师，也是身披黄袈裟，匆匆出门，敢问那一位大师是谁？是不是天尊者？”

“不错，他就是贫僧的师弟明地……”

天尊者沉思一阵，便合什道：“皇甫施主请恕老僧失陪之罪……”皇甫

维剑眉一皱，微愠道：“怎的两位尊者都这等匆忙？未免太不客气了！”

天尊者歉然道：“施主责备得是，贫僧虽暂时失陪，但自会叫本寺知客竭诚款待施主。”皇甫维这才气平，道：“还望大师包涵区区冒犯之罪……”天尊者一击掌，就有一个大和尚走过来，天尊者吩咐了几句，然后走开。那位大和尚已肃容合计，道：“贫僧真度，忝为本寺知客，目下已届晌午时分，施主惠临敝寺，便试一试敝寺素斋如何？”

“好极了！”他跟着知客僧向殿后走去，又道：“知客大师是不是与二尊者同辈？”

知客僧真度笑道：“贫僧是本寺第二十九代弟子，比二尊者低了一辈。施主是尊者特地吩咐过的贵客，只要贫僧能够解答，自然知无不言。”

皇甫维笑一下，道：“区区承蒙贵寺礼待，深感荣幸。”他的口气神情都坦诚之极，任谁见了他的笑容，都不能不相信他说的话。

他接着又说道：“区区听说少林寺名望最高的三长老二尊者，两尊者我都幸晤过，不知所谓三长老是谁？知客大师可许见告？”

真度和尚立刻道：“敝寺目下的辈份是‘无明真如’四字，无字辈已是最高的一辈，施主提及的三长老便均是无字辈的大师，第一位是无闻长老，现为本寺藏经阁大师。第二位是无心长老，现为本寺方丈大师，主持一切。第三位是无意大师，现任达摩院首座大师之职。这三位长老均是敝寺上一代掌门朝露方丈的嫡传高弟，故尔在外间较为知名。”

皇甫维道：“多谢大师赐教，区区尚有一个不情之求，就是想求见第一位长老无闻大师。”

真度和尚干脆地拒绝道：“抱歉得很，他老人家曾经严令不见任何外客，施主怎会想起要见他老人家？”

皇甫维诚恳地笑道：“知客大师不妨去试一下，区区猜想他老人家可能对我例外予以接见。”

真度和尚身为知客之职，阅人已多，擅长鉴言察色，而且口齿伶俐。这时心中虽然大大震动，但面上却不露丝毫神色，淡淡道：“这样说来，皇甫施主这趟光临寒寺，竟是有事找敝寺藏经阁无闻长老而来的了？”他顿一下，不等对方说话，跟着又道：“本来无闻长老严论不见外客，但施主气度不凡，举止脱俗，贫僧或可勉为一试，不过……”

皇甫维忙问道：“不过什么？”知客僧真度道：“不过贫僧若是这样贸然进言，诚恐话未说完，又遭严责。施主先得说出一点眉目，或是告以事情的内容，好叫贫僧设法开口。”皇甫维道：“大师说得极是，我……”他忽然住口，凝眸寻思。真度和尚微露焦灼之容，但又不敢出言催促。隔了一阵，皇甫维突然笑道：“有个法子可使大师减却干系，我想请大师带我谒见贵寺方丈长老，这样假如方丈长老许可的话，无闻长老自无拒见区区之理，就算他心中不悦，也不会怪罪到大师你……”

知客僧沉吟一下，骤然道：“皇甫维施主此言有理，请随贫僧这厢来。”

两个人穿过许多重院落禅堂，最后在一座景色幽雅的院子停步。真度和尚带他走入一同禅房中，嘱他等候片刻，便匆匆跨过月洞门走入内院。

皇甫维面向房门，忽然瞧见那天尊者面含忧色，匆忙地走入内院，竟没有瞧见禅房内有人。

歇了一阵，只见一位年逾古稀，面如满月的老和尚，肩披红色袈裟，手中持着一串楠木佛珠，缓步从内院出来。这位老和尚看上去极是和蔼，但隐

隐有一股慑人的风度。老和尚后面跟着那披着黄袈裟的天尊者，再后面才是知客真度和尚，与及两个眉清目秀的小沙弥。

皇甫维暗想这老和尚必是望重天下的少林寺老方丈无心长老，便站起身等候。老和尚走入禅房，望了皇甫维一眼，雪白的慈眉突然轻轻一挑，似是发现什么奇怪之事。但转眼间已恢复常态，微笑和蔼道：“这位就是皇甫施主？老衲无心，施主请坐下说话。”

皇甫维见他谦谦可亲，当下躬身施礼，道：“皇甫维承蒙方丈长老接见，三生有幸！”

无心长老让客落坐，然后自己也在禅榻坐下，道：“皇甫施主驾临寒寺，未知有何见教？”

皇甫维道：“辱蒙长老下问，敢不掬诚奉告，区区此来贵寺，实为两事而来，第一是意欲求见贵寺无闻长老……”他突然歇一下，只见天尊者和真度和尚都微微动容，不觉暗暗诧异。但又不便动问，接着又道：“第二件是想请问长老一件事，以增见闻……”

无心长老诵声佛号，道：“关于第一件事，老衲实不相瞒，恐怕施主不能见到敝师兄无闻长老，有什么事可否告知老衲？至于第二件施主尽管下问，老衲如能答复，自然不叫施主白白跋涉一场。”

皇甫维哦一声，道：“区区求见无闻长老之事，甚为重要，非面谒他老人家不可……本来以方丈长老德高望重的身份，说出来也无不可，但区区另有隐衷，不能失信，还望长老宥谅。”

无心长老道：“施主原来受人之托而来，既然如此，自然不便失信，只不知那位托付施主的人的姓名能否示知？”

“抱歉得很。”他露出令人极为相信的坦诚纯真的笑容：“他的姓名相貌等一切都不能奉告！长老如不见怪，区区便请教另一件事！”他见到老方丈点头许可，便接着道：“区区日前经过洛阳司空表家……”他刚说了这一句，但见连老方丈也微微动容，心中不禁大为惊讶。

天尊者颜色变得更厉害，并且忍不住插嘴道：“两日以前已是司空表施主最后期限，但今日听说他仍然无恙，同时听说他前日曾遣出门下十二弟子，冒着狂风暴雨，四出追赶一位双眉眉心都长有一颗红痣的少年……”

皇甫维诧异道：“哦？尊者也知道这事？”他转面望着无心长老，继续道：“区区在司空表家中，看到一样东西，使我大惑不解！”天尊打岔插口道：“皇甫施主请恕贫僧唐突，敢问施主你如何会去司空施主府上？”

“也是受人所托而去。”他坦然答道：“老实说这几日发生的事，连区区自己也甚为不解——”

无心长老忽然诵声佛号，声音中透出安详稳定的味道。天尊者突然敛去面上那股浮躁不安的表情，口中先向皇甫维称谢一声，跟着又问道：“那么司空施主的一场大难，竟是皇甫施主为他解脱的了，请问施主用什么方法？”皇甫维渐渐觉得不耐烦起来，只因这位天尊者由第一次见面时说起天尊者之事开始，都一直紧紧盘问他。而他本身想办的及想问的事，都没有半点收获。

但他仍然按捺住性子，想了一下，道：“这段经过相当长，难以详细说出，简单说一句司空表确实因区区及时送到一样东西，是以脱却一场劫难！”“请问那是什么东西？”天尊者跟着又问。禅榻上端坐的无心长老这时上身也微微倾前，面上流露出十分注意的神色。

皇甫维看在眼中，不觉十分迷惑，暗想难道自己这两日所作所为的每一

件细节，都能够令武林人引起这么大的兴趣？想到这里，心中一烦，道：“既然无法见得无闻长老，也就算了，我本来还有一个疑问，目下也不问啦！”他举手向无心长老施了一礼，便向禅房外走去。

无心长老和天尊者似乎被他这种决然而去的态度所愣住，都一言不发。皇甫维一直面向着门外，无意中依稀瞥见一条人影微晃即逝，心中大吃一惊，想在少林寺之内，难道还有外人潜入？

他一想心事，不知不觉停住脚步。无心长老和天尊者两人交换了几个眼色，无心长老最后点点头，似是同意天尊者的意思。天尊者立即起身，缓缓走到皇甫维身边，先吸一口真气，功运全身，然后道：“请问皇甫施主乃是皇甫孤老施主的什么人？”

皇甫维突然转身，就在这一瞬间天尊者双肩不晃，双膝不动，蓦然间已退开五六尺之远，仿佛极为戒备对方会突然出手的神气。

皇甫维怔完又怔，心中迷惑已极，不禁讶然道：“尊者你……你说的是谁？区区从未听过皇甫孤这个名字！皇甫孤是谁？”

天尊者缓缓答道：“他就是一皇三公的一皇……”

皇甫维暗中却微有所感，但这时已无话可说，便告辞走出禅房。知客僧真度奉命送他出了山门，方始止步。

他独个儿缓步下山，一边走一边寻思数日来发生之事。忽然间发觉身后传来一下极为低微的声息，似是有人轻轻嘘一口气，并且近得就在两丈以内。皇甫维俊目上眨，心想如果身后真的有人，而且迫近到两丈以内而自己还没有发觉他的脚步声，这人武功之高，最少也在司空表之上。

这个想法如果不错，问题就来了，第一这个人是谁？是少林寺方丈无心长老亲自赶来？抑是天尊者？如若乃是天尊者，武功已经这样高法，无心长老岂不是已达到不可思议的境地？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既然能够无声无息地迫近到两丈以内，又何以要发出低嘘之声？

走得十来步远，后面突然传来一声佛号，跟着有人说道：“皇甫施主请留步——”

停步回头一瞥，只见一个肩披红色袈裟的老和尚，稳如泰山般屹立在路中心。

第二章 怪蝇

这位老和尚相貌甚为威严，但皇甫维却觉得他的目光太过阴鸷，好像配不上那副威严肃穆的外貌。

他装出惊讶之容，道：“大师可是叫我？”

老和尚微微颌首，锐利的眼光不停地在他面上盘旋，好像想把他的心看穿看透。皇甫维跟着又道：“大师法号怎样称呼？可许见告？”

“老僧无意，现任少林寺达摩院监院……”他微微一顿，接着道：“皇甫施主对老僧之名，也许有个耳闻！”

“当然，当然……”皇甫维衷心地道：“大师是少林三长老之一，天下谁不知道！”

无意长老微微一笑，但甚为矜持。皇甫维又接着道：“长老居然亲自离寺追来，敢问有何见教？”

老和尚道：“你不是想见敝师兄无闻么？”皇甫维点点头道：“不错！”老和尚道：“你以前见过他没有？”

“没有！”他简短地答覆。

“那么你纵然面对着他，也认不出了？”

“当然认不出啦，长老这样问法，究竟有什么用意？”他当真被这老和尚问得心中十分糊涂。

“你知不知道他不见外客的原故？”

皇甫维更觉糊涂，摇了摇头，道：“区区怎会知道无闻长老的隐情呢？”

老和尚眼光变得更加锐利，沉吟一会，道：“老僧相信你的话。假如我自认是无闻，你信不信？”

皇甫维茫然道：“我不知道信不信才好……”俊眼一眨，忽然微笑道：“长老一口气把我问昏了头。我不单是被你问昏了头，其实这两三日来之事，早就把我搅糊涂了！刚才我忘了再问方丈长老那句话，我知道除了少林寺三长老这等地位的人之外，别人都不敢回答，像司空表之流，他提也不敢提。”

老和尚似是已发生兴趣，口中重重的哦一声，道：“司空施主目下在武林中，也算得是一流人物了，他也不敢说么？是什么问题？”

皇甫维立刻接着道：“就是关于一皇三公中的一皇……”他已瞧见对方面色微变，立刻解释道：“我知道要叫司空表说出一皇三公四个字都极为忌惮，更别说要他说出这一皇三公的底细了。”

那自称无意长老的老和尚点头道：“不错，这四个人确实令人忌惮，你想知道什么？”

皇甫维听出他言中之意，已表示出凭他少林三长老的地位，并不在怕事忌惮之列，分明已中了自己激将之计，连忙问道：“我只是想知道那被封为‘一皇’的皇甫孤是怎么的一个人，是好人抑是坏人？他的武功如何？”

老和尚想了一下，道：“论起这人武功，深不可测，一身集正邪两派之长而独创一格。”

老和尚又补充道：“他有没有朋友不得而知，但他的仇敌除非不会碰上他，否则一定丧命！”

皇甫维道：“他的仇敌都不能逃脱他的毒手？”

“逃脱？哼，老僧从未听过有人能抵挡得住他出手一击的。他曾经宣布

过，任何人只要抵得住他出手一招，当时决不再杀害此人。”

皇甫维笑道：“长老可相信这话？”无意长老道：“这话当然不假的了，老僧未曾听过有谁逃得活命！”

“既然无人逃得活命，就算不是一击成功，也无人能加以证实，长老你说是也不是？”

无意长老微微一怔，道：“这一点老僧当真没有想到过！”皇甫维道：“谢谢长老了，区区还得赶在天黑前下山。”无意长老面色一沉，道“老衲就是你要找的人，你可是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

皇甫维喜道：“唉，无闻长老你为何不早说呢，真是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

老和尚微现紧张之容，等他把东西取出来。皇甫维突然惊觉，道：“且慢，我怎知你是不是真的无闻长老？”

老和尚微恚道：“老衲不能把法号刻在额上，还有什么办法能叫你相信？”

皇甫维笑道：“区区虽然见识不多，但也知道佛门弟子有度牒可以证明身份，不过度牒也不行，你们是师兄弟，自然有法子不告而取。”

老和尚大为震怒，冷冷道：“皇甫施主可是成心戏弄老僧么？”

话声未歇，陡然眼中精光暴射，踏前一步，当胸一掌疾劈出去。

皇甫维面对着“一皇三公”中的日月星三公，也毫不畏怯，但这刻却被老和尚出手时那种凶猛绝伦的威势所慑，心头一凛，竟不知应该奋力抵御或内避的好？就在这略一犹豫间，一股狂风暗劲当胸压到，在这生死一发之际，皇甫维猛然提一口真气，护住前胸，同时翻掌向外一拂。

只听“嘭啪”大响一声，皇甫维的身形有如断线风筝，歪歪斜斜地向后侧飞去，撞在一株碗口粗的树干上，竟把那树齐腰撞断，发出一片枝断叶落之声。

他本以为那老和尚乃是少林三老之一，手底何等厉害，这一下非立刻当场毙命不可，谁知这一掌挨过之后，居然没死，仅仅觉得胸口间血气翻腾，极为难受。同时背脊因硬碰在树上，疼痛异常。

再看那老和尚，只见他面色惨白，双脚钉在原地，动也不动。

老和尚凝立了一阵，突然向山上来路奔去，眨眼间已失去踪迹。

他这个举动反倒叫皇甫维摸不着头脑，但大敌一去，心力登时松懈，忍不住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他勉强举步向树林内走去，刚刚转到树后，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轻噫一声，忍不住悄悄从树丛缝隙中望出去，看清那人是谁之后，心头为之一震。

外面这时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中年僧人，正在察看那株断树与及地上的血迹。这和尚正是地尊者。

他怀疑地忖思一下之后，旋即奔上山去。皇甫维大大松口气，心想这地尊者一身武功当真不弱，若不是他轻噫一声，并且停步查看，只怕他纵然走过，自家还不知道曾经有人经过。

日暮时分，皇甫维跌跌撞撞地走了不少路。一步也不停地走到一座山坳之内，只见四面都是石壁，洞穴甚多。

夕阳已隐在山后，暮色四合，他望望那些洞穴，心中暗喜，找到一个内宽外窄的石洞，钻进去之后，先服下几粒丹药，提住那口断断续续的真元之气，然后盘膝跌坐，静心运功。

直到天亮，走出去辨认一下方向，便向东南方走去。走到下午，仍然在群山叠岭之内，而且山势越来越险恶难测。

峰顶上罡风凛冽，劲厉异常，一大团一大团的云气不时漫淹拂过峰顶。皇甫维突然间凝神而听，一阵营营之声送入耳中。

“这就奇了！”他讶然想道：“在这猿鸟不到的千仞峰顶之上，难道还有蚊蝇之类？这些飞虫竟能抵御劲烈罡风么？”他越是留心倾听，越是肯定营营之声，乃是成群的苍蝇飞动时的声音。

他循声望去，查出那阵蝇飞之声乃是从石坪中心的巨岩附近发出来，当下缓步走过去，心中不无戒惧之心。假如乃是一群苍蝇，倒也罢了。如果是一群巨大的毒蜂，可就不能等闲视之。

走到近处，但觉营营之声更为响亮。他慢慢沿着巨岩绕过去，只见巨岩的一面平滑得有如一堵高墙，在当中处另有一块一丈见方的岩石，恰恰处落在巨岩前两尺的位置，生似一座挡在门外的世大屏风似的。这块屏风大石对正之处，有个洞口，那阵营营之声，正是从洞内发出来。皇甫维一面泛起好奇之心，同时也恍然大悟。

原来那阵营营蝇飞之声，既不是在空旷当风之处，便不十分令人惊异。不过这地方高入云表，气候寒冷，居然尚有苍蝇，仍然不免发人讶异。

他侧着身躯从洞的石壁与屏风石之间闪入去，探头向石洞内一望，只见那石洞约有两丈方圆，甚是宽敞明净。山顶上的罡风虽然劲厉，却因洞门外有那块屏风大石，恰好把风势挡住。洞内反而甚是和暖。

他略略一瞥，便大吃一惊，原来洞内有床有几，床脚壁下还堆放着几个大麻袋，袋中均盛着东西。这些不说，那石床上居然有个人静卧不动，面向着洞壁，因此没有法子瞧见他的面貌。

在那人身上，一大群苍蝇上下飞绕，发出吵耳的营营声。

石床上的人似乎已习惯了苍蝇群的侵扰，理也不理。皇甫维起初疑惑那人已经死掉，故此任得苍蝇麇集头面而及全身。可是定睛一看，那人分明尚有呼吸，身躯犹自微微起伏。皇甫维正在疑惑之际，鼻端忽然嗅到一股腐烂恶心的气味，赶紧闭住呼吸，皱眉寻思。

这时他肯定这股恶心臭味，必是从那人身上发出，正因此故，才会引来那群苍蝇。

那群苍蝇突然分出七八只，向他飞来。皇甫维心中充满厌恶之情，忍不住跃入洞去铁掌连劈带拂，转眼间把那群苍蝇完全驱出洞外。那些飞蝇一出到外面，吃罡风一刮，完全失去踪影。

洞内忽然沉寂下来，皇甫维一直闭住呼吸，因此只听到那人低沉粗混的呼吸声。

那人似是感到苍蝇消失得奇怪，缓缓转过身子。皇甫维一看之下，几乎要呕，肚子里难受之极。只见那人整个面庞完全溃烂，血脓弄成一片，鼻子嘴唇和眼眉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对眼睛，却也堆满了黄白色的眼屎。他的身体上倒没有腐烂，双手完好无事，但双膝以下的裤管因已撕掉，露出来的胫骨以迄脚尖，全都布满干血和臭脓，有些地方已见到骨头。

皇甫维极力忍住那阵难过欲呕之感，大声道：“喂，你可看得见我？”

那人眼睛一眨，身躯动一下，似是要挣扎起身。但忽又停止动作，从喉咙中发同一阵模糊不清的声音。

皇甫维又道：“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他不但听不出那人说话，而

且因那人已没有了五官，故此连一点表情也看不出来。

那人眼睛眨了几下，蓦然闭住，动也不动，若不是胸腹之间在起伏，真以为他已经死掉。

皇甫维突然举起手掌，运功聚力，心想如果自己处于他这种悲惨可怖的境地，毋宁立刻死掉。因此这刻最妥当的处置。就是一掌把他劈死！

他正要出手，那人蓦然又睁开眼睛，这一次眼中现出奕奕神采，似乎突然间已经好转很多。皇甫维只好放下手掌，朗声问道：“我能帮你什么忙么？”

那人点点头，缓慢地抬手探入胸前衣服之内，取出一个玉盒，颤巍巍地递给他。

皇甫维见他那副形状，早已作呕，当真不敢伸手去接他那个玉盒。

那人眼睛眨了两下，突然流露出恳求的意思。皇甫维怔一阵，心想此人眼看已遭受到天地间奇惨的遭遇，自己不能救他，心中已经有点难过，岂还能连一个玉盒都不敢接过来？

他心中一阵激动，便不顾一切，上前伸手把玉盒接过，大声道：“你可是要我替你把这玉盒送给谁么？”

那人吃力地点点头。皇甫维又问道：“送给谁呢？”

那人已闭上眼睛，隔了一阵，突然深深吸一口气，身形暴涨，跟着一挺身，已坐起在床上。

皇甫维大为惊诧，心想这人在目下这般奇惨的情况之下，尚有这等惊世骇俗的功力，若然是平时，总可以列入武林前几名的高手以内。正在转念之际，陡见那人身躯一震，喉头略略有声，皇甫维不暇思索，突然一掌轻轻拍去，掌势拍向那人后背的“命门穴”上，相隔尚有尺许，便收回掌势。

那人低吼了一声，腰肢忽然能够挺直，转日向皇甫维望一下，点了点头，似是道谢之意。须知皇甫维这一掌乃是内家中绝顶功夫，恰好在对方真气欲断未断之际，运掌力逼入他要穴之内，助他真气接上。

只见那人似是不愿浪费时间，伸出右手，用食指上长达一寸的指甲划在石床上。

皇甫维向石床上瞧去。那人写道：“十日后即五年期满，请速送与鬼医……”

皇甫维心中甚觉不解，暗想这人危在旦夕，处境悲惨可怖，任何人处于这种境地，应该只设法救自己一命，但他还殷殷要托人把玉盒送与那“鬼医”，这种举动用心，真令人大惑不解。

那人已继续写道：“你贵姓大名？”

皇甫维在声道：“区区复姓皇甫，单名维。”

那人听了突然一震，抬目瞧他，忽然发觉他双眉眉心各有一颗痣，身体又是一震，疾然写道：“是一皇三公的……”

皇甫维已知道他下面的意思，大声道：“是不是你不必管，我答应替你送到便了。”

那人眼中露出焦急之色，蓦地一长身，扑向皇甫维身上，一手击敌，一手抢那玉盒。

皇甫维本来就极怕他那一脸脓血，见他突然扑来，一时倒没想到他的用意是要抢回那玉盒，生怕他的面部碰到身上，疾然以掌背拂出去，身形同时暴退。

那人只惨叫一声，便仰跌回石床上，动也不动。皇甫维猛一顿足，纵回

床边看时，只见那人这回当真死掉，结束了悲惨可怖的挣扎。

他不忍再看，疾然退出石洞。

夕阳渐渐被远山遮往，皇甫维怔了一阵，决定不再入洞翻动那人的尸体，赶紧寻路下山以免过了十日期限。

这一夜他一直赶路，天明之际，到了许州地面，许州城就在东南十余里处。

不久，他已走入许州城，先找一家客栈要了个房间，略事盥洗。

他本想换过一副面目在江湖上走动，但转念一想，最近数日的遭遇，那些武林人物无不对他双眉红痣发生兴趣，假如换了面目，有些寻上身的事便不能发生，岂不是少了许多线索。

于是他大声叫店伙进来，有人在门外低沉地应了一声，推门进来。皇甫维心头一动，暗想这个伙计不但早先未曾见过，而且他为何生像是在门外等候自己叫唤似的？

皇甫维丝毫不露出神色，悠然道：“我想跟你打听一点事情……”那店伙低沉地道：“客官尽管下问，小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皇甫维暗中的一笑，心想哪有这种矫饰作态的店小二。当下道：“这许州城内有哪些出名的武林人物？”

那店小二眸子一亮，缓缓道：“据小的所知，有两位人物在武林中大大有名，头一位是中州一剑许伯英大爷，不过他老人家近年来已经隐居家中纳福，不再出来走动。第二位就是铁胆马君武。”

皇甫维点点头，道：“姓马的住在哪里？”那店小二歇了一阵，才道：“客官特意来此找他么？马爷素常很少在家，纵或没有出门，也甚为忙碌。”皇甫维微微一笑，道：“那么我很难见到他的了？”店小二道：“那也不然，假如客官把想问他的问题说一两个出来，让小的先行转告，或许能引起马爷的兴趣。”皇甫维呵呵一笑，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等如说问你也是一样，对么？这样也好，我所要问的，关系着武林中五年前发生的一个大秘密……咦，不行，你听了也摸不着头脑。”

店小二道：“客官何妨说一点，小的也许听人提起过。”皇甫维摇摇头，道：“你多半搅不懂，譬如武林中有一位鬼医，你可听过？”店小二道：“当然听过，他的姓名是向公度，住在……”他忽然停口，反问道：“客官可是说的这位鬼医向公度？”

皇甫维道：“不错，不错，武林难道还有另一位鬼医不成？我说的正是他……”

皇甫维斟了一杯之后，双目望着茶杯，面上泛起含蓄的笑容。那店小二在一旁，微露紧张之色，凝视住他的举动。皇甫维举起茶杯，沾以唇上，正要啜饮，房门外突然出现一人宏声喝道：“马君武你乔装店伙，有何用意？”

皇甫维失手把茶杯跌在地上，转眼向门外望去。只见一个年约六旬上下的老者，相貌雄壮，腰间佩着一口长剑，气度不凡。再转眼看那店小二，这时已把毡帽取下，露出一幅凶横的面貌。双目含怒瞪着门外的老者，厉声应道：“姓许的你凭什么管这闲事？”皇甫维心中暗喜，敢情这两个许州知名的人物已出现在自己面前。

铁胆马君武凶横地大笑一声，道：“姓许的，你莫以为真是本城第一位人物，大家把你捧得久了，你就真的以中州一剑自居！今日你胆敢扯破面皮，向我马君武寻事，大约是已听知家师和……”他话声忽然一顿，望望皇甫维

一眼，接着道：“你大约是听到家师快要抵达本城的消息，所以抢先下手，是也不是？”

中州一剑许伯英眼中露出讶色，道：“他居然离开老巢？跟谁一道来的？”

铁胆马君武道：“这个你别管……”皇甫维忽然插口道：“等一下，我或者猜得出来……那人纵或不是鬼医向公度，却也必是与他有关的人”中州一剑许伯英深深吸一口气，登时恢复常态，道：“不错，不错，老夫一时竟想不起就是这个恶人！阁下机智超人，敢问贵姓大名？”

皇甫维道：“区区复姓皇甫，单名维——”许伯英的面色忍不住又变了一下，拱手道：“久仰，久仰——”

铁胆马君武似是不愿他们两人多说，厉声道：“姓许的你既带剑在身，我这就领教你几手剑法，走，我们到后面的场子去！”

皇甫维心念一转，忽然道：“两位且慢动手，区区有些不明之事，想向马兄请教……”

中州一剑许伯英立刻道：“皇甫兄尽管说，等到问完之后，我们才动手不迟……”口气中甚为谦逊。

马君武道：“你不必问了，前几日洛阳司空表遣出十二弟子，冒着风雨四出找你，为的是什么缘故，我现在才明白……”

皇甫维听了一怔，心想难道司空表已把“免死金牌”之事泄出江湖？那中州一剑许伯英也同时露出讶异之极的神情，道：“你明白什么？”

马君武大笑道：“就是为了他身上的宝贝……”说时神态甚为凶横，攫夺之心已暴露无遗。皇甫维皱皱眉头，道：“什么宝贝？我真的听不懂……”马君武道：“你囊中宝光外映，行家眼中，一望而知必有价值连城的宝物。至于是什么东西，那就要打开腰囊瞧一瞧才晓得了！”

皇甫维暗想那“免死金牌”既然能骇退“三公”，大概当真是件宝物，便不再说，转过话题道：“这且不管他，我要请问马兄的是令师与及鬼医向公度何时到达本府？”

铁胆马君武沉吟一下，道：“这个……说不定……”

皇甫维悠然道：“若然许老师把你杀死，他们在十日之内，会不会出现？”铁胆马君武浓眉一皱，道：“也说不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皇甫维耸耸肩，道：“没有什么，你们动手吧！”

马君武突然骈左手食指，疾点皇甫维右肋，跟着右手一招“分光捉影”，巧妙无比地拍向他面门。口中喝道：“你想开溜么？没有那么容易……”许伯英呛地亮出长剑，厉声道：“住手——”但这时马君武的左指右掌已攻到皇甫维身上，许伯英就算想出手相助，也来不及。皇甫维突然抬手向外一拂，掌锋指尖罩住对方左右两手的脉穴，迫得马君武不得不急收招数，同时退开两步。

中州一剑许伯英接口道：“姓马的，咱们到后面去打！”铁胆马君武心想那皇甫维武功高妙，暂时还是不惹为上。

他昂然道：“走，咱们后边去，皇甫维你有何打算？”皇甫维道：“我自然要跟去观战，假若马兄你不高兴，区区奉陪几招也无不可……”马君武冷冷一笑，当先出门。三人转到店后，却是一座地方宽敞的花园。

转念之际，草地上两人已经开始交手，钩光剑影，在中午阳光之下，映出万道光华。

中州一剑许伯英一上手便使出一路迅快绵密的剑法，剑上功力十足，着着都暗蕴惊人变化。那马君武的武功，虽然招数辛辣诡奇，但功力较弱于对方，同时又被对方占了先筹，一上手便居于被动之势，是以一直拆了四十余招，却仍然招架捱打的局面。

马君武一味见招拆招，手中利钩不时以攻为守。那中州一剑许伯英沉声道：“这厮左手的一对铁胆，专门抽冷子暗算对手，今日老夫不叫他施展出这一手绝活，相信他死不瞑目……”

皇甫维突然暗暗叫声“不好”，疾跃过去，左手拂扫向许伯英持剑手臂。许伯英刚想变化剑势，把敌人劈在剑下，突然感到有人暗袭，百忙中闪目一看，只见皇甫维的掌指已堪堪拂到，出手不但快得出奇，同时相距尚有半尺，已被他掌指上的潜力扫得手臂隐隐生疼。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猛然沉臂退步，剑化“倒卷帘”之势，斜封上去，一面自卫，一面克敌。

皇甫维拂去之势倏然加急，“叮”地微响，指尖已拂在许伯英剑身上，登时把许伯英震开两步。他出手拂中许伯英长剑之际，右手也同时横拍出去，快逾闪电，一掌把马君武左手掌心的两枚铁胆拍飞数丈之远。

他两边得手之后，突然退开数尺，道：“两位暂时歇歇，我有话说——”对面的马君武却破口骂道：“他妈的，你抽冷子出手，算什么好汉……”

皇甫维含怒瞪他一眼，道：“你竟敢骂人……”马君武心中一馁，不敢答话。

中州一剑许伯英轻轻叹口气，道：“今日竟不能把这厮劈于剑下，以后已无机会，算他命大……”

皇甫维讶道：“你的意思不是指他师父妙手巧匠耿青和鬼医向公度赶到而言么？”

转画问马君武道：“你可有法子找到令师？我有样东西要托他转交给鬼医向公度……”马君武沉吟一下，道：“当然找得到，是什么东西？”

“东西不能交给你，你马上去找他们到许州来！”

马君武面色突然一变，道：“是什么限期？”皇甫维道：“这件事很重要，还有十日，便满五年之期！”马君武凛然道：“哦，五年之期，你是受谁所托的？”皇甫维心想如说不知是谁，未免笑话，于是含糊道：“说之无益，你到底办得到办不到？”

许伯英见他们之间居然有瓜葛牵连，自忖已无动手的机会，不觉又叹口气，一言不发，转身向园外走去。刚刚走出园门外面，突觉风声飒然，一个人已疾然拦在前面，举目一瞥，正是那皇甫维。

皇甫维含笑道：“老兄为何这等灰心？那姓马的当真一定要在今日杀死么？”

许伯英怔一下，不知他此言是否含有恶意？转念一想，突然淡淡道：“那倒不是，马君武虽然作恶多端，为武林一大败类，但只要有人能杀死他，迟早都无不可……”皇甫维立即接口道：“为何你自己不能迟些日子取他性命？耿青很厉害么？”

“不关耿青的事，他虽然多年来领袖豫晋一带黑道人物，声势浩大，但谅他还不敢妄动老夫。主要是老夫已遭遇另外更厉害的仇家，三日之后，决无幸理，是以本想在这三日之内，多做点好事，尽力为世间除害，谁知公子忽然有事找他，那也无法，只好……”

“原来如此，许兄的胸禁的确令人佩服……不过你中州一剑在武林中不是等闲人物，是什么仇家这等厉害，居然有比阎王爷还凶之势？”

“公子真不晓得么？”他露出诧异之状，道：“三公令箭比阎王爷的拘魂牌可凶的多了！”

皇甫维瞿然道：“我一时没想到是他们——”许伯英道：“只有公子身边的免死金牌可以把三公令箭挡回去，但老夫与公子素无渊源，实在不敢相求……”

“你怎么晓得我有免死金牌？”他问。许伯英道：“司空表是我们五个结义兄弟的大哥，是以我会知道”他叹口气，接着道：“我们兄弟五人二十年来，在武林中互为声援，因此薄有声名。可是司空大哥最近却眼睁睁看着四弟，五弟全家被人屠戮，毫无办法……”

皇甫维寻思一下，突然从囊中取出那面金牌，递给中州一剑许伯英，道：“你见到他们，可说此牌主人留下话，说是适好有事他去，多则半个月，少则十日，便到你家中取回……”

许伯英喜出望外，反而怔住。皇甫维又道：“你不可说出我的相貌，只说是个高瘦老人，但黑夜中看不真切……有人偷窥——”话声甫出，人也如一缕轻烟般直向院子墙上纵去，迅疾异常。刚刚扑上墙头，眼角间已瞥见一条灰影快如离弦之箭，贴着墙根纵走，一闪即逝。皇甫维两道剑眉紧紧锁起，退落回院子中，道：“那厮好生机灵，身法快得惊人，难道是他？”

许伯英凛骇之极，道：“公子身法之快，就算我司空大哥也未必能及，目下武林中还有谁能有此身手？是不是三公之一亲自查探我的行踪？”

皇甫维摇头道：“不是他们，你回去吧！”转身重又走入那座花园之内，那铁胆马君武犹在原地恭候，见他进来，便道：“请问公子我可以动身了么？”

他沉吟一下，道：“我们一道走。”

他们因赶路时须施展脚下功夫，日间行人众多，不大方便，是以颠倒昼夜，日宿夜行。第五日清晨时，已踏入河北保定府地面。

皇甫维一直都没有问马君武关于妙手巧匠耿青和鬼医向公度的下落，但他却暗中默察他的神色，这时候若在往常，马君武经过一夜奔驰，必定急地找个地方歇息。但这天大早晨却显得甚是暇豫，放慢了脚步向保定府城走去。这样走法，大概再过一个时辰，便可直进府城。

皇甫维不觉微笑一下，道：“马兄可听过一皇三公之名？”马君武面色一变，道：“我虽无缘见到这几位老前辈，但他们的大名，曾经听家师等起过，最近也听到三公出现的消息。”

“好极了，日月星三公近来大出风头，你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算稀奇，请问一皇是谁？”

马君武冲口道：“一皇就是皇甫孤，他老人家可没有人敢乱起外号，凑巧他的姓氏第一个是‘皇’字，他老人家手下又有三公，故此被称为一皇三公。”

皇甫维淡淡一笑，眼中却射出阴森杀气，缓缓道：“你可记得我姓什么？你何故称我做公子？”

马君武念头一转，身躯陡地一震，差点没站起来。嗫嚅道：“公子难道就是……”说到此处，已接不下去。

他点点头，两眼一翻，望着天空，登时变得冷傲迫人，缓缓道：“你知道就行了，你且试一试运转真气……”一言未毕，马君武已急忙运功行气，

忽然间出了一头大汗，手中两枚铁胆跌在地上。

“你可想尝一尝我独门分筋错骨手法的味道？”

马君武面如土色，呐呐道：“小的自忖没有开罪公子，纵然有失敬之处，但小的那时不知公子身份……”

“也好，现在我问一句，你答一句，听见没有？”

马君武连拭汗也不敢，赶快应是。皇甫维道：“刚才你猜是谁人托我代办此事？”

“小的猜是武潘安余舫！”

“哦，武潘安……他一定长得很漂亮的了？”

铁胆马君武眼睛一转，道：“公子……公子说得不错，那武潘安余舫是武林公认的美男。”

皇甫维问道：“武潘安余舫在你眼中看来，为人如何？”马君武嚅嚅了一阵，道：“他算得是正派之人，平生以侠义自居。不过……”皇甫维面上毫无表情，钉上一句道：“不过什么？”马君武接着道：“小的与他向从来没有交往，听人家说，他似乎气量狭窄，性格偏急一些……”皇甫维道：“耿青是黑道中人，余舫是正派之士，怎会搅在一起？鬼医向公度与耿青交情如何？”

马君武道：“他们情如手足，多年来总是在一起！”

“这就对了，余舫怎会与这些黑道巨孽合作起来？”

“这个……这个小的也不知道！”

皇甫维冷笑一声，道：“但你一听到我提及五年期限，便知有东西要交给他们，又猜得出是武潘安余舫所托，你当真不知道内情么？”马君武但觉对方眼中寒芒迫人，不知不觉又出了一身冷汗，忙道：“公子有所不知，只因家师等曾经对我等说过有个五年期限，并说有几个人要送东西来，嘱我等好生留意，是以得知有这么一回事。至于内容如何？实在一点也不知道。”

皇甫维觉得也有道理，假如此事关系极大的话，耿青向公度等可能不让手下知悉内情。当下道：“耿青他们在保定府城内是不是？”马君武点头道：“是的。”

皇甫维冷冷道：“你这厮贪生怕死，欺软怕硬，留在世上也没有用处……”马君武听他口气不善，大惊失色，正要开口，皇甫维突然一掌拂出去，指尖掌锋在他胸前半尺之处虚虚拂过。马君武低哼一声，突然仰跌地上，气绝毙命。皇甫维徐徐起身，拍一拍长衫上的露水，望也不望那尸身一眼，迳自走向保定府。

不久以后他已走入府城内，忽然记起刚才未曾问那马君武关于耿青的住址，同时也忘了问他与五年期限有关的几个人是谁？

忽见街上有四骑疾驰而过。这时街上行人甚多，那四骑驰骤甚急，但骑术极佳，左闪右避，不但碰不到人，而且不减速度。

在北方骑马驰骤，本来不是奇事。但像这四骑的精妙骑术的人却不易多见。同时在一阵工夫之内，来回三次，这种行径也无法不令人惊异。

皇甫维心中有事，倒不大注意他们。不过他刚好朝那边走，便稍为增加速度。眨眼已赶到那条横街，只见在街尾一座巨宅门前，停着四匹骏马，有个家人牵着马缰，似是等候那四个骑士出来。他忽然心中一动，暗想那四名骑士不但一身劲装疾服，而且背上均有兵器，分明是武林中人。不管是什么身份，反正是武林中人，总会听过妙手巧匠耿青的名头，退一步说，也许能

指点自己到何处探询耿青的住址。

心念一决，便一直转入横街。距那巨宅尚有两丈来远，忽见朱红色的大门内冲出四人，正是那四名劲装疾服的骑士。皇甫维加快几步，大声道：“兄台们请了，区区想请问一件事……”

那四名骑士理都不理，一跃上马，抖缰疾驰而去。大门口那个家人一直凝视着他，见他自己忽而皱眉，忽而微笑，以为他是失常的人，大踏步走上前来，道：“朋友，回去好生休息吧！”

皇甫维怔一下，道：“这话怎说？”说时打量那家人一眼，只见他虽是家人装束，但肩阔腰细，举动矫健，话声隐含动力，分明是练过武功之人。

那家人裂嘴一笑，道：“我看你一定是疲累了，让你回去休息呀！”皇甫维道：“谢谢你关心，请问那四位是谁？他们的骑术真好！”

那家人笑了几声，道：“你敢情不知道，唔，你一定是太累了，铁骑队在咱们北方有谁不知？”

“那铁骑队一共三十六骑，近十年来，纵横于山东河北一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皇甫维见他形容得维妙维肖，衷心相信地伸伸舌头，道：“不得了。”

“那还用说，哼，还有一个人更厉害，就是率领这三十六铁骑的头儿，喝，他老人家出名了几十年，到现在看起来还不过像是三十来岁的人，江湖上尊称他老人家为铁骑大将。在这冀鲁一带只要打出他老人家的招牌，尽可横行直闯！”

皇甫维不禁又伸伸舌头，道：“他老人家姓什么？”

那家人说得兴起，道：“他老人家姓蒲讳坚，一身软硬功夫不说，光是他老人家那副仪容，谁看了都得心里畏怕出来。”

皇甫维不假思索，道：“啊，我若有机会见见他老人家，那就好了！他老人家可在这府里？”

那家人点点头，道：“不错，已住了好几天啦！喂，我屠安带兄弟你进府去，在暗中瞧瞧他老人家，倒是可以，但你别大惊小怪，闹出事故来。”

皇甫维见他甚是热心，似乎不好意思推却，便笑一笑，举步跟他走入大门之内。

那屠安领着他由左边走进去，穿过六七重院落，府内侍仆如云，间中也碰到好几个十七八岁的娇俏侍婢。她们虽是妙龄少女，但没有一个扭捏作态，都大胆惊讶地凝瞧着俊俏英挺的皇甫维，反倒把皇甫维瞧得不敢抬头。屠安一走到无人之处，便跟他说话，第一次是叫他不要东张西望，露出一副土包子的形状。第二次却取笑他说：“我如果有兄弟你这副俊俏面孔，包管这些姐儿们整日价都围绕着我啦！”

皇甫维也不好说什么，只得淡淡一笑。屠安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指着右边的窗户道：“我们在这里坐一会，他们就在隔壁，等一阵必定要走过这扇窗外，你就在这里瞧瞧好了……”他歇一下，又道：“可惜他老人家不曾全身披挂，否则那副神威凛凛的样子，你看了之后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屠安正在真心地赞扬那铁骑大将蒲坚的威风仪容，忽然一阵环珮叮当之声传入耳中，转日向窗外望去，只见在院子那边的长廊上，出现了一个衣饰华丽的少女，这位少女长得不算美丽，但青春年少，五官端正，却也有一股吸引异性的魅力。在她身后有两名侍婢，腰间都佩着一把两尺左右的短剑，行动时轻快矫捷，不似那华丽少女走得那等婀娜生姿。

皇甫维在窗口的小方格中望出去，看得清清楚楚，但外面的人却只能见到房内有人，面貌便瞧不清楚。是以他尽可以大大胆胆地向她细瞧。

那华装少女陡然一转眼，两道明亮的目光扫过窗户，跟着停住脚步，再向窗内望了一眼，又碰到皇甫维的目光。她两道细眉轻轻一皱，道：“房里的人是谁？”

屠安低低说声“糟了”，跟着大声应道：“小的屠安向袁姑娘请安。”

华装少女道：“还有一个是谁？”屠安向皇甫维望一眼，道：“是小的一个堂弟，刚刚来看小的。”

她又皱一皱眉头，忽然从廊上走落院中，越过院子，来到房门外，一个侍婢挑起房帘，房中登时光亮得多。那华装少女凝视皇甫维一阵，似乎想不到一个厮仆的堂弟居然长得一表人材，微微一怔，眼中严厉的光芒忽然消失。

屠安忙道：“快跟袁姑娘叩头请安……”皇甫维一听岂有此理，无端端向人叩头，成何体统？可是若然不叩头的话，恐怕会连累这家人屠安。他不禁犹疑一下，那华装少女道：“屠安，你这堂弟是个读书的？”

屠安垂手躬身道：“是，小的兄弟众多，但只有他曾经上塾读过几年书。”

“既是读书的人，那就免了跪叩之礼。”

皇甫维连忙深深一揖，道：“袁姑娘你好……”心中却想道：“她在房门出现时，面上带着一股肃杀无情之气，与那侧面的印象大不相同。可是她这一开口，到底还是个能够体贴人的姑娘。”

那袁姑娘拂袖道：“不须多礼，你叫什么名字？”

皇甫维应道：“在下复姓皇甫，单名维——”话方出口，忽地微怔，心想那家人姓屠，自己却报姓皇甫，岂不是拆穿了这个假局？

谁知那华装少女却道：“这名字很好，到底是读书种子，没有一点俗气……”她顿一下，转眼望着屠安，道：“你本来是姓皇甫的么？”屠安忙应一声是，面上紧张的神色立时间消失。

她又瞧皇甫维一眼，道：“你的眉心也有红痣，真是巧合之事……”皇甫维心中一凛，暗想如不装得像些，看这情形那屠安可能有性命之虞。当下故作愕然，道：“在下因眉心的红痣，所以家中双亲才听信命相之言，送在下入塾读书，听许多人说，天下间再没有人在两眉眉心都长有红痣的。袁姑娘的话好像说还有人像在下一般长有红痣在眉心，不知此人姓甚名谁，现住何方？袁姑娘可肯启我茅塞？”

袁姑娘道：“那人的姓名目下尚无人知道，只知也是个年纪轻轻的。这些事你一个读书人不要多听……”她回顾左边的侍婢道：“青霜，你回头送点银子给他……”说时已款款走开，一忽儿便消失在长廊的那一头。皇甫维向屠安吐吐舌头，道：“她怎会来查问根底？她是谁的袁姑娘？”屠安惊魂已定，忽然眉飞色舞起来，道：“哼，她么，她就是本宅主人屠元庭的表妹，厉害极了，江湖上称做辣水仙杜筠，全身都有暗器，惹上她的人眨眨眼睛便不知不觉死掉！”

皇甫维愁道：“这怎生是好？若果她查出我不是你的堂弟，岂不是要了你的性命？”

“没有的事，目下已把她瞒过，她不会再查究的。你不晓得本宅中规矩是不准窥看女眷，所以她见到你在房中瞧她，便过来查问。现在不但没事，兄弟你也许要发一笔小财呢！”

“这话怎说？”“她们没有什么，但我家老爷可阔极了，光是老太爷遗

下来的财产，就算不出有多少。加上屠老爷十多年来做什么生意都赚大钱，真是富可敌国。所以老爷才会得到神算公子的外号……”

他微微一顿，又道：“袁姑娘自小在本宅长大，我见过她送银子给人家，一出手就是论百的大锭银元宝，哼，别人一世也赚不了那么多的银子。”皇甫维这时可搅清楚本宅主人大致的底细，微笑道：“我能进来开开眼界，全仗老兄之力，等会儿袁姑娘赏赐的银子，我可不能拿走，就算是你的。”

屠安大喜道：“那怎么行，袁姑娘赐给你，我……”皇甫维插嘴道：“你别客气，对了，那铁骑大将蒲坚怎会住在本宅？你家老爷是个大财主啊。还有袁姑娘好好一位千金小姐，怎的也用暗器杀人？”屠安正要回答，皇甫维忽然举手道：“等一等，好像有人来了……”

屠安讶然道：“没有啊？……咦，是青霜姑娘来了，你的耳朵真灵……”眨眼间一个青衣侍婢加轻燕般从廊上纵下来，越过院子，走入房中。她手中捧着一个包袱，交给皇甫维道：“我家姑娘说，希望你用功读书，有一日能题名金榜，出人头地，就不负她帮助你的一番好意了。”

皇甫维接过那包袱，但觉相当坠手。估量内中价值不菲，心想她虽然弄错了自己的身份，可是这番好心美意，却教人甚为感激。于是十分真心地道：“在下辱蒙杜姑娘厚赐，期以金榜题名，虽然未必能够办到，但五内感铭，永志难忘……”

青霜微微一笑，道：“你说得文诌诌的，但愿是真心话就好了，我走啦！”她忽然转身匆匆去了。

皇甫维把那包袱交结屠安，屠安差点失手掉在地上，忙忙打开一看，只见一共有五封银子，每封一百两，共计是五百两银子之多，论起来也有三十余斤之重。

屠安咋舌道：“乖乖，五百两银子，简直发了大财。袁姑娘的手面当真阔得惊人……”

皇甫维忽然道：“又有人来啦……”两人转日向窗外望去，片刻之后，廊上出现数人，当先是两个年约三旬的人，都穿青长衫，一个身躯雄壮，眉浓口阔，虽是随步而行，却虎虎有威。另一个较为矮瘦，面白无须，五官清秀，双眼灵活有神，一望而知此人极是聪明。

两人的身后跟着两名家人和四个劲装疾服的大汉，那四个大汉一望而知乃属三十六铁骑队的人。因此毋须再问，便知前面的两人，一是铁骑大将蒲坚，一是神算公子屠元庭。

那蒲屠两人面上露出快快之色，不久便走过长廊，隐去身形。

皇甫维道：“总算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啦，我可得走了……”屠安道：“兄弟你把银子带了才走！”皇甫维笑着摇头道：“其实我家中也薄有资财，要了这些银子也没甚大用，倒不如让你发个小财。你在本宅中还有亲眷么？”屠安道：“没有，只有我一个人……”

“那么你送我出去再说……”他举步走出房去，屠安无奈捧着银子跟在后面。不一会出了大门，皇甫维突然道：“我忽然想到这笔银子数目真不算少……”

屠安道：“是啊，多少人挣上一世，怕也挣不到一半的数目，你还是拿走吧！”

皇甫维道：“我不是这意思，我是在想假使你得到这笔银子，但却要冒着性命之险，你肯不肯冒这个风险？”屠安不假思索，道：“当然值得一试，

这里是五百两银子啊！”

皇甫维轻松地笑一下，道：“那么你赶紧捧着银子逃命去吧，老实告诉你，我就是刚才袁姑娘口中提及的红痣少年，我和她说说不定哪一天会碰上，而你还在此宅中的话，她回来便得把你杀死……”

屠安打个哆嗦，呐呐道：“你……你不是想对屠老爷他们有所图谋吧？”

“那倒不是，我本要向蒲坚和你家主人打听一件事，但现在只好算了，你横竖没有家眷，大丈夫何处不可立足？赶紧逃命去吧！”

屠安想了一阵，觉得唯有此路可以行，当真捧着银子走了。皇甫维觉得这次撞入屠府中的经过很有意思，嘴角挂着微笑，迈步向街上走去。这会子他已决定找到镖局的话，便闯进去问一问。

转到一条较为僻静的横街，忽然一顶软轿追了上来，轿帘深深垂着，不知里面坐着什么人。那两名轿夫身强力壮，走得甚为轻松，忽然间那顶软轿拦在他的前面。

皇甫维只好停步，望望旁边，既没有门户，也没有横巷，倒不知这顶软轿停在前面是何用意。

那轿帘轻轻晃动一下，仿佛有对锐利的眼光闪过他面上。前面的轿夫突然道：“朋友，请移驾到那边去一趟怎样？敝上想见一见你。”

皇甫维心想那轿夫所说的“敝上”，定是轿中之人无疑，只不知是什么人，居然这等神秘？他好奇心一动，道：“贵主人在哪里？”

轿夫笑一笑，道：“就在前面的巷子里，请吧！”这顶软轿便当先而去，皇甫维跟着，走了数丈，便转入一条宽阔的横巷中，巷内有几道门户，却都是后门。轿子停在一道后门，轿夫先不揭帘，却推开后门，道：“朋友请进去吧！”

皇甫维毫无畏惧之念，只觉得十分奇怪，因此反而欣然走入门内。

进去便是个不大的通天院子，院内站着一个人，此人衣着华丽，面目间却透出一股精悍之色。皇甫维见此人的双臂特长，有异凡人，不觉暗中一笑，拱手道：“可是尊驾约我来的？”

那华服中年人毫无表情，道：“目前可以算是这样，阁下贵姓大名？”

皇甫维坦然说出名字，那中年人便领他进去，一边走一边自我介绍道：“兄弟金旭，在江湖上有个外号是追魂爪，其实兄弟近十年来已极少离开保定，也说不上什么追魂了……”

皇甫维的确未听过此人名号，因此只哦了一声。他们穿过两间屋子，到了一个花厅内落坐。

追魂爪金旭微微一笑，道：“请问皇甫兄，最近从什么地方来的？可是从许州府来的么？”

皇甫维皱一下眉头，道：“你怎么知道的？”这话不啻认了对方的猜测。金旭笑道：“皇甫兄眉上的两颗红痣，最容易认出来。尤其你和马君武一道走，这件事谁都知道……”皇甫维道：“你如果认定是我的话，何必再问？所以我认为你心中尚不敢确定，不能不从我口中证实！”

追魂爪金旭微微一愣，随即大笑道：“皇甫兄年事虽轻，但头脑却缜密精细。你猜得一点不错，不知你是否肯坦白告我？”

皇甫维道：“我不是承认了么？下面还有什么问题？”

“那么……”他拖长声音，道：“那么马君武乃是死在皇甫兄手下的了？”

他见皇甫维点头，便又道：“皇甫兄不愧是大丈夫行径，敢作敢当。但

你可知马君武是什么身份来历么？”

“当然知道，怎么啦？可是妙手巧匠要找我？”

“那倒不是，假使我不泄露的话，妙手巧匠耿青一辈子也找不到马君武的尸身……”

他停顿一下，又道：“皇甫兄能够杀死马君武，足见武功高强，已可列入武林高手之内了……”

皇甫维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形，便道：“这个很难说，当时我是在他不知不觉中先点住他的穴道……”

追魂爪金旭无端端透了一口大气，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发现尸首的附近，没有格斗的遗迹。那么敢问皇甫兄，你可是受人之托，要送一件东西给……”

他突然停口，笑一笑之后，接着道：“你不高兴说也可以，但在事先我金旭敢保证的是，纵然你身上怀有任何宝贝，我金旭绝不强行夺走！”

皇甫维想了一想，觉得这刻正是打听内幕的好机会，当下道：“这一点倒是无所谓，我确实受人之托，带一样东西，只要你把内幕详细告诉我，也许我把东西给了你也说不定。”追魂爪金旭道：“皇甫兄先把那玉盒取出来，让兄弟开开眼界如何？”皇甫维道：“你既有不放心之意，我就取出来给你瞧瞧……”说时，伸手入囊把那个玉盒取出来，托在掌心。只见金旭双眼凝注在那玉盒上，过一阵，才舒口气道：“不错，这个玉盒正是武潘安余舫随身之宝，据说用以装盛任何东西，过个三年五载，都不会腐坏。此盒名叫‘璇玑’，武林中年纪稍大的人，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皇甫维哦了一声，缓缓道：“这样说来，这璇玑玉盒之中，定必装着稀世的宝物了……”

金旭狡猾地笑一下，道：“兄弟既未见到盒内之物，又不知皇甫兄受托的经过，恕难答覆……”话声微微一顿，接着又道：“不过以兄弟所知，那武潘安余舫在五年前曾与鬼医向公度等一共好几个人相约，各自去寻觅一种稀罕的药物，等大家都采寻到手之后，由向公度负责炼合。这璇玑盒内装的是不是他所负责的一种药物，可就不得而知，除非皇甫兄打开瞧瞧。”

皇甫维把璇玑玉盒收回囊中，突然失笑道：“我替他千里迢迢，送这璇玑玉盒给鬼医向公度，假如到时向公度打开玉盒一看，内中空无一物，那才是大笑话咧！”

金旭干笑数声，道：“兄弟已把这桩事的内幕说了出来，不知皇甫兄如何裁打算？”

皇甫维道：“你才说了一点，关于鬼医向公度把几种药物合炼成功之后有什么用途？有哪几个人参加这件事？都是此什么人等等问题，你还未说呢！”

追魂爪金旭又干笑一声，道：“皇甫兄怎生从武潘安余舫手中取得此盒的？”皇甫维面色一沉，道：“是他亲手将玉盒托付于我，金兄难道不相信么？”

追魂爪金旭想了一下，道：“那也很难说，假如是武潘安余舫亲手付托于你，为何皇甫兄丝毫不知道内情？”

第三章水仙

皇甫维差点冲口把武潘安余舫已经惨死在嵩山一座石峰绝顶这事说出来，但转念之间却把话忍回，淡淡一笑，道：“这里面当然另有缘故，暂不便奉告。无论如何今日承蒙金兄告知内中部份内情，皇甫维甚为感激！”他缓步向门口走去，又道：“我这就去找鬼医向公度，相信他会说得详细一点。”

金旭突然纵到他身前，拦住去路。皇甫维脚步一停，冷笑道：“金兄莫非想不顾诺言，要强行夺取这璇玑玉盒么？”金旭也冷峻地道：“不敢，不敢，兄弟只要皇甫兄告知武潘安余舫现在何处？他为何要托你送物？”

皇甫维眼珠微转，心中突然大悟，暗想看那金旭的举动，分明是忌惮那武潘安余舫，所以不敢贸然向自己下手。假如他得知余舫已经身死，恐怕早就出手强夺了。

他沉吟一下，缓缓道：“倘若我不肯回答金兄的问题，请问金兄想怎样对付我？”

金旭冷冷一笑，道：“皇甫兄如不肯赐告，只要你出得本宅，兄弟自无话说。”

皇甫维应声道：“好极了，我就闯上一闯……”话声中举步向厅门走去。追魂爪金旭包然闪开数尺，皇甫维望也不望他一眼，缓步而去，刚刚经过金旭，倏觉脑后生风，似是几支锐利的尖锥突袭后脑，来势之快，极是惊人。皇甫维上身不动，突然反臂一掌拂去。他这一拂之势显出手臂柔软异常，虽是向身后拂去，却宛如普通人向前面击出一掌般顺手。

追魂爪金旭惊噫一声，突然收回特长的手臂，道：“皇甫兄是何人门下？”

皇甫维目光扫处，已见门外边似乎有不少人埋伏，但也不放在心上，不过脚下已停，淡淡道：“金兄若然瞧不出我是什么家派，那就不必问了。”

厅门外突然有人接口道：“皇甫兄说得对，但总管也不须老羞成怒……”随着话声一个人飘飘走入厅来，皇甫维不须瞧看，已知这人乃是赠送巨款给他的辣水仙杜筠姑娘。而直到此刻他才恍然大悟，那顶软轿之内坐的竟就是她。辣水仙杜筠轻装便服，十分利落，走动时已无环珮之声。她进来之后，朝皇甫维微微一笑，道：“好一位读书种子，原来却是身怀绝技的武林奇士，我真后悔早先没有考一考你腹中的诗书……”

皇甫维对她颇有好感，笑了一笑，道：“杜姑娘何须后悔，现在考我也来得及……再说我实在不算是武林中人，只不知杜姑娘相信不相信？”

辣水仙杜筠定睛望了他一阵，心想自己阅人颇多，从来未见过像他那种令人不得不信的纯真笑容，也未见过像他这等英俊潇洒的人才，更想不到居然有这么一门武功，凭自己的眼力也认不出来……眼前这位俊少年就像个迷一般的人物，而正因这样，令人份外感到他有一种魅力而难以抗拒。

她点点头，道：“本来会武功的人，就算得是武林中人。不过如果能够撇开武林中的一切恩怨是非，就算练有武功，也可以不算是武林之人。”

皇甫维道：“区区正是这个意思，这次我到保定府来，实在是个巧合，目下看这情势，似乎想抽身退出这场是非，却也不易办到。”

辣水仙杜筠道：“假如你有心不想介入，也不是没有法子，只要你信得过我，把玉盒交给我，同时告诉我武潘安余舫出了什么事，为何不亲自来保定府赴约？那就行了！你不妨考虑考虑”

皇甫维想了一阵，点头道：“区区可以信任杜姑娘，但世事变化甚多……”杜筠哼了一声，道：“难道我会变卦，吞没那璇玑玉盒所装之物？”

“我不是这个意思，假如此事只有杜姑娘一个人，自无问题，但据我推测，此事牵涉的人不少，万一又有别人干涉，事情便会发生变化。何况区区此次长途跋涉，为的是忠人之事，如果不能亲自见到这璇玑玉盒交到鬼医向公度手中，实在放心不下。”

杜筠接口道：“说了半天，你还是不相信我。”

“请你再听下去，区区之意是璇玑玉盒可以交给姑娘，但你必须设法让我看见你将这玉盒交给向公度，那时我便可撒手而去，再也不管这桩事了！”

辣水仙杜筠细眉一挑，道：“那也可以，我们把鬼医向公度请到本宅，你就在隔壁房间瞧着便是。不过我得先知道，武潘安余舫几时才来？”

“他么……他托我把璇玑玉盒带来，就是自己不来的意思——”

杜筠眉梢泛起喜色，道：“那就行了，你先让我瞧瞧璇玑玉盒内装的东西。”

皇甫维掏出玉盒，道：“这个自然，否则等到你交给鬼医向公度之后，打开来空无一物，岂不笑话……”他摇一摇那玉盒，又接着道：“不过我也很担心里面没有东西，你听，一点声音都没有……”

追魂爪金旭忽然冷冷道：“难道皇甫兄当真未曾先看过么？”皇甫维眉头一皱，大感不悦，辣水仙杜筠立刻道：“金总管别乱讲，先打开看看再说不迟。”

皇甫维念头一转，突然道：“我还是决定不打开，杜姑娘若然不能相信的话，那就算了。如果肯相信区区，我们就维持前议，你把鬼医向公度请来，我在隔壁瞧着你亲手交给他。”

追魂爪金旭插嘴道：“皇甫兄的话分明先就信不过杜姑娘……”皇甫维不悦道：“若不是杜姑娘的面子，你金兄别想碰一碰璇玑玉盒。”

辣水仙杜筠先阻止金旭再说话，然后笑道：“既然你给我这么大的面子，我们就一言为定！明天上午鬼医向公度及妙手巧匠耿青都到本宅会面，我回头先布置一下，总叫你亲眼看见便是。”

皇甫维道：“区区明日上午辰时准到贵府便是！”他向杜筠施了一礼，淡淡瞧金旭一眼，也不招呼，迳向厅外走去，辣水仙杜筠一直送他从前门出去，临别时笑道：“本来我不放心你自己找店过夜，但如今既知你身怀绝技，可就不便强留了。不过江湖上诡诈手段层出不穷，有时不是武功可以解决，皇甫兄千万小心！”皇甫维见她一片好意，便含笑应了。走出横街，但见大街上行人熙攘，他长长嘘口气，心想自己这数日来的经过就像场梦幻一般，而未来的日子中、还不知要发生些什么奇怪的事。

他在街上闲荡了一会，忽然发觉好像被人钉梢。如在往日他一定不会发觉，可是近日以来怪事发生得多了，使得他感觉敏锐起来。他虽没有受过黑道上的各种训练，但也明白如果直接回头去瞧，那就等如告诉那钉梢的人说已经发现这事。当下眼珠一转，从囊中取出一些零碎的物件，诈作丢了一块银子，弯腰捡拾，就在拾取之时，迅速向后面一瞥，只见两丈以外有个汉子，帽子戴得很低，几乎遮往眼眉。

皇甫维轻轻哼了一声，挺身起来继续向前走，见到一家客店，便进去要了一间上房。

这刻才不过是上午未时左右，罕得有人在这等时分投店。他在房间中坐

了不久，忽然看到左边房间有客人搬进来。正在冷笑之际，突然又有客人投店，搬进他右边的房间。皇甫维大感奇怪，心想左边房间那人，定是钉梢的汉子无疑，但难道这样巧碰上另一起钉梢的人住店？抑或都是对自己有所图谋之人？

左右两边房间的人一搬入去之后，便毫无声息，是以猜不出每间房多少人，更无从知道是些什么人。

皇甫维自个儿想了一阵，觉得自己虽然不怕，但敌暗我明，总是吃亏，目下必须先设法查出是些什么人，然后再定对付之策。

他想了一阵，便躺在床上，瞑目休息，直到午时过后，他坐起身来，心中暗暗佩服那些人真沉得住气，在这个把时辰之内，一点声息都没有。

这时好像斗上气，便不出门，只叫茶房换壶热茶，并且叫了饭菜，准备就在房间中食用。几句话。那茶房连连答应着，之后才推门进来，替他换了一杯热茶，然后匆匆出去。

那茶房已走出院子，左边那房间里闪出一人，站在门口，侧耳倾听邻房动静。片刻之后，皇甫维房中传出来一声茶杯跌碎的声音，跟着“咕咚”一声，似乎有人滚在地上。

在房门的人立刻纵过去，推门入内。只见皇甫维俯仆地上，头发前面散布着几块磁片，还有一滩水渍。

这人冷笑一声，走到皇甫维身边，正要弯腰伸手，房门突然传来剥啄之声，那人微微一愣，疾然回头瞧去。

门口出现的竟是个身材苗条的女郎，一身大红衣裳，宛如一团火焰，眩人眼目。那道房门本来就未关上，因此她要进来，大可举步无声无息地入房，但她却故意在门上敲几下，分明有意惊动先入房的人。

那人眯起眼瞧着那红衣女郎，一时真想不出这个美丽的少女是什么路数。那红衣女突然仰天打个哈哈，道：“咱们都是线上的人，见者有份，也让我分一点怎样？”她的举动口吻不但像个男人，而且江湖气极重，当真似是久在江湖闯荡之人一般。

那人把头上帽子压低一点，涩声道：“姑娘是哪条线上的？”这人行行为似贼，但被人撞破，居然了无惧怕之容，反而盘问起那女郎。

红衣女爽快地应道：“姑娘姓舒，自家也不知是哪条线上的，你呢？”她不但答得爽快，问也问得简洁过人。那人咧嘴一笑，道：“我也不知是哪条线上的。”

红衣女面容一沉，她当真干脆爽快之人，连面色也变得比别的人快。道：“很好，姑娘试上一招半式，就知道你是哪条线上的龟孙子！”她大踏步冲来，抬手一掌向那人胸口印去。

那人想是当不住红衣女口中粗俗之言，嘴角一撇，冷冷道：“你敢骂人——”说时也疾出掌相迎。两人掌风一发，相距尚有数尺之远，突然齐齐一震，敢情他们都是内家高手，掌力可达数尺以外，是以相距尚有一段距离，但双方掌力已经碰上。这一掌双方都没有出全力，只能测出彼此功力都非凡俗之流，却未分出强弱高下。

那人这回抢占机先，左掌斜斩对方面颊，右手却骈指点向腰间的“章门穴”。红衣女见他出手快疾毒辣，口中喝道：“原来是武当派的。”身形一旋，脚法奇诡，不但避开那人招数，反而欺近那人左侧，玉臂轻抬，五指奇快地捏臂脉，点乳穴。

她的动作一气呵成，看去似是轻描淡写，其实危机重重。那人一躬身，窜出七八步去，回头冷冷道：“虽是江南娄家独门神拿手法，但指力不同，可知乃是邯郸学步……”

红衣女身形一顿，道：“凭你这副眼力，已可挤身武林中有限数人之内，姑娘细想一下，便可猜出你的身份来历……”那人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突然间退纵出门外快逾闪电，转眼间已失踪迹。

红衣女忍不住叫声“奇怪”，怔了一阵，便走到皇甫维身边。她先把皇甫维翻过身子，然后俯身细看他的面孔。看了一会，轻轻嘘口气，自言自语道：“像极了，简直是一模一样。”

她起身走到桌旁，打开茶壶盖瞧瞧，又嗅了一下，轻轻道：“好厉害，无色无味，倒不知是什么迷药？”当下她回身去把皇甫维抱起来，放在床上。这红衣美女虽然似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身份，但举动却毫无避讳，把皇甫维抱起时，皇甫维的面部埋在她胸前双峰之中，她竟如同不觉。

她刚把皇甫维放在床上，盖好被子，茶房已端着饭菜进来。他见到红衣少女在这个房中，不觉一怔。红衣女面色如常，道：“放在桌上，他累得又睡着了，真可怜……”那茶房遵命把饭菜放在桌上，然后退出房去，出了门口，突然问道：“姑娘和这位爷是一道来的么？”红衣女不悦道：“要不是一道的，我跑到这边来干吗，你真混帐！”

那茶房阅历虽多，却未见过长得这么漂亮高贵的大姑娘开口就骂人混帐，不觉怔了一怔，红衣女眼珠一转，取出一块碎银，随手扔去，那块碎银便掉在茶房手掌中。她道：“闭住你的狗嘴，别乱说话，知道吗？”那茶房见她大异常人，心中暗凛，抬眼忽然碰上她的目光，但觉她那对美眸中威煞之气迫人，不由得打骨头里冒出寒意，连忙诺诺应着，随手把房门拉上，这才急急走开。

红衣女站在床前沉思了一阵，突然轻声自语道：“事已至此，只好把她找来……”主意一决，身形微晃，已悄无声息地从窗户飞走。

床上的皇甫维忽地一骨碌坐起身，冷冷一笑，自言自语道：“我皇甫维岂会随便着人家的道儿。”环顾房间灵机一动，凝神吸口气，身形暴缩如三尺童子，弯腰便钻入那张巨大的木床底下。

过了一阵，房中微风飒然，皇甫维在床底下望出去，只见房中已多了两人，但因身在床下，故此望不见她们的上半身，只看出这两人都是女子，一个穿着红衫，另一个穿的是黑衫。他暗暗提气把身形绷住在床板底下，这样假使那两个女子低头瞧看床下，如不是探头进来，决难发现还有个人紧贴着床板绷住不动。

皇甫维心中微生后悔之感，并因他刚才诈作中了迷药而昏迷不醒，虽曾趁着那红衣女郎与那戴帽的人相搏之时偷偷窥瞧了几眼，可是始终没有看到那红衣女的面貌。现在他躲在床下，这一来已注定无法瞧得见那红衣女与及这黑衣女的面貌了，是以颇生悔意。

红衣女噫了一声，道：“居然跑啦……这家伙当真有这等高明？叫人难以相信。”

她们在房中转个圈子，黑衣女停在桌子旁边，取起那壶茶仔细验看，倒了几滴茶在桌面上，从胸前拉出一条项练，练上系着一颗小指尖大小的绿色珠子。她用珠子蘸蘸桌上的茶水，只见那颗绿珠忽然间变成红色。

她收起珠子，道：“这壶茶之内放有极厉害的迷魂药已无疑问，据小妹

所知，这种无色无味的迷魂药天下只有一种，名为‘极乐散’，武林之中共有两派识得制造之法……”她说话说得极快，声调悦耳，宛如黄莺急啭，流泉溅珠。眨眼工夫便把这几句话说完。听的人虽然感到有点跟不上她说话的速度，可是却无法不承认她的话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入耳中。

皇甫维一方面为她说话的速度而惊讶，另一方面又为这个黑衣姑娘胸中见识之渊博而大感惊奇。

黑衣女话声顿了一下，忽然又接着道：“但以小妹想来，放这极乐散迷魂圣药的不可能是那两派之人……”红衣女接口道：“既然只有两派的人识得制造秘方，除了他们外，还会有谁？”

黑衣女道：“小妹也不明白，那极乐散虽然号称为迷魂圣药，但除了对此道深有研究的人以外，外行人反而不知有这种药物……”这几句话说得红衣女直点头，床底下的皇甫维也有同感。却听黑衣女又道：“识得制炼极乐散秘方的两派一是渤海湾妖人叶无根，但这一派在十年前已被司空表率他四个结盟兄弟合力除去，妖人叶无根及手下七怪，悉数死在当场，从此极乐散绝迹江湖……”红衣女哦了一声，道：“那厮不会是妖人叶无根与他手下七怪，若然是他们的话，当时一定得使出独门手法。但他只使了一招武当派的‘分光掠影’，功力极强！”黑衣女以特快的声调接着道：“不错，渤海湾一妖七怪早已死尽灭绝，决不会是他们。但如若不是这一派，小妹就想不出那人是谁了。”

皇甫维诧异道：“刚才她提及还有另外一派，难道那一派也都死尽灭绝？她们是什么来历？那红衣的姑娘武功绝高，已足以惊人，而这个黑衣姑娘对于迷药这一门说来如数家珍，也是令人大感惊讶的事。”

红衣女问道：“还有那一派呢？”黑衣女淡淡一声道：“另有一派便是当今嵩山少林，但极乐散秘方为少林寺数大秘密之一，规矩是全寺只有方丈一人默记心中，大姊你想少林方丈虽然不算什么，但他会暗暗离寺下山，同时这种药物么？”

红衣女不假思索，道：“当然不会是少林方丈，那么是谁呢？”黑衣女道：“小妹此刻全无头绪，但假以时日，一定把这个迷揭破。”

皇甫维暗暗想道：“这两位姑娘来路委实教人难测，听她们的口气，似乎连少林寺方丈大师也不放在心上……她们彼此间以姊妹相称，但口气中毫无亲热之情……那红衣姑娘为何要拆穿那人对我的阴谋？她是出于一片好心？抑或也是觊觎我身上玉盒的人之一？”

他当然无法解答这些问题，除非他这刻立即从床底现身出去。皇甫维尚未考虑到这个办法，思路又转到那个使用暗算于他的人身上：“那厮是谁呢？起初我以为是追魂爪金旭，同时猜那红衣姑娘是辣水仙杜筠，可是后来发现都不是，不过……”他皱皱眉头，停了一下才继续想下去：“不过那厮后来和红衣姑娘动手时，不知不觉恢复了原来的口音，而这口音我却似曾听过。”

红衣少女突然道：“相乐散称为迷魂圣药，皇甫维恐是难以抵住。”

“那个自然，就算是他父亲也不行！”

皇甫维忽然泛起不服之感，暗想宇内武林无不服输的“一皇”是何等人物，岂有抵受不了一点迷药之理？陡然间想起那“一皇”皇甫孤毕竟是谁，连自己也不知道，怎可俨然当真以皇甫孤的公子自居？而且还为他被人看轻而愤慨起来？这么一想，不由得在肚中暗暗好笑自己的无聊。

只听那红衣女又道：“既然如此，皇甫维怎能醒转跑掉？他纵或能够回

醒，也不须跑开啊，三妹你说是也不是？”黑衣女道：“大姊说得很对。”

“所以我猜皇甫维可能已落在别人手中，或者是早先那戴帽的家伙，或许是别的人！反正不论是谁，他乃是被人劫走无疑。”

黑衣女道：“大姊说的有理，听说保定府最近来了许多人物，黑白两道都有，俱属当今武林中的一流人物。我们虽然不管其中有什么事故，但皇甫维的失踪，除了向这些人身上追查，别无他途。”

红衣女突然叹了一口气道：“有人来啦！”黑衣女道：“好极了，若果来人进入此房，我们可由此获得线索。目下我们最好躲起来，大姊你说躲在那儿好？床底下行么？”

她说的话虽然不少，但因极快，几乎等如别人说一句话的时间而已！

皇甫维心中大急，方想她们若然也躲在床下，发现了自己，不知会用什么面孔来对付……

那红衣女已道：“不行，床底下瞧不见面貌。你到那边的窗后，我在这边的窗子外面……”

皇甫维登时大感宽心，同时也甚为佩服那红衣女的脑筋，只因他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而后悔莫及。

床外的红衣女和黑衣女俨然消失，跟着房门一响，两个人先后走入房来。

皇甫维定睛一看，来人竟是一女一男，女的在前，长裙曳地，举步时环珮叮当作响。男的长衫飘飘，履裤鲜明，一望而知不是茶房。

前头的女人轻轻咦一声，道：“店家说他在房中，但他却跑得不见影子……”她一说话，皇甫维便听出正是辣水仙杜筠的口音。

那男人恭声应道：“他大概是悄悄出店去的！若是依着在下愚见，派出邵一峰和易恒两位暗中监视着他，便可以知道他的去向了。”

辣水仙杜筠冷冷道：“若果被他发觉，明日辰时会来赴约才怪哩！”

她想了一下，又接着道：“他一定不愿有人打扰，所以用金蝉脱壳之法躲开，我们回去吧！”

房门响处，已掩住他们的身形。皇甫维轻轻舒口气，可是仍然绷在床板下面，并不出来。

转眼间那红衣女和黑衣女分别由窗外飞入来，红衣女道：“三妹可认得这两人？”

黑衣女以特快的腔调答道：“一个是辣水仙杜筠，这娘儿不但尽得神算公子屠元庭家传绝艺，还得到黑道中几位名手的秘技，听说数年前一出江湖，便以心狠手辣震惊黑白两道。死在她手底的人，不在少数。那个男的姓金名旭，外号追魂爪，本是名震一方的黑道煞星，十年前被屠元庭收罗旗下，现任屠府总管。”

红衣女眉头一蹙，道：“不知那杜筠和皇甫维之间有什么关系？还有他们口中提及的邵一峰和易恒是谁？”

黑衣女似是熟知天下所有的人物来历，道：“那邵一峰及易恒都是当今武林名手，与金旭俱是神算公子屠元庭最得力的臂膀。至于杜筠和皇甫维之间有什么关系，小妹虽不知道，可是杜筠平生眼高于顶，听说从来没有一个男子被他瞧得上眼。”

红衣女哈哈一笑，道：“那就行了，我们明早辰时也到屠府走一趟，便知内中详情。目下我们先分头查究皇甫维的下落，然后再设法查出为何黑白两道之人，都对他大感兴趣之故。”

她最后说一声：“明天见”，蹿地从后窗穿出去。房中只剩下黑衣女一人，凝望着那个茶壶寻思。想了一阵，突然低声自语道：“难道这是少林方丈亲自弄的手脚？不会……不会……呀，少林方丈虽然不致轻离嵩山，但他大可差遣寺中高手下山……”

皇甫维几乎要大声喝彩，心想自己不久以前去过少林寺一趟，因此把少林高手惹来，并不稀奇。但若非她这么一提，恐怕自己的脑筋一直转不过这个弯。

黑衣女仍然在房中徘徊，似乎在思索什么难题。皇甫维想起她和红衣女刚才一番对答，心头觉得大惑不解。只因他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女性打过交道，今日她们的突然出现已足以令人惊奇，何况话中之意，好像很担心杜筠会和自己发生密切关系？到底她们存着什么居心？莫非也想在自己身上取得那璇玑玉盒？不过这个想法有点不对，因为听她们的口气，分明不知道鬼医向公度的五年期限。这么一想更觉得两女的来历和居心使人迷惘难解。

黑衣女在房中转了一会，忽然在墙旁停步。皇甫维见她用一双金莲轻轻踢着墙根下的痰盂。过了一阵，只见她蹲低身子，从颈上扯出那条链子，用链上的绿色珠子浸在痰盂内的积水中。

他大大吃一惊，心想这黑衣女姑娘心思之缜密委实超凡绝俗……正想之时，黑衣女取出珠子一看，只见那颗绿色的珠子，已变为红色。

她仰天冷笑一声，站起身子，自言自语道：“差点吃他瞒过，弄出天大的笑话……哼，皇甫维啊，你虽然机警绝伦，宛如昔年的一皇，但碰上姑娘，也不过白费心机。”

皇甫维听到这里，陡然生出和她斗一斗心机智谋之意，但目下尚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斗斗……只见黑衣女迳自出房而去，他又松口气，便想离开床底。蓦地心头一动，暗忖那黑衣女既是头脑缜密，谋略出众之流，说不定会在房外隐身窥视房中动静。反正自己没有事情，无须急急离开，于是便耐心绷在原处。

隔了一阵，忽然又见到黑衣女进来。皇甫维暗暗一笑，颇觉得意。那黑衣女进房之后，毕直走到床前，然后在床边停步。皇甫维见她凝立在眼前，似是已知床下有人，故意站在那里嘲弄他，不觉大大一怔！

黑衣女站了片刻，竟没有低头向床下瞧看，忽然又转身出房而去。

皇甫维实在被她的举动弄得迷迷糊糊，又见那房门已经关上，实在忍不住，从床底下立起。

他伸个懒腰，全身骨骼发出一阵低连珠脆响，身躯便恢复了原来大小。这时他心中极感不安，只因他刚才还想和那黑衣女斗斗心机，谁知对方出其不意地把他戏弄了一下。由此看来，黑衣女实在要比他棋高一着。

他颓丧地往床上一躺，把木床撞得直响。这时他倒希望那黑衣女闻声进房，便可直接面对面地询问他们的来历及那红衣女为何要出手相救之故！

但房外毫无动静，反倒发觉枕头下面好像有点异响。皇甫维像弹簧似地跳起来，摸摸脖子，并无异状，枕头下也没有钻出什么东西。

他苦恼地哼了一声，突然一掌拂去，掌力到处，那个枕头飞到床角，同时一张素笺飞了起来。

他不由得苦笑一下，心想原来她在枕头下放了一张素笺，故此一枕在上面，便发出异响。当下伸手虚虚一抓，那张素笺夺的一声飞入他手中。

低头一看，只见笺上写道：“慎防和尚，莫近红衣，银狐有毒，切勿多

情。”

旁边只有一行小字写着：“阅后敬希焚毁，妾玄衣仙子上。”

皇甫维再看一遍之后，当真取出火摺，把素笺烧掉。然后沉思道：“第一句慎防和尚，我懂得这个意思必是指少林寺之人暗中有加害于我之心，故此要我提防。第二句莫近红衣，这红衣二字分明指的是那位自称姓舒的红衣姑娘，但她不是喊那红衣姑娘做大姊么？为何要警告我不可近她？况且听那红衣姑娘的口气，好像对我没有什么恶意？”

他迷惑地叹口气，觉得凡事如果有女人介入，总会变得复杂紊乱，就像那个瞧不上任何男人的辣水仙杜筠，这一回似乎对自己很不错，起初是赠银五百两，后来又制止金旭的无礼出手，倒不知她是何居心……想到这里，思路又转回那“玄衣仙子”的留言上。

“第三句银狐有毒，可就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了，我从未听过有人叫做银狐，他毒不毒与我何干？第四句切勿多情，定必指第二第三两句而说无疑，这样说来，莫非那银狐是个女人？纵然是个女人，但与我并无一面之缘，怎知我会对她们有情？就算我会对她们有情，又如何得知她们肯让我接近？尤其是名叫银狐的女人。”

总之，这四句留言除了第一句之外，都令他觉得似懂不懂，特别是玄衣仙子和红衣姑娘既以姊妹相称，何以背后竟加以破坏？如若“莫近红衣”之句说的不是红衣姑娘，那又是谁？

突然间他想起早先那姓舒的红衣姑娘把他抱到床上时，动作间毫不避嫌，使得他的面庞埋在她胸前丰满柔软的双峰之上。此时回想起来，鼻端似乎又嗅到一阵香暖的气味……

他的心旌微微摇荡一下，旋即想到那红衣姑娘当时实在以为他已失去知觉，所以竟不避嫌，此事万万不可往坏处想。不过那红衣姑娘对自己没有坏印象这一点却可以确定，不然她就不会亲手抱他上床了。

自那黑衣姑娘留字走了之后，一直到翌晨，竟没有人再来打扰。皇甫维反而觉得甚是奇怪，尚有半个时辰便是辰时，他已忍不住离开客店，直向屠府走去。

只见那屠府大门上挂着两盏丧事用的巨大灯笼，府门站着一些家人都臂缠黑布，个个面露悲戚之容。

皇甫维望得一望，已有许多赶来吊祭的人走进屠府内。他这时反倒踌躇一下，心想从那灯笼上已知死的是屠府主人神算公子屠元庭，这样说来，那辣水仙杜筠定必哀戚忙碌，今晨之约恐怕会因此取消。

正在转念之际，府中突然有个人急步出来，那些家人及来吊祭的武林朋友们一见此人，俱都纷纷行礼。皇甫维抬目一瞥，只见这人相貌丑陋，眼中自然流露出一股阴煞之气，年纪约在四旬上下，举动极为敏捷迅速。

那人晃眼间已站在皇甫维身前，抱拳道：“兄弟易恒，奉杜姑娘之命在此敬候皇甫兄大驾。”

皇甫维哦了一声，道：“久仰易兄大名，请问今晨之约是否要取消？”

易恒锐利的眼光四下一扫，道：“皇甫兄请移驾府中，再作详谈如何？”皇甫维道：“区区昨日还见到屠公子，想不到今晨重来，屠公子便已作古。看他昨日精神奕奕，谈笑风生，叫人万万难以相信……”话未说完，易恒已惊讶地瞧瞧他，接口道：“原来皇甫兄昨日曾经晤过屠公子，兄弟竟然不知此事！”

皇甫维可没有打诳瞒骗之意，但如果从头说起，却太费唇舌，是以微微一笑，道：“昨日只是匆匆一面，当时还有铁骑大将蒲老在座，时间甚为短促，难怪易兄不曾听闻。”

易恒眉头一皱，道：“那么皇甫兄曾与屠公子会晤之事，杜姑娘定然晓得的了？”

“不错，我先见到杜姑娘，然后才获见屠公子。”

易恒点头道：“这就是了，实不相瞒，昨日上午兄弟和邵一峰、金旭二兄都为了访寻皇甫兄的下落，离府他出，想不到皇甫兄却已驾临……”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道：“屠公子昨日忽然暴毙，但身上却没有任何伤痕，连鬼医向公度也查验不出死因，这可是个极机密的消息，皇甫兄听在耳中，切莫向别人提起。”

皇甫维大感惊异，道：“屠公子以前得过什么病没有？一个人死去总得有个致死之因啊！”

易恒道：“皇甫兄说得不错，屠公子年事尚轻，决不是衰老致死。又有一身精纯功夫，可说百病不侵，以前也未患过任何奇怪的疾病。故此昨晚忽然发现他暴毙在一个露天院子的墙下，人人都感到悲戚惊异，要说有仇家猝加暗算，可是以蒲坚和妙手巧匠耿青等这几位武林大家细心踏勘现场之后，竟找不出丝毫线索，只知道屠公子在濒死之际，曾经一掌劈碎身边四块砖头……”

皇甫维听他这样说，也想不出有什么新的道理，只好随口应付道：“不知屠公子这一掌蓄势伤敌抑是发泄体内不适之感？”

易恒叹口气，道：“除非等屠公子活转来再问问他，否则谁也不敢妄下断语！”这时他们又走入一座花木扶疏的院落之内，院内那幢屋子特别高峨宽大，墙壁全是麻石砌成，看起来不但坚固异常，气派也有点不同。

易恒领他走入屋内。

只见挑起房帘的人正是那个把银子送给他的俏侍婢青霜。她含笑向皇甫维点点头，道：“公子请进来！”易恒大声道：“皇甫兄请吧，恕我失陪了——”

皇甫维进得房去，只见此房面积不大，陈设也极为普通，除了那俏侍婢之外，竟不见杜筠芳踪。

青霜瞅住他抿嘴一笑，道：“公子把银子化光了么？今天是不是还要带一点回去？”皇甫维微微一笑，道：“姑娘休得取笑，你家小姐呢？”

“她还在前面灵堂中，嗯，这几天总有得忙的啦！”

皇甫维突然觉得这侍婢态度和口气轻松得出奇，按理说若是府中主人亡故，纵然从未得过他的恩泽，但在外人之前，也应装出沉重的神色。

“屠公子家中还做些什么人？”

“除了我家姑娘之外，就没有别的人了……”她巧笑倩兮地回答道：“他的元配夫人刚在数月前故世，没有孩子，如今公子一死，屠家除了公子几名侍妾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人了……因此公子的丧事都得由姑娘安排主持。”

“那么今晨的约会是不是暂时延期？”

“婢子不晓得，公子你可是有什么事待理？”

皇甫维陡然想起许多事情，颌首道：“不错，我怕没有时间耽搁在此……”青霜立刻接口问道：“公子，你府上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

他微微一笑，道：“恕难奉告，假如你家小姐抽不出功夫，我也不能久

留此地……”青霜怔一下，道：“你这人真奇怪，别的人巴结小姐都巴结不上，但你的口气却好像反而要小姐恳求留下你不可。”

皇甫维也不回答，过了一阵，帘幕微响，那辣水仙杜筠穿着一身素服进来。她走到皇甫维面前，纤手一伸，道：“璇玑玉盒呢？”态度不大客气。皇甫维年青气盛，心中甚觉不悦，从囊中取出玉盒，冷冷道：“在这里，但你得先说说如何安排法？”

杜筠淡淡一笑，道：“青霜自然会带你走，你可以亲眼看见一切的经过和听到每一句说话！”

皇甫维道：“这就对了，同时请你转告鬼医向公度，武潘安余舫的一份别忘了交给我！”

杜筠眉稍轻扬，眼中流露出冷酷无情的光芒，道：“你不是说过亲眼见到我把玉盒交给鬼医向公度之后就立即离开么？而且恐怕他们一定要武潘安余舫亲自来取才行，他如今人在何处？”

皇甫维坦然道：“他已经死啦，向公度如果不肯，你把玉盒还给我。”她寻思一阵，道：“好吧，就依你的话。余舫可是死在你手中？”

皇甫维啜嚅一下，道：“他虽然死在我掌下，但我却不是存心杀他……”他本想把误杀余舫的经过说出来，可是杜筠已截断话头，道：“以后再说吧，现在时间已到……”她凝望他一眼，又道：“你有本事杀死武潘安余舫，已足以震惊武林，我如非昨日见你挡了金旭一掌，也不容易相信……不过目下却不必把余舫的死讯告诉他们，以免大家不信，弄得节外生枝。”

她走了之后，青霜便默默带着皇甫维出房，走到甬道尽头，伸手向石墙上一推，忽然现出一扇门户。青霜指着里面道：“你从这里进去，顺着夹壁复道向右走，一直走到最末的一个小房间内，在右边的墙上装有特制的透镜可以看到隔壁房间中的一切，也听得到他们说话……”她突然停口，皇甫维向她笑笑，道：“昨天和今日都麻烦过姑娘……”青霜忽然低下头，道：“今天的事你不必谢我……那个小房间的房门你进去后便会自动关好，请吧！”皇甫维惊讶地点点头，便走入那条复壁内的暗道。

隔了一阵，甬道上出现一条人影，片刻间已纵到侍婢青霜的身边。青霜吃了一惊，忙伸手要关住墙上暗门。那人道：“不必了，他已进去了么？”

原来这人乃是一身素服的辣水仙杜筠，她又问道：“你亲自领他进去的？”青霜低低应一声是，杜筠点点头，道：“那就行了！”

青霜暗中透一口气，心情立时平静不少，再度伸手去关闭那道暗门。辣水仙杜筠本已转身欲出，突然又转回来，道：“等一等，我要进去瞧瞧——”

这时甬道中光线黯淡，因此青霜面上颜色变化没有被杜筠发觉。杜筠身形微晃，已飞入暗门之内，异常熟悉地顺着石墙走去。青霜迟疑了一下，只好硬起头皮跟着走入复壁暗道，并且随手把暗门关上。

两人在黑暗中约摸走了三丈之远，辣水仙杜筠手中火摺突然发出亮光，只见在她前面数尺之处，有扇黝黑的铜门。这道铜门已经关住，门内没有任何声息。

杜筠微微一笑，上前伸手在铜门上方摸一下，只见一方半尺大的铜板打开，露出一个碗口大的洞口。

里面黑暗异常，因此她无法瞧见洞内景物。她轻轻叫道：“皇甫兄，你在里面么？”

洞内传出皇甫维的声音道：“可是杜姑娘？怎的这里面如此黑暗？而且

铜门也推不开了……”

辣水仙杜筠道：“你不会怕黑吧？看到什么东西没有？”皇甫维在门内答道：“墙上有个小透镜可以照见隔壁那个宽大房间的全景，那边倒是热闹得很，而且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只不知我们这边说话会不会也被他们听见？咦，这道门还是打不开……”

“我先告诉你这道铜门的秘密，当初我那表哥出重金请来海外巧匠装置这些饰景时，曾经请那巧匠特别装了一个精巧奇怪的门锁，此门只一关上，便须三日以后方能自动开启。”

皇甫维怒声道：“杜姑娘这话怎说？这样我岂不是要被困在此处三日之久？”

“皇甫兄暂勿生气，我可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等三日后方始出来，就可以避免卷入争夺奇药的漩涡中！”

“杜姑娘的话恕我不懂，大家事先既有约定，何以还须争夺？那药有什么好处？”

杜筠轻笑一声，道：“参与此事的人数不少，但药炼成以后，只有三粒，所以非闹出事情不可。这些人之中，恐怕要以武潘安余舫最为厉害，他本是武当派高手，后来发生意见，离开武当。那武当派虽然高手甚多，却也无法对他怎样，可知余舫的武功已到达了何等地步。他这一死，也就等如少了一个最硬的敌人。”

皇甫维忍不住道：“不错，他的武功当真高强……”原来他已想起那天石峰绝顶的石洞中，那满面脓血的怪人本已奄奄一息，但听到他说出姓名之后，立刻问他是不是“一皇三公”的人，皇甫维当时没有否认，那人身形立时暴涨，起身抢夺玉盒。皇甫维因怕他满面脓血，随手发出劈空掌力，不料把那人震死……正因他误杀了此人，所以心中歉疚，一定要替他吧璇玑玉盒送到鬼医向公度手中。而当时那人在气息将绝之际，仍能身形暴涨而起，可见得一身气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辣水仙杜筠又道：“你的武功也不弱，所以只好屈驾留此三日……”皇甫维接口道：“三日就够了么？”杜筠道：“够了，如果由今日午时起炼，大后日午时便可炼成。那时只要服下灵药，别说眼下这些人，就算是一皇三公自来此，也不须畏惧。现在你懂得那宝鼎丹的好处了么？”皇甫维道：“现在虽然知道，但可惜太迟了一点，已不能参加夺取的行列。不过我有两件事要先行警告你，第一便是关于那璇玑玉盒……”

辣水仙杜筠立刻接上道：“那璇玑玉盒怎样？”

皇甫维道：“那璇玑玉盒内装何物与及究竟有无药物，至今我尚不知，自我交给你之后，时间甚短，而你又得安排各种事情，相信至今尚未有机会打开……”

杜筠道：“不错，但此谜不难揭晓。第二件要警告我的是什么？”

“第二件便是关于那宝鼎丹炼成之后，据鬼医向公度说是有三粒之多，可对？”

“不错，莫非你疑心他届时不能炼成？”

“那倒不是，他如不能炼成灵药，何致于惊动武林黑白两道中的高手四出寻药，又郑重地订下五年之期？我只是忽然想到假如宝鼎丹炼成之后，只有一粒，那时麻烦就大了！你们这些人只有一个能幸而夺得此药，恐怕酿成的惨剧要比你想像中的要惨烈的多……”

辣水仙杜筠怔一下，道：“是啊！我们一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哼，哼，看来你的头脑并不简单呢？”

皇甫维大声道：“好说，好说，我如果精明的话，便不会轻信姑娘，被困在这座石室之内了……”

他的话声微顿，突然又问道：“姑娘可是尚有同谋之人？此人不知是谁？居然蒙姑娘瞧得起？”

辣水仙杜筠又是一怔，道：“你好像对我的事情知道不少……”

皇甫维朗声一笑，道：“姑娘过份高估区区为人，未免叫我受宠若惊。不过区区却是从姑娘口中听出端倪，你曾说‘我们一向没有想到这一点’的话，既是用我们二字，自然不止姑娘一人！”

她皱起眉头，柔声道：“我的事你最好别管，我却奇怪你好像对被囚石室之事，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皇甫维叹口气，道：“既然已陷在你罗网之内，就算着急又有什么用处？你不会放我出来吧？假如你肯让我出去，夺药之事我也许可以略效微劳。”

杜筠笑一笑，道：“你别以为自己接得住追魂爪金旭一掌，就可以目空四海，目下隔壁房中之人，哪一个的武功都强于金旭。你可看见铁骑大将蒲坚？他的大刀劲箭自从出道以来，所向披靡，威震冀鲁凡三十年之久。还有妙手巧匠耿青，他在武林之中也是一派高手，声名不在铁骑大将蒲坚之下。但最难惹的还是那昔年号称下五门领袖人物勾魂浪蝶香如海，就是在鬼医向公度旁边的那个身穿华服，面目阴险的中年人。他这个人一生不知公平廉耻为何物，凡是有所图谋，所施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真是个卑鄙的小人。但他一身软硬功夫，却委实高明之至，十年前武森中两度有各派聚会，决定派出许多高手，合力要诛除这个武林败类的第一号人物。但他以一身功夫，以及各种下流手段，逃过这两次大难。可知他的武功机智均属当世之选。这勾魂浪蝶香如海自从第二次劫难过后，也就稍为敛迹，故此各派便没有第三次派人联合诛杀之举……这些人包括鬼医向公度，没有一个不是鬼见神愁之辈，你就算有心助我，又中何用？”

皇甫维笑一声，道：“这些人我倒不怕，我最怕的却是一个你还未提及的人。”

“是哪一个？”她立刻问：“可是坐在房间角落里那个蒙面灰衣人？”

皇甫维不答是与不是，反而问道：“那人为何能引起你的注意？他是谁？”

“我也不晓得他是谁，我们从鬼医向公度口中，从来发掘不出一点关于此人的来历。向公度对这个蒙面灰衣人的来历一直保持最高度的秘密，可是这一来反而使我们放了心……”

“怎么说？你们不知此人底细，应该更加警惕防备才是，为何反而放心？”

“道理很简单。”杜筠说：“我们想来想去，天下没有什么人需要在我们面前保持如此秘密的身份，因此断定这人必是鬼医向公度故作神秘之举，他的用意不外是要我们对多所忌惮，分散了注意力……”

“啊，这一说当真有理，是哪一个断定的？抑是神算公子屠元庭？”

她微笑道：“我说，你当真是害怕那蒙面人么？”皇甫维简洁地道：“不是，我怕的是你！”

他打个哈哈，又接着道：“我不是开玩笑，事实上我先就过不了你们这

一关，参与夺药之事，根本无从说起。对了，屠元庭何故忽然暴毙？你好像不大悲伤呢？”

她突然冷笑一声，道：“你最好少问一点，对你反而有点好处……”皇甫维也冷笑道：“我与你无冤无仇，甚至肯把璇玑玉盒交给你，难道你会取我性命？”

杜筠沉默了一下，冷声道：“那也说不定，若然你敢暗中把璇玑玉盒内所装的药物取了出来，妄想藉此威胁我放你出来，那是做梦，你试试看我会不会取你性命？”

皇甫维大声道：“且慢，我一直都没有开过那玉盒，谁知道盒内有没有药物？”

杜筠道：“我能不能相信你的话，现下还很难说，到时若果盒内空无一物，哼，哼，那就要瞧瞧你自己的话是真是假才可以决定你的生死。”

皇甫维突然道：“算了，对于我个人之事，我自己倒不大放在心上。我只想知道当日鬼医向公度既然公开告诉你们那么宝鼎丹炼成之后，只有三粒，你们可曾决定如何分配？”

杜筠诧异道：“你真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皇甫维道：“你不相信也没相干！”她道：“以后再看吧……当时经鬼医向公度分别向大家征询意见，所有的人都赞成用抽签之法，只等灵丹炼好，便即举行。落空之人，包括炼药的鬼医向公度自己，决不得有任何怨言……”

皇甫维道：“这办法很公平，你为何要毁约？”

“谁说我要毁约的？又是我自己告诉你的么？”她发出一阵讥讽的笑声，揶揄那石室内的青年人。

皇甫维道：“当然啦，我根本不认识别人，除了你告诉我之外，谁会提及此事……”

辣水仙杜筠暗暗咬牙，恨声道：“你说说看，我不信我的话偏就有这么多毛病让你挑剔出来！”

皇甫维道：“简单得很，屠元庭忽然暴毙与及你隐瞒掩匿武潘安余肪的死讯，表面上可以请人代替抽签，但事实上却是准备作为推翻抽签之约的口实！”

辣水仙杜筠冷冷道：“一点不错，我不妨把内幕都告诉你，关于抽签之举，已议定由妙手巧匠耿青负责制签，由勾魂浪蝶香如海主持。这两个人都信不过，耿青号称妙手巧匠，必能在签上弄上手脚，那勾魂浪蝶香如海卑鄙成性，抽签之际必有各种诡计，因此实质上大家议定的‘抽签’根本就不会公平，别忙……你一定想问大家既知这两人必会作弊，何以又肯让他们分任这两件差事？我坦白告诉你，那就是大家都准备万一抽空之后，可以有藉口反悔，故此都毫无异议，你懂了没有？”

“原来如此，这样说来，早在五年前大家答应合力去分头找寻各种药物之时，便早已存心不良，各怀鬼胎的了？这样大家又何必答应这种尔虞我诈的合作？”

“自然是事非得已，那些药物各有特性，出产之处天南地北，非有这么多武功绝佳而又谙晓药物的人合力找寻不可。若以两三个人之力，恐怕一生一世也无法把药物弄全，更别说短短五年的时间了。其次在炼药之际，除了鬼医向公度三昼夜均主持全局之外，还须四人共同以本身功力，助那炉火之功……”

杜筠突然住口不说，随手把门上的洞口关闭起来，回身匆匆出去。一会儿工夫，她已处身在一间宽敞高大的房间内。

第四章 鬼医

在内间唯一的家俱只是七八张高脚靠背椅，散布在房间各处，这时都几乎有人占坐。

辣水仙杜筠纤手扶着内间门框，等到众人目光都向她集中之后，才朗声道：“金、邵、易三位不必进来，请在外面等候……”外面传来三个人的应声。她这才望了大家一眼，道：“诸位今日光临，适因敝表兄新遭不幸，因此招待不周，简慢之处，尚请各位原谅……”

众人都不作声，似是等她继续说下去。杜筠锋利的眼光在房中众人面上扫一圈之后，突然提高声音，道：“小妹先请教在座诸位，对敝表兄忽然亡故之事，可有什么猜测没有？”

房中一共七个人，全都默然不语，过一阵，铁骑大将蒲坚沉声道：“杜姑娘话中之意，相信大家都能意会，但如若杜姑娘已发现什么线索，何妨先说出来，让大家揣摩揣摩。”

鬼医向公度突然起立，缓缓道：“令兄昨日通知大家于今晨在此处聚集，但想不到‘天龙须’至今尚未赐交与我，目下突然发生变故，恐怕炼药之法已不能举行了！”

他这番话的用意十分明显，不啻为自己洗脱谋杀神算公子屠元庭的罪嫌。只因在座之人如要谋杀屠元庭，其动机不外减少分取宝鼎丹的人数。而鬼医向公度乃是主持炼药全局的人，既然那屠元庭负责的药物未曾交出，自然就不会先向他下手，以致无法炼丹。

辣水仙杜筠为之一怔，道：“向兄说得不错，你固然得知药物尚未收齐，但别的人却不知药物是否已完全交给向兄，自然也是会提前下手……”

杜筠接着沉思片刻，道：“目下暂且不提敝表兄不幸这事，关于五年之期，小妹曾听敝表兄说过，而且他最近方始求取到手的‘天龙须’也在小妹之处。如今小妹当着诸位请问一句，若小妹将天龙须交给向兄，是否可以代替敝表兄原来的位置？”

房中诸人谁都不能作主，因此无人说话。杜筠默察形势，又接着道：“还有那武潘安余航负责的药物，也在小妹手中。相信在座诸位全都知道，假如那宝鼎丹缺了余航的‘仙人丝’的话，便要减却一半灵效，只能炼成三粒续命神丹，那时这三粒神丹虽然有起死人活白骨的灵效，大概诸位都不会感兴趣。”

她说了这番话之后，房间中人人动容，互相顾视。鬼医向公度呐呐道：“这样说来，杜姑娘当真已深知宝鼎丹的秘密了？”

杜筠面色陡然一沉，其寒如水，道：“向兄的话似乎含有深意，屠元庭虽是我表兄，但情如骨肉，难道我就不能知情？”

勾魂浪蝶香如海干笑一声道：“杜姑娘这回说错了，你与令表兄的感情是一件事，但屠元庭和我们当日所立下的誓言又是另一回事。”

铁骑大将蒲坚与屠元庭交情不错，这时见杜筠理屈落在下风，立刻大声道：“咱们往昔虽有誓言，但今日之局非有杜姑娘不可，诸位务必三思……”他此言一出，果然镇住全屋诸人，谁也不敢再计较“誓言”之事。否则杜筠拂袖而去，那宝鼎丹纵有夺天地造化之功，但既然炼不成，五年心血岂不是完全白费？

鬼医向公度道：“假如没有人反对，杜姑娘理该算上一份。”众人还未表示意见，杜筠已插口道：“不行，我算两份，余舫的一份自应归我。”她眼珠微转，又接着道：“刚才说到五年前立下誓言一事，小妹这里有样东西，请诸位过目，或许可释各位心中的不满……”她从袖中取出一个厚厚的皮纸封套，走过去交给铁骑大将蒲坚。蒲坚当众把封套内的白笺取了出来。一共是三张，都写满了字迹。蒲坚迅速看过一遍，便交给旁边的妙手巧匠耿表并请他看后传与别人阅看。不一会众人都看完之后，便由辣水仙杜筠收回。

蒲坚首先道：“我们五年前的誓言是：炼药之事及其内容，虽亲如父母妻子，亦不得泄漏。但屠兄为人谨慎，早就防备有人暗算，因此将此事始末详细记下，并且严瞩屠夫人于他去世之后，即交与杜姑娘。这样说来，屠兄并无违背誓言之事，诸位以为如何？”这番话众人均无异议，耿青道：“杜姑娘算上一份，十分应该，可是如要强把武潘安余兄的一份也算上，似乎不大公平。在下今日不愿请问姑娘如何得到余舫的‘仙人丝’，乃是顾全大局着想……”

杜筠冷冷一笑，并不作声，双目却在众人面上溜来溜去。她从那些人面上都看明白他们的心理，但对于坐在角落时的蒙面人却感到莫测高深。

勾魂浪蝶香如海道：“在下却以为赶快炼药要紧，杜姑娘既然可以代替屠元庭，由此类推，自然也可得到余舫的一份，诸位以为是也不是？”

屋角那蒙面人突然哑声道：“请问杜姑娘，那余舫如今在什么地方？”他是故意压哑嗓子，不让别人听出他原来的口音。杜筠微微一笑道：“就像兄台你的庐山面目一样，小妹都不晓得。”

鬼医向公度起立道：“诸位如无异议，那就这样决定，杜姑娘请把天龙须及仙人丝赐交在下……”杜筠衣袖一扬，飞出黑白两道光华，直扑鬼医向公度。向公度举掌接住却是一个黑色丝囊和一个白玉盒。

蒲坚宏声道：“那是余舫随身至宝璇玑玉盒，再也不会假的……”妙手巧匠耿青泛起满腔毒恨之意，但面上却不动声色。

鬼医向公度当着大家，缓缓揭开玉盒，这时辣水仙杜筠却悄悄退了大半步，身躯完全在内间房间之外，纤手扶着门框，神色十分紧张地瞪视那璇玑玉盒。

那璇玑玉盒打开之后，只见盒内装着一团比人发还要细小的五彩细丝，怪不得摇动玉盒之际，盒内宛如无物。鬼医向公度仔细地验看了一阵，仰首长叹一口气道：“当真是为百年罕见的天地至宝。余舫他居然取得此宝，不知付出什么代价？”

屋角里的蒙面人哑声道：“向兄这话怎说？？”

向公度答道：“此丝乃属天材地宝之一，必须地肺罡煞之气与高空乾清之气相会之地，历经千万载以后，方始凝聚而成。中原之内是否有这等地方，我可不知道，但当我与余兄谈及这等地方的特征时，余兄却说他知道有这么一处地方，因此他负责求取这‘仙人丝’。不过大凡是灵药至宝之类，求取时必有劫难，我仅仅知道那凝聚仙人丝的地方，同时会生出一种恶虫，能令人皮肤溃烂，一旦溃烂之后，如果不让那种恶虫继续吮吸脓血，简直比死还要难过。我当时警告过余兄，今日因无法见到他，便也无法知道经过详情。不过余兄既然不能亲自光临，恐怕与此事有关也未可知……”

众人听了都感到毛骨悚然，心中难受得想呕。妙手巧匠耿青突然疾跃过来，手掌提处，一股掌力向鬼医向公度迎面击去，这一下突如其来，众人无

不为之一怔。

鬼医向公度一手托着玉盒，一手拿着乌丝囊，无法招架，只好使个身法，斜闪开去。口中同时大喝道：“耿兄你想干什么？”

耿青面色如铁，掌发连环，但听呼呼两声，潜力暗劲继续向鬼医向公度追击而去。

那妙手巧匠耿青领袖豫晋一带黑道人物多年，威名甚着，手底功夫既毒且辣。鬼医向公度就算全力相拼，也未必招架得住。何况一味闪避？

众人惊骇交集中都站了起来，个个准备出手援助鬼医向公度。忽见那妙手巧匠耿青突然变化掌势，出其不意向勾魂浪蝶香如海劈去。

勾魂浪蝶香如海心中虽是惊骇不已，但面上仍然含着笑容，一面出掌相迎，一面道：“耿兄为何与小弟开起玩笑来？”说话之际，双方掌力已经碰上，“砰”地一声，两人各个震退两步。

房中的人无不看出两人的功力深厚已极，正在忖思心事之际，耿青铁青着脸孔，口中喝声“不得了”，疾然转身向屋角扑去，一招“排山运掌”，登时劲飚迸发，毕直击向屋角的蒙面人。

那蒙面人鼻孔中冷冷哼一声，等到对方掌力已压到身上，这时才突然劈出一掌。

双方掌势一接，那大名鼎鼎的妙手巧匠耿青身躯猛震，蹬蹬蹬一连退了六步之多。屋中诸人无不凛然变色，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那蒙面人身上。原因是一来那蒙面人掌力强得出奇，居然在举手之间把耿青震退六步之远，此事确实可以震骇武林。二来那蒙面人的一掌虽然威力极大，但谁也看不出是什么家数，更加是骇人听闻之事。

耿青退了六步后拿桩站稳，奇怪的是他竟不瞧那蒙面人一眼，那对眼珠一味骨碌碌地直向房顶四处移动。

众人都是武林中知名之士，一忽儿便发现了耿青的异状，个个都跟着他的眼光向房间上空瞧着。

鬼医向公度道：“耿兄你突然出手，究竟有什么用意？”妙手巧匠耿青双目一直在房间上空盘旋不定，口中应道：“你们都没有瞧见那东西么？”话声透出紧张认真的味，显然不是和大家开玩笑。

这时大家都发现他的目光，敢情乃是跟着一个苍蝇转来转去，个个都想不透其中道理，只因苍蝇随地皆有，最是平常不过，他为何这等大惊上怪，谁也想不通。

鬼医向公度突然重重地啊一声，收起玉盒丝囊，腾出双手。

众人都感觉出他这一声“啊”里面蕴含着极度惊骇这意，无不惊异交集，转眼瞧他。鬼医向公度此时双目也像妙手巧匠耿青一样，仰视着房顶，满面惊凛慎重之色，一似遇上什么强敌！

在房间上空盘旋的那只苍蝇突然向蒙面人身上降落，蒙面人大袖一挥，发出一股极为劲强的潜力。那苍蝇在空气中连打几个筋斗，嗡一声又飞上上空。

蒙面人沉声道：“请问耿兄，这只苍蝇是不是有极为可怕之处？”

此言一出，房中众人都移目仰视那只苍蝇，但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出奇之处！

妙手巧匠耿青迟疑了一下，道：“在下不过突然觉得可疑，是不是如我猜想，尚未可知。”

铁骑大将蒲坚接口道：“耿兄心中有何疑惑，何妨说出来听听。”耿青道：“说出来也许会被诸位笑我多心，不过蒲兄既然开口，兄弟只好说了出来……”他略为停顿一下，接着道：“适才兄弟刚好听到向兄说及一种毒虫，落在人体之上，能令皮肤溃烂，以后非有这种毒虫继续吮吸脓血不可！其时突然出现了这只苍蝇，恰是要往向兄头部落下，兄弟一时心急，便出掌拍击。”

鬼医向公度双目随着那只苍蝇转来转去，口中道：“诸位切切小心，耿兄所疑大大有理。”

勾魂浪蝶香如海眉头一皱，道：“看这苍蝇的外形，倒是与日常所见的并无分别……”江南孤客吕东青接声道：“不错，身上的确找不出特别之处。”

鬼医向公度慎重地道：“请问杜姑娘这个房间里面可是时常有蚊虫侵入？”

辣水仙杜筠怔一下道：“向兄这话果真有点道理，小妹平常虽然不大注意，但本宅内一向少有蚊虫之类扰人。”

蒙面人突然跃上半空，一袖向那苍蝇拂去，但听劲风呼啸之声大作，声势惊人。谁知那苍蝇“营”的一声，寻缝钻隙，居然反从蒙面人头顶飞过。

众人方自怔凛之际，只见蒙面人提住一口气，身形在空中滴溜溜转过来，又是一袖拂去。

这一手功夫看得房中诸人个个都思潮起伏，不约而同都把他当作最硬的敌人。

这时那只苍蝇倏忽间已在大胖子头上转个圈，“营”的一声又飞入椅下。那大胖子庞大的身躯倏然拔起数尺，一脚踏向椅上，“砰”地大响一声，椅子已四分五裂！

碎木飞溅中，“营”的一声，那苍蝇又飞到另一张椅底，椅旁的人正是勾魂浪蝶香如海。他口中微嘿一声，功行右掌疾然拍在椅上。那张红木椅砰一声炸为数块碎木。

辣水仙杜筠尖叫道：“它停在你的袖子上！”

勾魂浪蝶香如海大惊失色，双袖乱抖乱拂。谁知辣手仙杜筠乃是指着他旁边的铁骑大将蒲坚。那蒲坚面上微微作色，但动也不动，突然间从衣袖内圈指一弹。那苍蝇灵警异常，早一步振翅飞起，吃他指力一冲，宛如金丸离弦，劲射向对面的江南孤客吕东青。

吕东青聚精会神，挥掌劈去，那苍蝇吃他掌力卷住，直向蒙面人射去。

蒙面人大袖一挥，发出一道无形劲力，那只苍蝇至半途已被击歪了方向，斜向妙手巧匠耿青射去。耿青掌上蓄势，一直等到苍蝇已近至身前三尺以内，这才力劈出去。

那只苍蝇撞在门边的石墙上，跌落地面。杜筠离得最近，却不敢过去瞧瞧那苍蝇是生是死！

鬼医向公度大声道：“哪一位用暗器把它再打一下，那就可以放心了。”

房中众人都不答话，更没有人取出暗器，须知这些武林高手之中好几个人身上都有独门暗器，甚至发话的鬼医向公度也有暗器在身。但这苍蝇身上的毒力众人闻所未闻，如果用暗器把它击死，那时这件暗器谁敢收回，岂不是要白白损失了？他们用的都是独门巧制之物，平日极为宝贵，故此一想到这一点，人人都诈作没有听见。

就在众人缓得一缓之际，那只苍蝇“营”一声又飞起来。这一回飞行绝速，在房间中倏上倏下，忽东忽西。转眼间房中拳掌之风大作，个个出手对

住自己面前和头顶，辣水仙杜筠虽然特别惊惧，但目下已是生死关头，只好紧咬银牙，随众出手。

房间当中飞来飞去的苍蝇，突然找到空隙，“营”一声直向房门迅疾飞去。

房中众人念头尚未来得及转动之际，陡见红光耀目，竟是一个红衣女郎俏生生站在房门口。

红衣女眼光如电，锐利异常，刚一现身，已看清楚房中诸人的奇怪模样。

这一瞬间那只苍蝇已飞离红衣女面前不及四尺，眨眼便自撞上。红衣女感到这些人个个目光有异，姿势古怪。加之房内激荡着一股潜劲，已压上她身上。

红衣女响亮地笑一声，朱袖一扬，众人还不觉得怎样，但那只苍蝇却宛如撞在一堵无形的墙壁上，空自振翅乱扑，营营连声，却无法再向前进。

她立时发觉众人的目光都凝注在那苍蝇上，虽然不明其故，但本能上总是讨厌蚊蝇之类，朱袖再次一扬。房中仍然丝毫不感到异状，但那只苍蝇却突然翻个身，悄无声息地掉在地上。

她这一手是什么功夫不得而知，可是众人都领教过这只苍蝇的难缠，而在那红衣女仅仅拂袖之间，便将之击落地上，威力可想而知，不由得都相顾失色。

红衣女又响亮地大笑一声，道：“你们干什么都露出这副形状呢？”

她随意一问，却把众人都说得面红耳赤，忙忙各自收回掌势。幸而房中的人俱是武林中同级的人物，就算传扬出江湖，变作谈话笑料，却也有多人陪着，所以众人心中都暗暗觉得尚可安慰。

房门外的金旭、邵一峰和易恒三人排成一字，拦在红衣女身前。金旭沉声喝道：“姑娘何故擅闯本宅？”

红衣女理也不理，目光在房中一扫，在蒙面人面上停了一下，微微一笑。随即移开眼光，凝定在辣水仙杜筠面上。

杜筠本来也是江湖上有名有姓的辣手人物，胆识俱全。可是此刻在那红衣女凝视之下，无端端觉得心胆微寒。自己也不知为的是什么缘故！

红衣女瞧了杜筠一阵，道：“皇甫维为何不在此房之内？”这一问甚是突然，杜筠此时答不上来。不过其余的人却都松了一口气，只因这红衣女武功虽然已达到超凡入圣的地步，但这次突然现身，却是冲着杜筠而来，大家便不须顾虑戒备。

金旭在外面接口道：“姑娘如果再不答金某的话……”红衣女重重哼一声，接口道：“我不答你就怎样？”

邵一峰道：“教训你一顿，以免得你日后更加目中无人。”

红衣女大笑道：“想不到这儿还有人敢教训我，你呢？”她举起纤指，遥遥指一下那蒙面人。

蒙面人与她相距少说也有两丈之遥，这时突然大袖一拂，发出劲烈的风声，一看而知他这一袖乃是封住身前的空间。

众人心底登时又为之大大震动，须知这蒙面人的武功，在房中诸人内已算得上是每位高手，以他的造诣尚且这等谨慎小心，袖上还须发出全力来封挡她遥遥点来的一指，由此推想，这个红衣女的厉害，当真远超于众人想像之上。

红衣女一如豪迈丈夫，爽朗一笑，道：“我不会暗算你，但你别打算逃

跑……”她一转身走出外面。

众人都想出去瞧瞧那红衣女如何对付金旭等三人，可是刚一步举步，辣水仙杜筠已拦在门口，大家见她满面杀气，柳眉倒竖，都知道她不想外人见金旭等人落败时的狼狈样子，谁也不好意思硬闯出去，于是都收住脚步。

辣水仙杜筠向蒙面人招一招手，蒙面人走过去，杜筠低声道：“我们联手能不能赢她？”蒙面人想了一下，摇一摇头。杜筠失色道：“她这等厉害么？她是谁？你又是谁？”

蒙面人沉声道：“她不见得能赢我，但我不愿动手，你问我她是谁，我也想知道她是谁……”他歇一下，又继续道：“至于我是什么人，姑娘不必介怀……啊，不好了，金旭兄等三人都吃了亏啦！”

房内众人也听到金旭等三人传来闷哼之声，一似硬碰硬较量掌力时吃了大亏一般。红影一闪，那红衣女已回到外间房内，面上含着俏丽的笑容，朗声道：“我是看在皇甫维的份上，稍留情面，不然的话，哼，哼，你们这座屋子里就别想有人能活着出去！”

内间房内突然传出数人冷笑之声，显然红衣女的话把这批武林高手都得罪了。

杜筠怕她说出更难听的话，以致一场大战，不可遏止，连忙道：“姑娘和皇甫维兄是什么关系，你贵姓大名？可许见示？”

红衣女响亮地道：“我姓舒名倩，外号绛衣仙子……”她的话声微顿，转眼瞧着蒙面人，又道：“谁像他那样藏头露尾的，简直不像是个男人！”蒙面人一点不动肝火，徐徐道：“舒仙子务须原谅我有隐衷，我对舒仙子的武功，向来极为佩服。”

绛衣仙子舒倩道：“讲到武功，佩服的人可多啦，我岂在乎你佩服不佩服……”话虽如此，但从她面上的神色看来，却可瞧出相当高兴。她跟着又向辣水仙杜筠道：“皇甫维说过今日辰时来此，怎的不见？我劝你老实点说出来。”

杜筠念头一转，忽然极为悔恨早先没让众人 and 这红衣女冲突起来，目下还不知金旭他们三人情形如何，实在不大敢惹这神秘的红衣女，她想了一阵，道：“舒姑娘进来之时，又没经过通报，他在不在这里，你自家一目了然，难道你疑心我把他藏起来不成？”

绛衣仙子舒倩一听这道理果真不错，一时想不起怎样说才好。铁骑大将蒲坚因与屠家交情较深，这时忍耐不住，问道：“皇甫维是什么人？”杜筠道：“小妹确实不知他的来历……”绛衣仙子舒倩大笑道：“你如不知他的底细，为何会到旅店房间找他？”她扫警众人一眼，又道：“诸位以为我说得可对？”

房中众人自然都不肯表示意见，绛衣仙子舒倩怫然大怒，厉声道：“你们都是又聋又哑的人么？怎的都不说话？”

缓缓环视众人一眼，面上除了怒容之外，另外加上几分森杀之气。那蒙面人突然道：“舒姑娘是最近出世的三公的什么人？”他的话声甚为沙哑，显然故意变了口音。

但他的的话不啻是万里大海中陡然发生的大风暴，房中一共八人，除了蒙面人的表情看不见之外，其余七人虽然均是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这时却全部变颜动色，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红衣女面上。

辣水仙杜筠喃喃道：“不错，除了一皇三公的绝艺，谁能接得住这位蒙

面兄台的掌力？”她歇了一下，又道：“舒姑娘，你到底是不是？”

绛衣仙子舒倩的面色由愤怒森杀一变而为鄙夷不屑，看了众人一眼，仰天大笑道：“怎的你们一提起昔年的一皇三公，就骇成这副样子？我今日算是看穿你们的真面目了，哈……哈……”

她恣意大笑一阵，然后又道：“目下不论我说是或不是三公之人，你们决不敢再与我动手，对不对？”

房中无人做声，须知这班人均是久走江湖之辈，目下反正人多，既然别的人都不说话，已有藉口推诿，因此谁也不肯涉冒这个风险。

舒倩得不到众人回答，便又仰天大笑，道：“这样说来，天下还有谁能与一皇三公为敌呢？”

江南孤客吕东青应声道：“天地间有的是奇人异士，在下固然庸碌无能，不足与一皇三公抗衡，但也许已有后起之秀可以抑阻一皇三公的气焰。”

绛衣仙子舒倩道：“说得好，你总算有点男人骨气。不过以我所知，从昔日以至现在，好像还未有人敢与一皇三公作对……”

江南孤客吕东青豪气大发，纵声笑道：“舒姑娘说错了，今日虽然尚未有人出来与三公争锋斗胜，但昔年一皇三公全盛时代，武林之中却有一位人物凛然独存，一皇三公都不敢冒犯于她……这位人物是谁，舒姑娘必定知之甚详，在下毋庸再说。”

绛衣仙子舒倩面上露出十分惊讶之色，望着吕东青。

房中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已经松弛下来，大家都对这个武功绝高的红衣女的来历极感兴趣。那勾魂浪蝶香如海奸笑一声，道：“舒姑娘何妨老实承认并不知道那人是谁……”

绛衣仙子舒倩凝望他上眼，道：“看你的神情和口气，就可知道你是个坏蛋之流，你若是识得进退，最好少插嘴打岔！”

那勾魂浪蝶香如海成名多年，被她如此当面羞辱，岂能不怒？但他一生奸狡卑鄙，先不发作。

江南孤客吕东青脱口道：“那人就是一代留芳，万众景仰的心池圣女

他突然煞住话头，淡淡一笑，又接着道：“她的名字在下不敢提及，以免亵渎圣女。请问姑娘心中所想是不是这一位？”

绛衣仙子舒倩怔一下，道：“不对，我想错了！不过你是否敢确定那心池圣女当真不怕三公？”

胖霸王邢勇突然道：“她老人家何止强于三公，连那纵横天下的一皇，最后也服服贴贴……”江南孤客吕东青突然接口道：“邢兄最好少提昔年之事，我等提及她老人家，已经觉得亵渎，于心不安。”

房中竟没有一个人反对他的意见，红衣女疑惑地看看他们，隔了一阵，点头道：“照这种情形看来，那位心池圣女果然被天下之人敬仰。她如今隐居何处？可有人知道么？”

大家都默然不答，过了一会儿，蒙面人忽然道：“舒姑娘问也是白费唇舌，别设在座不会有人知道，就算你走遍天涯，也问不出她的下落。退一步说，纵或我们之中有人知道圣女下落，也决不会奉告。”

绛衣仙子舒倩道：“我相信你的话……”她转眼望着辣水仙杜筠，又道：“你说过皇甫维不在此地，那就算了，不过如果我查出他在此处的话，哼，哼，这屠府之内的人可别想活得过三日。”

辣水仙杜筠一时答不出话，只见她转身走出去，陡然想到一个法子可以

试一试她真正的功力。更不怠慢，纤手扬处，长长的衣袖拌直向红衣女拂去，袖影中五指如钩，疾抓她臂脉要穴。口中叫道：“姑娘且慢，我还有话要请教……”她出手神速异常，红衣女一只脚刚刚跨过门槛，侧边一袖一掌已同时袭到。

她朗声一笑，随手推去，杜筠的素袖和手掌有如碰上一堵无形墙壁之上，登时震退两步。红影一闪，她已施展身法，穿出外间房门之外。蒙面人大袖一展，迅如风雷般跟踪追了过去。

鬼医向公度、妙手巧匠耿青、铁骑大将蒲坚等人怔了一下，旋即一齐涌出房外。他们只慢了一步，却已瞧不见那绛衣仙子舒倩和蒙面人的踪迹。不过院子里还有人影，却是追魂爪金旭、邵一峰、易恒等三人，他们都一言不发，立站在院墙边，好像俱被那红衣女震伤，兀自在运气调息，自疗伤势！

众人见了金旭三人的情形，不觉心中大骇，心想那绛衣仙子舒倩和金旭等交手的时间极为短促，最多不过十招八招，但居然令这三个名震一方的高手尽行重伤，这种武功简直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辣水仙杜筠走到金旭等三人跟前，仔细观察一下，确定了他们不说话之故，乃是当真在运功自疗，并非被红衣女点住穴道，这才能放心地吁口气，回头向众人道：“诸位请回房去继续商讨炼药之事如何？”

众人见已失去那红衣女和蒙面人踪迹，只好默默回到房间。片刻之后辣水仙杜筠和蒙面人一齐入来，杜筠首先道：“这位蒙面兄说因追出去时被金总管等三位的情形耽搁了一下，等到看上一眼，知道无事后再追上去，已迟了一步，眨眼间已失去绛衣仙子的踪迹，所以立刻就回来。”

蒙面人点点头，哑声道：“以在座各位的法眼，自然也看得出金总管等三位所受之伤，出于三公所擅的独门气功……”他顿了一下，又接着道：“说到一皇以下的三公，他们的武功也是强绝一世，不过各人都有一定的路子，所以他们的成就比起‘一皇’便不可同日而语！诸位也知道三公久以日月星三字为号，事实上他们正因武功的路子而起的名号。日公舒涛的武功刚猛无俦，为人也是性如烈火，刚暴无比。月公佟雷走的是阴柔路子，为人沉默寡言，这位杀星的脾气阴沉古怪，动手之时往往可以和对手缠战上三数百招，可是所有的对手从来没有一个生还。最后一个是星公冷央，这一位为人权诈善变，强记博闻，天下之事无有不知。说话时快速异常，寻常人说一句话的时间，他可以说了七八句之多，字字清楚无比，至于他的武功也是以快速博杂见长，一出手就是七八招之多。”香如海问道：“请问蒙面兄，那三公是否也像一皇那样赢遍天下武林？”

这一问正合众人心意，因此个个都轻轻点头表示赞同。蒙面人道：“这一点很难作肯定答复，因为日月星三公从来是焦不离孟，甚至在其名倾宇内之后，凡是出手，仍然多半联手齐上。听说他们的联手三招，天下无敌，从来没有用足三招。不过以兄弟想来，他们的武功虽然高强，但既是有路了拘限，再厉害也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如果三人拆开，天下武林中总有人能与他们抗衡……”

刚才那位绛衣仙子舒倩不但为人性情酷似日公舒涛，以她出手时所露的鳞爪，也是走的刚猛的路子。金总管等三位想是出其不意，吃她突然发挥独门气功的威力，因此都震动真气，略负内伤。不过碰上这一路还好，若是碰上月公阴柔的一路，除非不输则已，一旦受伤便非死不可，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铁骑大将蒲坚道：“那么她一定是三公的传人了？”妙手巧匠耿青道：“照蒙面兄的话推想，她不但一定是三公传人，甚且可以测知她属于日公舒涛一脉。若然不是巧合，她可能就是日公舒涛之女呢？”

鬼医向公度道：“很有可能，她刚好也姓舒。”

蒙面人转眼望着辣水仙杜筠，道：“杜姑娘的璇玑玉盒可是从皇甫维手中取得？”

杜筠被他问得一怔，想了一下，道：“不错，他自愿将此盒给我……”

妙手巧匠耿青接口道：“那皇甫维日前在许州由兄弟一个手下弟子陪同北来，这事杜姑娘想必知道，兄弟并非争论璇玑玉盒的权利谁属，只想知道那个弟子的下落而已……”

杜筠微微一笑，道：“这个恕小妹无以奉答，皇甫维他昨日自行来见先表兄，据他说是有事在身，不能留此，同时又怕耿兄等发生误会，惹起事端，所以将此盒送给小妹……”

蒙面人突然道：“这样说来，杜姑娘当真不知皇甫维的来历了？”杜筠立刻道：“小妹真的不知道。”

众人都不做声，等他再说下去。隔了一阵，蒙面人又道：“可是绛衣仙子舒倩对他大有维护之意，这一点又可证明他多半是一皇三公之人……”

杜筠面上微微变色，道：“会不会一皇三公探知我等炼药之举，故意先让我们炼药，然后……”

她的话还未说完，铁骑大将蒲坚陡然跳起来，大声道：“有理有理，试想屠元庭兄这次忽然惨遭不幸，情形何等奇怪？兄弟深信屠兄定然是死在一皇三公等人手下无疑……”这话出，房中众人无不凛然色变。只有蒙面人忽地仰首寻思，过了一阵，他哑声道：“难说得很，假如是一皇三公下的毒手，今日绛衣仙子舒倩便不该正面现身。但不管怎样，目下先炼药要紧。”

辣水仙杜筠自知形势已非昔比，首先道：“蒙面兄说得对，目下炼药要紧，小妹也不再耽搁大家的时间，等灵药炼成之后，就承继先表兄的一份权利。”

房中众人均无异议，于是鬼医向公度把众人所寻来的各种药物取来，放在一个丝囊之内，然后道：“这个房间乃是屠兄特地为炼药而建造，他一定把其余需用之物也准备好，杜姑娘是否知道放在何处？”

杜筠道：“请各位等候一会，小妹这就把需用之物取来……”她出去之时，顺便请铁骑大将蒲坚及胖霸王邢勇一道去帮忙。不久工夫，那蒲、邢两人合力抬了一口巨形的铜鼎进来，杜筠则捧着四个颜色黝黑的蒲团进来。那古铜鼎高与人齐，巨大异常，看来哪怕没有千余斤之重，无怪要蒲坚及邢勇两人帮忙抬来。

鬼医向公度指挥着把铜鼎放置在房间中央，四个蒲团三个摆在各一只鼎脚旁边，一个放置在鼎底。

他向众人道：“这宝鼎神丹因有夺天地造化之功，因此炼时极不容易，不但各种药料难求，就算人选和这具巨大的古铜鼎，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缺一不可。此次纯以我等本身修积所得的三昧真火炼药，除了兄弟须在鼎底一直坐至功行圆满方能起身之外，还须另有三位用力相助，但诸位却可以轮流休息。”

辣水仙杜筠道：“筵席已摆好在外间，请各位入席饱餐之后，即行动手炼药。”

众人都走出外间，分别入席。

午时过后，每隔两个时辰，便有一人入替，到蒙面人出来之时，已是半夜子时。蒙面人显得甚为疲乏，走出外间，便在准备好的床上躺下。

这时外间只有杜筠一个有，她道：“蒙面兄觉得很吃力么？”蒙面人点点头，杜筠又道：“你歇过来之后，假如听到外面有什么可疑的动静，务请你出来一顾，耿兄和蒲兄都在外面严密戒备。”

蒙面人点点头，默然闭目休息。杜筠暗暗诡笑一下，便出去了。蒙面人歇息一阵，已觉恢复大半，正想睡上个把时辰，突然间想起一事，大大一惊，两眼怎样也闭不拢。原来他忽然想到自己功力深湛，炼药之举虽是极耗元气，但只有短短六个时辰，按理说不该觉得如此之疲倦。唯一的解释便是突然间功力减退，一如常人因衰老而使体力减弱。可是他自知这些年一身功夫日有进境，怎会忽然间有此可怕的现常？

他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一道理。不知不觉已过了两个时辰，突然又发觉耿青、蒲坚两人都未回来，不禁又大为惊讶！

这时内间里传来喘气之声，蒙面人不须过去掀帘观看，已知这喘气必是六个时辰前最先进去替换铁骑大将蒲坚的江南孤客吕东青。那吕东青功力逊于蒙面人甚多，而蒙面人于支持了六个时辰以后，尚且感到这等疲倦，吕东青的情形更是不问可知。

蒙面人暗想这次炼药的过程中如若火候不够，则功败垂成，万万大意不得，便不假思索迅速走入内间，把江南孤客吕东青替换下来。

内间中围着巨鼎而坐的三人神情间都显出疲乏，只有端坐巨鼎腹下的鬼医向公度，虽然时间最长，可是反而一点都不显出疲累之容。

江南孤客吕东青抱了六个时辰的鼎脚，功气大耗。出到外间，喘气不已。

过了一阵，一个人疾纵入来，正是妙手巧匠耿青。他一脸紧张之色，也不管吕东青正在调元运气，伸手拉他一把，道：“吕兄可见到杜姑娘么？”

吕东青见他神情不对，忙道：“没有，可是发生意外之事？”耿青道：“正是这样，蒲坚兄当真还未回返，对么？”吕东青又点点头，耿青不等他追问，已接着道：“真糟透了，四个时辰以前兄弟由香如海兄换下来，出到外间，已不见蒲兄踪迹。杜姑娘匆匆进来告诉兄弟说，蒲兄刚刚因瞧见一个人，形迹可疑，虽在光天化日之下，仍然施展轻功，超屋越户。看那厮的样子好像来偷窥我们炼药之事。因此他匆匆对杜姑娘说几句话之后，便匆匆追去。杜姑娘对我说，因恐蒲兄有失，所以已派金总管等人分三路追去，眼下只剩下南面的一路没有人查看。兄弟当时便不管身上疲乏，即速向南路追上去，刚刚出了巷子不远，突然见到一个汉子迅速闪入门内。”

江南孤客吕东青听出兴趣，竟忘掉疲倦之事，插口问道：“耿兄见到这种情形，一定诈作不知，等到走近那门户时，突然闯进去瞧一瞧那人是谁……”

“吕兄说得不错，兄弟正是这样做，可是闯入门内之后，只见竟是座厅堂，内中僻静无人，厅堂左右两边都另有门户。兄弟留心一听，发觉右边的房中传出可疑的声响。当下疾闯进去，一进了门内，便已发现不妥，原来那处是个小房间，内中空无一物，连把椅子也没有，更别说人影了。”

他停了一下，似是回想当时的情况，然后又道：“这时突然一个陌生的口音传入房来，那人说道：姓耿的少安毋躁，蒲坚处境比你惨得多啦，你不过是瓮中之鳖，他却是离了水的鱼儿……那人说到这里，话声便突然收歇，

不论我怎样喝骂相激，也没有回音。”

吕东青道：“那真是尴尬极了，耿兄后来怎样脱困的？”耿青得意地笑一下，道：“兄弟细细观察过那座房间之后，发现虽是坚牢无比，可是那道钢门装置得不大妥善。兄弟将钢缆暗道慢慢弄开，然后方能用上力量，将钢门拉起两寸，一方面用匕首的柄垫住在钢门底下，这样钢门便离了地，露出一条两寸宽的缝隙。这时兄弟再纵落地上，把钢门抬起，终于出困！”

吕东青道：“耿兄的机智令人佩服，只不知出困后可曾找到蒲坚兄？”

“没有，兄弟弄了四个时辰，才能脱身，这时已是子时，那座屋内到处一片黑暗，僻无人声，似是荒弃已久的空宅。兄弟仔细查看一遍，没有发现蒲兄踪迹，因此猜想他一定在别处受困。”

“这件事太奇怪了，可惜目下炼药已到紧要关头，无法与大家商量对策。”

耿青振起精神，道：“本该轮到蒲兄替换，他既然不在，兄弟就先行替一位出来……”

江南孤客吕东青正在凝神寻思，随口道：“这样只好请耿兄多辛苦了。”

恰好外面有人进来，吕东青一看，来人乃是辣水仙杜筠，不觉面色一沉。杜筠却没有注意到，讶然问道：“噫，蒙面兄上那儿去了？”吕东青道：“他见蒲耿两位兄台未曾回来，所以先把兄弟替下来休息。”

杜筠哦了一声，作出恍然大悟之状。吕东青眉头一皱，道：“但刚好耿青兄已回来了……”他说出此话之时，双目凝注在杜筠面上，暗暗视察她的神色。

杜筠微微一怔，道：“他回来了？”吕东青接口道：“杜姑娘觉得很意外么？”杜筠又怔一下，看他一眼，当下发觉吕东青神色有异，立刻淡淡一笑，道：“他本是要追上蒲兄，以防有失，想不到两个都一去没有消息。现在耿兄已经回来，小妹自然感到意外之喜。这样说来，蒲兄也必定无恙归来了？”

江南孤客吕东青摇摇头，算是回答。此时突然感到甚为疲倦。忽见那勾魂浪蝶香如海走出来，他虽然已坐了四个时辰，但面上毫无倦色。吕东青看出之后，禁不住冷哼一声。

勾魂浪蝶香如海一生以奸狡机智出名，听到江南孤客吕东青的哼声，望他一眼，见他倦容满面，脑筋一转，不但已知他冷哼之意，连对付的法子也有了。

他故意装出不大愿意说话的神情，淡淡道：“吕东青你冷哼一声，有什么用心？”

江南孤客吕东青最瞧不起此人，同时不久以前又曾经口角过，这时见他神态倨傲逼人，如何忍得住这口气，立刻冷笑道：“以我所知，没有一人出来时不是疲累欲死，但你却好像根本未用过力。我就不信阁下的功力强过房中任何人，分明你始终未曾出力。”

勾魂浪蝶香如海晒道：“你真爱管闲事，我看你这个孤客的外号得改动一下，你说我没有出力，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江南孤客吕东青气得七窍生烟，尚未答话，杜筠看出两人弩张剑拔，大有出手一拼之意。眼珠一转，抢先道：“两位且谈一下，小妹去取些茶水来。”说罢，向勾魂浪蝶香如海微笑一下，便出房去了。

勾魂浪蝶香如海瞧出杜筠鼓励自己出手之意，脑筋连转，突然大声道：

“此处又臭又闷，我到外面去吸口干净的气……”说时大踏步走出房外院中。

江南孤客吕东青哪里忍得住，追出院外，手指喝问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老实跟你说，你的身上才是又臭又闷，都是下五门的味道。”

勾魂浪蝶香如海从袖中摸出一把长达两尺以上的描金摺扇，眯起眼睛，道：“你敢当面侮辱大爷！”

吕东青在腰间掣出一支两尺五寸长的金笛，冷笑道：“就算骂你又怎样，不服气接我一笛……”只见他手起笛落，疾点对方中盘“璇宫”、“玉阙”、“紫宫”三处大穴。那江南孤客出身于黄山派，后来又得到江南名家陈维扬传以名震武林的“神仙步”，竟然自成一家。目下他虽是力乏手软，但仗着步法神奇，笛招功深，第一击不中，跟着边环进攻，气势凌厉异常，不愧是江南大负盛名的人物。

香如海手中两尺余长的摺扇，忽开忽合，直削横抹，诡奇之极，虽是连退六七步之多，但手法丝毫不乱。扇上更飘出阵阵香气，数招之后，越发浓郁。

江南孤客吕东青知道对方手各摺扇名为“摇香扇”，据说是下五门之人公认为三宝之一。此时七八招攻敌不下，便赶快闭住呼吸，以免吸入香气，着了道儿。

他锋锐之势一挫，勾魂浪蝶香如海立时长笑一声，手中摺扇攻出数招，内力绝强，登时把他逼退数步。这一来更加证明那香如海在炼药之时，根本未曾耗用丹田那点真火，故此元气丝毫无损！

江南孤客吕东青性情虽是孤僻，但为人却重视信诺，行事正派。察觉香如海当真在炼药之际独善其身，不由得怒不可遏，奋起全身功力，猛攻数招。

两人在院中舍命拼斗之际，对面屋顶上伏有一人，静静观看，那人竟是辣水仙杜筠。此刻她满腹如意算盘，正打得震天价响。须知目下那两人拼斗，其结果势必是江南孤客吕东青失手被击毙，以后等众人查问之际，香如海因倚仗杜筠会偏袒于他，以为可以振振有词地解释，而请杜筠作证。但杜筠已想好一套说话。可以使众人藉口吕东青之死而一齐出手，把香如海击毙当场。这一来只胜下五个人（包括她在内）有份夺取灵药，而那蒙面人和邢勇早已……

她得意地微笑一下，竟没有发觉她身后不远处，已有一条人影伏在暗影之中。

院中的香如海和吕东青两人又硬拼了七八招。吕东青一来元气亏耗太多，未有时间恢复。二来对方的摺扇上香气浓郁，真是名符其实的“摇香扇”，迫得他必须闭住呼吸。这样更不能行功运气，略为补充元气。有这两个原故，他虽是拼着命与敌人同归于尽，却也大觉不支。

又拼了三招，勾魂浪蝶香如海嘿嘿冷笑两声，摇香扇疾然一拍，荡开吕东青的金笛，左手出处，已堪堪印在吕东青胸口之上。吕东青自知不幸，就算竭力翻身旋开，也无法避过人家的胸追击。在这最后的一刹那间，他突然触发胸中豪气，但觉一个人总不免一死，可虽就算死也要死得硬朗一点，何必吃对方乘势追击，好像打丧家犬那样把自己追击毙命？

此念一转，陡然停住身形，挺胸任得对方左掌印下。勾魂浪蝶香如海左手突然倒移开去，手中摇香扇随着脚法，疾然向右侧虚发出去。他的招数只使了一半，因敌人根本不在他招数所发之处，是以大大一幌，扇掌一齐本能地收了回来。

但江南孤客吕东青实在已是筋疲力尽，虽然使对方招数落空，并且怔了一下，可是仍然无法趁机遁走。

屋脊上的辣水仙杜筠心中骂一声“真该死”，恨不得帮那香如海出点气力，立即反手一掌把吕东青击毙。

说得迟，那时快，只见勾魂浪蝶香如海微笑一怔之后，果然反手一掌扫拍吕东青胸口。吕东青本能地一侧身，同时之间，屋顶上一条人影电掣般冲泻下来，相距尚有寻丈之遥，已发出一股奇重奇猛的掌力，直劈勾魂浪蝶香如海。

香如海疾然飘退，可是突袭而来的绝强潜力仍然跟踪压到。这时他势子不对，更加无法出手抵挡，只好急急闪避。那个由屋上有如电掣星泻般冲下来的人影脚不点尘，其快无比地追逐在勾魂浪蝶香如海后面，在院中绕了三个大圈，当真把香如海追得魂飞魄散。

辣水仙杜筠大惊失色，她一点也不为了香如海的危机而着急，却是看不清那条人影的面貌和想不出此人的来历，所以感到惊骇。

院中的两人犹自电掣风驰地沿着围墙绕圈而走，辣水仙杜筠突然娇叱一声，拔出两支短剑，疾扑下去。她虽然有除去香如海之心，可是眼下这条神秘出现的人影对她更加重要。假如此人的用心是阻挠炼药，则就算香如海吕东青等人死个清光，但灵药没有炼成，一切心机都变成白费。所以她必须先弄清楚此人来路，然后再作图谋。

她娇叱之声一起，那条人影闷声不响，唰地纵出院墙，转眼间已失去踪迹。脚程之快，杜筠虽然匆匆一瞥，也自知绝对无法追上，只好收起追赶之心。

香如海惊魂未定，喘声大作。杜筠此刻诈作不知方才之事，大声道：“那厮是谁？噫，吕兄你为何缩在一角，竟不出手帮忙香兄？”

吕东青收起金笛，勉强振起精神，道：“在下因炼药时真元耗损过甚，已无力出手。刚才那厮的确武功强绝，在下虽然站在一旁，也仅仅瞧见此人似是甚为年青俊美。”

辣水仙杜筠如有所触，娇躯一震，道：“吕兄可否把他的面貌形容得详细一点？”

吕东青寻思一下，道：“惭愧得很，在下实在无法加以形容，只知道他甚为年青。看他的掌势和脚程，恐怕只有那位蒙面兄尚堪比较。”

杜筠及香如海心中都承认吕东青的话，不过杜筠却必须装出失惊之色，道：“那还了得，这事非向他们几位说一说不可……”

他们谈不出点要领，回到房内，吕东青忙忙养神调息。隔了不久，内间传来阵阵喘息之声。杜筠探头一瞧，只见鬼医向公度端坐鼎腹之下，面色红润，双目紧闭，看不出他功力耗损的情形。但分坐在三鼎脚边的蒙面人，胖霸王邢勇及妙手巧匠耿青三人都露出极为疲乏之象。其中以邢勇显得最是艰困，气喘如牛。

鬼医向公度突然微微睁眼，道：“如何不见蒲兄来替换？”杜筠道：“他恐怕已经出事啦，详情以后再说……”鬼医向公度眼光迅速地扫过蒙面人邢勇三人，又道：“外面还有香兄及吕兄，加上杜姑娘你请一齐进来替换，以免灵药火候不足，大家都白白耗费心血。”

杜筠回头向香如海道：“香兄可听见了么？”心中却忖道：“众人之中除了香如海他狡诱自私之外，无不耗尽真元。可是向公度他主持大局，为何

一点也不显得疲乏？”这个疑念在心中闪过时，还来不及细想，香如海已唤起尚在运功调息的吕东青，一齐进旁。

蒙面人突然睁开眼，仰首寻思片刻，然后起身走到邢勇身边，低声问道：“邢兄现下觉得怎样？”胖霸王邢勇疲乏地睁眼道：“不行，累得要死……”蒙面人随即问耿青道：“耿兄你呢？”耿青并不睁开眼睛，应道：“兄弟还好，坐了这一会，已恢复了大半。”

蒙面人眼中陡然射出令人震慑的光芒，附在邢勇耳边道：“邢兄，咱们都中了人家暗算啦。兄弟一直思疑是中了某种世上罕见的奇毒，所以真元耗损之后，功力登时锐减，并且难以复原。”

邢勇大为震惊，瞠目道：“尊兄之言有理，但目下可有什么办法？”对面的耿青听不见他们所说何事，心下大觉怀疑，微睁一目，偷窥他们。

蒙面人嚅喏一下欲言又止，最后道：“你且安心运功，待兄弟再仔细想一想……”说罢，他自家也回到榻上盘膝运功调息。

蒙面人见他真元耗损极多，已显出疲弱无力，眼光中露出一丝阴笑。突然起身走到邢勇身边，取出两粒药丸，一红一白，道：“邢兄请服此药，可以解救百毒！”邢勇并不犹疑，立即取过服下。过了片刻，突然面色大变，口吐白沫！江南孤客吕东青一见此状，在榻上双腿一振，跃了过来。厉声道：“你把邢兄怎样啦？”蒙面人冷冷道：“他已中了奇毒，我是好心送他解药！”“什么解药？”

吕东青严厉地注视着蒙面人，言下大有不能置信之意。蒙面人到底心虚，冲口道：“我给他服下的是大檀丸……”

吕东青重重地哦一声，道：“大檀丸？你是少林门下？”他顿一下，突然又道：“不对，听说少林寺大檀丸可解千毒，为少林至宝之一，就算你是少林之人，也不一定有此宝贵之药在身，何况邢兄目下已奄奄一息……”蒙面人左手微提，斜按胸口，嘴上道：“这样说来，吕兄是万万不肯相信兄弟之言了？吕东青深知自己此刻已经无力抗拒对方一击，因此极感紧张，突然灵机一动，道：“兄台如果想出手对付兄弟，我劝你最好把气力留下，以对付外来强敌！”这话果然引起蒙面人的注意，问道：“可是那绛衣仙子舒倩曾来侵扰？”

吕东青道：“不是，是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子，功力之强，可与兄台相比……”蒙面人眼光一闪，道：“他的相貌有什么特征？可知道他的姓名？”吕东青道：“兄弟无法看清，也不知他的姓名。此外还有一事，相信兄台听了，当会感到兴趣。”

第五章古鼎

蒙面人垂下按胸的左手，显然已泯去杀机，道：“吕兄可否惠告？”吕东青道：“那就是关于此次炼药之人中，有一个人根本不曾出力，丝毫没有损耗真元。他这样子取巧保存实力，其用心不喻可知，此人就是香如海！”

蒙面人沉吟道：“这就奇了，他既然不出力炼药，难道向兄不曾发觉火候不妥？此事甚为蹊跷，必须予以查究。”吕东青趁他说话之际，退开一边。蒙面人没有阻止他，这刻才有功夫低头细察邢勇的情形，只见他面色铁青，双目紧闭，口角喷出大量的白沫。最奇怪之处便是他的头发根根直竖。整个人看起来已呈僵硬，只余下一丝气息。

蒙面人看了老大一会工夫，好像看不出道理，犹疑片刻，突然取出一颗金黄色的药丸自己迅速服下。

江南孤客吕东青这时已站在内间房门当中，撩起门帘，这一来蒙面人如果向他下手，房内之人都可看见。他冷冷道：“兄台如何证明那是大檀丸？”

蒙面人不再说话，突然举手把蒙面青巾取下业，赫然露出一颗光秃秃的和尚头。吕东青深深瞥了一眼，口中忍不住咦一声，道：“你……你是……”

他作个手势，阻止吕东青说出名字，随即把青巾蒙上，招手要他过来。吕东青迟疑一下，便举步走近那蒙面人身边。那蒙面人压低声音，道：“吕兄目下一定相信老衲带的有大檀丸了，但你可知邢兄何故中了奇毒？”江南孤客吕东青迷惑之极，道：“兄弟实在不知！”

他道：“老衲可以将心中猜疑奉告，邢兄及老衲所中奇毒，均由食物侵入内脏！不但我与那邢兄遭了毒手，恐怕吕兄也难逃此劫！”

吕东青大惊道：“兄弟可没有感到体内有中毒之相。大师说是因食物而中毒，那么下毒之人，大师也知道是谁了？”蒙面人道：“吕兄真不明白么？我们所进的食物，都由杜姑娘包办，自然是她下的毒……”

蒙面人和吕东青移日向耿青瞧去，只见他脑袋瓜已布满汗珠，显出力竭之相。再转眼看看那勾魂浪蝶香如海，果真毫无疲乏之象。蒙面人向吕东青眨眨眼，应道：“向兄说得对，耿兄看来已经不支。吕兄请去把他替下，我来替换香兄。”

香如海听了此言，眉宇间微露喜色，忽然感到后背心被一双手掌按住，心头一凛，只听蒙面人的声音起自身后，道：“香兄太以爱惜自己身体，吕兄和我都觉得要促请你多用点力，否则药炼不成，香兄的责任最大！”

香如海明知那蒙面人武功卓绝，此时哪敢妄动，一面筹思诡谋脱身，一面答道：“蒙面兄切勿听信吕东青之言，他有意跟兄弟过不去。”

蒙面人冷笑一声，道：“香兄这样说来，那就等如表示拒绝之意了，对是不对？”香如海吓了一跳，道：“兄弟绝无此意，蒙面兄不妨再瞧瞧看。”这时他真怕对方掌力一发，震断自己心脉，连忙运足全身功力，导引丹田那一点三昧真火，从鼎脚传传出去。

蒙面人道：“香兄这样就对。”但他按在香如海背上的手掌仍不收回。

过了个把时辰之后，吕东青才把耿青换下。耿青走出外间，突然退了回来。神色大异平常。

蒙面人念头一转，已想到耿青必是看见邢勇死状，跟着又推想到他一旦宣布之后，这些人必定群起责难，甚至出手围攻。如果在炼药以前，倒也不

怕他们联手。目下功力大大亏耗损弱，形势不同，务必先下手为强，减少一个敌人，自己就安全一分。他心随念头，掌力突然发出，勾魂浪蝶香如海闷哼一声，上半身登时扑倒在鼎脚之上。

却听耿青呐呐道：“外面……有敌人……”

耿青的话声未落，房帘突然被人强力扯毁，门口处出现了一个身穿红衣裳的秀丽女郎。正是那绛衣仙子舒倩。她那对锐利的目光，注视在蒙面上身上。

扒伏在鼎脚下的勾魂浪蝶香如海忽然发出极微弱的哼声。蒙面人心头一震，这才知道自家一身武功中了某种奇毒后，虽然业已服下少林寺的秘制灵药“大檀丸”，但仍然未能恢复原有功力。再加上勾魂浪蝶香如海功力俱在，早已运气护身，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形下，他刚才发出的掌力居然没有把香如海当堂震死！

他正在踌躇要不要再发一掌，把那勾魂浪蝶如海击毙，突闻红衣女郎大声笑道：“用这种手段暗算别人，就算杀死的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也未免太不够风度了。”

鬼医向公度忽然开口道：“姑娘有所不知，那位姓香的家伙平生无恶不作，领袖江湖下五门人物，花样之多，武林中不论黑白两道，都有除他之心！”

红衣女不屑地哼了一声，望望房中的人，然后反问道：“你们本来一共有八个人之多，现在连快死的那个才七个人，还有一人到那里去了？”

吕东青道：“还有一位蒲兄，不是被你诱出宅外了么？”耿青也喘着气道：“姑娘何妨坦白说出来？”

绛衣仙子舒倩怔一下，道：“谁说是我做的？”这时辣水仙杜筠已悄声请蒙面人把她替换下来。耿青睹状，唯恐那宝鼎火候不够，炼不成功，自己虽是极为疲乏，却也自动过去搬开香如海，然后跌坐在鼎脚前。

绛衣仙子舒倩见众人不答，突然厉声道：“你们既然可以自相残杀，说不定皇甫维早已被你们暗算。我劝你们即速据实说出来。不然的话，哼，我马上就教你们全部丧命在此地。”

杜筠在她说话之时，已移到鼎腹之下，悄声对鬼医向公度道：“假如有法子把那泼妇弄出外面院子，小妹得以有时间出去把机关开动，然后大家以最快身法回到房中，那时将有一道钢门把房门闸住。她就算放火烧屋也不中用。”

鬼医向公度心中一凛，阴阴笑道：“杜姑娘这道钢门本来是不是用来对付我们？”杜筠道：“向兄怎可这样说？此屋早在数数之前便已建成，难道那时已经预谋到今日的用途？”

鬼医向公度道：“令表兄号称神算公子，兄弟实在不敢断言他没有此心。目下处境急迫，这些话不须多说，兄弟设法去把她弄出院外便是。”杜筠惊道：“向兄离得开此鼎么？”

向公度不再答话，突然跃了起身。那红衣女厉喝之后，见众人仍不答话，心中大怒，已跨入房中。

吕东青突然出声问道：“敢问姑娘，那位皇甫兄的武功怎样？是不是跟你差不多？”

绛衣仙子舒倩想了一下，道：“不错，你如果说出他的下落，你饶你一死。”

吕东青道：“在下并非为了求姑娘饶命才说话，而是早先那香如海趁我

力乏之际，想乘机加害。正在动手之际，突然有个青年男子疾冲下来，把香如海击退。”

红衣女大喜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如今在哪里？”口东青道：“他身法太快，陡现即隐，面目看不真切，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杜筠突然轻轻啊一声，接口道，“我刚才已怀疑是他，可惜他走得太快。”

鬼医向公度走近房门，这才瞧见外间情形，眉头一皱，道：“姑娘竟然带了这么多的人，难道竟这么看重我们几个人？”

绛衣仙子舒倩长眉一扬，朗声道：“你们跟我进来干什么？都出去……”鬼医向公度望着外面，微微一笑，道：“这就对了，以姑娘的武功身手，实在用不着这么多的人！姑娘你想知道皇甫兄的下落么？我可以奉告。”

绛衣仙子舒倩冷冷道：“是死的还是活的？”鬼医向公度应道：“当然是活的，试想以他的身手，谁能害得了他？噢，杜姑娘你可否把外面的邢兄搬进来？”

杜筠应道：“这有何不可？”说时，已从红衣女身边擦过，走出外间。

绛衣仙子舒倩大笑道：“那也不一定，那个蒙住面的少林门下就想加害他……”房中众人除了鬼医向公度知道蒙面人来历之外，其余的人听了红衣女之言，都不觉诧然注视蒙面人。红衣女笑声响震全房，只听她继续道：“你们可知道他是谁么？”

鬼医向公度急于弄她出去，接声道：“当然，当然，他就是少林三老之一，当今少林监寺无意大师。姑娘你如要知道皇甫兄的下落，我们到外边去说话。”

房中众人都为之愣住，连在外间的辣水仙杜筠也诧骇得连连向蒙面人瞧着。那蒙面人见身份已透露，便除掉蒙面青巾，现出本来面目。绛衣仙子舒倩好像连少林长老也不放在心上，随意看无意大师一眼，便立刻道：“好，我们出去讲——”

他们出去之后，杜筠装模作样把邢勇搬进来，其实却紧紧盯住红衣女和鬼医向公度两人，只等他们一出了院子之外，她便要赶紧再出外间开动机关。

这时无意大师道：“奇怪得很，我们个个都炼药练得真元大耗，为何向兄好像功力反而强了？”须知像无意大师这等身份和眼力，自然能够从一个人的举动上查察出他的武功深浅！杜筠应声道：“是呀，他把炼药的火候说得那样郑重，可是他自己却可以随意离开位置……”

他突然跃出外间，伸手在门口上面摸索。而在院子里的鬼医向公度忽然出手抵挡住绛衣仙子舒倩的掌招。杜筠惊噫一声，低声向内房的人道：“那红衣泼妇的掌势何等强劲凶猛，可是向兄却接得住，当真是功力大增了，以前他决无法接住！”

无意大师道：“老衲决不会看错，喂！杜姑娘你在干什么？”

杜筠道：“向兄已把那红衣女骗出院外，现在等他脱身入房，小妹把钢门放下，隔住外敌侵扰。”

院子里的鬼医向公度抵住红衣女舒倩一掌后，百忙中瞥一眼她身后那一排三个面目凶横，身材魁梧的红衣大汉，心想他们的武功不知深浅如何，念头一转，便阴阴一笑，道：“姑娘且勿动怒，在下刚才故意拖延一下，便是想试一试姑娘的武功，如今已知道在下万万敌不住姑娘，自然要把皇甫兄的去向奉告。但在下有个要求，就是请姑娘赐告师门来历与及这几位是谁？在下可否和他们试上三招两式？”

那三名红衣大汉陡然间一齐吐气开声，各用右掌力劈出去，三股掌力一发，登时激起一道风柱，轰轰之声不绝于耳。鬼医向公度全力应付，谁知一碰上那支风柱，登时震开十余步之远！

鬼医向公度虽是抵敌不住三个红衣大汉一齐发出的掌力，而被震了开去，反而脱出那三名红大汉之招数威力范围之外。

绛衣仙子舒倩噫了一声，道：“想不到你也抵挡得住这一招，现在快把皇甫维的下落说出来！”

鬼医向公度疾然向房内奔去，口中道：“待我把那样东西取出来，你就明白啦！”

舒倩怒喝一声，香肩微晃，人也疾纵入房。忽见一道灰影从内房中射出来，势道急猛异常。绛衣仙子舒倩刚好和这道灰影碰个对面，不暇寻思，一掌劈去。她的掌力纯是阳刚的路子，雄浑凶猛无比。

那条灰影突然也发出一股潜力暗劲，迎击上来，双方一碰，“砰”的一响，那道灰影斜斜震退寻丈，落地现身，竟是少林三老之一的无意大师。

绛衣仙子舒倩虽然震退对方，可是自家骤然中止了前进之势，落在地上。眼见鬼医向公度已纵入内房，杜筠刚刚也退入门内。门上发出一阵隆隆之声，一道钢门正从上面滑落下来。

舒倩气得大声骂道：“好小子！你敢骗我……”红光闪处，她的人已到了门边。这时那道钢门已落了小半，她本可以冲入房内。可是舒倩尽管怒气冲天，却不敢自陷于绝地之内，在门边踌躇了一下，那道钢门已闸住一半房门。

那鬼医向公度身形停在房门内数尺之处，只因那江南孤客吕东青抱着邢勇，恰好阻住他的去路。向公度心中一急，疾然转身，双掌运功侍敌。却见舒倩不敢追进来，心头登时大宽。

舒倩玉腕一伸，托住钢门。那道钢门下沉之势登时缓慢了许多。

她粉面红如朝霞，但转瞬间钢门又沉下将近一尺。

鬼医向公度阴声笑道：“姑娘何必白费气力，假如你肯冒饿死之险，不妨进此房内……”

舒倩突然间用另外的手掌向内房的天花板上拍了一掌，跟着又向地上拍了一掌，出手动作极快，却没有丝毫异状。她随即收了托门的手，那道钢门转瞬间已把整道房门闸住。

内房中的人突然都感到风力激荡，异声隐隐。这时钢门已闸下，这一股风力异响从何而来，委实令人惊诧。

众人正在张望之时，发觉向公度居然受了内伤。这一来可就明白刚才的风力异响，竟是那舒倩仗着惊世骇俗的功力，向房内天花板及地直发出劈空掌力，这两股力量上下反弹相合，身当其冲的向公度因而在不知不觉中被她击伤。

鬼医向公度骂了两句之后，便曳步走向鼎腹之下，一面运气压住伤势，一面道：“诸位请速运功用力，以免灵药失效，无法炼成。”

这时房中连向公度一共是四个人，江南孤客吕东青垂重毙的邢勇放下，忙忙走到鼎脚蒲团上跌坐，其余耿青及杜筠也分呈坐好，房中登时寂静无声。

过了两个时辰，鬼医向公度长长嘘了口气，面色已完全好转，恢复原状。可是耿青、杜筠及吕东青等三人，却喘个不住，均显出力竭之相。

向公度的眼光迅速地在三人面上扫过，阴阴一笑，突然道：“咱们炼这

一炉灵丹，目的在造成几个功力足以和一皇三公分庭抗礼的人物。兄弟刚才想到好不容易弄齐了这一炉灵药，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白白费了无数心血？所以兄弟决定灵丹炼成之后，就让你三位分占，兄弟自愿一粒也不要——”

杜筠道：“这主意听起来很好，但到时你如果出手抢夺，我们有什么办法阻止？”

鬼医向公度道：“兄弟岂是出尔反尔之人？我可以发誓表明心迹。假如杜姑娘还不肯相信，那就没有法子了……”杜筠接口道：“你肯发个毒誓，我们便相信你……”向公度立刻发了一个毒誓，耿、吕两人想来想去，真是不信也得相信，便都不再加反对。

于是四人继续炼药，他们炼炼停停，不知不觉已过了第三日的午时。那鬼医向公度的精神愈来愈好，双目之中神光四射，而且他身体上不时呈现十分怪异的现象！

又到了必须休息之时，大家都松开手，喘着气休息。这三日夜以来，他们仅仅喝了点茶水，所以个个都感到极度饥饿。

休息了个把时辰，吕东青突然叹口气，道：“真吃不消，现在若是有东西充饥，那就太好了！”

妙手巧匠耿青道：“兄弟肚子虽然极饿，但我如果能够选择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大大睡上一觉！”

杜筠接口道：“小妹一直计算时间，目下大概已到了未申之交啦！”

鬼医向公度缓缓道：“虽然已过了约定的时间，可是诸位炼炼停停之故，所以还要再炼上两三次……”

杜筠叫一声“我的老天”之后，叹气道：“早知这么辛苦，小妹绝不参加炼药。”

向公度阴沉地笑一笑，道：“你们三位再支持着炼上两次，等那宝鼎丹炼成，各位服下之后，立刻脱胎换骨，成为武林中最强的数人之一，兄弟那时是望尘莫及，只希望诸位念着兄弟这番功劳，时加照拂，那就一生受用不尽了。”

他突然起身走到胖霸王邢勇身边，注视一下，讶道：“邢兄居然挺过了这两日，无意大师给他服下相反的药物，竟把杜姑娘的毒药完全发散掉。兄弟身边有点药给他服下，立时可以起身。”

杜筠道：“他起身之后，功力是否尚在？”

向公度一面取药，一面点头。杜筠急急道：“向兄且慢，他醒后如果功力尚在，势必向小妹寻仇。”

吕东青也道：“向兄当真要三思才行，否则邢兄出手伤了杜姑娘，我们都别想出去！”

向公度微微一笑，道：“他还不知姑娘给他服过毒药之事，咱们如果都不提及，怎会向杜姑娘无礼动手？再说就算他知道了，咱们也可以提醒他离开此室要靠姑娘之事！谅他也不敢鲁莽……”

耿青见阻止无效，一时想不出应付之法。吕东青和杜筠都没做声，隔了一阵，邢勇突然大大哼一声，然后坐了起身。他四瞧一眼道：“怎的这等阴暗？”

杜筠道：“因为有外敌侵犯，小妹把钢门放下，阻住出入之路，所以只靠一个小小天窗透入光线。邢兄目下觉得怎样？”

邢勇站起身，宛如一座肉山，他伸展一下四肢，道：“没有觉得怎样，

宝鼎丹炼成了么？”

向公度道：“还差些火候，肌要刑兄出点儿力。”

邢勇微微一笑，道：“兄弟不是不想出力，可是兄弟又怕出力之后，反而分不到灵丹这也不要紧，怕只怕连性命也断送了！”

杜筠听了此言，面上登时变色。向公度沉声道：“这样说来，邢兄刚才虽然爬不起身，但知觉早已回复，因此完全听见我们的话了？”

邢勇道：“不敢，不敢，假如不是要等杜姑娘带出此室，兄弟决难忍气佯作不知她加害兄弟的阴谋！”

向公度道：“然则邢兄有何打算？”

邢勇道：“兄弟不得不保存实力，以便作生离此室的打算，向兄认为对是不对？”

室中静默了一阵，向公度的目光不时注视在吕东青身上，大有牺牲他的打算。吕东青明知鬼医向公度一说出此意，杜筠耿青必定赞同，心中大感凛惧！

胖霸王邢勇忽然向吕东青道：“兄弟算来算去，只有和吕兄联合的可能，不知吕兄意下如何？”原来他查出鬼医向公度一身功力犹在，因此一旦拼起来向公度实力不弱于自己，加上其余三人，自己非死在此室之中不可。而杜筠则决不可靠，耿青是向公度一边的人，唯有吕东青可以联合。

吕东青一听正中下怀，立即道：“邢兄此意甚佳，兄弟也感到势孤力单。我们一言为定，此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向公度耸耸肩，道：“吕兄见机得真快，兄弟甚为佩服！”他转眼瞧着耿青，继续道：“事至如今，只好请耿兄让位给杜姑娘了……”过了两个时辰，邢勇已气喘如牛。他本来想只用一半功力，谁知一旦用了功力之后，鼎脚之上便传来一股巨大无比的压力，迫得他逐渐增加功力对抗，最后便无法不用足十成功夫。因此两个时辰下来，真元大耗，疲乏欲死。

妙手巧匠耿青拼命修复功力，准备等灵丹一炼好，就出手强夺。

那三人业已力竭松手，但鬼医向公度这一次竟不理睬众人，生似是一方面正在用力运功要冲破一个关头，一方面因邢勇等人的说话扰乱了心神而十分动怒。

江南孤客吕东青也走到邢勇身边，定睛向鬼医向公度注视，但见他也是显得甚是吃力。

脸上好多处都渗出汗珠，可是脸色红润光泽，宛加婴儿的皮肤。以前微现霜白的两鬓，此刻已全部乌黑发亮，已无一丝白发。

吕东青看出有异，身躯一震，邢勇立即贴在他耳边道：“兄弟务必出手试他一下，如果……”他突然一拳向鬼医向公度腰间大穴击去，拳力发出之后，口中才大声喝道：“兄弟试一试向兄的奇功已炼到什么程度？”

“砰”地大响一声，鬼医向公度被他隔空拳力打个正着，登时震飞开去，一直滚到墙根才停住。

耿青和杜筠都为之愕然，连出声或出手制止也给忘了。

胖霸王邢勇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大踏步奔过去。吕东青厉声喝道：“邢兄住手，你乘向兄不备，出手伤他，已经不合江湖规矩。”邢勇应道：“兄弟如果不除此后患，日后必遭他寻仇报复！”话声中提起拳头，猛可击落去。

鬼医向公度突然间睁开眼睛，口中阴森森冷笑一声，扬掌拍上来。

但听“砰”地大响一声，邢勇庞大的身形宛如皮球般倒飞起来，眨眼间

掉在铜鼎旁边。

其余的三人万万想不到鬼医向公度挨了那么厉害的一拳，不但未死，还能在举手之间，把邢勇震飞两丈余远，这等功力，的是令人难以置信之事。

吕东青道：“向兄功力精进，令人甚感佩服。”

向公度仰天冷笑一声，道：“恐怕不是真的佩服吧？”他突然停口注视着胖霸王邢勇，恨声道：“不是你这厮出手暗算，我的理想野心都可以达到啦！哼，你害我功亏一篑，半生心力付诸流水，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

耿青眉头轻皱，接口道：“向兄你业已全功尽废了么？”

向公度道：“那也不至于，但离我的理想尚差了一级，不然的话，兄弟就可能无敌于天下了！”他突然举手向铜鼎印去，“波”地脆响一声，鼎身上现出手拿般大的洞口。

众人见了无不胆寒色变，须知那铜鼎厚达三寸以上，就是用宝刀之类也不易扎穿，可是他随手一掌，便已具有这等威力。

吕东青道：“兄弟实在佩服向兄的成就，目下邢兄已是身负重伤，向兄可不可把他放过？”

辣水仙杜筠突然接口道：“他们在此室之内，想跑也跑不掉，向兄可否先告诉我们，那宝鼎丹究竟是真的抑是完全虚假？”

鬼医向公冷森森看她一眼，道：“今日之事未结束之前，你们对我可以随便说话。但日后却不得无礼，你们都不配与我称兄道弟，这一点你们必须记住……”

他气焰迫人地环视人众一眼，然后又继续道：“那座铜鼎之内，早已炼成了七粒宝鼎丹，不过其中因缺少了一样‘换骨神参’，所以没有脱胎换骨之效。但你们也不须失望，此丹的种种药料，均是希世难逢的异物，所以任何最危险的内伤或沉疴，只要一丝气息尚在，服下一粒，最迟不过三日，就可恢复最健康的状况。”

妙手巧匠耿青仗着交情深厚，忍不住问道：“向兄提及换骨神参，兄弟记得你不是早在十年以前，便已获取到手了么？”

向公度深沉地瞧他一眼，道：“耿青你以后也得改口，否则我也不会厚待于你！至于那换骨神参，早就给我炼成丹药，在这次炼丹之前服下，然后由你们众人合力，助我打通奇经八脉与及全身一百零八处穴道。假如没有你这三日三夜合力助我之功，就算服下灵丹，至多不过增一点功力而已……”

杜筠失声说道：“这样说来，那宝鼎丹就算药物齐全，服下仍不生效的了？”

“不错，总得有六七个武林高手，同心合力，不惜耗损自身真元相助，才能成功！你们还以为有那么容易，一服下灵药就可以脱胎换骨，变成一流的高手么？真是愚蠢得可笑。”

房中三人尽皆默然，他们都感到这鬼医向公度之骄傲狠辣，实在不逊于“一皇三公”，因此想靠他主持武林公道，简直是梦想。而他们这次便被他欺骗愚弄，心底的愤恨也是难以形容！

向公度抬起右脚，踏在邢勇胸膛之上，转眼望着吕东青道：“我要取他性命，你可有反对之意么？”

江南孤客吕东青明知无力与抗，只好默然退开一旁，向公度见他们尽皆慑服，心中得意之极，仰天冷笑一声，道：“这厮当真罪该万死，若不是他突然出手，哼，哼，一皇三公他们也将要在我面前屈膝臣服。”

房中突然升起一声冷笑，向公度为之一怔，转眼扫瞥那三人，却见他们也露出十分诧异之色，显然这一声冷笑不是他们发出的。

但房中除了他们以外，已无别人。向公度眼珠一转，面上泛森森杀气，冷冷道：“你们那个要是不服，最好说出口来，免得我误杀无辜。”

突然间冷笑之声又起，这一回鬼医向公度已看清楚那三人的嘴唇都没有动，但那笑声回荡在房中，一时难以查出方向及来源。那一声冷笑过后，跟着有人悄声道：“向公度你以卑鄙手段，欺骗众人，以为从此就可以横行天下，当真是自说自话……”

辣水仙杜筠头一个面色大变，迅即低下头，掩饰住面上表情。向公度听完之后，眉头一皱，道：“尊驾口音已行改变，想必是个熟人。既然认为向某自高自大，为何又要藏头缩尾，敢是心中害怕向某不会轻饶？”

他说完之后，等了一阵，那人仍不开口。向公度望着杜筠道：“二姑娘请即开此门，向某不信那厮能够逃出我的手底……”杜筠身体一震，然后走到门边，伸手向墙上一摸，墙上忽然出现一个半尺见方的洞口，洞内有根精钢所制的把手。

她用力扳动那支钢制把手，只听一阵轻微的隆隆之声响过以后，那扇门纹风不动！杜筠这时面色如土，转面望着鬼医向公度，道：“这道门的机关被外面卡住，已无法开启了。”

向公度沉声道：“是什么人干的？”辣水仙杜筠迟疑了一会，才低声道：“是我表哥屠元庭！”

向公度等三人听到“屠元庭”三字，都不禁露出诧异之色。突然一阵大笑之声在房中回响不绝，那人跟着朗声道：“不错，我就是你们认为已经死掉的屠元庭！”

向公度面凝寒霜，眉笼杀气，道：“杜姑娘，他的声音从何处进入房中？”杜筠面色甚是苍白，道：“从屋顶四面通风处暗透入来。他如果把通风气筒完全封闭，我们迟早不是饿死就是闷死！”

向公度一语不发，走到钢门前，伸出手掌在钢板上按了一下，便移到其他墙边，不时用掌轻拍。

屠元庭的声音又从四角传入来，道：“向公度你简直是白费心思，这座屋子建筑之时，就是专门要对付武功最强之人，嘿……嘿……”

向公度冷冷道：“屠元庭你可曾想到今表妹杜姑娘的性命，掌握在向某手中？”

屠元庭，默然不应，杜筠十分失望地叹口气，突然大声道：“这间屋子的总开关，就在甬道入口处上面的墙洞内，只要钢掣拉开，此门就可开启——”

向公度冷冷瞥她一眼，心想眼下大家都被困在房内，就算知道总开关所在，也不中用。这个女孩子大概因怕自己会下手杀死她，所以语无伦次，胡乱说话。当下也不理她，提高声音道：“屠公子，你此举徒然害死杜姑娘一命，毫无得益。”

屠元庭接口道：“假如你有意生出此房的话，我不妨开条件给你考虑。第一，那七粒宝鼎丹全数归我所有，这一条你应承不应承？”

向公度心想此丹就算都给了你，但只要我能脱困，谅你那时也不敢要！当即丝毫不考虑，点头道：“可以，都送给你就是。”

屠元庭的声音又道：“你答应的太慷慨了，这些丹药也许毫无用处，我

可不上这个当……”向公度心中暗暗着急，大声道：“这宝鼎丹的功力能够起死回生，决无虚假——”说时唯恐对方不信，眼珠一转，想起垂毙的邢勇正可用来证明，更不犹豫，立即掀开鼎盖，把鼎内七粒灵丹都取出来。只见那宝鼎丹每粒都有龙眼般大小，雪白中隐隐现出翠绿的云纹，阵阵清香送入众人鼻端。

向公度把一粒放入邢勇口中，然后大声数道：“一……二……三……”数到第十下，邢勇已睁大眼睛，突然起身。向公度道：“不知屠公子是否能够瞧见房中情形，请看邢兄可不是在转瞬间活转过来了？”

屠元庭的声音传了进来，道：“很好，这宝鼎丹果然有点灵效……”说到这里，向公度连忙把六粒灵丹都交给杜筠。屠元庭又接着道：“不过向兄刚才答应得太容易，既然灵丹有效，那就一定别有原因！哦……莫非向兄认为只要能够出困，就可强行夺回，所以立即答允了么？”

鬼医向公度道：“屠公子如果一定不肯相信，兄弟也无法勉强。”

屠元庭哈哈一笑，道：“你听着第二个条件，那就是要你毁掉新近获得的武功，至于下手之法，可以由舍表妹执行，不知向兄是否愿意？”

向公度登时怔住，凝眸思索。屠元庭的声音又响起来：“我数十下，你必须在这段时间内答复。如果不肯的话，我这就立即动身远行，你后悔也无法挽回了！向兄可听清楚了么？”

向公度忽然怒不可遏，纵到铜门之前，抬手一掌击去。“砰”地一声巨响，震得房中人个个耳鼓生疼。可是那块厚厚的铜板只留下一个清晰的掌印。

他这一掌已用了八成功力，结果如斯，可知就算用足十成功力，也无法摧毁那块特制的铜门。

屠元庭冷冷道：“向兄赶紧用心思考，我要开始了……”杜筠突然尖叫一声“且慢”，跟着对向公度道：“你一定要答应他，等一会我下手的话，我发誓一定让你保存本来的一身功力。”

向公度厉声道：“不行，我炼药之举，已经得罪多方。别的人不说，单单是眼下耿、吕、邢三位，日后岂肯放过我？假如我恢复本来的功力，势必死在他们联手寻仇之下……”

吕东青、邢勇人较老实，心想自己事后果真不肯干休，所以都不言语。耿青却忙忙接口道：“向兄这是什么话，咱们多年交情，不比泛泛，怎会向你寻仇？”

屠元庭冷笑道：“向兄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是眼前有什么祸患，为何不把祸患除掉？”

向公度狞笑一声，道：“屠公子说得对，兄弟一时没有想起此法……”话声中已缓步向吕东青及邢勇两人迫去。辣水仙杜筠两眼连转，忽然计上心头，跃过去拦住向公度，道：“向兄请等一等，小妹说一句良心话，吕、邢两位目下决难抵挡向兄一击。不过这次炼药之事，他们不但白白出了气力之后，一无所得，还要送了性命，岂不是太不公平了？依小妹愚见，不如由小妹下手，毁去他们大半功力，但留下性命。这样他们两位日后既无法寻仇，而向兄又不致结下不解的冤仇，岂不是一举两得么？向兄以为小妹这法可使得么？”

鬼医向公度忖想一下，想起这两人死后虽然不能亲自寻仇，但总有些换命好友或门下子弟，深记此恨。倒不如放大方些，也许他们先谋对屠元庭报复，不暇对自己，于是大声道：“杜姑娘的办法，屠公子可有什么意见？向

某觉得倒是很有道理。”

屠元庭道：“这都是向兄自家的问题，兄弟绝不干涉！”杜筠当下向邢勇、吕东青两人道：“两位已了然目下的形势，想来不会怪小妹下手，就请两位转过身子！”

吕东青愤恨地哼了一声，但仍然转身过去，邢勇也跟着做了。杜筠运功行气，劲聚掌心，突然迅速地向两人背上命门穴各拍一掌。只见两人身躯一震，双双扑扶在墙壁，似是头晕身软，一时支持不住光景。

屠元庭的声音传入来道：“向兄不须兄弟数十下了吧？”向公度颓然道：“不用了，请杜姑娘下手吧！”他掉转身躯，面向着墙壁。杜筠走到他身后，刚刚抬起手掌，耿青突然间跃过来，拦在中间，厉声道：“向兄你若果被她一掌击毙，岂不白白死了？”向公度陡然转身，道：“是啊，耿兄可是有什么妙计？”耿青见他已转过身躯，斗然向铜门纵去，伸手一扳铜掣，只听隆隆微响声中，那道铜门缓缓升起！

鬼医向公度这一喜非同小可，唯恐那道铜门再次落下，眼见铜门离地不过尺半，便已贴地窜了出去。

妙手巧匠耿青也连忙跟着扑到地上，疾滚出去。

向公度要试一试自己的功力，提口真气，向屋上纵去。身形离地之际，但觉轻如羽毛，转瞬间已飞越过三丈高的屋脊。

身形下坠之际，他又提一口真气，身子立时浮升起数尺，一直飞到另一座屋顶，这才落在瓦面之上。

他站在瓦面上沉思之际，耿青已跟踪而到。他道：“向老的轻功真俊，令人佩服。但不知向老为何急急离开院子？”

鬼医向公度见他满口“向老”地尊称自己，心中大悦，加上早先一身功夫不被毁去，全靠他的功劳，心中也暗存感激之意。当下应道：“我并非急于离开，对了，还有六粒宝鼎丹尚在杜筠那丫头手中，我们去取回来，分两粒给你放在身边，以防意外！”

耿青喜道：“在下先谢谢向老美意——”他做人能屈能伸，往昔本与鬼医向公称兄道弟，其实他比向公度声名更为响亮，气焰较盛。如今又反过来要奉承向公度，却没有一丝一毫难堪之色。

两人疾然纵去，落在院子中。向公度道：“耿青你进去瞧瞧！”妙手巧匠耿青走入屋内，那外间里没有人影，再走到通向内间的门外，探头一看，只见邢勇和吕东青因骤失一半功力，身体和心灵都感到极度痛苦，此刻独自扶墙静立，没有出来。但辣水仙杜筠却又不见踪影。

妙手巧匠耿青心中骂一声“鬼丫头”，也不惊动邢、吕两人，退了出去，道：“那丫头已不知去向！”

鬼医向公度冷笑道：“她和屠元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嘿，嘿……我得让他们瞧瞧颜色！”

耿青道：“有一件事很奇怪，就是屠元庭为何不等杜筠将事办妥之后，才把总掣放开？”

向公度想了一下，道：“你敢是疑心有第三者潜入总掣？”

“向老猜得好，在下正有此意。”“这且不管，等见到屠元庭之时，便可套出真相。走，那宝鼎丹还在他们手中。”

两人随即纵上屋顶，直扑内宅，搜索屠元庭和杜筠下落。

他们走了一阵，正面的大厅内出现了两人，那是一男一女。那个女的道：

“你把我的宝鼎丹通通夺去，也不留一粒给我吗？”那个男的道：“你要灵丹何用？”那个女的正是辣水仙杜筠，她道：“我得留一粒，准备给那些人寻仇打伤之后，可以救命保身啊！”

那个男的道：“你就是怕邢勇、吕东青两人而已，走，我们去瞧瞧他们。”

杜筠眉头一皱，道：“他们功力已失去大半，我才不怕他们，怕只怕鬼医向公度和妙手巧匠耿青两人找到我要药，我交不出去，那时非死不可……”

那个男的道：“我听你说出总掣开关所在之后，便去替你打开，想不到后来情形大变，早知道这样，我也不必多此一举了。走吧，我们去瞧瞧邢勇、吕东青两人，你亲自送他们一粒灵丹，如果他们服下之后，能够恢复功力，你的仇怨岂不是就化解了？有他们帮忙对付向公度和耿青，总有点用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对此事毫无兴趣，现在只急于离开此地，哼！他如果让我碰上，非和他拼命不可。”

“谁？啊，是你的表哥屠元庭么？我看你们的关系似乎不很平常哩！”

她白了他一眼，道：“胡说，那日公舒涛的女儿绛衣仙子舒倩对你才好哩，我真奇怪她跑到哪里去了？”

……”

那个男的俊美的脸上，现出沉思之容，缓缓道：“我也觉得奇怪得很……”

杜筠忽然听到外面传来步履之声，面色一变，话也不说，倏然间转身纵到墙边一幅山水条轴之前，把条轴揭开，后面有道窄窄的暗门。她灵巧地穿入去，就像鬼魅一般隐没不见。

那个俊美少年也不拦阻她，微微一笑，纵步走出厅门，放眼一瞥，只见院中有两人正在走向院门。

他朗声叫道：“邢、吕两位兄台慢走——”那俊美少年纵落院中，身法之快，武林罕见。邢、吕两人功力虽然减弱一半，但眼力仍在，心头俱暗暗一震。吕东青问道：“尊驾是谁？为何认得我们两人？”

他笑一下，道：“区区复姓皇甫，单名维。前两天气晚上，我已见过吕兄，那时你正好跟勾魂浪蝶香如海动手……”

吕东青啊了一声，道：“那晚如非皇甫公子赐以援手，在下势必被香如海加害。”

皇甫维道：“目下那宝鼎丹已被我夺来，我分两粒给你们服用，希望能够恢复原来功力。不过我却有个要求，就是希望你们恢复功力之后，放过杜姑娘，不要向她报复。”

邢、吕两人大喜，一齐应允。两人从皇甫维手中接过那宝鼎丹，立时吞下。

他们就在院子中跌坐运功，过了一阵，两人都睁开眼睛。吕东青道：“我觉得那丹药之力很快就运行全身，但好像几次都发作不起似的？不知是何缘故？”

邢勇接着道：“不错，兄弟也有同感。”

皇甫维眼中现出一丝失望之色，须知他本身的功力，也只剩得六七成。这宝鼎丹如果能够奏效，对他关系甚大。所以他极为关心此事。他随即又分给他们一人一粒，道：“也许是药力不足之故，再服一粒试试看……”

邢、吕两人都向他感激地望了一眼，然后吞下那宝鼎丹。

两人服下丹药不久，头盖顶上隐隐冒出白色的水气。皇甫维湛湛的眼神

盯住他们，注意中又透出点紧张。

隔了一阵，那层水气逐渐消隐，邢、吕两人的面上，现出焕发的神采。

皇甫维立时慎重地把用下的两颗宝鼎丹收在囊中，等到他们睁开眼睛，便笑道：“恭喜两位已把失去的功力恢复过来。”

吕东青深深一揖，道：“公子此恩此德，吕某不知何以为报！”

胖霸王邢勇道：“在下也是和吕兄有同样的意思，当真不知如何图报才好！但愿公子有所差遣，则在下虽然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皇甫维道：“两位兄台这等说法，倒叫兄弟感到心中不安，些须小事，请两位不要挂在心上。”

邢勇暗中略一运功，发觉比往昔更是精纯，当真喜不自禁。连忙和吕东青商量道：“皇甫公子这等深厚之恩，我们总得想个法子报答一番才行。”

吕东青想了一下，道：“我见公子似是没有随从之人，我反正浪迹江湖，无所事事，因此假如公子许可的话，那就跟随着到处走走。我想在路上总派得上用场。”

胖霸王邢勇点点头，他知道吕东青因皇甫维对他不但有恢复功力之恩，同时以前还救过他一命，所以不惜自降身分，充当皇甫维的随从人员。再者皇甫维这人看上去坦率天真，也许不知江湖上的险诈。吕东青暗中加以照顾，也就等如报答救命之恩！至于邢勇自己则不必这样做，何况他有家有业，亦无法丢下一切，跟着皇甫维到处浪迹。

吕东青正要说话，皇甫维举手截住，低声道：“我猜是向公度和耿青来了。”

吕、邢两人连忙用神倾听，但毫无所觉，方自惊诧间，皇甫维又道：“我很想试一试向公度目下的功力，不过我也许抵敌不住，两位到时可以帮个忙么？”

吕、邢两人几乎是同声应道：“这个自然……”吕东青跟着独自说道：“只要公子不见怪我们插手，那还有什么话说！”

皇甫维笑一下，道：“若果在平时我也不怕他……瞧，他已在那边屋顶出现了……”

三人的眼光都射向左边屋顶之上，只见鬼医向公度屹立屋脊上面，宽阔的长衫随风飘拂。

此时相距尚有四丈之遥，向公度突然疾跃下来，落在三人面前数尺之处。

吕、邢两人见他武功高得出奇，心头都为之一震，都想到皇甫维假如一出手即被向公度击死，岂不糟糕？

鬼医向公度只淡淡瞧皇甫维一眼，之后便一直在邢、吕两人面上瞧来瞧去。

吕东青明知自己敌不住对方，但心想假如一上手便运足了功力，大概拆上三五十招，必无问题。那样一来皇甫维便可瞧出他功力深浅，也许用不着动手。

当下冷冷一笑，道：“向兄如今武功大进，今非昔比，难道这样就认不出以前的朋友？”

鬼医向公度双眉一剔，冷峻地道：“我本来还有点疑惑，但你这一说话，已可证实你们一身功力，竟已完全复原……”他说话时，妙手巧匠耿青已纵落在他身边。

胖霸王邢勇也具有吕东青同样的心思，所以立即接口道：“我们就算恢

复功力，难道向兄就觉得不顺心么？”

向公度转眼向耿青阴笑一声，道：“你瞧，这两个家伙多么狂妄！”他转回头，这一次不望邢、吕两人，却凝视住皇甫维，严声道：“你叫什么名字？他们这等猖狂，一定是倚仗着你吧？”

皇甫维笑一下，道：“我可不会装神骗鬼，说什么炼丹合药，暗中却增长自己的功力！依我看来，你这样得到的功力，就算天下无敌，也值得骄傲。”

向公度万万想不到这三个人说的话，一个比一个难听，心中气忿之极。但他城府深沉，心中越是气忿，外表越是平静。

他道：“你说了半天，到底未曾说出姓名？”

皇甫维淡淡一笑，道：“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姓名说不说都是一样！”

耿青看清楚这少年双眉眉毛之中，各隐着一颗红痣，心念一动，厉声道：“他就是皇甫维！”

鬼医向公度微微一怔，他也听到过少林无意大师的话，暗念此人既是一皇三公中一皇的后人，无怪邢、吕两人胆敢这等狂傲自大。当下仰天冷笑一声，道：“老夫先瞧瞧你有什么能耐，看是不是冒牌货？”

话声中一掌当胸劈去，这一掌劲力沉雄之极，当真是武林罕见。皇甫维也要试一试他的功力，右掌挥处，掌心内向，以掌背拂出去。随着掌势去处，也有一股无形潜力疾涌而出。

“砰”的一响，但见鬼医向公度身形稳如泰山，皇甫维的身子却摇晃了一下。向公度阴声道：“一皇后人，也不过如此，你决不是老夫敌手，如果识得进退的话，趁早认败服输。”

皇甫维淡淡道：“这一掌也不见得就判定胜负，接招！”他突然说一声“接招”，跟着双掌已交叉拂出，身法出手都奇快异常。鬼医向公度见他招数之奇，平生未见，心头大凛，疾忙虚劈一掌，身形淡然后退。

邢勇和吕东青在一旁喝彩助威，向公度又气又羞，倏然加急后退，同时之间仗着功力绝强，硬是将真力逆运至左手，猛可劈出。

皇甫维吃他的劈空掌力迎面撞到，无法不勒住前奔之势，右掌轻轻向外一拂，化开那股劈空掌力。

向公度争回主动之势，立刻劈出连环三掌，掌上的劲风潜力，连远处观战的邢、吕、耿三人，衣袂也为之飘拂不已。

皇甫维也迅疾地连拂数掌，他每一掌都用掌背拂出，这种手法武林中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那向公度凌厉的劈空掌力，全部被他化解。

院子中两人剧战了六七十招之后，皇甫维形势渐见不利。吕、邢两人几次想过去帮忙，可是向公度以绝强的内力，竟已布成一道无法冲破的无形墙壁，邢、吕两人看出这一点，所以又不敢贸然出手。心中那分焦灼之情，真是难以形容。

然而皇甫维身陷险境，吕、邢两人就算豁出性命，也非出手不可。江南孤客吕东青热血沸腾，倏然撤出腰间金笛。胖霸王邢勇满面肥肉颤动不已，双掌之上已提聚了全身真力。

妙手巧匠耿青突然纵到，只见他左手扬着一束三尺长的黑色细网，右手一支匕首，精光夺目。

江南孤客吕东青首先发难，金笛抡处，有如龙蛇变幻，直取耿青。耿青左手健腕轻颤，那面黑网突然化为方圆五尺的一片乌云，封住金笛招数。

吕东青金笛上运足真力，轻轻点在对方“龙须网”上，跟着化为“满天星斗”之式，金笛幻出数点金光，从空中下击。

耿青手中龙须网擅长封敌护身，同时锁拿敌人兵器，有如撒网取鱼。但这次吃吕东青一笛点在网沿上，突然感到对方内力强甚，化御不及，那张乌云也似的龙须网有如泄了气似地蓦然垂下。跟着眼见对方笛招罩住头顶，威力莫测，这一惊非同小可，也就顾不得体面问题，倏然向地上倒下去，左肩左肘一齐找地用力，整个人贴着地面疾翻开去，总算避开对方取命的一招。

吕东青出手得利，为何轻轻松松就让对方逃开？原来他的金笛只在对方成名兵器龙须网上一点，陡然发觉上内力比以往沉雄得多。心头不禁一阵狂喜，第二招“满天星斗”只使了一半，就中止了追击之势。

胖霸王邢勇于此时，抡起斗大拳头，遥向鬼医向公度击去，同时吐气开声，端的威风凛凛。

他一向擅长的是拳掌上阳刚之力，有隔山打牛的威力，这一拳已运足全身真力，非同小可。拳力到处，微闻“砰”地一声，竟把鬼医向公度布下的无形墙壁捣穿了一个缺口。

向公度一看这两人陡然之间功力增强不少，心中大为惊凛，不等江南孤客吕东青冲到，已自虚发一招，倒纵两丈之远。

皇甫维好不容易松一口气，举手道：“吕兄请勿追迫，兄弟暂时要留下这厮性命，等到下一次相逢，才取他性命……”吕东青和邢勇听了此言，都一齐停步凝身。

鬼医向公度阴阴一笑，道：“既然如此，老夫也就忍耐一下，看看下次相逢，你又学到些什么绝艺……”他转眼望一下耿青，又道：“咱们走吧！”

两人一下子便跃上屋顶，去得无影无踪。江南孤客吕东青喜不自胜，上前道：“在下和邢兄都试出功力增强不少，公子可不趁此刻无人，立刻吞服那两粒宝鼎丹？在下敢信公子你一旦增长功力之后，鬼医向公度决非对手！我们可以跟着就找他麻烦……”

皇甫继摇摇头，道：“这事不忙，以后再说吧！”他举手拭去双鬓汗珠，又接着道：“那鬼医向公度此刻的功力，居然已可与少林三老匹敌，再化点时间锻练，恐怕就要凌驾少林三老之上了！”

胖霸王邢勇骇然道：“如少林三老的武功也低于他的话，岂不是武林无敌了？”

皇甫维笑一笑，道：“你们见过少林三老之一的无意大师出手，所以认为他们的武功很高是不是？哼，要是我不是硬挨了无意大师突然出手攻来的一掌，目下功力未减的话，刚才对向公度的一战，你们两位就知道毕竟谁行谁不行了！”

吕东青接口道：“原来公子乃是伤于无意大师掌下，那么眼下我们就得小心，以我猜想长老一定还在这保定府中，说不定他和向公度两人会联手对付公子，那时我们实力就要比他们弱得多！”

邢勇瞿然道：“吕兄说得不错，我们，速离开此地，等到公子服下宝鼎丹之后，那就不怕他们联手寻来了！”

皇甫维颌首道：“好，大家走吧！”他当先跃上墙头，却向屠府内宅纵去。吕东青和邢勇跟在后面，都不明白他此举是什么意思。

三人迅疾异常地在屠府后宅中穿来穿去，只因这屠府占地极大，廊院无数，故此虽然在大白天，但偶然碰上丫鬟婆子之类，都有足够的地方掩蔽身

形。

皇甫维好似要寻什么人，一直东张西望，最后在一处廊角停步，剑眉皱起来，轻轻道：“这鬼地方太大了，想找个人好比在海中捞针……”

胖霸王邢勇暗中一笑，道：“公子想找什么人？也许我有办法！”

皇甫维惊异地瞧他一眼，道：“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要找的是杜筠姑娘的一个侍婢，名叫青霜——”他顿了一下，因为他瞧出吕、邢两人眼中都露出笑意，但他随即又接着道：“你们两位有所不知，前几日杜筠想骗我陷在石室内，就在你们那间房的隔壁，在那儿我可以瞧见你们所有的动态和话声。本来我一定中计无疑，但幸而青霜姑娘暗暗点醒我，于是我一进门之后，立时将石门门轴撬坏，不过关上门却看不出来。她此举不但使我脱离险地，后来那总掣也是靠我，你们那道钢门才能打开。我想这次离开保定之后，可就不知几时才会再来，我想应该去向她道谢和辞别，两位不会再笑我此举吧？”

吕、邢两人呆了一下，连忙齐声说绝不敢加以哂笑。他们起先原本以为其中涉及男女私情，谁知竟是一片纯洁感谢之心。而直到这时，他们才确定了皇甫维虽是一皇后人，但其实却是个极好的青年。

邢勇道：“在下试上一下，也许可以查出青霜姑娘的下落！”皇甫维道：“你怎生查法？”

他道：“我去捉住一个看来较为体面的女人，相信可以从她口中问出消息！”皇甫维笑道：“我怎的想不到这一着？不过到时如果那女人会泄漏我们找人的秘密，而可能危害到青霜姑娘的话，那就要把她灭口才行！”

吕、邢两人微微一怔，对望了一眼，敢情他们同时都感到这皇甫维手段之辣，完全不似他早先那种情深义重的为人，所以甚觉奇怪。

邢勇去了不久就回来，道：“幸亏公子你想起要向她道谢辞别，不然的话，她和杜筠都活不成啦！”吕东青道：“邢兄快说出来，别吊我们的胃口……”

邢勇一笑道：“听说杜筠碰上屠元庭，把他骂了一顿。屠元庭却向她索取灵丹，杜筠拿不出来，因此被屠元庭和金旭、邵一峰、易恒等三人联手活活捉住，眼下关在那院子一个房间中，青霜姑娘和另一个侍婢都一齐关禁在房中。”

他停顿一下，又接着道：“我感到这屠府中机关重重，深恐那女人告知屠元庭之后，而我们一时又未能救出她们，岂不危险，所以把她……”

皇甫维并不追问把她怎样了，一味点头道：“邢兄办得好，干净俐落，我们走吧——”

这时胖霸王邢勇先走，一直到了一个院子中。皇甫维请他们留在外面照应，独自纵入去。那院子内了无人迹，看上去倒像是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

他走入厅后，但见后面有两排房间，共有六间之多，每道房门都在外面加上一把锁头。

查到第二间房，便听到房内传出一阵沉重呼吸之声。他毫不迟疑，伸手抓住锁头，运力一拧，那锁头应手而断。但跟着“隆隆”疾响之声，传入耳中。他把木门拉开一看，面前一道钢门封住去路，皇甫维看了登时不禁呆住！

第六章 荒冢

一阵深深的失望之感袭上心头，使他烦躁起来，一掌拍在钢门之上，发出“当”地一声巨响。

这一掌把他自己手腕震得隐隐生疼，但那扇特地精制的钢门却毫无损伤。

还没有看出什么头绪时，忽然听到一个女子声音，传入耳中。那女子说道：“是哪一位进入此院？”

皇甫维心中大喜，转目遥注那边的一排房间，大声道：“我是皇甫维，你可是杜姑娘？”

那女子声音也欣然答道：“啊，是皇甫公子，我们在第三个房间里。”

皇甫维身形微晃，已经落那边第三道房门前面。只听杜筠又说道：“我听到钢门之声，本以为来人已被隔在其内，谁知又听到掌拍钢门之声，好像是在外面拍的，否则传入我耳中不会那等响亮。是以试行发声一问，果真没有被隔于其内。”

皇甫维道：“现在我该怎么办？快点告诉我！”

辣水仙杜筠道：“在那门限下面，有块突出寸许的石头，你用阴力把石头踢进去，钢门就被嵌住放下来！”

皇甫维道：“原来开关就在这里……”说时已如言把门限下突出的石头踢了进去。

那道木门一下就被皇甫维打开，放目一瞥，只见杜筠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全身被缚，动弹不得。在她身上血痕渍衣，竟有三四处之多。但见她面色泛白，神气甚是萎顿。在她旁边的地上，有两个女子双手双脚均被捆住，曲身躺卧。

他一眼看去就认出那两个女子正是杜筠的侍婢青霜和雪琴两人，微微一笑，步入房中。

杜筠道：“想不到皇甫公子会突然出现此地，幸得相救，以后不知如何报答深恩……”

皇甫维举掌一拂，把她身上绳索拂断七八道，杜筠立刻挣脱上身，弯腰去解脚上的索绳。口中问道：“皇甫公子机警过人，刚才第一次虽然扭开门锁，却没有进去，否则就被锁在房中，不得脱身！”

皇甫维去查看青霜和雪琴两人，闻言一怔，道：“这话怎说？我刚拧掉门锁，那道钢门就闸下来？”

辣水仙杜筠也怔一怔，道：“不会吧？那道钢门要隔一阵才掉下来，除非有人控制，不然的话绝不会那么快就掉下来。”

皇甫维见她去查，便不作无用的猜想。这时已看清楚地上的两个少女乃是被点住穴道，当下伸手先把青霜的穴道拍开，然后伸手去捏断她身上的绳索。

青霜哼了一声，睁眼翻动身躯，这一转动恰好使得皇甫维的手重重地碰在她胸前，触手处但觉软绵绵之中又暗具弹性，那种感觉和碰在别的地方完全不同。

她迷惘地凝视着皇甫维，两颊飞红，神态甚是可爱动人。

皇甫维对她笑一下，道：“你身上没有受伤吧？”

青霜被这少年俊美和正在眼前的笑容压迫得有点喘息，轻轻道：“没有，婢子没有受伤！”

他又笑一下，道：“可是你没有起身啊，让我拉你起来……”他伸出两手插在她两肋之下，轻而易举地把她拉起来。青霜心头一阵狂跳，全身热血加速奔流。皇甫维又道：“我为了要谢谢你，所以在府中到处找你呢。”

青霜不但不会说话，连身体四肢都感到没有一丝力气，青春的脸上泛起悦目的红晕。

皇甫维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样子虽然不算很美，可是却很可爱，于是仅用一只手环抱着她无力的腰肢，腾出一手，在她脸颊上轻柔地捏了一下，道：“你一定是被他们骇着了，不过现在有我在此，就不用害怕了！”说到这里，突然听到一阵“隆隆”之声，好像是有道钢门升起。他的心思立刻转到别的地方，缓缓放松手，先弯腰拍开雪琴的穴道，然后道：“你替她解开绳子吧，我要瞧瞧你家姑娘查出什么线索……”

青霜听到他提及杜筠，娇躯一震，登时恢复了气力，连忙应了一声，蹲下去松解雪琴之缚。

皇甫维出门外，只见杜筠已匆匆转入来，向他招手，他走过去，杜筠道：“操纵钢门的开关没有损坏，我细心查究一阵，忽然发觉那开关上面有一阵淡淡的香气，好像是被女子碰过。”

他惊异地哦了一声，道：“会不会是你以前留下的？”

她摇头道：“不但绝对不是我，同时我也敢断定不是那位追踪着你，暗中要保护你的绛衣仙子舒倩所用的香气。”

皇甫维觉察她口气中有点异常，俊眼一转，已知道她大有吃醋之意，心中不觉好笑，故意道：“那就让我想一想看，哪一个可能到这里来呢？”

他口气中好像有不少女孩子跟他不错似的，杜筠突然叹口气，道：“你详细想想吧，我得赶紧走开，免得被她瞧见，又像那绛衣仙子舒倩那样对付我，可就吃不消了……”她举步向那边的房间走去，脚下有点沉滞，显然是身上的伤势所影响。

皇甫维自个儿笑一下，也跟过去。走到刚才被阻的房门口，向房内望去，只见一个大汉被捆在太师椅上，面色蜡黄，甚为难看。

他认得那个大汉就是铁骑大将蒲坚，不觉大感惊奇。

杜筠走入去，道：“蒲兄少安毋躁，小妹这就替你解开绳子。”

蒲坚沉重地呼吸着，显出内脏已经受伤之象。杜筠又道：“小妹身边有药，蒲兄服下之后，就可毒性解去，再稍为修炼一下，就能恢复原来功力。”

蒲坚巨眼一睁，威势迫人，沉声道：“是屠元庭命你来的么？可是不敢杀死老夫？”

杜筠凄然一笑，道：“蒲兄瞧瞧小妹身上，这几处伤势都是被他和金旭等三人所伤，小妹也遭遇到蒲兄同样的命运！幸而这位皇甫公子现身救了小妹，小妹才能过来释放蒲兄出困。”

他重重地哦一声，巨大的双眼凝注在皇甫维面上，突然仰天长叹一声，道：“尊驾双眉眉中都有红痣，正与昔年的一皇相同，不用说定是一皇的公子了……”

这时杜筠已解开绳索，又取出两位药丸，递给蒲坚。蒲坚毫不犹豫，迅速服下。杜筠自家也服下一粒强心益气的丹药，暂时可以不受伤势影响功力。

皇甫维暧昧地笑一下，道：“蒲兄这一问，兄弟也难以作答！许多人都

这样说，但是……”他倏然住口，只摇一摇头。

皇甫维自家也很想知道关于此事的真相。

这时蒲、杜两人都默默运功，他便退出房外，走到入口之处只见青霜自个儿走出来。他招手叫她过来，道：“我马上要走了，谢谢你的帮助。”

青霜呆了一呆，两眼立刻红润起来，幽幽道：“公子此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皇甫维见她掩抑不住心中伤感，这时才知道这个俏婢竟然对自己十分眷恋。这时不忍调侃，道：“人生到处都能相逢，你等着瞧吧。我承你相救，特来告辞，想不到耽搁了不少时间！”青霜接口道：“公子对婢子的好处，婢子这一生都不会忘记。公子千万珍重……”

皇甫维双肩微晃，又飞出大厅，一个起落，便出了院子。江南孤客吕东青和胖霸王邢勇望见，齐齐奔来会合。

三个人一同奔出屠府，这次已无人拦阻，走到大街上。邢勇急行数步，在皇甫维耳边道：“在下实在腹饥难当，可否先行吃点东西？”

提起吃饭，三个人都精神百倍，一方面又饿得差点走不动，不久，他们已在一间规模甚大的馆子内坐定。

三人边吃边谈，皇甫维把无意救了铁骑大将蒲坚之事说出，然后又告诉他们，这就要兼程赶回家去。胖霸王邢勇因有家业，所以不跟随皇甫维同行，吕东青却因子然一身，加上心存报恩之念，决定与皇甫维一起走。

饭后皇甫维和吕东青往南走，晚上宿在望都。江南孤客吕东青回房之前，笑对皇甫维道：“我们走得不快，看这情形明后日未出冀境之前，将被铁骑大将蒲坚追上。”

皇甫维道：“吕兄阅历丰富，必是已有所见方出此言。我虽不怕他们追上来，但今宵委实有点疲累，先好好休息一晚再说。”

两人各自回房，那望都地方不甚繁荣，因此天黑之后，已一片寂静。

皇甫维盘膝坐在床上，闭目调息，运起本门坐功心法，真气走遍全身经脉。

大约到了三更左右，他在忘我的空灵境界中，突然如有所感。歇得一会，发觉房外似乎有对眼睛窥视着他。他不禁为之心头大震，暗想自己本门坐功除了心法神妙，易于速成之外，尚有一桩妙处是天下各派均所不及的，那就是凡是练就本门内功，自然而然便练成“天视地听”之术，耳目之灵，高人一等。

那对眼睛一直在凝视着他，在他感觉之中，好像连瞬也不瞬，此时心头也生出一种微妙异于寻常的感应，他好几次都忍不住想睁开眼睛瞧瞧，但又想到这对奇怪的眼睛如果是鬼医向公度，或者是少林三老之一的无意大师的话，没有理由一直不肯发难动手，但不是他们的话，则又是谁？

正在凝想之际，心灵上突又生出警兆。这一次发现另有一人已侵入二十丈之内，此人疾若飘风，直扑向此房而来。

这后来的一人出现得也甚突兀，而且身法之快，甚为惊人。

他一直闭着眼睛，但灵敏无比的感觉中却好像已见到那两人的举动。但觉先来的一人蓦然间不知去向，好像是避开后来的人，皇甫维深知先来的那个功力较高，是以如若他不用眼睛偷窥自己的话，则不易察觉此人下落。念头转动之际，后来之人已到了房外，开始向房内窥视。

皇甫维索性倒在床上，呼一口气。躺了一阵，突然发觉那后来之人，竟然由一化二，变成有两对眼睛在凝窥着自己的动静。

这样说来，在屋外的人前后已共计三个。这三个人武功之高，行迹之奇，无不令人心中诧异。皇甫维实在忍之不住，突然间向那后来才到达的四双眼睛望去。

但见在黑暗的窗外，四点灿如明星的眸子一闪即隐。皇甫维见他们隐去，便凝神倾听，却只听到一阵飒飒微风之声，霎时远去。

皇甫维越想越奇，暗念这三个人决不是一路，但武功都那样高强，这等身手之人，在江湖上出现一个已经足够震动武林，而今晚竟然共有三个之多，宁不奇怪？假使是那日月星三公来此的话，听说他们三人从不分散单独行动，所以从第一个人突然隐避这一点上推测，可知道三人决不是“三公”。

他不想犹自可，一旦寻思，便忍不住要设法查出一点端倪。

这时在二十余丈外的街道上，两条纤细的人影，极为迅疾地向南方奔去。在这两条人影之后，另有一道黑影，远近吊缀住他们。大约走了里许，后面那条人影突然之间回转身，不消片刻工夫，又落在皇甫维房间之外。

房中突然亮起灯光，那条人影贴在门缝边向房内瞧去。只见皇甫维一手持烛，一手拿着枕头。

烛光之下，把他俊美的面庞照得一清二楚，连双眉之中的红痣也生像闪耀出淡红色的光辉。

门外的黑衣人似是第一次瞧清楚皇甫维的形貌，身躯轻轻一颤。

皇甫维身上披着一件未扣的长衣，持着烛枕走到桌子旁边的高椅靠背椅旁，突然间那支蜡烛熄灭，房中一片黑暗。不过只是一瞬间之后，仍然可以见到披着外衣的皇甫维站在椅子后面。

那黑衣人突然如有所觉，贴着墙壁疾如掣电般飞上去，一下子已翻过屋檐。但几乎在同时之间，另有一条人影在屋侧的通天院子内纵上屋顶。两个人登时在屋顶碰面，不过相隔尚有三丈左右之远。

黑衣人对面那个人笑了一声，声音甚是温朗悦耳。接着便道：“尊驾想不到皇甫维也有这么一手吧？这一手是‘金蝉脱壳’和‘瞒天过海’两计合并而成。我想尊驾虽是神眼如电，夜能见物。可是烛光突灭之际，势必有一瞬息之间的模糊，我趁这时把外衣脱下再用枕头顶在椅背上，人也闪出窗外。等到尊驾眼神完全恢复，辨出那不是真人之时就像此刻一般，我们已经碰面了。”

他娓娓动听地把自己的计谋说出来，口气显出他心中万分高兴而又天真坦白，竟然毫无骄矜自夸因而令人讨厌的那种印象。

他一面说时，一面已看清楚对方，只见那奇异的夜行人高度稍矮于常人，全身用宽大的黑袍罩住，根本看不出身体强壮抑是纤细，头上用一条宽大的黑巾整个裹住，几乎连眼睛也不露出来。

这黑衣人静静地听他说话，不动声色，静默得有如石像，深沉得宛似大海。

皇甫维也感到对方异于常人的气质，和他对望了一阵，突然道：“你走吧，我不会跟随着你……”

那黑衣人似是感到十分出奇，低低道：“为什么呢？”皇甫维道：“我感到你是个与世俗相违之人，当然不愿被别人知道姓名来历，所以我这样做，对于你不是很合适么？”那黑衣人瞧他半晌，然后翻身跃走，眨眼间已去得无影无踪。皇甫维在屋顶上怔立了许久，但觉对方低沉而悦耳的话声，老是萦回耳际，久久不散！

这件事之后，一夜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翌晨上路之后，他也没有把宵来之事告知吕东青。在他心中觉得这些事好像都冲着自己而发生，所以没有告诉吕东青的必要，只放在心头默忖沉思。

第二日第三日以至第七日时，他们已走出冀境，这一路上极为平静，毫无事故。吕东青因久历江湖，浪迹天涯，因此见多识广，每逢经过一处地方，都能够叙述一些武林掌故和豪侠事迹给他听，所以皇甫维越来越感到江南孤客吕东青十分重要。

他们越见投契，形迹越密，几乎有如形影不离。第八日已走到吴境砭山地面，两人步入市肆之中。

皇甫维正以游目四顾之际，突然间感到一缕寒风袭向腰间。这时因身在市街，心神旁骛，根本想不到有事发生。是以警觉之际，那一缕寒风已到了腰间衣服之上。

只见他露出衣服之外的手足头面各处，突然间变为淡红之色，有如桃花般娇艳悦目。

就在他运功护体的同一刹那间，在他身侧一个行人蓦然撞在他身上，把他撞开两步。这却是因为皇甫维武功奇高，当那人撞到自己身上之际，已经感出那人不但全无武功，而且是被另一股极沉重的暗劲推得他撞了过来。假如他不退开两步的话，这个行人吃那股潜力暗劲一挤，非死不可！

这一阴差阳错之际，那缕寒风已划破皇甫维腰间衣服，顺着他腰间的皮肤滑了过去，总算没有打实。

皇甫维心中大感惊奇，忙不迭向那人撞过来的方向望去。这刻他只求见到有心相救之人，反倒把暗算的凶手先置之不理，目光到处，只见一个身穿银衣的妙龄少女，正好款款走过。

他只能见到她的侧面，但见她面白如玉，两颊艳若桃花。鼻子挺秀，眼眶微凹，但睫毛却特别多，眼睛开阖之间，别有一种风韵。她虽然没有转过面来，可是皇甫维却敢断定就算隔了许久才迎面相逢的话，也能够认得出她来。尤其是她那婀娜的风姿和丰满动人的曲线，当真是千万美女之中也挑选不出这么一个美人来。

他诧异地望着她，正在寻思之际，突然一声惨叫起自身后，回头一望，恰恰见到一个高大的和尚有如推金山倒玉柱般倒下地去。

转眼之间街上行人都积聚观看，围了一大堆人，皇甫维巧妙地挤入去，只见那和尚皮肤白皙，身边有支禅杖，甚是粗大。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伤痕，但在皇甫维眼中，却一望而知这和尚被人以重手法隔空震断心脉，同时又点住颈后的“后宫穴”，所以七窍封闭，没有流出一点血来。

他禁不住心头一震。

再向那和尚望了一眼，忽然发觉那和尚竟是当日独上嵩山少林寺时，曾经见过一面的僧人。

当下反身挤出人堆，迅速地转眼向四下瞥，忽见那挺秀艳丽的银衣女郎就在街边走过。她走得目不旁观，倒像是刚刚走到此处的样子。然而皇甫维适才明明见到她已经笔直走了过去，如何又会再度经过？

他简直瞧得双目发直，怔怔地呆立在当地。在他心中其实转动着许多念头。可是在外人眼中，谁都会以为这个俊美少年竟是色迷心窍的登徒子之辈，所以才这等猖狂地注视路过的美女。

那银衣美女走过了七八步，突然回转头来，四目相触之下，那女子嫣然

一笑，跟着纤腰一扭，转入横巷之内。皇甫维又怔一怔，心想她一笑是什么意思？她是谁？和这少林僧人之死有什么关系没有？

一连串的问题浮上心头，却又知道不是单凭空想可以解决。更不迟疑，双肩微微一晃，人已如行云流水般滑到那条横巷巷口。放眼一望，这条巷子只有丈许深，不但全无门户，而且是个死巷。但那银有女的踪迹却已不见。

皇甫维哼了一声，想道：“目下已可证明她武功不弱，更可断定她必与那大和尚暴死之事有关。眼前所能想到的，就是那少林僧人必和暗算我之事有关，可能凶手就是那和尚，而他正因此被人杀死。那个撞向我身上的路人，一定是那银衣姑娘所为。”

想到这里，他突然间一个大转身，游目四顾，满面均是讶异之色。

但见街上尽是陌生的路人，纷纷向和尚倒死之处赶去，而他突然想起要找的江南孤客吕东青却不知去向。这倒教他觉得彷徨起来，不知道应该如何着手找寻才是。

大约等了一盏茶的时间，公人们已经赶到。皇甫维与他们虽然相距尚远，仍能够听到公人们议论纷纷，大家都在胡乱推测那少林和尚的死因。

忽然两丈许有人叫道：“公子请到这边来！”

他转头一望，那人赫然就是江南客吕东青，这一喜非同小可，连忙走过去。

吕东青一言不发，引他到不远处一座客店，开了房间之后，人在灯下开始谈起经过。吕东青叹口气，道：“我差点被人打死，险险不能和公子你再见！”

皇甫维大吃一惊，道：“怪不得我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对，敢是负了伤么？”

“不错，我内脏已微受震动，伤虽不重，却很讨厌。”

“我不是先走了好几步么？那时突然有人在背后给我一刀，身手甚为普通。我一回身便把刀子击落，眼光到处，持刀之人乃是个黑衣大汉。他脚下倒快，转眼已闪入一条巷内。我急于知道他暗算之故，便追过去……”

皇甫维道：“糟了，那一定是诱敌之计。”

吕东青道：“我追入巷内，那黑衣大汉突然回身迎上来，迎面连发五六招，拳掌交加，出手之快，当真是我平生罕见。幸而我从不轻敌，总算——拆解。谁知又是一个黑衣大汉从背后冲来，迅攻数招之后，两人忽然联手并掌齐齐攻到我面前。我也发掌迎上……”

皇甫维听到这里，失声一嗟，道：“这一回当真中了诱敌之计，他们联手并掌的一掌，乃是举世无双的绝学，掌力中刚柔兼有，忽软忽硬，而且功力增强许多，称为‘同心若金’，乃是星公冷央一脉秘传……”

吕东青道：“我受伤之后，因见他们两人已转到同一方向，连忙纵退，猛一回首，只见巷口并排站着两人，俱是一式黑衣劲装。我见无法善罢干休，干脆冲上去，勉强提聚全身真力，发出一掌。那两个黑衣劲装大汉一声不响，迅速齐整地并掌相迎。我领教过他们这一手绝活，自然不敢再碰上去，只好撤招退过数步。突然眼前一花，在我面前又出现一个黑衣人。我的眼力自问在武林中也算得不错，但这一回竟瞧不出那黑衣人乃是从何而来。我心中这一惊非同小可……”

皇甫维道：“他用的是什么招数？”

江南孤客吕东青苦笑一下，道：“惭愧得很，他的出手虽然极快，但看上去倒不觉得有何出奇，然而又说不出究竟是什么手法。”

皇甫维听罢又凝眸寻思，吕东青等了一阵，突然问道：“公子请恕我冒昧，那位黑衣人武功如此之高，当真是我平生梦想不到，会不会就是令尊？”

皇甫维摇头道：“不是他，这个人我前几天晚上见过，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不过我却不知此人是谁，听你的描述，他的武功又在鬼医向公度或少林三老之上了……你刚才提及令尊二字，我不妨告诉你，一皇不是我父亲，我的武功是我义父传授，他本人年老体弱，长年瘫卧床上。说出来你或许不信，我以往的日子都过得很苦，因为我义父家财富有，又最疼爱我，所以我义父二个亲生儿子都对我极为嫉恶，生怕义父把财产分给我一份，而我却是有口难言……”

江南孤客吕东青还是第一次听到他提起身世，他感到大出意料之外，轻噫一声，道：“那么公子你却姓皇甫，与昔年的一皇三公中的一皇相同，同时又是他的家数，可就难怪江湖上都猜测你是一皇的公子。目下既知授艺的乃是公子义父，然则公子的亲生父亲又在何处？”

皇甫维黯然道：“我也不知道，自我懂得人事之后，我就已跟随着这位义父。他老人家最是疼爱我，有时候要我站在床边，让他老人家瞧上半天，眼中那种说不出的情意，教我这个义子看了当真感动得淌下眼泪……”

他长长叹一声，又道：“我离家已久，不知他老人家日子如何过去，咳，吕兄你不是外人，说也无妨，我那二个义兄虽是他的嫡亲骨肉，可是他们对我义父都不太好，我时时看不过眼，加上他们对我种种恶劣行为，有时我真想出手把他们通通杀死……”

吕东青哼了一声，道：“他们既不能孝顺老人，留之何用，倒不如尽行诛杀——”

皇甫微微一笑道：“若然我不是念着他们乃是我义父的亲身骨肉，早就叫他们到阴司报到了！”

两人又谈起今晚那个黑衣人，皇甫维道：“关于那四个袭击你的大汉，必是星公冷央的手下无疑，幸好当时只遇上三公之一的手下，如果再加上日公舒涛和月公佟雷的手下，就算一共只有三个，可是人们联手的招数，其中有三招乃是日、月、星三公仗以无敌天下的绝艺，称为‘阴府三大夺命神诀’，每一诀均可用尽他们三人本身武功之长，配合得天衣无缝，每逢出手，当者非死不可！”

吕东青道：“这一路武功我的确从未听过，只听过武林中传说是一皇三公之中，一皇若然出手，鬼神难逃。那三公则若是一齐出手，也是必死无疑。原来他们练有合手联攻的三大神诀。那个黑衣宽袍的异人，他知我已略负内伤，临走时抛了一粒灵丹给我，呶，就是这一粒。在我未猜出他的来历之前，老实说我可不敢随便服下此丹。”

皇甫维取过来，又瞧又嗅，然后道：“我也不识此丹来历，他会是谁呢？既不是我义父，又不是三公，那么还有谁呢？说到少林三老及鬼医向公度之类，功力似乎又没有这么高明！当然这药丸不可以随便服食，我义父曾经告诉我说，江湖上练有各种希奇古怪的药物的人不在少数。那些药物有的可以迷惑心智，服后一切行动，均听从那人主宰……”

吕东青寻思片刻，突然抬眼望着他，嚅嚅了好几下，但终于没有说出话来……

皇甫维诧异地望着他，可是他既然不说，便不好意思问他。两人沉默了片刻，吕东青缓缓道：“公子见我欲言又止，一定感到奇怪。事实上我想起

一个人，只有她有此功力，可是那位黑衣异人决不会是她，所以我不好说出口来……”

皇甫维道：“你说出那人的名字也无妨吧？”

吕东青道：“她的名字，武林中人都不敢挂在口上，虽如我今年已是五十余岁，但在二十年前那位异人早就名满天下，她的名字及事迹都是我恩师在密室之中，暗暗告知，以后就谁也不提……”

皇甫维道：“等一等，我虽然猜到一人个，但是不是她，还得证实一下，我猜的就是武林人称‘圣女’的那一位，是也不是？”

吕东青道：“公子猜得对，就是心池圣女她老人家！”

他不但口气之中，蕴含着尊敬的意味，而且神色也突然一肃，显然这等尊敬，乃是发至内心。

“哦，原来她在圣女之上，还加上心池两字，只不知心池是什么意思？”吕东青迷惑地望着他，呐呐道：“公子当真不知道吗？”皇甫维道：“我如果知道，何必问你？”

“这心池二字，乃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他停顿一下，面上流露出异样的神情，好像十分不愿意说出来。

皇甫维心中突然感到十分不悦，可是又不能说不悦，所以面上不露一点痕迹，微笑道：“既然你感到谈论那圣女之事有所不便，那就不管我的话有理没理，也不要再谈论下去，改日有机会的话再说了。”

吕东青虽是久走江湖，阅历丰富，可是万万想不到皇甫维年纪轻轻，却有这么深的城府，能够隐藏住心中情绪！故此倒没有发觉，转眼望着手中的灵丹，一时之间委决不下是否应该服食？

皇甫维想了一想，道：“以我看来，那黑衣异人出手甚奇，多半不会是诡计，吕兄不妨放大胆子服食此药。”他心中却在想到：“假如此药有灵，我自然认为我的眼光过人。万一那药不灵的话，哼，哼！遭殃的还是你自己……”

吕东青吞完灵药之后，才缓缓道：“万一此药无益有害，就请公子忖度形势，如果我神智昏迷，对公子会有不利，万望公子出手赐我一死，以免恩将仇报，吕东青那就真是罪不可逭了……”

皇甫维见他说得情真意切，大是感动，刚才心中那股不悦之情，登时消散。不过这时倒是无法可说，只好默然瞧着他的动静。

隔了一阵，吕东青忽然露出痛苦之色，闭目调运呼吸，又过了片刻，蓦然跳起身，向门外便跑。

皇甫维吃一惊，心想这一回糟透了，敢情那药丸不是好东西。看他这等情状，极像是受了药力驱使，奔去供那用药之人差遣。

这个念头宛如电光一闪，迅即掠过心上。但见他身形忽然疾如飘风般飞出去，抢先一步拦住在房门口。

江南孤客吕东青脚步一窒，转目瞧着面前的皇甫维一眼，突然露出极为奇异的神色，说是惶急也可，说是惊乱也可！

吕东青突然向他右边空隙抢去，意思是想窜出门外。皇甫维身形微移，把空隙堵住。江南孤客吕东青头上青筋暴现，汗珠点点冒了出来，立时又改向他左边抢去。皇甫维运起护身神功，又把左边封住。

吕东青连着左右闪窜了两三次，都窜不出去，宛如撞在窗纸上的苍蝇一般，神情惶急之极。这时他大概明白决无办法可以窜出去，突然一掌疾击出

去，掌势所罩，竟是人身三十六大穴的部位。

皇甫维心中暗想这次可猜对了，他若不是受药力支配，怎会向我行凶？当下不躲不闪，任得他一掌击在身上，口中低声喝道：“吕兄你怎么啦？”

吕东青这一掌力非同小可，而且又相隔得近，就算中途有心撒招，也无法办到。只听脆响一声，这一掌已击实在皇甫维身上，皇甫维虽然有神功护身，不会受伤，可是这一来吕东青手底本来不弱，二来加上服过“宝鼎丹”之后，功力增强。因此皇甫维身形大大摇晃一下子。

好个皇甫维身手不凡，身形虽然犹在摇晃不定之际，居然能够发出一招，用掌背轻拂而去。这一拂看上去似乎软绵无力，但五指上的数缕寒风，却劲锐惊人。

吕东青明明白白见他一掌拂到面前，可是竟不会躲避，面目间表情呆滞异常。

皇甫维哼了一声，疾然收回招数，自家身形也同时稳住。口中又低声喝道：“吕兄，吕兄，你当真已认不出我么？”

吕东青举袖抹一下头上汗珠，道：“完蛋啦，我一开口就忍不住……”

皇甫维听得莫名其妙，道：“吕兄此话怎说？”忽然鼻中嗅到一阵极臭之味，跟着又听到吕东青肚子咕噜咕噜乱响，不禁又道：“吕兄，你怎么啦？”

江南孤客吕东青苦笑一下，道：“没有什么，不过一肚子臭屎都拉在裤裆里就是了……”

皇甫维恍然大悟，失声笑道：“你赶着要出去，就是为的要拉屎吗？”

“可不是要拉屎，当时急得马上就要拉出来，所以憋住一口气，不敢说话。要不是公子你拦住我的去路，哎，又来啦……”

只听又是一阵响声，同时臭气逼人。皇甫忍住笑退纵出去，一面道：“吕兄快去清理一下，我会把你的衣服送去让你替换……”

吕东青双手拉住裤脚，一瘸一瘸地出去，口中问道：“公子你身上没事么？刚才在下的一掌，实是情急之下发出，本以为公子一定会闪开。”

皇甫维道：“快点去吧！我没有事，放心好了。”

忙乱了好一会，两人回到房中落坐。皇甫维一想起刚才之事，就忍不住笑出声来。吕东青连连苦笑，道：“真想不到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居然还会把屎拉在裤子里，真是万万想不到。不过现在却完全好了，早先受的一点内伤，已经完全复原，那位异人会是谁呢？”

皇甫维道：“反正他乃是偏帮着我们，相信日后总会晓得！倒是那个暗算我的少林和尚，他用的暗器曾经在我腰间划过，我只感觉出乃是一种专破气功的毒针。他为何要向我暗下毒手？再者是谁把他杀死？”

吕东青想了一阵，道：“第一件我想请问公子的，就是关于那三种毒针。听说少林寺绝艺有七十二种之多，毒针原本种类繁多，在少林寺的一种，称为‘灭神钉’，宇内共推为专破气功各种暗器的霸王，据说只要击中，形神皆灭，只不知公子何以能够不惧？”

皇甫维道：“这是我义父嫡传护身功夫神妙之故，我自幼即苦练有相神功之中最厉害的一种，此所以我不怕少林寺号称暗器中霸王的‘灭神钉’。可是那银衣女郎看不透这一点，以为我不识厉害，竟用出借力传劲的功夫，把我撞开……”

“哦？公子可认得那银衣女郎么？”

皇甫维摇头道：“我不认识她，所以才感到奇怪。假如我能够查出她的

来历，则今晚之事，相信可以从她身上推究出来。”

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吕东青心中大不服气，当晚出去查究，但直到天亮回来，也查不出一点头绪。只知道官府验不出那少林僧人的伤势，所以暂时派人看守住尸体。等次日知府亲自看过，才埋向乱葬岗上。

第二日他们继续上路，走到中午时分，皇甫维忽然用手扶头，道：“我头痛得很。先找个地方歇歇……”

江南孤客吕东青一听心下着忙，只因像他们这等身怀绝技之士，等闲不会生病，如果被病魔侵入，则这种病必定万分严重。

他们立刻在镇上一间旅舍要了个房间，皇甫维躺在床上，满面通红，额角上还有汗珠点点。

吕东青惊得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皇甫维躺了一阵，缓缓道：“吕兄不须着急，我常常会这样子，不过是体内虚火上升而已。烦你去药铺买点药，吃了就会退火痊愈……”

吕东青连忙冲出旅舍，到药铺买药。然后回到旅舍，只见皇甫维已经蒙头大睡，当下忙忙找来药炉之类的东西，煮药给皇甫维吃。

药还未煮好，忽觉耳边有悄语道：“吕兄千万勿露出倾听之色，刚才有人在房外窥视动静，目下刚刚离开……”吕东青听出是皇甫维的语声，心头一震，赶快低头煽火，以免面上神色外露。

只听皇甫维又在耳边道：

“我为了不让别人窥出破绽，所以诈病之际，不敢事先向吕兄说，这一来他们见到你的神情，便已相信了大半……”

吕东青心头泛起不大舒服之感，暗想你连我也骗了，未免有点那个，不过他这一番话倒是很有道理。

皇甫维继续以千里传声之法，在他耳边道：“我是忽然想到那少林僧人尸身既未埋葬，则那僧人的同伴势必尚在守候到官家将死尸入土之后，才把尸身带返少林。另外一定还有存心毁尸灭迹之人，在那里等候。假如我能赶回去，悄悄守伺在埋尸之地周围，敢说必有所获。所以我才装病逗留下来，准备潜回望都……”

吕东青轻轻颌首，表示同意。皇甫维又道：“我连潜回之法，也已经想好……小心，有人来了……”

话声突然中断，吕东青静心倾听房外动静，却毫无所得。心想皇甫维的警告不知是真是假，假使当真有人来了，这人的武功定然高出自己之上无疑。另外一点就是皇甫维这种灵敏的听觉，可也叫人难以相信……想到此处，心中暗暗叹了一声，但觉自家一向以为武功很不错，可以最近却迭连碰上比自己高得多的异人奇士，想了实在灰心得很。

又隔了一阵，他才听到些微声息，假如不是事先有皇甫维提醒，这等声息定然忽略过去。

他起身走到床边，故意掀起被角，只见皇甫维满面通红，呼吸急促，头上汗珠点点，当真是发着高热的神情。

他按一下脉息，面上露出忧虑之容，又把被子盖好，走到药炉边守候炉火。

隔了一阵，皇甫维在他耳边道：“都走开啦，人数真不少，竟有三人之多。现在请吕兄即速设法去弄一套乡农的衣服，摆在隔壁空房之中。然后设法到外面弄一个行人进来，当然要点住穴道。那人可以代替我躺在床上，那

些窥伺我们的人都是高手，假如用别的东西弄成一个人形，他们一眼就可以看穿。”

吕东青心想衣服好办，但活人却难弄。只因受罪事小，假如那人身上刚好有要紧之事，耽误下来，岂不是惨不可言？

不过这刻已无选择余地，想了一想，便点点头，迅速地出了房外，不消多久，吕东青抱住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进来。

皇甫维一跃而起，脱下身上衣服，抛在床上。吕东青道：“右邻就是空房，衣服在那边……”

皇甫维笑一笑，道：“吕兄真行，这厮的双手肉色与我相似，你必须替他穿上我的衣服，然后特地把他的手伸出被子外面，那时就算他们人到房来，也瞧不出内中破绽……”

吕东青这才知道皇甫维脱衣之意，目下虽然加添无数麻烦，可是对于皇甫维的机智及缜密心思，的确令他深感佩服。

皇甫维闪入右邻空房中，换上衣服，低头一瞧，简直是个市井流氓的样子，不觉为之失笑。跟着又迅速地把头发弄散许多，变成道道地地的衣冠不整的市井无赖形象。

他走出房门，只见一个伙计恰好跨入院内，四目交投之下，那伙计双眉一皱，大声道：“喂，你干什么？”

皇甫维正要开声，眼光一闪，却瞥见院外巡逡着三个黑衣劲装大汉。登时心头一动，想到目前万万不可惊动他们，否则那个曾经在保定府留书与自己的玄衣仙子冷清影何等聪明，定然会跟寻到自己遗迹。说不定那绛衣仙子舒倩也会露面。

那伙计见他怔一怔，立刻气势汹汹地迫前数步，道：“朋友你也是出来混饭的人，应该先打听一下打听我们这张家老店的底细……”

皇甫维深恐院外的三个黑衣大汉进来，连忙举起食指按在唇边，轻轻嘘了一声，然后上前几步，低声道：“老兄别做声，我不过在隔壁听了一阵，查一查他们来历。那两人你老兄得小心点，可不是什么好路数，不信等着瞧好了，今晚一定有场热闹。我这就得回去禀报一声，咱们算是先交个朋友……”

那伙计听来听去，总算猜到此人乃是公门中的线人，哪敢得罪，忙忙陪笑道：“你老多担待点，小的一时没想起你老来。”

皇甫维趁机拉住他向外面走去，一面低声跟他胡扯。院外的三个黑衣大汉随意瞧瞧他们，见这两人低声密谈，反倒不去注意。以为皇甫维乃是本地的地痞流氓之类，与店中伙计相熟，有事商谈。

皇甫维出了店外，两个时辰以后，已赶回望都城。随便一打听，便知道那少林僧人的尸身已经移到城西官家的厝房之内，同时又知道府台大人业已亲临查验过，下令殉葬在城外的公墓中。

他连忙赶到城西，找着那地点，只见厝房只是一间破旧的大祠堂，地方甚是污秽。

其中一个脸上长着黑痣的汉子道：“我王老三干这一行已有十年，但从来未见过像昨天和今天的奇事。”

皇甫维忙插口道：“有什么希奇的事呢？”

那王老三道：“第一桩这两天竟有四个暴死之人，都验不出死因，本地从来极少发生这种无名尸体的事，第二桩这厝房向来鬼影少见，但今日早晨

却有三个女孩子进来认尸……张四你今早也瞧见了么？我没有吹牛吧？那三个妞儿真漂亮，可是她们的神情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皇甫维道：“过几日就给忘啦，人人见到美丽的妞儿都以为忘不了，其实没啥希奇，这世上多的是哩！”

那王老三摇头道：“朋友你那里晓得，我不是说忘不了她们的容貌，而是忘不了她们面上的神情。嘿，那真是够你瞧的，一个身穿银色衣裳，美是美到极点，身材也好极了，可是一面阴阴冷冷的神气，叫人看在眼里，冷在心头。还有一个穿红衣服的，眼角眉梢都好像有火焰射出来，使人不敢看她，又忍不住不瞧……”

皇甫维接口道：“我知道了，还有一个是穿黑衣服的吧？”

张四接上来道：“可不就是穿黑衣的，这一个也是长得好看极了，而且她那样子让人瞧瞧都知道必是聪明绝顶之人。老实说女人太精明了，我张四第一个不敢招惹……”

皇甫维问道：“那么她们可认出了尸体？”

张四正要回答，王老三突然哼了一声，道：“朋友你倒像是专为查问此事而来……”

张四马上接着道：“可不是么，我在望都混了几十年，但未曾见过老哥你……”

皇甫维笑一下，道：“兄弟本要往保定府找寻朋友，路过此地，无意中和两位聊上此事，倒不是存心查究此事。不过兄弟在江湖上朋友极多，故此凡是听说发现无名尸体之类的事情，总得瞧上一瞧。两位老兄也不是外行人，想必明白兄弟的话。”

他迅速地过去揭起黑布，只见底下是个黑衣大汉，面部僵硬发紫，甚是难看。七窍都看出已被闭住，所以没有淌出血迹。死因则是被人用重手法震断心脉。

他又揭起第二个尸体的黑布，赫然又是个穿黑衣的劲装大汉。再走到对面墙下，揭起黑布一瞧，竟是那少林僧人的尸首，还有一个，却又是个黑衣大汉。

看完之后，他装出甚为欣慰的样子，道：“幸亏没有一个是相熟的，哎，这里真令人受不住，兄弟走到上面透一口气。”

王老三和张四相视一下，张四道：“你如果忍得住，我们倒要觉得奇怪哩，你先走一步，我们还得瞧瞧。”

皇甫维走出外面，便蹲在一边，暗自寻思道：“这几名黑衣大汉无疑是星公冷央手下之人，可惜人死之后，瞧不出武功深浅，奇怪，凶手是谁呢？”

隔了许久，夕阳已隐没在山背，苍茫暮色业已笼罩住大地，才见到一群件工，担着四副木架，吆喝地走上乱葬岗。他们俱是熟手，所以埋尸的工作做得甚快，转眼间已把四具尸体一同埋在同一土坑中，抬起空架，又唱唱喝喝地走了。

皇甫维藏在山顶上，耐心地等候着，心想今晚必定有一场热闹可看。

等到夜色四合之际，只见大路上远远有四条人影奔来。皇甫维运足眼力望去，只见那四人均是劲装打扮，没有一个是女子或僧人。心中不禁大感惊奇，暗想这四条大汉不知是哪一路的人马？

他居高临下，所以视界宽阔，忽又瞧见在另一条路上，奔来三条人影。定睛一看，却是三名僧人。当先的一个身量举止，极像那无意大师。皇甫维

微微一笑，暗想果然不出所料，那无意大师当真率同两名弟子前来起回那僧人的尸体。

直到这时，他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那便是无意大师自从在嵩山路上拦截过自己之后，一直跟踪而来，昨夜那少林僧人又暗施毒手，竟不知何故对自己这等仇视？

眼看这两路人马从不同的方向齐向乱葬岗上奔去，眨眼工夫，双方已彼此远远望见。

那四名劲装大汉，两个是日公舒涛手下，两个是月公佟雷手下。他们虽是狂傲异常，可是眼力却真不错，远远一瞥之间，已认出对面来人竟是少林三老之一，立即纷纷拔出兵器。两名红衣大汉均是一式长刀，刀身虽较普通的狭窄了一点，可是却比普通的大刀厚上两倍之多，同时长达四尺。估计每把长刀总有二三十斤重。

那两个银衣大汉亮出的兵器刚刚相反，却是一把又窄又薄的银剑，也是长达四尺，看上去这等细长利剑的份量大约只及普通长剑重量三分之一。

那四个大汉眈眈虎视住三名僧人，都默不作声。

皇甫维早就赶了过来，隐身在数丈外一座土堆之后，静静窥看这两路人马如何解决。

无意大师见他们都不作答，突然厉声道：“老衲意欲掘出本门弟子的尸体，你们可有反对之意？”

那四名大汉互相对望一眼，仍然没有做声。无意大师冷笑一声，道：“大概你们都有隐衷，不能开口。那么这样好了，假如你们不反对的话，立即后退五丈。如若不言不动，那就是有意与老衲作对，可就别怪老衲手下无情！”

只听其中一个银衣大汉阴声细气地道：“老和尚说的话真好笑，难道说我等在此处站着，你们就不敢掘出尸体么？”

无意大师哼了一声，道：“老衲还以为你们都不会说话呢！真元何在，即速拨开泥土，起回你师兄遗体。”

第七章殊丽

站在地尊者身后的大和尚应了一声，立刻撒下方便铲迅速地翻掘泥土。眨眼工夫，已露出几个叠在一起的尸体。真元和尚找到那和尚的尸身，便托出土坑之外。

地尊者取出一幅黑布，铺在地上，真元和尚把尸体放上去，紧紧卷住。那四个劲装大汉缓缓走到土坑边，俯首下望。无意大师在土坑对面冷冷道：“你们想干什么？”

一个红衣大汉应声道：“自然是要起回坑内的尸体啦……”他的声音响亮异常，生像是大声骂人一样。

无意大师道：“不行！”那四个大汉登时退了两步，八双眼睛凝瞪着老和尚。无意大师又道：

“等老衲先把泥土填上，你们爱掘不掘，就与老衲无关。”那四个大汉气得吹胡子瞪眼睛，齐齐纵过土坑，刀剑并举，骤如风雨般向无意大师及地尊者攻去。

无意大师突然一纵身，宛如轻棉飞絮般从刀光剑影中穿出圈子，落在两丈之外。

那四名大汉似乎都震凛于他这等极为上乘的身法，四个人齐齐退开数步，低声急急商量几句，便选出红衣银衣各一人，并肩向老和尚扑去。这边剩下的两名大汉更不怠慢，刀剑齐施，又向地尊者攻去。那边无意大师业已和两名大汉交上手。

他们战的十分激烈，二十招过后。无意大师道：“两位如不知机速退，弃械投降，老衲可就要施展左手这一串铁腕珠了……”

那银衣大汉阴沉已极，没有做声。红衣大汉却暴声大笑道：“久闻少林无意长老的铁腕珠乃是武林一绝，但是别人怕你，我们却不在乎……”

无意大师哼了一声，道：“那就试一试看……”话声刚住，突闻“嗤嗤”两声，银衣大汉哼了一声，跃开大半丈远，忽然双膝一软，仆在地上。

蓦地一个清朗口音喝道：“老秃驴住手，死对头又来啦！”

那红衣大汉精神一振，转眼望去，只见数丈外一道人影疾奔而来。他还未看真那人是谁，只听那人又喝道：“你站着干什么，快到那边帮忙！”

那人来势绝速，转眼间已到了老和尚身前一丈之内。只见他广额丰颐，面白如玉，虎目之中神采奕奕，当真好一个举世无双的美男子。

两人四目交投，老和尚冷冷道：“皇甫维，你这叫做自投罗网，怪不得老衲心狠手辣……”

皇甫维潇洒地笑一下，道：“老秃驴，别假惺惺作态了，那天在嵩山山路上，你突然出手之时，我曾一时失措，被你打了一掌！哼！哼！哼，血债血偿，别说你还阴魂不散老跟着我，图谋暗算，就算你当时立即返回佛前忏悔，我皇甫维有一日总要拆了你的寺庙，捣烂那些佛像……”

无意大师阴森森地笑一下，道：“你想如何报复，老衲管不着。这几个人可是你的手下？”

皇甫维没有理他，却忽然凝神谛听，好像发现了什么异响。

老和尚思忖之际，也曾用过功查听了一下，却未曾发现任何异声，当下又阴森森哼一声，道：“皇甫维，老衲再问你一句，你到底肯不肯把那样东

西交给老衲？”

皇甫维冷笑道：“你简直是在做梦，你想要我那件东西，除非你……”

“除非你把少林寺一把火烧为平地！”

无意大师低声道：“你这话可当真么？”他说得这等郑重，皇甫维几乎已可断定他会立刻回去把少林寺烧毁。心念又是一转，跟着道：“等一等，我的话还未曾说完呢……”无意大师道：“你说，你说……”

皇甫维道：“第二件你把全少林寺的和尚杀死……”无意大师闭上眼睛，深深吸一口气，道：“就是这样么？”这时他才睁开眼睛，皇甫维道：“第三件你把无闻大师的头颅取来见我！”

无意大师怔了一下，道：“这个……这个恕难遵命……”

他沉吟一下，眼中突然现出森杀可怖之光，断然道：“其余两事，老衲具可答允！”

皇甫维心中一阵激动，但觉面前这个老和尚卑鄙之极，令人厌恶无已。像他这种人，简直不知“情义”两字是何物。仅仅为了要得到一样东西，就可以把师门（包括庙宇和千余僧侣）完全加以毁灭。当真是一点点人性也没有。这样的人，如何能不唾弃厌恶？

但他面上神情丝毫不变，道：“听起来好像可以成交啦！不过无意大师的头颅，对于我来说，似乎比那千载业林和合寺僧众的性命，还觉得重要呢！”

无意大师微一思怔，低声道：“你如果确有诚意，老衲当然可以把内情相告……”

皇甫维笑一声，淡淡道：“此事成交与否，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你的诚意如何！你说是也不是？”

无意大师似乎十分急于得到皇甫维要送还无闻长老那件东西，因此明明觉得皇甫维的话有点不合道理，却也不加争辩，缓缓道：“好吧，这就把敝师兄之事奉告，他业已在二十年前，离寺失踪，至今天下武林之人，尚不知此事……”

“目下敝师兄的生死，武林中无人知道，老衲亦无从找到他的踪迹，故此你第三件事老衲实在无能为力……”

皇甫维忽地踏前两步，道：“那就算了，现在我再问你一句，你可知道我要还给无闻大师之物，竟是什么东西么？你会不会后悔？”

他乃因自己不知那块免死金牌有何妙用，所以故意这样唬对方一下。

无意大师定一定神，才道：“老衲自然知道，同时关于这一点自然要事先说明，否则你随便捡块石头，也可以说是交给敝师兄之物。”他微微一顿，然后继续道：“你那件东西，可是一本体积特小的绢册？”

皇甫维心头一跳，道：“你得把内容也说出来，否则的话，谁都可以用绢订一本小册子……”

无意大师嘴巴一张，突然煞住话声，想了一想，才道：“不对，不对，老衲不是白白取得你那本小绢册，而是用偌大代价换取，应该由你说出内容，让老衲听一听，是也不是，才可以谈下去。”

皇甫维正以全心全意等他说出那本小书的内容，突然被他这一问，不觉哑口无言，难以作答。无意大师陡然面色一沉，其寒如水。跟着仰天厉啸一声，远传数里之外！

皇甫维一瞧不对，厉声喝道：“刚才的事只好拉倒，嘿，接我一招……”喝声中欺身疾进，双手齐起，以掌背交叉拂去。

无意大师出手慢了一线，对方已经攻到，目光一瞥，心头突然大凛。原来皇甫维这一招的手法固然举世所无，竟是以掌背拂出攻敌。而他的脚法也神妙无匹。

无意大师心知对方使的必是当年“一皇”的嫡传秘艺，震于威名，那敢冒失出手封拆，连忙提气轻身，飘退大半丈之远。

皇甫维突然斜纵开去，一个起落，已到了地尊者那方。身法之快，宛如奔雷掣电。只见他身形一落，立时又双手交叉拂去。地尊者感到对方招数好像是无孔不入，不论自己使出什么辣手，也得先挨上对方的一拂。这一惊非同小可，倏然地闪退大半丈远。

那红衣大汉和银衣大汉见他赶到弛援，精神大振，正要向地尊者追去，皇甫维已低声说道：“你们速退……”那两个大汉不觉一怔，皇甫维又严厉地道：“快去，我替你们断后！”那两人居然不敢违背，疾然分头向岗下纵去。

地尊者哪肯干休，方一作势要追，耳中但听无意大师厉声道：“别追，放他们走……”地尊者真气一沉，硬把势子煞住。眸子一转，只见无意大师竟已从襟底取出一把金光四射的短剑，一步一步向皇甫维迫去。

皇甫维仍未感到祸迫眉睫，故意冷晒一声，作出鄙夷不屑之状。

地尊者嗔声喝道：“好狂妄的小辈，竟敢侮辱贫僧师尊。”

皇甫维俊眼一眨，忽然发现那无意大师每一举步，好似都甚用力，不禁暗加注意。口中淡然应道：“你师父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是个口是心非之徒罢了！刚才他还亲口答应我烧毁少林古刹，把合寺僧众尽行诛杀，只要我把那本……”下面的话尚未说出，无意大师已冷森森哼一声，此时相隔尚有五六尺远，便自手起一剑，遥遥刺到！

皇甫维身形一晃，无意大师由缓慢而变为快速，刷地掠过来，手中金光短剑连发数招，竟把皇甫维圈在剑光之中。

地尊者深感这个敌人不比寻常，哪敢怠慢，也扑过去出手助攻。霎时间但见皇甫维已被无数道金光罩住。

无意大师暗喜已抢到主动之势，那柄金光短剑着着迫攻。同时左手摘下三粒佛珠，忽然觅一机会，五指一弹，三珠齐发。

但听一阵极为短促的破空声起处，那三粒佛珠已全部击在皇甫维身上。无意大师口中喝声“倒下”，一剑疾如电掣般平刺出去。

皇甫维中了三粒佛珠，但觉穴道上微微疼痛，不觉有点吃惊，只因他有“血功”护体，本不怕任何暗器，但这三粒佛珠居然能令自家也感到疼痛，可见得那无意大师指上功力之高，实在惊人！

他接着老和尚的话声应道：“那倒不见得，撒手……”喝声中一掌拂向老和尚持剑的手上，劲风过处，隐隐把老和尚手腕拂了一下。但那无意大师反应极快，劲气拂中手腕之际，已甩手撒臂，顺着势子卸消那股劲力，那柄祖师剑居然还紧握手中。侧边的地尊者怒喝一声，金棍疾击如风，连发数招，又把皇甫维身形罩住。

刚才的一下，无意大师和皇甫维都各自震凛于心，更加打起十分精神。正在剧战之际，传来一声阴笑，跟着人随声现，一道黑影又落在战圈外寻丈之处！

皇甫维剑眉一皱，心想敢情那鬼医向公度在这附近，从目下的形势看来，自己不但已经输定，同时也无法逃走！

鬼医向公度冷冷道：“哦？竟是这厮？老夫一直在附近巡逻，怎么让他潜行侵入？”

无意大师道：“这厮知道的事不少，劳驾出手把他收拾掉，以除后患。”

鬼医向公度道：“大师之言，老夫自然遵从，不过这厮好像是一皇之子，今宵将这人除掉不难，但后患不但没有除去，反而增加……”

说到这里，皇甫维双掌拂出的力道越来越强，看看已迫得两个少林高手团团而转。这种情形之下，他只要存心逃走，就可纵出圈外。鬼医向公度一瞧不对，左掌微抬，已发出劈空掌力，疾劈过去。

他一出手，皇甫维双掌招数便拂了过来。登时也把他卷入激战的漩涡之中。

无意大师等了一阵，见那向公度不甚用力，面色一沉，道：“向兄敢是畏惧一皇之故，因而不敢使出毒手？”鬼医向公度道：“一皇三公昔年曾经无敌于天下，兄弟就算是畏惧他们，也不是什么可耻之事。”

无意大师眼珠一转，道：“这话倒是有理，不过老衲今宵非收拾此人不可，向兄如若能够帮忙，事后自会表示感谢之意！”

向公度道：“兄弟素来坦白，今宵之事，不比等闲，假如兄弟出力杀了此子之后，大师能把贵寺隐秘自珍的迷魂圣药那条方子见赐，那就胜却其他的谢礼多多了。”

无意大师眉头一皱，默然思忖。地尊者却露出怒色，但因师父在场，所以不能擅自出声。

皇甫维爆出一声大笑，道：“有趣极了，这种交情我以前听也没有听过。既然都摆明了，我皇甫维可要提醒向公度你一句，那就是提防那老和尚事后不履行诺言，他为人比你还要阴损呢……”

无意大师怒斥道：“你别胡说八道，意图挑拨，老衲是什么人，说的话岂能不算数。向兄你刚才所说的，老衲应允你就是。”

双方既已谈妥，旋即开始大举迫攻，形势登时发生变化！

战了十余招，皇甫维已经发出微喘之声，原来他对付这三个强敌之时，每一招都必须用出十二成真力，而且没有稍稍喘息的余地。

金光掌影之中，皇甫维气力实在不支，必须抽空换口真气，否则马上就要倒向地上。他俊眼一眨，觑准地尊者金棍来势，突然让他一招。

“啪”地大响一声，地尊者那支金棍已经砸在他肩背之间，却宛如击在岩石之上，震得手腕酸麻。皇甫维仗着血气护体，虽然内脏不伤，但身形却被震得向前冲去。这一刹那间，他已换了一口真气。恰好鬼医向公度迎面一掌击来。皇甫维不假思索，疾然出掌相抵。两掌一交，“砰”地响处，鬼医向公度但觉对方掌上力量凭空加了一倍，竟然吃不住劲，蹬蹬蹬退了三步之多。

皇甫维心头一阵狂喜，谁知心神微分之际，那无意大师手中的剑已电闪而到。皇甫维惊出一身冷汗，努力一侧身，避过要害。只听“嗤”地微响一声，左肩已被金光四射的剑尖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只差一点点就削中骨头。

他一招失手，步步皆错，“砰”地一响，那地尊者的金棍又扫中他腰臀之间，把他打得歪着旋开两步。无意大师刚才一招得手，他武功何等高强，跟着第二剑又划到。

皇甫维一方面挣不脱向公度右手五指，另一方面又感到后背心寒气侵肤，心头不由得大震。暗暗叫一声“天绝我也”，但丝毫无济于事！

远在数丈以外的岗顶边缘，突然出现两条窈窕的人影。这两个蓦然现身的人，遥遥瞥见皇甫维的危机，却因相距数丈，无法相救，禁不住齐齐脱口惊叫一声。

这一声惊叫尖锐刺耳，因此这边的四个人包括危急万分的皇甫维在内，不由转眼去瞧，知道来人必是女性无疑。

那无意大师这一剑刺去，心中已十拿九稳。就在剑尖刚刚刺破皇甫维后背心的衣服之际，皇甫维突然向前一扑，撞入鬼医向公度怀中。

向公度原本就防他这一着，当下运集全身真力，和皇甫维硬撞。只要把他顶住一下，就算撞不过他，但那时无意大师的金剑已插入他后心，一切均告解决。

那边突然出现的两条人影惊叫声中早已纵来，这时恰恰赶上，一齐飘落在皇甫维身前，隔住无意大师和鬼医向公度等人来路。

这两条人影落地现身，只见都是双十年华的美丽女郎，一个穿银色衣裳，眉梢眼角间，娇艳动人。另一个身穿黑色衣裳，但皮肤暂白异常，与身上的黑衣形成强烈的对照。

皇甫维认得，她就是当日和绛衣仙子舒倩一道在客店中赶走无意大师的玄衣仙子冷清影。剑眉一皱，暗想难道在那镇上客店布置的假局骗不过她？吕东青不知怎样了？会不会已被人暗算死了？

他的眼光跟着移到银衣女郎娇艳的脸上，只见她脉脉含情，微微一笑，却没有说话。

这银衣女郎正是他在砾山市内被少林僧人暗算时所见到的一个。她那桃花般的脸颊，长长的睫毛与及一身丰满动人的曲线，已经在他心中烙下不易忘掉印象。此时一见，登时泛起如晤故人之感。

银衣美女抬目瞧了皇甫维身上一眼，突然走近他身边，手法极快地拿出一个瓶子，洒点药末在他伤口之上，然后取出一条银白色的丝质汗巾，撕成两块，替他裹扎起来，她的动作虽然迅速异常，可是却予人以一种温柔之感。皇甫维鼻中还嗅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但觉这种香味十分美妙甜蜜！

这时玄衣仙子冷清影已向无意大师等人发话道：“地上那两人可是你们干的？你们的胆子真不小嘛！我想你们早该知道他们的来历了，是也不是？”

皇甫维振起精神，接口道：“区区有句话奉告两位姑娘，那就是这老和尚虽是少林寺达摩院首座大师，但他的话也不能尽信！远的不说，单就今晚之事来说，我在那边丘顶之上，将今晚发生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那个鬼医向公度，虽然以前就是武林中有姓有名之人，可是以他不久以前在保定府炼药的几天当中看来，所作所为，无不背信弃义。像他们这种人，最好是什么话也别相信，否则就有上当之虞。”

无意大师等三人气得面色发白，但皇甫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句句都是实情，他们根本无从否认。

鬼医向公度也因炼药之事，全部落在皇甫维眼中，生怕他详细说出来，成为江湖上的笑谈话柄，所以也不肯发话。地尊者见他们都不做声，气愤难消，忍不住厉声道：“真是放屁，家师及向施主难道还怕了你们而不敢承认不成？”

皇甫维剑眉一轩，朗声喝道：“住口，你师父也不敢做声，轮到你说话么？”

玄衣仙子冷清影道：“公子何须与他们罗嗦，今晚之事，暂时不必追究。”

她眼光转到无意大师等三人身上，继续道：“等到一个月后的三更时分，在此见面便了，接住——”只见一道彩光，从她袖中电射向无意大师。无意大师伸手一绰，低头看时，却是一面令箭，上面是红、银、黑三种颜色，入手份量甚重。一望而知乃是名震武林的“三公令箭”。

无意大师鬼医向公度等口中虽硬，可是目下一见这比阎王爷的拘魂牌还要厉害的三公令箭，不禁也齐齐变色。

无意大师道：“既有一月之约，那么老衲等暂且告退便了……”向公度说一声“走吧”，三个人迅即纵下乱葬岗去。

一场凶险大劫，转眼间便有如烟消云散，皇甫维自个儿叹一口气，道：“三公之威，于此可见！”银衣仙子佟秀笑道：“也不见得。对了，公子你令尊大概也踏入江湖了吧？”

皇甫维眨眨眼，含糊道：“我也不晓得……”突然间醒悟她这一问，实在含有深意。敢是想套套自己口气？

他心中虽然已浮起厌恶之心，但面上却没有流露出来，还故意催她们设法把那四具死尸弄出坑外。

之后，他再次细察那四人致死之因，突然失声一噫，道：“怎的他们身上之伤，竟似是我的独门手法？”

玄衣仙子冷清影道：“公子这话太不可能，虽然今日早晨佟二姊指出来以后，我和舒大姊都觉得有点像，可是这几天以来，你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眼中，则凶手决不是你！而公子你的独门手法又是天下只有一家，别无分号。是以也许偶然巧合，那凶手所用的手法有点相像……”

她一口气说了许多话，却不过是片刻功夫。

皇甫维不知不觉中，已经认为他的义父就是一皇三公中的“一皇”皇甫孤。其实是与不是，他并不晓得。

那四名黑衣大汉的尸体，她们决定留待手下的人来处理，当下迳与皇甫维走下乱葬岗。玄衣仙子冷清影笑道：“想不到公子计谋多得很，把我们都瞒住了。等会回到那边镇上，舒大姊见到你时不大叫出声才怪哩，现在她还守在客店中，小妹只想知道公子怎能把床上的人形伪装得像是真有人在内一般？”

皇甫维笑一笑，道：“我们弄了一个路人，放在被窝之内。”

冷清影的目光和他一触之下，不觉心头大跳，忍不住温婉柔媚地笑一笑。

她的样貌本来长得甚是清丽，不过眉宇之间，好像罩着一层寒霜，使人见了感到一阵冷意。此时温婉一笑，仿佛在冰天雪中透出温煦的阳光，令人感到暖和可亲。皇甫维是个年青男子，对于女孩子的一切似乎特别敏感。这时忽然间觉得这冷清影比狐媚艳丽的佟秀更为动人。

他想了一下，温文尔雅地道：“区区承蒙诸位姑娘屡屡相助，心中的感谢，实是难以言喻。”

佟秀道：“公子何须客气，我们本来是一家人嘛！”

皇甫维道：“啊，当然，当然……对了，记得那天在洛阳司空表家中，曾经幸晤三公，那一次他们三位老人家带的手下人不少，但却没有你们在内冷清影抿嘴一笑，道：“那时候我们还在家里，公子自然见不到我们。”

皇甫维想道：“从她这话推想，三公他们派出三个女儿踏入江湖，目的好像是为了我呢……”他略一沉吟，便道：“姑娘你们常常在江湖上走动么？”

佟秀道：“没有，我们的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离开家呢！”

皇甫维更加确定了他刚才的想法，这时三个人在夜色中开始向南方走去。

走了两个更次，天色已将近黎明，他突然停步，佟秀和冷清影也齐齐停在他身畔，皇甫维故意先找些别的话题，道：“舒姑娘被区区所愚弄，会不会突然翻脸？”

冷清影道：“不会，你看我和佟二姊何尝不是也被你愚弄了，但哪里会翻脸呢？”

“那就好了。”他笑一笑，说：“我平生最怕和女孩子打交道，更别说翻脸动手了！”

佟秀轻笑一声，道：“但我瞧你的样子，倒像是个老手嘛，以前你有许多相好的女孩子么？”

皇甫维道：“佟姑娘别取笑了，你当真觉得我像个老手么？”

冷清影笑声如银铃忽振，清朗而迅快，她道：“好厉害的嘴巴，假如佟二姊说你是或不是老手，则她无形中已先承认她的阅历不少，才能分辨出来，我老实告诉你，我们的话没有什么根据，只凭直觉，倒不是已经有过很多经验，这一点信不信由你——”这时她稍为停顿一下，刚才她说了不少话，但一气呵成，就像平常人说了两三句话的时间而已。只听她又继续道：“通常来说，那些年青的男孩子一跟我们说话，就会面红耳赤，话都说不出来，可是你却完全不会这样，为什么呢？”

皇甫维怔一下。

佟秀道：“哟，三妹妹你别钉住他了，你看他根本答不上来，不用说也可以知道他一向是个风流公子，到处留情。这样自然不会对着我们面红耳赤啦！”

皇甫维眉头一皱，登时露出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佟秀突然一惊，柔婉地道：“对不起，如果小妹说错了话，公子千万别见怪。”

皇甫维见她果真显得一派可怜的样子，但微笑道：“没有关系，那些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转眼望着冷清影，问道：“你的手下已死了四个人，不知日后令尊会不会因此责罚你？”

冷清影被他这么关心地一问，登时有点酡然若醉，道：“大概不会吧？家父的手下人数最多，舒大伯和佟二伯的手下加起来，还不及家父的一半人数。所以就算少了四个，家父也不会觉得有所不便——”

皇甫维极快地忖道：“原来星公冷央的手下最多，怪不得袭击吕兄的是黑衣大汉，死的也是黑衣大汉。从她的口气听来，好像对于手下的生命也不太重视。可见得她们都像三公一样心狠手辣，目下我不妨打听一下三公手下的实力。”

此念一生，立刻道：“如果令尊不会责罚姑娘，那就好了。”

冷清影道：“乱葬岗死的四人，乃是我天星坞中三等弟子，武功平常，仅是身法脚程，比普通武林好手高出一些。所以认真细究起来，就算是吕东青之流，也能把他们杀死。不过，他们身上致命之伤，却不是吕东青之流可以办得到！至于袭击吕东青的四人，乃是天星坞二等弟子，武功方面比吕东青似乎还差一点，但凭藉独门手法，也可以与吕东青一拼。所以人数一多，吕东青就吃不消了！”

皇甫维接着问道：“那么你天星坞中的一等弟子的身手一定很高明了？一共有多少人呢？”

冷清影道：“一等弟子只有三个，武功虽比二等的高明不少，但也不见得厉害。我天星坞人数最多，二等的就有二十人，三等的大概要超过一百人……”

皇甫维笑道：“我明白了，无怪那天在保定府，你对舒姑娘历数天下武林人物事迹，如数家珍，敢情天星坞耳目遍布天下，对不对？”

他不等冷清影回答，转面向佟秀问道：“那么姑娘你家叫什么坞？手下之人可也是分为三等？”冷清影抢着道：“她家不叫什么坞，称为冷月山庄，我一发告诉你吧，舒大姊的家叫做太阳谷，我们三家，每一家的地面纵横有百里之大，彼此互相接壤，都在鲁南苏北交界处，我家的天星坞就在微山湖畔。”

佟秀面色微微一沉，显出心头不悦，但迅即恢复常态，媚笑道：“公子既然想知道我们的一切，理合奉告。我家的冷月山庄和舒大伯的太阳谷手下的人数都差不多，约在二十人左右，也是分为三等。”

皇甫维道：“谢谢两位姑娘赐告一切。”

他们终于一同踏入镇内，那佟秀和冷清影辞别走开。剩下皇甫维一个人，回到客店。

他踏进院子之际，第一道房门突然打开，走出一个红衣美人。她一瞧见皇甫维，登时怔了一怔，呐呐道：“啊，是公子你么……你不是……”

皇甫维俊逸地笑一下：“谢谢舒姑娘关心，你瞧瞧我的样子可像生病么？”

她当真深深地注视他一会，然后道：“病容一点也没有，倒是有些风尘之色，但你……”

他举手止住她的询问，道：“假使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到我房中瞧瞧，最好能找个手下兄弟帮帮忙！”

她迷惘地跟着他推门进房，江南孤客吕东青闻声惊起，道：“公子回来啦——”一眼望见后面的红衣女郎，情知这个美女功夫极强，不禁怔得把话吞回腹中。

皇甫维一迳走到床边，掀起棉被，看了一眼，道：“还好，这家伙没有闷死……”他回转头向吕东青道：“这位姑娘是三公中第一位日公舒涛的千金。我们的计谋虽然骗倒她们，但却被佟姑娘和冷姑娘无意撞破！”

舒倩哦了一声，道：“真该死，她们也不赶紧来告诉我一声，我这就找她们去……”她向皇甫维福一福，随即大踏步出房去了。皇甫维望住她的背影，半晌才道：“好一个刚烈性子的人，怪不得她的武功完全走的刚猛路子了？现在请吕兄你赶紧起来，把这人弄出去，放块银子在他囊中，聊作赔偿。然后我们立即上路，我们一定要设法甩开所有追踪我们的人！”

吕东青颌首道：“我明白公子的心意，这就去办……”他矫健地把床上的人抱出房外，顷刻便自回来。

皇甫维已经换回自家衣服，越发显得丰姿绝世，俊逸照人。

他们一迳向镇外奔去。

皇甫维忽然失笑道：“我们这等走法，就算比人家快上十倍，也不中用。”

吕东青道：“公子话有理，凭我们两人这副样子，路人只要看上一眼，隔个十天八天之后，被她们问着的话，一定记得起来！”

皇甫维剑眉一锁，道：“一定得想个法子躲开别人的追踪而回到家里，我有一肚子的疑问要问一问义父他老人家，吕兄你看该怎么走法？”

吕东青接道：“公子有所不知，凡是大江大河与及万顷之大的湖泊，就是武功再好，眼线再多的人，也无法不利用船只追踪，既然大家都用船只，那时就好办了，我们只要手法巧妙，就极容易把他们抛下！譬喻我们突然驶入太湖或鄱阳湖那些大湖之内，把他们甩开之后，弃舟登陆，他们还能知道我们从那条路走的么？”

皇甫维眉头一皱，道：“我十分惦念义父的病体，自我离开之后，家中服侍一定不甚周到。倘若时间耽延过久，实在叫人焦灼不安。”

吕东青缓缓问道：“皇甫大爷病势很严重么？”

皇甫维点头道：“是的，他老人家病势颇为严重，有时看上去甚是康健，只是不能下床走路。但有时却突然昏厥，若果无人及时为他施展推血过宫之术，那就会有致命之虞！我离开之时，他老人家取出十二粒药丸，告诉我说这是自从我懂得替他推血过宫以后剩下来的。他说这十二粒药丸可以维持他在三个月内，昏厥痰塞的毛病不会发作，现在我离家已经过了一个月，只剩下两个月时间。”

吕东青道：“公子放心好了，有两个月的时间，担保你可以回到家里见到老太爷！”

皇甫维眼中突然流露出激动之情，道：“可是我还是十分担心，万一他老人家突然昏厥，来不及服食药丸，岂不是千古长恨之事么？”

两个人还未曾谈出结论，突然蹄声震耳。不禁齐齐向大路眺望，只见远处有三骑云飞电掣而来。领头的一骑简直像朵红云，原来马上之人全身均是红衣，那匹马也是红色。稍后的两位骑士也是红色劲装，但马匹却是一灰一黑。这三骑来势极快，一望而知皆是一等骏马，尤其是那匹红马，更是迅快无伦。

眨眼间那三骑已驰到他们立处十丈之内，速度立减。只见带头的那朵红云竟是一个红衣美女，端坐马上。

皇甫维轻轻道：“糟子，绛衣仙子舒倩追上来啦！”

舒倩在马上畅快地笑一声，朗朗道：“公子怎的才走到这儿”我被两个鬼丫头哄了一下，却反而碰上公子……”

话声中红影一晃，她已婷婷站在皇甫维面前。

皇甫维讶道：“你这个大姊也上了当么？她们怎敢哄骗你？”舒倩道：“哼，难说的很，她们口中说等一会就沿这条大路追上来，但我等了许久还没等到，可知这两个鬼丫头认定公子你早已走远，所以各用心机，藉词走开而翻山越野抄近路追上去。只有我一个人顺着大路走！”

皇甫维见她爽直坦率，心中不禁泛起怜悯之感，暗想那佟秀和冷清影果真比她诡猾得多，无怪她要受骗，怜悯之心一生，立时对她有了几分好感。况且当日她两度出手相助，虽然徒劳无功，但总是一番美意……

他笑一下，道：“舒姑娘可知道她们为何要追赶我？”

舒倩不经思索，坦率地应道：“还不是想跟你好！”

“哦？”皇甫维大感意外地望着她，接着又问道：“那么舒姑娘你呢？你为何也要追上我？”

她怔一下，似是没有想到皇甫维会问到她身上。皇甫维知她心性爽直，不想叫她为难，于是笑道：“算了，这话不问也罢！”舒倩咬一咬嘴唇，率然道：“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我也和她们的的心意一样。”

她虽是脾气爽直，没有儿女态的那种人，但到底是个少女，因此颊上浮

起两朵红晕……

这一来皇甫维发现她刚健之中又有妩媚，甚是动人，便瞬也不瞬地望着她。舒倩被他灼灼双目瞧得不知如何是好，不知不觉低头抚弄衣角。

江南孤客吕东青见这对年青男女这等情形，便悄悄走开。走近数丈外那两骑时，抬头一望，只见马上两个红衣大汉都是双目直视，仿佛瞧见那边出现什么惊人奇景。他不觉顺着他们眼光转头望去，只见大路上只有皇甫维和舒倩两人对面而立，此外别无他物。饶是吕东青久历江湖，见多识广，也被那两个红衣大汉呆木诧怪的神态弄得惊疑不定，忍不住问道：“喂，两位看见什么？”其中一个红衣大汉答道：“她也会变成这样，岂不奇怪！”

另一个红衣大汉接口道：“她这个样子比平常美丽上百倍……”这两个红衣大汉说话之时，声音甚是宏亮，同时四双眼睛没有离开舒倩。

吕东青笑一笑，心想那舒倩平时的举动口气跟豪气之士一样，难怪这两个手下见到她娇羞之态而大为惊诧。舒倩被红衣大汉们的声音惊动，娇躯一震，立时恢复常态，道：“公子要什么地方去？”

皇甫维潇洒地含笑道：“我要到湘省洞庭湖畔，你呢？”

她朗声道：“巧极了，我也要到那边去，我们结伴同行可好？”她说得如此坦白直率，倒叫皇甫维觉得不好意思拒绝。况且和一个美女暂时泡一泡，世上所有的青年男子绝不会感觉痛苦。皇甫维自然不能例外，最多到了洞庭湖时，才设法把她甩掉。

他点头答应了，绛衣仙子舒倩高兴得笑出声，道：“她们说公子你城府深沉，狡猾多智，但我却觉得你的人真好——”

皇甫维道：“但愿以后不会失望，现在我们走吧！那两人也一道同行吗？”

舒倩道：“不，有一个跟着我就够了！”她回首大声吩咐道：“十一郎你回去，十二郎跟我走……”

一个红衣大汉响亮地应一声，兜转马头疾驰而去，那十二郎跳下马，过来把舒倩的红马也牵着，四个人便开始步行向南进发。

在路上，吕东青已瞧出皇甫维对那舒倩颇有好感，因此他尽量离开一些，找话跟十二郎乱聊。走了三日，虽然那十二郎守口如瓶，但关于太阳谷内之事，吕东青已了解不少。此外对于冷月山庄和天星坞的内情也知道很多。

第四日已走入鄂境，当晚宿于麻城。照例开了四个房间，每人分作一间。

绛衣仙子舒倩饭后就一直逗留在皇甫维房中，两人谈谈笑笑，不知不觉已是二更时分。

皇甫维和衣倒在床上，舒服地伸展一下四肢，道：“你不会怪我无礼吧？”

舒倩笑盈盈走到床边，坦然道：“我也躺下来行么？”

皇甫维连忙挪让地方让她躺下，她在枕上侧脸望着他，高兴地道：“你会不会笑我呢？”

两张脸庞贴得这么近，以致彼此间的呼吸都可以感觉到。她眼中流露出内心的兴奋和快乐，一下子就感染到皇甫维。他突然感到呼吸急促，心跳加速，修地侧转身躯，伸臂把她搂住。于是舒倩的呼吸也急促起来，脸颊红艳得有如涂抹上胭脂。她轻轻道：“你要亲我么？”

皇甫维怔一下，但觉这话把旖旎的气氛都破坏了，却听她又轻轻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希望你这样亲近我……”她说得十分自然，宛如十分应该之事。

皇甫维记起她性格率直，心中想什么就说什么，登时又觉得她这样别有可爱之处，于是心中芥蒂尽除，低下头去，吻在她红唇之上。

两个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渐渐觉得身上的衣服仿佛千山万水般隔开他们，皇甫维伸手解开她的罗襦，舒倩的两手也活动起来，竟是替皇甫维脱衣。

清晨，两人刚刚起床，突然有人拍门叫道：“姑娘……”皇甫维细察舒倩表情，只见她双眉一挑，满面严霜，倏然纵到门边，冷冷道：“谁？”

房外那人答道：“小的是本店伙计，有位大爷来访你，他说不要惊动别的人。”

舒倩道：“那客人姓什么？”店伙答道：“他说姓谷名云飞，是姑娘自家人。”

她啊了一声，道：“原来是他，好吧，领他进来！”舒倩回头道：“他就是我佟二叔的衣钵传人，外号是冷月神狐，一身武功，不但尽得佟二叔真传，就连我太阳谷及天星坞的秘艺也学了不少。他不但武功高强，为人更是智计出众，深得家父等三老倚重。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皇甫维还未答话，房门上已传来啄剥之声。舒倩把门打开，只见一个人站在门外。皇甫维打量一眼，不觉为之一怔，原来那人面目韶秀，看上去大概只有十八九岁，身穿银白色的儒衫，一派斯文。而在他想像之中，却以为那冷月神狐谷云飞必是个高大的中年汉子，谁知竟是个斯斯文文的少年。

舒倩见到谷云飞后，好像甚是高兴，发出一阵朗爽的笑声，一面伸手拉住他的手臂，道：“进来吧，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冷月神狐谷云飞跨步进房，口中道：“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客人在座，请恕我打扰之罪。”

舒倩道：“闲话少说，你可知道这一位是谁？他就是皇甫大爷的公子皇甫维！”

冷月神狐谷云飞啊了一声，走到皇甫维身前，伸手道：“原来是皇甫公子，兄弟久仰啦！”

皇甫维微微一笑，伸手和他拉拉，口中道：“谷兄的大名如雷贯耳，我也早想识荆……”

两手一拉，谷云飞突然暗运功力，指坚硬如钢钩。皇甫维面上笑容如故，其实也立即运力反迫。在这一刹那间，那谷云飞手上内力连生变化，忽而阴柔毒辣，忽而阳刚凶猛，忽又迅击快攻如星漩电掣。

皇甫维不敢大意，一上来就用出全身九成功力。但挨过对方三种不同的力道之后，感到甚易应付，因此试着减去三成功力，却仍然轻而易举地应付住对方变化不定的内力。

冷月神狐谷云飞面色微微一变，跟着便以十分钦佩的口吻道：“尝闻一皇神功，冠绝古今。兄弟以前还不相信，但只此一握，却已叫我深深佩服。”

舒倩答道：“云飞你怎的说得这等外行？我们的秘传真力，碰上皇甫大爷的神功，恰巧是遇上克星，当然要甘拜下风的。”

谷云飞松开手，道：“我真糊涂，连这一点也给忘了，无怪目下武林之中，能够忍受得住我这一握的人，已是寥寥可数，但碰上皇甫公子，却毫无威力。”

皇甫维见他说得坦白，便也笑道：“谷兄弟过于夸奖我啦！”

舒倩突然爆出数声大笑，皇甫维心中不解，道：“怎么啦？难道我说错话？”

舒倩笑得前仰后合，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声，道：“我听见你唤云飞做谷兄弟，是也不是？”皇甫维道：“是呀，我叫错了么？”

“当然错了！”她道：“你可是以为他只有十八九岁，所以叫他一声兄弟？其实他已经是快近三十的人，比你只大不小，所以你说好笑不好笑？”

皇甫维讶异地瞧着谷云飞，但见他一表斯文，看上去年纪当真只有十八九岁左右。不过舒倩这话自然不假，因此暗暗惊讶那谷云飞果真是天赋大异常人的人！

谷云飞道：“这也算不了希奇之事，江湖上已不知多少人以为兄弟年纪尚幼，皇甫公子不必放在心上！”

舒倩道：“你敢是有什么事？”

谷云飞掠了皇甫维一眼，道：“自然有事要告诉你……”他沉吟一下，皇甫维立即道：“我该去休息了，你们慢慢谈。”

谷云飞道：“公子万勿误会，兄弟因怕公子听了此事心中不大舒服，所以不禁沉吟……”

皇甫维登时被他撩起好奇之心，道：“如果没有不便之处，谷兄尽可说出，不必考虑到我……”

谷云飞道：“其实此事也应让公子知道，那就是这数日来在豫皖道上有好几起武林人被害之事发生，目下江湖上的传说是公子你令尊皇甫大爷再度出世。这谣言不知从何而来，据兄弟多方查究，那些人仅仅知道死者伤势似是昔年的一皇手法，所以这等传说。”

皇甫维道：“愿闻谷兄高见……”

谷云飞道：“我说了之后，公子千万不能见怪，更不可转禀大爷知道。那就是在这几起命案之中，有两宗居然留有活口，而破绽就在这两宗命案的活口都是妙龄少女，她们只被人点了昏穴，昏迷过去。”

皇甫维道：“这里面有什么破绽呢？”

“有两处破绽，第一，大爷平生出手，决不过放过瞧见过他的人。第二……”他沉吟一下，轻轻接着道：“大爷不会让女人保存清白！”

皇甫维怔一下，转眼疾扫过舒倩面上，只见她毫无惊讶羞涩之色，好像对于第二点理由早就知道。

他脑海中浮起义父的样子，那是个高瘦的老人，鼻挺额阔，令人可以想见他年青的时候，必是个英俊的人。这些年来他都没有感到义父会是个贪淫好色之徒，不过就算他是这样的人，仍然不会使他减去一分亲爱尊敬之心。

他想了一下，又问道：“那些命案死的是什么人？”

谷云飞道：“其中有两个是近十年崛起于武林的名家的门人，一个是铁网神刀李幸的弟子，一个是六甲手邱南的门人。这李邱两人目下算是一流高手，值得一提，其余的均是碌碌之辈，不必多费唇舌！”

皇甫维疑惑地道：“这些命案都是出于一人之手么？除了手法相似之外，那两个生还的少女可曾见到下手之人？”

“兄弟曾经派人验看过所有的尸体，果然是一个人所为。至于那两个生还的少女却说下手之人是个高瘦老人，满头白发，面罩黑巾，根据她们所说，皇甫公子自然知道不会是大爷他老人家所为！”

皇甫维讶然道：“你怎么有此一悦？”

谷云飞笑道：“第一，皇甫大爷平生不肯蒙面行事。第二皇甫大爷擅长采补之术，怎会有一头白发？对也不对？”

皇甫维忖道：“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采补之术，他倒比我知道得多……”他为了不露出马脚，故意淡淡一笑，道：“谷兄料事如神，使人佩服！”

舒倩插口道：“你这趟离开冷月山庄，就是为了冷三叔手下被害之事，所以派你这鬼灵精出来么？”

谷云飞点点头，道：“是的，除此之外，舒大伯还有话命我告诉你！”

皇甫维见他们有私话要说，便辞出回房。只见房中只有江南孤客吕东青一个人，那红衣大汉十二郎不知去了何处。吕东青虽是躺在床上，但并未睡着，见人进来，立刻低声问道：“那一位是谁？”皇甫维说出冷月神狐谷云飞的姓名，并且把他带来的话都告知吕东青。

最后他悄悄问道：“什么叫做采补之术？”

吕东青道：“这是邪派中一种功夫，讲究在男女交合之时，采对方的真元，益自己的精气。据说不但可以益精补气，还可延寿驻颜！”

皇甫维啊了一声，道：“怪不得他断定我义父没有白发，大概当真有这门功夫。可是我义父他白发如银，颇似那生还的少女们所描述，莫非真是他老人家么？但他怎能离开病榻？而且既然出来，为何不和我见面？”

他突然间面色一沉，转眼望着窗外。吕东青知道他一定是发现外面有人，他虽然听不到一点声息，但目下已知道皇甫维练有“天视地听”之术，因此毫不怀疑。

皇甫维冷冷道：“外面是哪一个？”

一个人应道：“小的是十二郎——”人随声现，那红衣大汉迅即推门进来。

“谷师兄早先命小的在客店附近巡视，直到他走后方可还店——”

“哦，他已经走了”他几时叫你这样做的？”

十二郎面色一变，呐呐道：“那是……那是公子你和倩姑娘……但公子千万别说小的告诉了你，他吩咐过小的不要说的！”皇甫维觉得此人鲁直得可爱，不禁一笑，突然间又转头望着窗外。

他那对如冷电般的目光原本射向窗外，忽又改变方向，凝视住房门。

吕东青忍不住跃到他面前，伸出两个手指，面上露出疑惑之色。皇甫维知道他询问自己究竟发现了一个人抑是两个人。当下凝神一听，竖起一只手指作答。

吕东青轻轻跃到门边，伸手出去，打算把房门突然拉开。那知他的手刚刚伸出，房门的响处，已快一步被外面的人推开。现身在房门外的，赫然就是冷月神狐谷云飞。

第八章面具

他笑吟吟看吕东青一眼，若无其事地跨步入房，道：“兄弟忽然记起一事未曾告知公子，所以特地转回来。那就是少林寺无意大师和鬼医向公度这两人，虽然接了三公令箭，定下一个月的限期。但这两人却失了踪迹。他们都是老江湖，是以想钉住他们，不大容易，这两人对公子都怀有恶意，因此兄弟特地向公子奉告！”

皇甫维听了，觉得此人似乎真是一片好意，便诚恳地道谢一声。

只听那冷月神狐谷云飞亲切地道：“兄弟不知道公子你和无意大师之间有什么仇恨，假如公子肯赐告的话，那两人的行踪去向，兄弟多半能够猜出来。”

吕东青暗中一笑，想道：“看来这个自诩智谋过人的神狐，已被公子纯真的表情所惑，竟以为公子当真是个天真率直的少年啦！”

皇甫维应道：“我猜是上一辈结下的怨仇！”他的表情坦白异常，叫人无法不信。而事实上无意大师屡次要加害于他，也确实是因为他义父命他把免死金牌送给无闻大师之故。他接着又道：“听说谷兄智计盖世，不知是否猜得出他们将以什么手段对付于我么？”

谷云飞沉吟一下，轻轻道：“公子既然下问，兄弟就以想得到的可能情形说出来供公子参考。”他停一下，道：“以兄弟揣想，这两人除非能从公子身上获得大利益，或者假借公子之力可以应付三公令箭之劫。以兄弟所知，公子身上带有大爷的免死金牌，可能他们就着眼于这块金牌之上。”

皇甫维皱眉，谷云飞见好像没兴致说话，便识趣地辞别。

皇甫维本来要和吕东青研究一下，但突然起身迳自出房，走到舒倩房门外，轻轻扣门，听舒倩在房内欢喜地应一声，跟着房门打开。他走进房内，舒倩关上门，转身靠在门上，凝望着皇甫维，面上露出如疾似醉的神情。

皇甫维轻轻道：“你不妨猜猜看，我们两人能够在房中逗留多少时间？”

她茫然道：“我不明白公子的意思？”

他面色一变，心中懊恼之极。舒倩见了十分惊讶，走过来偎倚在他身上，柔声道：“你怎么啦？”要知舒倩一向举止爽朗，有如男人。这时蓦然变得柔情似水，便倍觉动人。皇甫维竟不好意思直说出心中的话，便支吾道：“没有什么……我……我是忽然想起我练的功夫必须纯阳之体才行，所以……所以……”

她柔声道：“那有什么关系，以后我们不要睡在一起就是了！”说到这里，她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愕了一下，立即又改口道：“其实呢，就算睡在一起也不要紧，是不？公子啊，请告诉我，你可喜欢跟我在一起？”

她热情地偎在他身上，声音中充满奔放的感情。皇甫维心头一阵颤慄，浑身血液沸腾，舒倩用丰满的肉体，像蛇一般缠住皇甫维。于是他也用强壮有力的手臂搂住她的纤腰！

房外蓦然传来一点声息，皇甫维登时清醒过来，轻轻在她耳边道：“外面有人，但你别声张，可以鼻中发出伊唔之声，同时到床上弄出声响，我则从后窗悄悄出去，务必要查出这一次来打扰的是什么人？”

舒倩果真照着他的话做去，床板嘞嘞响声中，皇甫维宛如一缕轻烟穿过后窗，跃上屋顶放目一瞥，只见远处有条人影一闪即逝，若不是已练就超人

目力，不但无法看出那人身材衣着，只怕连影子也瞧不见。

那道人影隐没得虽然迅速，但皇甫维已从衣着及背影认出乃是冷月神狐谷云飞。这时不必再加细想，他纵落院子，推门进去。舒倩一跃而起，转落在他跟前，问道：“公子可曾发现人迹？”

皇甫维缓缓道：“假定是谷云飞，你可想得出他有什么理由要破坏我们？”

绛衣仙子舒倩怔了一下，才道：“假如是他的话，我真想不出一道理，他竟会有这个胆子么？”

皇甫维道：“这话怎说？我看他似乎对你很好呢？”

舒倩寻思了一下道：“啊，我一向都把他当作兄长，实在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想想，他果真对我很好，时时设法和我在一起谈笑游玩。”她停了一下，又坦率地道：“但他怎敢这等大胆破坏我们？难道他不怕回去受罚？”

她后面的几句话，等如说出三公曾经下令要她接近皇甫维。因此他突然暴躁起来，恼声道：“我们今晚就分手吧，省得谷云飞又跟来找麻烦！”他口气说得十分坚决冷酷，教人一听而知无法改变他的心意。

绛衣仙子舒倩怔一下，忽然愉快地朗笑起来。皇甫维走出房门外，还听到她高兴的笑声，忍不住回头问道：“你觉得这样很可笑吗？”

舒倩讶道：“啊，你生气了，是不？那么我不笑就是。”

皇甫维道：“究竟你何故发笑？”

她道：“那是因为你刚才对谷云飞很生气，我想你一定是因为他对我好，所以嫉妒他……”

皇甫维俊逸地微笑一下，徐徐转身走开，心中却想到：“老天，好一个少女的梦啊！但随便她怎样想吧！”

他回到房里，立刻把江南孤客吕东青叫起来，道：“我已经和舒倩辞别，我们这就和她分手！”

吕东青也不询问，迅速地把包袱打好，向愣在一边的十二郎拱拱手，就和皇甫维离开客店。

他们迅疾地向西南驰去，一会儿已出了城外，处身于死寂的丛野之中。皇甫维一直默然不语，突然停步，回头望着远方，轻轻喟叹一声，道：“她为人爽直可爱，我此举一定伤了她的心啦！”

吕东青一来感到难于作答，二来他本性冷傲孤独，不喜多言，于是纵目环顾四周景色。皇甫维又自言自语道：“说不定她不是奉三公之命来接近我，只是已得到三公默许而已！跟一个天性坦直的人在一起，总比那些城府阴沉的人接近好得多，吕兄你说是也不是？”

吕东青缓缓道：“公子说得极是，但若以我个人之见，最好不与任何人接近，就可免去不少麻烦！”

皇甫维笑道：“此所以你的外号是江南孤客。此刻我觉得好像对她不起，心中歉疚不安！”他说得情深义重，以致吕东青不得不安慰他道：“公子暂时离开也不要紧，反正来日方长，等你再踏入江湖，哪愁碰不到她？再说你目下要赶回钱塘江畔，行踪不宜泄漏，与她暂行分手之举，也是迟早而已！”

隔了一个时辰左右，他们出现在长江之边，这时皇甫维已变成一身锦衣华服的少年公子，手中拿着一把描金绢面折扇，华贵之中又透出一派斯文的气息。江南孤客吕东青却变成佝偻老仆，背上挂着衣箱，左手拿着一把雨伞，身上青衣小帽，扮相像得不能再像，谁也猜不出这个龙钟老仆居然就是名满

江南的武林高手吕东青。更想不到他肯屈居厮仆之列。他们除了服装改变之外，也修改过原定计划，决定不去洞庭湖，迳自雇船东下。

他们雇了一艘单桅船，便沿流直放江西。中途吕东青吩咐船家多雇一人，船上一共有三个水手，于是便可轮班日夜航行。到了第二日下午，船已到达广州。

江南孤客吕东青突然命船家靠岸，不久，就泊在广州下游数里远的一个河湾之内。

皇甫维诧道：

“吕兄可是要上岸走动散散心？”

江南孤客吕东青轻轻道：“公子当真是聪明绝世之人，我虽是长年浪迹于江南，这条水道不知走过多少次，但此地却是第二度重来。记得第一次来时，乃十六年前之事，那时我还未到三十岁，怀着满腔敬仰之心，踏上此岸！”他举手指指船舱窗外的岸边，面上流露出惘之色，似是想起了逝水年华和如尘往事！

皇甫维听的津津有味，插口问道：“那么现在是不是仍然怀着敬仰的心情呢？”

江南孤客吕东青面色一整，道：“这个自然，但公子千万不要见怪。”

皇甫维俊眼中射出奇异的光芒，道：“我明白了，一定就是心池圣女，是也不是？”

他停口察看对方神色，见他没有否认，于是接着说：“有一天你提及她，忽然不肯再说，我本来颇为不悦，但后来想到你的处境尴尬，便觉得你的态度也有道理！”

吕东青颌首道：“正是这样，除了处境尴尬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昔年先师黄山一叟及先师好友镇江南陈维扬，都曾谆谆嘱我不得随便提及圣女她老人家，免得亵渎。”

皇甫维忍不住问道：“究竟她什么地方使得武林对她这等尊敬？难道就是为了武功高强，足以和一皇三公对抗的缘故么？”

吕东青道：“在下早知道公子会有这一问，最近我想来想去，忽然发觉如果在下不把圣女之事告知公子的话，公子永远也不会知道……”

“那也不然，我可以问义父！”

他摇摇头，道：“我们到岸上去，边走边说，免得让船家听见！”

皇甫维急忙上岸，走了数丈，两人的身形已被树木挡住，吕东青这才赶上两步，和他并肩而走。缓缓道：“心池圣女远在三十余年之前，便已博通天下各派武功而名扬宇内。那时她才十七八岁，但武林中无人知道她的武功来历。她的出现，宛如天下的慧星，突然而来，光照大地。她成名之后，独自居住在心池之畔，长年茹斋礼佛，永不嫁人，而她睿智深刻的话锋，却使每一个追求她的男人倾折佩服，并且自惭形秽而死心走开……”

皇甫维神往地听着，眼前忽然浮起一个艳绝人寰的脸庞，这是当日在洛阳司空表家中见到那幅画像中的圣女容貌。

他们走得甚快，但吕东青说话时却十分缓慢，显得十分郑重。他道：“不过那些自惭形秽而死心走开的人，以后对她老人家无不敬仰怀念，原来他们虽是得不到她，但在武功方面，每个人都得到她的指点，因而能够更进一层，日后无不成为武林高手。所以这些人时日越久，就越尊敬她。久而久之，她老人家就成为这一批高手心中的偶像……”

皇甫维讶道：“这样说来，当时圣女不啻是领袖天下武林的人了！她的武功当真渊博得足以指点任何家派么？”

吕东青道：“若然不是这样，岂能叫天下武林高手尽皆心服？据说她一身武功博大精深，出言指点的均是各派无法通悟的诀窍。是以这些人一经领悟贯通，便都能够成为一时高手……”

说到这里，两人已不知不觉走了老远，但见四周越来越荒凉，眼光所及，都是比人还高的芦苇。

皇甫维觉得十分奇怪，忍不住打断关于“圣女”的话题，问道：“我们是往那里去？这条河又深又阔，为何不着船家划进来？”吕东青道：“到达之后你就明白啦……”他停顿一下，继续道：“现在可要说到与公子有关的地方了！”

皇甫维立刻凝神倾听，把他们此刻要往何处去的疑问抛在脑后。“圣女她老人家归隐在心池之后，名望之重，就算是武林各大派的掌门也未必比得上，那时她才不过二十二三岁。然后，令义父率领着日月星三公突然崛起于江湖，令义父出道之际，据说只有二十余岁，长得英俊潇洒，号称天下第一美男子，而武功之高，手段之毒，更是骇人听闻。

他忽然停口望着皇甫维，道：“在下提起令义父昔年之事，公子不会见怪吧？”

“吕兄快说吧，我恨不得你多说一些呢！”

“既是这样，在下就说下去。当年一皇三公崛起于武林之后，死在他们手下的武林人真是不计其数，同时据说令义父有寡人之疾，最喜女色。不过这话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因为毫无证据，也就是说没有女人曾经指控一皇这项罪行！不过单就杀死许多武林人一事已经足以引起武林公愤，于是各派联合起来，全力对付他们。结果徒然损兵折将，惨死的人更多，以致武林元气大伤，直到二十年后的今日，才算是勉强恢复过来——”

皇甫维突然插嘴道：“这时圣女挺身而出干涉了，是不是？”

吕东青道：“正是，她老人家终于离开那宁谧的心池，涉足江湖，但这已是一皇三公横行了十余年之后的事了。她一出马，不久就解决此事，时间就在二十年前的重阳节，她约请了当时各派掌门和具有名望的高手，在‘五岳台’相会……”

皇甫维咬住下唇，显出一副心情矛盾的样子，他一方面希望义父他们打赢圣女，保持天下无敌的威名。但一方面又觉得不忍让那圣女失败，一时真不知帮那一边好！”

“五岳台在哪里？”他问。

“就在前面。”吕东青答，脚下仍然迅速前奔。“那一次有二三十人到了五岳台，都是各派掌门长老及其他的武林高手，这些人之中，黑白两道都有，个个以前都得过圣女的指点，因此其时他们的武功都大有精进。这次前赴五岳台，全部都与家人或师门之人辞别过，也就是个个都没有存着生还之念！”

皇甫维陡觉豪情大发，道：“壮哉，壮哉，他们都决心一死以报前恩，不愧是武林中的英雄豪杰！”

吕东青道：“是啊，这些高手们的豪情义气，实在值得崇敬。他们肃穆地在五岳台等候，到了中午时分，心池圣女飘然驾到。她对大家说，一皇三公已经在一个月之前答应她永远归隐，再也不踏入江湖，与武林中人为敌。

她说她只能迫令他们归隐，却无法取他们性命，为无数枉死的武林朋友报仇……”

皇甫维睁大眼睛，急急道：“你是说圣女没有当着天下武林高手面前和一皇三公动手？大家只是听她自己说出来，而无人见到她如何降服一皇三公？”

吕东青道：“正是这样，但圣女亲口说出来也就够了，何况自从她在五岳台宣布了之后，一皇三公真的销声匿迹，二十年来未在江湖上出现过……”

“那么圣女她为何在离开五岳台之时，玉容黯淡，珠泪盈眸呢？”

吕东青怔一下，道：“那我就知道了，当年五岳台之会，我可没有资格参加，刚才我告诉公子的话，都是从家师口中听来。”

他歇了一下，又接着道：“不错……不错……先师说到最后之时，曾经忽然住嘴，眼中露出困惑的神情，好像有件事使他大惑不解！大概就是因为她记起圣女临走之际，流露出幽怨的神情！咦，公子你又怎会知道？”

皇甫维笑道：“我在司空表家中，见过她的画像，画的就是她临走时的神情，啊，真是凄艳极了，我看过那一次之后，永远不能忘记！”

说到这里，他们已走了好多里路，四外一片荒凉，那条河流已渐渐变得又浅又阔。假如是乘船沿河入来，到此势须离船步行。

前面十余丈之远，这条宽阔的河流转个大弯。他们再走了四五丈，突然河边有人叫道：“请两位暂停玉步，在下有话请教。”

皇甫维和吕东青对望一眼，如言停步。皇甫维轻轻道：“奇怪，在这等荒凉之地，居然有人！”

吕东青沉吟道：“也许已有很多人赶来也说不定！”

皇甫维讶道：“赶来干什么？”吕东青正要回答，只见河边芦苇丛中走出两人。左边的一个长得身高体壮，面如锅底，虬髯绕颊，一身都是煞气。另一个中等身材，面白无须，鼻子钩如鹰嘴，眼中射出阴险的光芒。

皇甫维一望之下，便知发话的人必是那个面白无须的家伙，于是微微一笑，道：“两位可是跟我们说话？”那黑面虬髯大汉暴声道：“当然是啦，难道我们跟看不见的鬼魂说话不成？”此人面貌凶恶，话也说得极是粗鲁。

那面白汉子接着道：“你们是游山玩水的？抑是要到五岳台去？”

皇甫维装傻道：“什么五岳台？区区虽然读书不少，但好像未曾听过这个名胜古迹之名！”

江湖孤客吕东青道：“公子，他们说的定然是前面一处地方的名字。两位贵姓大名呀！”

那黑面大汉粗声笑道：“这个老不死的居然猜得很对，我们就是祈门二鬼，他是阴魂袁京……”皇甫维噗嗤一笑，接口道：“那么你一定阳魄了？”

黑面大汉凶睛一瞪，道：“好小子，你也识得我们兄弟的名头！不错，我就是阳魄王精二！”

阴魂袁京阴阴地注视皇甫维一眼，道：“老黑，别多说话，这位公子是在对对子。是不是啊，公子？”

皇甫维知道此人有意出手，他最不喜欢这种阴阴毒毒的人，登时面孔一板，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阴魂袁京耸耸肩，道：“公子可是发脾气啦？”

阳魄王精二凶睛大张，道：“他发谁的脾气？”阴魂袁京道：“自然发的是我们兄弟！”王精二骂了一声，大踏步上前，卷起衣袖，露出粗大的手

臂。

吕东青道：“王老兄等一等，本是你们要求我公子停步说话，但你们一句话未说就想动手，是不是要赶我们回去？若果要赶走我们，你老兄说一声就是了，何必动手呢……”阴魂袁京接口道：“以兄弟看来，两位都是身怀绝技的高人，故此不把我祈门二鬼放在眼内……”

皇甫维冷笑道：“好说，好说，我们走南闯北，地方虽是去的不少，但却未听过祈门二鬼的名头！”

阴魂袁京不但不动气，反而阻止阳魄王精二动手，道：“尊驾可是近两年时时在湖湘一带遨游的铁剑公子尹世泽么？”

皇甫维从来未听过这种名字，不禁大感惊讶，道：“何以见得我就是铁剑公子？”

“公子虽没有带着铁剑，但兄弟看你刚才在老黑大喝声中，竟然神色不变，加之说话口气高傲异常，除了铁剑公子之外，哪有年纪轻轻而又具有这等绝世定力功夫？只不知兄弟说的对是不对？”

皇甫维微微一笑，心中极快地忖道：“妙极了，我再用此法，就可多知目下刚崛起武林的人啦！”当下摇头道：“你猜错了，再猜猜看……”

阴魂袁京面色微变，似是因这一猜居然猜错了而大感震动。阳魄王精二怒道：“管他妈的是谁，先揍一顿再说。尤其是这个老家伙怪模怪样的……”

阴魂袁京想了一阵，当下扭头向王精二挤一下眼睛。王精二和他搭挡已久，倏然隔空一拳猛击吕东青。

吕东青见他拳风刚猛无比，不敢怠慢，也运足全身功力，一掌劈出去。两股力量相接之下，“砰”地一响，竟然不分胜负。

袁京脸色微变，瞠目瞧着吕东青，道：“敢情尊驾才是身怀绝技之士，兄弟佩服得很……”他话中之意，似乎已认定皇甫维武功弱于吕东青。

吕东青仍然傲态迫人地道：“不敢，不敢，老朽王安敢跟随公子浪迹江湖，就是仗着这一身老骨头还挨得几下，所以我家王公子才肯带我出来！”口气之中，不啻表示他负有保护公子的责任。袁京果真把全副心神放在他身上，道：“不知两位此来是瞧瞧热闹抑是有出手之意？”

他这一问，皇甫维固然莫名其妙，就是江南孤客吕东青也大感惊讶，立刻反问道：“有什么热闹可看？”

阴魂袁京道：“这就奇了，你们当真不知道么？前几日衡山派传出消息，就是今日五岳台……”

吕东青面上掠过恍然之色，皇甫维正要追问内中缘故，袁京竟又问他们去不去看。吕东青道：“这个机会甚是难得，本应过去瞧瞧，但我们一旦涉足这等场合，被那些人认住相貌，日后在江湖上免不了会惹出是非！”

袁京笑道：“这个倒是好办，兄弟有人皮面具，戴上之后，谁也瞧不出来！”说时，在囊中取出两副面具，递给他们，皇甫维接住一个，低头一看，只见这个面具薄如蝉翼，入手轻柔得如同无物，试一戴上，连自己也几乎摸不出那边缘接口之处。由此便可以想到别人更加无法看得出面上居然戴着面具。

他惊奇地问道：“我变了什么样子？”吕东青道：“面色蜡黄，很难看，完全变了样子！”皇甫维大喜道：“这玩艺好极了，袁兄可肯出让？”吕东青道：“这人皮面具在江湖上是无价之宝，公子不可作此要求！”

袁京道：“王兄真是识货的人，如论两个面具的价值，哪怕公子家财

万贯，也无法买得起！”

皇甫维心中想道：“你不肯卖我就硬抢，总要攘为己有，看你们有什么法子……”正在转念之际，只听袁京阴阳笑一声，接道：“不过公子若果真心喜爱，兄弟可以奉送，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待会儿兄弟和别人发生冲突，王安兄必须出全力相助！”

吕东青正想拒绝，皇甫维已叫道：“那就一言为定，这两副面具我们收下啦！”

祈门二鬼当先带路，沿着河边走去。又走了数里，忽见那道河流陡然变得极为宽阔，当中有一座小洲，河水从小洲的两边急湍地冲过一滩滩的石头。洲上居然出现一座建筑物，却是一道高达三丈有余的石墙。

皇甫维诧异道：“咦，这河中敢情有人居住？”

阴魂袁京道：“谁愿意住在这等荒僻之地？而且那道只有一尺宽的钢门一闭，谁都进不去！”

这时他们已见到向着河岸的墙上，果然有道门户，但只有一尺宽，三尺高，好像大户人家后院开的狗洞一样，从那道矮窄石门望入去，便可以发觉那道石墙居然厚达三尺，当真坚牢得无法推倒。在门外有块极厚的钢板，此时已经推开。

阴魂袁京又道：“那道钢门的钥匙一共有五把之多，必须五把凑齐，才能开启！”

皇甫维道：“如果有人真想进去，不会从墙头翻过去么？”

阴魂袁京道：“你没见那墙高达三丈余么？谁有这个本事纵得那么高？就算是勉强纵得到，那墙头上的毒藤厉害无比，乃是由西域移植此处，不论是叶子或是藤干，都毒得不能沾手。据说凡是人畜接近那些毒藤，只要在五尺之内，就会中毒昏迷而死！所以凡是没法一下高高纵过去的人，就无法从墙头攀过去！”

皇甫维恍然点点头，道：“这样我就明白了，此处既然戒备森严，内中必定是有极为贵重值钱的珍宝之物了？是不是？”

阴魂袁京道：“如果是珍宝的话，何须这等小题大作，而且我们今日也不到此地来啦！”

他侧身进去之后，皇甫维几个起落，也到了门口。刚刚钻了入去，还未曾来得及打量高墙内的景物，身后又有一个人从门口钻进来。这人进来之后，一跃身形，已前移了两丈之远，使的竟是内家上乘大腾挪身法。他一进来就露了这么一手，登时引起众人注目，只见此人一身华服，年纪甚轻，相貌称得上英俊二字。背上斜挂着一把黑色长剑，连剑穗也是黑色。

这个身佩黑剑的华服少年突然大声道：“我刚才在后面瞧见几位朋友全连换了四次脚，才渡过那区区三丈的河面。我尹世泽好意奉劝一句，就是朋友你最好趁早走开，免得有杀身之祸！”

皇甫维心中暗暗好笑，缓缓扫瞥四周一眼，只见高墙围绕的地方不少，除了对面靠墙边有座丈许高的平台之外，其余均是空地。这刻在他右边影绰绰站着二十余人。

他刚刚听阴魂袁京提起尹世泽这个名了，这时不觉再打量他一眼。这种举动落在别人眼里，却变成了发楞。尹世泽又提高声音道：“我可是一片好意，朋友你爱不爱听，那是你自己的事，其实呢，以我来看，恐怕不只这位朋友应该识相赶紧退出……”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过人堆，但见众人都不答腔，

便继续道：“以我所知，一皇三公他们将不会放过任何参与此事之人。”

他最后的一句话，使好些人露出悚然之色。可是谁也不肯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此地，故此尹世泽的话说完之后，并没有引起任何行动。

皇甫维移到吕东青背后，呐呐地向阴魂袁京道：“……他就是铁剑公子尹世泽么？他以为自己本领很大，是不是？”

数尺外突然有人哈哈一笑，皇甫维抬目望去，只见那人相貌甚丑，但双目之中精光闪闪，显然功力甚强。

阴魂袁京转目望着那人，冷冷道：“尊驾想必就是名镇川北的山精关炎生了？只不知有什么人使关兄觉得如此好笑？”

山精关炎生笑容一敛，冷哼一声，道：“原来这位黄脸朋友是跟你们祈门二鬼一道来的，兄弟打个哈哈可算不上什么奇耻大辱，假如袁兄先向铁剑公子理论，兄弟就心服口服了！”

阳魄王精二在一旁暴喝一声，突然一拳隔空击去。

那山精关炎生掌发如风，招招凶毒辛辣，把阳魄王精二打得手忙脚乱，脚下退个不住。阴魂袁京冷森森喝道：“关兄乘人不备，出手暗袭，虽是占了上风，也不见得光荣！”说时已缓步走过去。

山精关炎生怕他出手夹攻，欣然退开，冷笑道：“那我就等有机会时再向王精二请教！”

皇甫维大惑不解地望着对面数丈外的那座平台，只见那台乃是半圆形，依墙而筑，边缘处却变成花瓣般突出五块，每一瓣约有半丈方圆。台上紧靠着墙边有个巨大的钢箱，约摸有一个人那么高，颜色黝黑，看上去十分厚重坚固。这时箱门紧紧闭住，也不知箱内装着何物。

在那平台之下还有好些人，皇甫维只认出其中一个和尚是少林二尊者之一的天尊者，其余的人有俗家大汉，道士、道姑、和尚等，一共有十多人。

他转眼向右边望去，忽然见到洛阳司空表，中州一剑许伯英和另外一个黄衣大汉靠在一起，站在人群之中。同时又发现两个熟人，一个是铁骑大将蒲坚，这刻他全身劲装疾服，背上一口大刀和一壶长箭，左手则握着一把劲弓。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不愧称为“铁骑大将”。在他身边有个华服美女，却是辣水仙杜筠。

他不觉微微一笑，心想这些认得的人都来啦。他真想过去和杜筠、许伯英、司空表等说话，但他忍住这个冲动。他的眼光继续在人堆中搜索，忽然见到有个身穿灰色宽袍的蒙面人，这人连头带面用一方灰布包着，因此连头发也瞧不见。皇甫维心中一动，暗想这个蒙面人的身高极似以前那个黑衣蒙面人，他知道要辨认出这个灰衣人是不是以前的那个黑衣人，有一个法子可以做得到，那就是到他面前去瞧他的眼睛，他深信自己认得出以前那个黑衣蒙面人那种特别的眼光。

在他左边的空地，只有铁剑公子尹世泽一个人孤独地缓缓踱步。

所有的人几乎都不交谈，就算说话都低声细语，数言即止。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好像等候一件重大的事发生。会场没有一个人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至于台上的五人则个个瞑目端坐，显然都在调息运功。

过了许久，突然有三个人神速地从门口进来，头一个身穿青色长衫，头上蒙着一块青巾竟是连头带面都完全蒙住，只露出一双眼珠。第二个出现时，人堆之中微微引起一阵骚动，原来此人竟是鬼医向公度。第三个人是妙手巧匠耿青。这三人进来之后，齐齐环顾场中，鬼医向公度颌首道：“还好，我

们尚未延误时间！”皇甫维正在推想他话中之意，忽见大家都向台上望去。

他也转目遥视那五岳台，只见台上五个人均已起身，肃然直立之后，天尊者一跃上台，合什躬身道：“弟子恭候法谕！”

无心长老肃穆地道：“你可先从南岳掌门人唐老施主开始，恭请开箱钥匙！”

天尊者恭谨地应了一声，然后走到最右端，向那胖大老者合什道：“贫僧奉敝方丈大师之命，谨向南岳掌门人唐老施主恭请开箱之钥！”

那姓唐的胖老人拱手道：“此事偏劳尊者了！”说罢，取出一支长达半尺，扁扁的钥匙，递给天尊者。

皇甫维因听阴魂袁京说过衡山派掌门人是大力神翁唐世一，此时不觉向这位武林前辈多望了两眼。

只见那五位掌门人一齐转身向着那具高大的钢箱，那天尊者走前把五支钥匙，合在一起，变成一支粗如鸭卵的巨大钥匙，走到钢箱之前，动手开启。

全场的人完全屏息静气在注视天尊者的动作，因此那道箱门开启时所发出的声音，全场皆闻。

天尊者慎重之地把那样东西取出来，摆在早就预备好的一个垫着黄色丝绒的银盘上，然后徐徐转身。

五岳掌门人都肃然向那银盘行礼，天尊者旋即走到台口！双手捧着银盘，让众人观看清楚。

皇甫维奇怪得轻噫一声，碰一碰江南孤客吕东青的手臂，低声问道：“那不是一柄白色的剑么？为什么大家都对此剑特别敬重？”

吕东青轻轻道：“那就是‘圣剑’了，详情以后再行奉告——”

天尊者让大家看完之后，便尊敬地把那柄通体白色的圣剑放回箱中，锁住箱门，又把钥匙交还每一位五岳掌门人，这才退回台下。

皇甫维看得眉头大皱，低声道：“这么多的手续，却只把那剑亮一下，又收藏回箱中，等一阵要取出来的话，岂不是自找麻烦？”

等了一阵，皇甫维觉得不耐烦起来，游目四顾，恰巧见到辣水仙杜筠。他稍加注意，就发觉杜筠频频向铁剑公子尹世泽暗送秋波。铁剑公子尹世泽不久便有了反应，向她微笑一下，杜筠立刻装出羞涩之状，垂低螓首。

皇甫维心中大惑不悦，眼睛一转，便向吕东青道：“那边的姑娘长得真不错，她是谁？”

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在这会场寂静之际，加之人人都是武功高强之士，耳目特灵，因此个个听见这话。

吕东青不知他这一问是什么意思，不觉愣了一下。辣水仙杜筠转目一看，见到皇甫维面黄如蜡，表情死板，心中泛起厌恶之感。登时怒声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皇甫维心中暗暗好笑，凝声道：“你呀，我说你长得很美，这话没说错吧？”

旁边的人发出一阵哄笑声，辣水仙杜筠面罩严霜，缓缓向他走来。她这副形状，谁都看出她满脸杀机，出手的话，绝不容情。

阴魂袁京一看这局势，心想这王公子当真是个纨绔之流，口不择言。不过他在那老家人王安护卫，定可无事。目前对他正是个好机会，大可以藉此收买王安之心，等会有事之时，他才肯出死力相助！念头一转，便挺身而出，恰好拦在杜筠与皇甫维之间。

他跟着转眼望着杜筠，道：“姑娘贵姓大名？”

杜筠冷冷道：“我姓杜名筠，你可是代地出头么？”她的话冷硬异常，大有不肯罢休之势。

但阴魂袁京却丝毫不为她名声所动，唇角泛起一丝阴森笑意，缓缓道：“敢情是辣水仙杜姑娘，怪不得这等不客气。兄弟不敢说要替这位王公子出头，但如果杜姑娘一定不肯放手，嘿，嘿，那兄弟那只好……”

辣水仙杜筠不等他的话说完，已冷笑一声，接口道：“那你就接我几招看看……”话声中欺身疾扑，左掌虚虚一晃，右手已急点对方胸前大穴。她一出手，就是必死的点穴重手法，当真是味道辛辣的水仙花。

阴魂袁京喝道：“杜姑娘太不客气啦！”左掌一推，化开敌人点穴手指，右掌顺势横拍过示。杜筠发觉对方掌上力量甚是阴毒，不敢任他全力发动，招数一变，双掌如风连续抢攻五招之多。

辣水仙杜筠见自己连施煞手，都不生效，暗忖这祈门二鬼听说在近年崛起江湖的新一辈中，属于难惹的数人之一，此言果然不假。也怪不得他们竟敢和自己作对，心念一转，突萌退意，觑机纵出圈子之外。阳魄王精二厉声喝道：“你想跑么？先接我一拳！”大踏步上前，隔空遥遥一拳击去。

辣水仙杜筠见他的拳力奇重，当真不敢硬接，纤腰一扭，闪开数尺。王精二朗声大笑，横跨数步，又提起拳头。

突然人影一闪，有个人现身在杜筠身前，王精二一拳击去，那人出掌抵挡，“砰”地一响，两人都纹风不动。王精二诧异观看，只见那人一身华服，背插长剑，正是那铁剑公子尹世泽。他不禁怔一下，道：“尹公子你帮着她么？”

尹世泽傲然道：“她只有一个人，你们却以多欺寡，难道我不该出手？”尹世泽和辣水仙杜筠相视一笑，各自退回原来所站之处。

阴魂袁京调解道：“算啦，我们都是自己人。”

于是吕东青、王精二都不再理论，算是丢开此事。

事情刚刚平静下来，忽见原本站在小门左边的鬼医向公度，蒙面人及妙手巧匠耿青等三人，缓步向右走去。大家不期而注视着这三人行动。

只见鬼医向公度面色阴阴冷冷，直向杜筠走去。杜筠娇躯一震，不知不觉向侧边退开几步。

铁剑公子尹世泽大步走过来，妙手巧匠耿青伸手一拦，道：“你别乱闯！”

尹世泽豪气飞扬，仰天冷笑一声，大步走了过去。

那蒙面人低哼一声，沙哑地道：“公子要走过去，须得露一手……”

尹世泽双眉一剔，随手一掌扫去，那蒙面人突然伸手疾点。尹世泽一看对方竟然奇袭腕脉，出手之快之准，令人心惊，不觉撤回掌势。

那蒙面人见对方收掌，也就停步，缓缓道：“公子如果认为拳掌已无法可施，不妨使用兵刃！”这话其实有激将之计，反而是不想对方亮出铁剑。

尹世泽明知对方心意，道：“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准你使用兵刃就是！”

所有的人都注意地瞧着他们，只因那铁剑公子尹世泽功力深厚，但那蒙面人手法更是奇奥，适才化解尹世泽掌势的一手，不但又险又急，自且胆大心细，完全是一代名家的气度。是他这两人弩张剑拔之际，谁都不能不凝神观看。

尹世泽这一回当胸一掌拍去，掌风劲急异常。蒙面人冷冷一笑，举掌向外一按，劲力疾吐。“砰”地一声，双方掌力撞个正着，但两人身形晃也不

晃。

就在众人诧异交集之中，蒙面人铁掌一挥，竟以迅雷横击之势，扫向对方指腕之间。铁剑公子尹世泽手法一变，倏退又进，五指伸直扫击敌人掌背。

那蒙面人使出一路大擒拿手法，攻守得严密异常，而且功力十足。

他们出手极快，转眼间已互相攻拆了十余招，招招都叫人看得目骇神摇。

只听那铁剑公子尹世泽忽然大喝道：“走！”手势已罩住蒙面人双掌，蓦地向侧边一甩。蒙面人身形一歪，冲开四五步远。

场中众人见了，无不骇然变色。

蒙面人冲开之后，竟不扑回来动手。铁剑公子尹世泽因用力过多，这时也不敢轻易上去和鬼医向公度动手，假装等候蒙面人再出手，暗中迅速地运功调息。

皇甫维也看得愕然不已，心想那蒙面人乃是少林寺三长老之一的无意大师，他的功力非同小可，居然吃那尹世泽一把摔开数步之远，这尹世泽的武功那还得了？

鬼医向公度却神色如常，冷淡地瞥视尹世泽一眼，便向辣水仙杜筠道：“最近老夫恰好有事，无暇寻你。但今日既是不期而遇，那就顺便向你索要那些药物，只不知杜姑娘意下如何？”

铁剑公子尹世泽本来以为鬼医向公度会立刻出手，谁知他却对杜筠说起话来，似乎他们之间曾经有些瓜葛，倒不是要向她动手。不觉怔一下，便没有举步过去。

其余的人见以鬼医向公度对蒙面人被摔开之事，面上丝毫不露毫异之色，个个都大感奇怪，不禁对这鬼医向公度生出一种深不可测的惧意。

杜筠道：“我一颗也没有得到，都被皇甫公子取去啦……”鬼医向公度道：“你说的可是真话？”她道：“真的，真的，我一颗也没有得到！”

鬼医向公度阴笑一声，道：“杜姑娘想不到老夫会到这五岳台来么？”杜筠不知他这一问是什么用意，呐呐道：“我可没有想及此事！”向公度道：“那么杜姑娘来此有何贵干？莫非也想上台试一试自己功力？”

她呐呐道：“不……不……我以为皇甫公子会来，所以……”向公度已接口道：“然则杜姑娘认为皇甫维在此的话，就可以不怕老夫索取灵药了，是也不是？”但他不等对方回答，继续道：“老夫却不信你肯把宝鼎丹完全送给皇甫维，只要搜一搜你身上就知道了！”

他的话把辣水仙杜筠骇得又退了两步，须知就算在无人暗室之中，她也不能让他搜摸身体，何况在大庭广众之下？

鬼医向公度阴声一笑，道：“杜姑娘要等老夫动手搜出来呢？抑是自行把药交还？”

杜筠尖声道：“我已告诉你，宝鼎丹完全被皇甫公子取走。”

鬼医向公度冷冷道：“但老夫不信你的话，看来如果不出手搜身，已没有别的办法。”话声中突然伸出左手，五指散开，虚虚向杜筠抓去。

辣水仙杜筠为势所迫，呼的一声，一掌疾劈出去。鬼医向公度手势微变，五指上发出无形劲力闪开对方的掌力，疾然扣在她皓腕之上。只见辣水仙杜筠宛如被人握着手腕，拉得向前连冲三步。

这一来就和鬼医向公度相隔不过三尺左右，伸手便可触及。她登时花容失色，那种神情不但毫无辛辣之味，而且泛起可怜的神情。

铁骑大将蒲坚宏声大喝道：“向公度不得无礼——”一跃上前，伸出蒲

扇般巨大的手掌，隔空击去。

鬼医向公度冷笑一声，左手仍然虚虚抓住杜筠手腕，右手一抬一拨。铁骑大将蒲坚但觉对方发出一股吸力，吮紧自己的掌力向旁边扯去，他虽想撒掌拿桩站稳，但这时业已不由自主，蹬蹬蹬斜着倒开五六步之远。

铁剑公子尹世泽也看得呆了，一时忘了扑过去。

鬼医向公度环顾四周一眼，突然望着杜筠身后，阴声道：“乾坤五义可是要出手干涉老夫的行动么？”

众人的眼光一齐跟着向公度望去，只见两位穿长衫的六旬老人和一个黄衣大汉正向鬼医向公度走去。

这乾坤五义就是以洛阳司空表为首，老二是中州一剑许伯英，那个黄衣大汉就是老三不坏金刚范禹，此人年达六旬，但至今童身未破，练有极佳的外家功夫。他在乾坤五义之中，和司空表都是当真以武功高强驰名于武林。此外老四独行客赵方义，老五俊孟尝黄湘，都在不久以前被三公阖门屠杀惨死。

司空表从容笑道：“今日之会，本非料理私人恩怨适当之地，向兄的绝艺神功令兄弟心中甚感佩服，但向兄在大庭广众注目之下，搜查杜姑娘的身上，未免有失观瞻，向兄可否赏兄弟一个薄面，等今日之会散后，才追究昔日的私怨？”

鬼医向公度阴阴笑道：“乾坤五义既然出面，老夫本应遵从，但杜姑娘所盗走的灵丹，对我有极大关系，目下好不容易逮到她，自难放手。”

杜筠插口道：“那宝鼎丹根本不是你的，你怎能说我盗走？”她转眼向四周瞥，又道：“可惜皇甫公子和吕东青兄他们都没有来，不然的话，他们就足以证明我的话了！”

向公度冷笑道：“你的话岂不是白说，既然无人能够证明，那么你就是盗走我的灵丹啦！”

他眼角一瞥，只见司空表和范禹两人仍然缓缓迫近，心中也恐怕这两人忽然同时出后，便松开辣水仙杜筠，腾出左手。

辣水仙杜筠连忙退开，忽然有人拦住她道：“杜姑娘你这么害怕那厮，是不是他真的很厉害？”杜筠转眼一看，说话之人正是刚才出言调戏她的黄面少年，她不觉狠狠瞪他一眼，脚下已不好意思再退。

那司空表、范禹两人见杜筠已脱身走开，立时停止迫前之势。这时和鬼医向公度相距不过七尺左右，范禹遥遥抱拳道：“向兄既是以今日之事为重，暂时不计个人的恩怨，这等胸襟，足可领袖武林了。”

他双拳一拱之际，已发出一股极强的无形潜力。鬼医向公度也微揖还礼，其实是在同时发出内家真力迎击上去，口中阴阴地道：“不敢当得范兄之言……”

但见两人之间地上的砂石突然贴着地面旋激飞扬，众人一见都知是这两人互较内力时所发生的强劲旋风所致。只见那些砂石倏然向范禹方面移去，显然是范禹斗不过对方。

司空表朗声一笑，一手搭在范禹肩上，道：“向兄的为人及武功都令司空表极感佩服，三弟你刚才的一番话，正合为兄之意。”

他说话之际，只见地面上旋飞的砂石又退回两人当中原来的位置，然后渐渐掉落地上，原来那股强劲的旋风已经消失。

行家眼中自然知道那范禹斗败之际，被司空表一手搭在肩上时暗传真力

相助，所以立刻扳回平手。从这一场暗斗看起来，范禹虽是败在鬼医向公度手下，但一身功力，却尚可与鬼医向公度一拼。至于司空表的功力如何，则无法测知，不过从他暗传真力那一手看来，却可以知道他的内力已达极为精纯之境，否则这等“传力”功夫，最易震伤自己人。

鬼医向公度似是心有不甘，阴声笑道：“这位范兄的本领老夫已经领教过，但司空兄自居乾坤五义之首，必有更为惊人绝艺，老夫颇想趁今日的机会，增长见识，只不知司空兄意下如何？”

司空表缓缓道：“向兄雅兴不浅，兄弟自应从命。不过……”他的话声一顿，范禹突然接口道：“向兄如不嫌弃，兄弟代替大哥向你请益如何？”

鬼医向公度环视全场一眼，然后道：“既然范兄已说出口，老夫自然不便坚持。我们印证三招如何？”

范禹感到对方客气得出奇，却想不出其中有何阴谋？暗念自己一世童身练功，如论内力造诣，表面上虽较司空表差了一点，但若然斗上长力，则司空表尚不及他的强韧。此所以他会当司空表略一沉吟之际，赶快接口代他出战，也就是要保存乾坤五义威名的较佳办法。此刻对方既然是只拼三招，则凭着他童身炼成的护体硬功，就算不幸挨上一下，也可以忍受。

当下走上前，和鬼医向公度对面而立。向公度阴笑一声。道：“范兄请用足尖在身后的地面上划一条线，就像老夫这样……”他把足尖倒伸出去，就在身后半尺之处，划下一道痕迹。

“我们只以三招为限，纯是印证武功，若是三招之内退出此线或是践踏其上，就算分出高下，范兄觉得此法子可用得么？”

范禹岂甘示弱，一面点头答应，一面如法划线。两人开始动手，鬼医向公度先是轻飘飘迎面一掌拍去，范禹却是拳掌并施，威猛异常。

鬼医向公度口中嘿地吐气开声，右掌仍然分光错影般斩脉点穴，变化奇怪。左掌却乘势力劈出来，掌力之雄劲，当真是一时无敌。

范禹急忙分手抵挡，只听“啪”的一声，两掌相交，范禹那壮硕的身躯连退两步，身上的黄衣被掌风震得飘拂不休。

鬼医向公度寸步未移，面上泛起无法抑制的得意之色，大喊道：“范兄已经退过界限，司空兄可有亲自出手之意？”

司空表虽然不想动手，但在这等情势之下，却又无法不挺身而出，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缓步走到向公度身前，朗声道：“向兄一身绝学令人佩服，适才使的斩脉点穴手法，颇似少林寺七十二种绝艺中的分光斩脉手法，不知兄弟有没有看错了？”

鬼医向公度阴笑一声，道：“司空兄眼力果真高明，无怪能称雄北方武林多年。老夫的斩脉手法虽然不是学自少林，但却与少林绝艺极为相似。若然司空兄也肯指教三招，老夫再让你看到另一种与少林绝艺相似的手法。”

司空表移动一下，站在范禹刚才的位置上，道：“既然向兄有意教武林朋友瞻仰一身绝学，司空表只好勉为其难，请向兄指点三招。”

全场之人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连皇甫维也全神贯注那两人，不再理会辣水仙杜筠。

只听司空表和向公度同时说了一声“请”，便齐齐出手。司空表仅仅虚发一掌，其实双掌不离胸前，完全采取守势。鬼医向公度认定今日正是震惊武林的大好时机，因此非在三招之内，击败司空表不可。但见他分左手捏拳，右手骈掌，齐齐猛攻出去。拳掌之上，完全运足全力，一出手便自狂飚激荡，

砂飞石走，声势异常威猛。

第九章 圣剑

司空表眼神一闪之际，已认出对方这等右掌左拳的打法，正是少林寺七十二种绝艺中的“分心神功”，因他的拳路掌法完全不同，等如一个人能够分心驾驭两手，各自为攻地发出招数。

他奋力招架住对方的第一招，身形已差一点被向公度震退。观战之人无不大为震撼，都看出司空表形势十分危殆，只因司空表为了不被对方迫出界限，所以第一招就已落在被动的局势。假如他底下的两招还想拼命守住在原地，说不定会因而受伤致死！

鬼医向公度手法一变，化为右拳左掌，复又猛烈扑攻。司空表见他两手使的均是极为毒辣的绝招，加上拳掌忽然互变，增加一种诡秘难防的威力，不禁大为凛骇，暗念这鬼医向公度虽是在武林中成名多年，但从来无人知道他居然有这么一身功力，实在耐人寻味！

所有的人都认定司空表一定无法拆解对方这一招，是以势必自动后退，认败服输。

谁知司空表突然冷嘿一声，双掌迅疾地交叉拂出去，登时把向公度左掌右拳的凌厉攻势完全化解。司空表更不怠慢，收回右掌，急如掣电般直劈出去。

鬼医向公度错愕中随手一掌推去，抵住对方还击的一招。司空表朗声一笑，退开数步，道：“想不到向兄居然练有‘分心神功’，兄弟几乎当众出丑。”

鬼医向公度厉声道：“司空表，你第二招用的是哪一家派的手法？”

鬼医向公度这一问，正是全场众人都想出口询问的疑团。只因那司空表出手之际，纯是以双掌掌背拂出去，这等手法，天地间只有无敌于世的“一皇”有此等神奇惊人的招数。

司空表平生经过无数大风大浪，此时面上神色丝毫不变，淡淡一笑，道：“向兄居然学得到少林寺数百年秘传密授七十二种绝艺中的两种，兄弟就算懂得一两手出奇的绝学，也算不得是什么希奇之事！”

鬼医向公度嘿嘿冷笑一声，突然转头向左边望去，阴声道：“无心长老可是出面根究此事么？”

众人一随他目光望去，只见少林寺方丈大师无心长老，宛如渊停岳峙地站在两丈之处。大家都因一直注意着向公度和司空表两人，是以竟无人发觉这位长老已从五岳台上下来。

那无心长老身披黄色袈裟，一袭灰色布衲，相貌慈祥，左腕间垂着一串长长的楠木佛珠，右手衣袖特长，但此刻却卷叠到腕间，没有垂下来。他那副慈悲庄严法相，叫人一看便知是有道高僧。

他朗声宣一声佛号，道：“佛门弟子不打诳语，贫衲对此事也感到十分好奇，颇想听听向施主如何说法，是以走近一些，以便听得清楚一点！”

鬼医向公度好像胸有成竹，毫不慌忙，环顾四周群豪一眼，道：“老夫也不打诳语，这两种手法一半是自己悟出，一半有人指点。但老夫却不是从少林寺中学到，试想少林寺渊源悠久，这数百年来，难保没有几种绝艺流转在外，无心长老你说是也不是？”

大家一齐转眼看无心长老如何答复，只见人影一闪，一个肩披红色袈裟

的大和尚纵到无心长老身侧。场中群豪几乎都知道这个大和尚就是少林寺天地二尊者之一的天尊者。这两位尊者在少林寺中地位稍逊于“三长老”，但武功却不见得就差于三长老。

那天尊者沉声道：“向施主之言未免有狡辩之嫌，敝派秘传绝艺，怎会流传外间？”

鬼医向公度淡淡一笑，道：“老夫以为令师不会同意尊者的话，是不是？”

无心长老善目微一开阖，突然道：“这事等日后在与向施主讨论，容贫衲告退了……”说罢就退回五岳台上，天尊者也随着方丈大师退开。

场中之人无一不是机智过人的老江湖，这时都感到向公度话中有骨，所以无心长老不肯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他理论此事。

向公度阴声一笑，道：“司空兄的机智令人佩服，但如若要解释你那那一手武功来历，只怕也不容易？”

司空表虽是老练无比，此时也感到无从说起。固然他这几手奇招是当日从皇甫维那学得，但这话却不能向武林公布。再者今日在场之人，均是有心对付“一皇三公”之辈，如果承认和“一皇”沾有渊源，当时就得变成全场公敌。正在无法之际，突然有人朗声道：“他学到哪一派的武功，与别人都没有相干，你不过是不服气，所以故意挑拨公愤，我倒想知道你这等用心何在？”大家向发语之人望去，原来是铁剑公子尹世泽！

鬼医向公度冷冷瞥他一眼道：“你三番两次干扰老夫，如果不是看你年轻不懂事故，老夫焉肯罢休……”

尹世泽傲然道：“你不罢休又怎样？”

向公度道：“你别以为你的武功得自心池圣女一脉，老夫不敢教训于你！”他的话说得虽硬，但骨子里无疑已表示他正因“圣女”之故，所以不敢发作！

铁剑公子尹世泽生气地亮出他的铁剑，遥指鬼医向公度喝道：“你既是大言不惭，那就不妨试一试看——”话声甫歇，人群中走出两位中年人，其一是个道人，看上去甚是平凡老实，面貌也没有惊人之处。这两人并非约好一齐出来，是以互望一眼之后，立刻抱拳稽首，互相行礼。那浓眉大汉抢先道：“兄弟想不到娄真人会出来，是以妄自僭越。”

那位称为娄真人的中年道人稽道：“点苍快剑张搏云张施主名震武林，这话贫道愧不敢当。”

皇甫维碰一碰吕东青，道：“那道士就是武当派第一高手娄真人么？看上去真难令人相信……”吕东青轻轻道：“点苍快剑张搏云也是一代怪杰，在东南各省，名望不弱于娄真人呢！这些较早成名的人物我都认得，但像尹公子这一辈出道未久的年少俊杰，却毫无所知。”

鬼医向公度，淡淡一笑，道：“娄真人突然介入，莫非要替下尹公子，免得他遭受挫辱，因而减弱圣女威名么？”铁剑公子尹世泽气得哼一声，大踏步冲过来，厉声道：“向公度你以为已经无敌于天下了，是不是？”

娄真人向尹世泽笑一下，道：“尹公子不须动怒，他如果自命是天下无敌，今日就不会到这来了！”铁剑公子尹世泽一听这话敢情真对，仰头一笑，退了开去。鬼医向公度想不到娄真人话锋这等锐利，怔了一下，娄真人不等他发言，接着又道：“贫道想请问向施一件事，只不知向施主是否允予作答？”向公度听他又扯到别处，倒不知有何用意。他深知这位号称武当第一高手的娄真人武功超卓，几乎还要凌驾少林三老之上，目下如果开罪了他，再加上点苍快剑张搏云在一旁虎视眈眈，这人的剑快得出奇，极不好斗。这么一

想，便不敢轻启事端，道：“假如老夫能够作答，自然奉覆！”

娄真人缓缓道：“请问向施主，敝师弟武潘安余舫，目下在什么地方？”

鬼医向公度眉头轻轻皱动一下，道：“这就奇了，令师弟与老夫虽是相识，但他的行踪怎会来反问我？应该问真人你才是……”

娄真人道：“这也不然，敝师弟一向不在山上居住，是以他的行踪，贫道并不晓得！”

向公度道：“老夫也不知道，真人可去询问别人——”

娄真人摇头道：“假如向施主知道，而又不肯说出，这等作法，则难怪贫道疑心了！”

向公度作色道：“真人这话越说越离谱，你若是藉词想与老夫过不去，根本不必兜这个圈子。”

周围的人也感到娄真人指摘得不大妥当，果真是有意寻事的样子。不过那鬼医向公度太过骄傲，众人都对他不满，故此无人为他说话。

娄真人默然注视着对方，向公度也运功聚力，准备出手相拼。正在这弩张剑拔之际，娄真人突然冷笑一声，道：“贫道的话乍听起来，诚然似是有心寻事，但贫道如果说出内情之后，相信没有人会作如是想！”

鬼医向公度一听他的口气，敢情已知道五年前所约定的“炼药”之举，他可不想此事公布于世，最低限度不要在此刻揭穿。此所以他早先有心要处死辣水仙杜筠和铁骑大将蒲坚。不过当时又转念想到场中人数不少，自然不容他一口气连诛两人，所以决定先和这两人制造纠纷，以便万一离开此地，便可有理由诛杀杜、蒲两人。目下那娄真人如果当众揭穿此事，则颜面实在无光，是以连忙接口道：“老夫不知真人尚有道理，故此错怪了真人。不过目前不是讨论令师弟行踪的时候，真人以为对不对？”

娄真人道：“向施主说得不错，贫道可以遵命不再讨论，但只要向施主先答复一句，敝师弟到底生死如何？”

鬼医向公度沉吟道：“这个……这个……老夫一时难以肯定奉答，也许业已遭遇不测也未可知！”

娄真人点点头，道：“这就是了！”侧转脸望点苍快剑张搏云一眼，道：“贫道以为不宜再耽误正事，故此不再打扰大家，张施主尊意如何？”

张搏云见铁剑公子尹世泽已经走开，他本是出面干涉他们动手，唯恐尹世泽吃亏而已，既然尹世泽已退开，他可就无需多事，于是点点头，退回人群之中。

皇甫维瞧来瞧去，也找不出那五位掌门人有什么好瞧的地方，因此对于众人全部注意台上之举，甚感讶异。不过这刻因阴魂袁京已将吕东青拉开数步，低声说话，是以无人可以探询。这一来他因为无所事事，便仗着天视地听之术，倾听袁京和吕东青所说的话。

只听袁京低声道：“王老哥，你可有意参加今日的逐鹿？”

吕东青道：“我连今日之会究竟内中有什么事也不晓得，这叫我从何逐鹿呢？”

袁京道：“目下时间无多，兄弟已不暇详细和王老哥商量，只希望你老哥记着我们的诺言，一力相帮！”

皇甫维疑惑地皱皱眉头，不知今日之会，大家有什么可以逐鹿的？若然争的是五岳台上那具大铁箱内所藏的白色长剑，则令人不解的有三点：一，那柄白色长剑有什么好处，值得武林一流高手云集来争？二，五岳台上目下

分明已有五岳的掌门人坐镇，这五人非同小可，就算是三公亲自来此，也未必就可以赢得这五位一等一高手的联合阵线！更别说普通的人想出手争夺了！三、假使那柄白色长剑有如此宝贵之处，值得天下高手都生心观夺，那么为何“三公”不来？纵使三公不肯亲自参加，贬降身份，最低限度舒倩、佟秀、冷清影这三女，加上一个月公嫡传高弟谷云飞等四人该参加！

可是目下这些人一个不见，可见得三公并不重视这柄白色长剑，那么这些人又为何要争？

皇甫维看不出半点道理，便移到辣水仙杜筠身边，道：“杜姑娘可是有意参加今日逐鹿之举么？”他这句话乃是从阴魂袁京那里借来用用的，自家也不知问的什么。

辣水仙杜筠对这个面色蜡黄的少年实在没有丝毫好感，冷冷道：“你贵姓大名？”皇甫维耸耸肩，故意跟她开个玩笑，道：“敝姓王，祖籍金陵，至今尚未娶妻……”

杜筠哼了一声，道：“将来我到金陵找你可好？”

皇甫维装出惊喜交集的声音道：“那好极了，我此生尚未来见过像杜姑娘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他正在胡扯之际，只见一个人大踏步走向五岳台，登时把杜筠的注意力吸引住，没有再理会他。

只见那人走动之时，下盘极急，一望而知这人虽然不擅轻功，但功夫必定扎实，或是擅长硬功！

皇甫维问道：“这厮是谁？看来年纪很轻呢！”杜筠故意不理他，皇甫维伸手去碰她，她侧身一闪，皱起眉头，正要出手惩戒他，忽见那阴魂袁京及那个老家人一齐移过来，只好忍住心中之火，冷冷道：“这位金刚臂童虎你都不认得，我看你还是赶紧离开此地为妙！”

皇甫维嗯了一声，道：“金刚臂童虎？他是哪一派的？”杜筠见他毫不在乎自己的讥讽，当真拿他没法，赌气闪开一旁。却听到阴魂袁京道：“王公子，你本来不是武林中人，今日之事非同小可，你最好和王老兄站在门边，免得我们要分心照顾。”

皇甫维颌首道：“好吧，我就到门边站着，有事我就赶紧逃出去，你可是这个意思么？”

阴魂袁京道：“王公子真是聪明不过，你肯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于是皇甫维和吕东青向狭窄的石门移去，恰好又和辣水仙杜筠碰在一块儿。这时那金刚臂童虎业已走到台下，因此辣水仙杜筠不暇理会皇甫维，直着眼睛向台上望去。其余的人也都像是木雕泥塑，望向五岳台上。

金刚臂童虎向台上抱拳道：“晚辈童虎，特地五位老前辈请益一番，请恕晚辈狂妄大胆之罪！”

台上五位掌门人都各各还礼，少林无心长老善目一眸，道：“不敢，不敢，童施主打破僵局，令人心折。令师昔年以胆力武功两者，称雄宇内。老衲记忆犹新，只不知令师如今可好？”

金刚臂童虎肃然道：“承蒙老禅师垂注，家师幸托慈悲，目下隐居避世。”

无心长老微微一笑，道：“童施主请！”

金刚臂童虎施礼道：“还是请老禅师先行赐教。”

无心长老虽是一派掌门之尊，但此刻似是已有默契，竟毫不客气，向前跨了两步，单掌当胸平推出去。

金刚臂童虎可不敢忽视老方丈这一掌，双臂疾抡，只听“砰”地一声，原来双方各以内力隔空拼了一下。

无心长老朗声道：“童施主艺业出众，老衲甚感佩服，请你再接老衲几招擒拿手法……”

话声一歇，欺身迫近。只见他大袖翻动，双手齐出，扣血脉，捏穴道，手法奇奥迅疾。这等擒拿手法本来不算是秘传心法，但被这位老方丈使出来，却令人倍觉威力奇大，变化精奥。

金刚臂童虎双臂疾抡，硬封硬拆。全场之人都看出两点，一是那金刚臂童虎双臂练有超世硬功，不怕老方丈扣抓。二是看出少林无心长老有心让他，只因那童虎的武功他不是不知，偏偏用擒拿手法去对付他，正是攻坚击强，难有胜望。这样如何不是明让童虎？

台上那两人动手得极为迅疾，转眼之间，已拆了四招。无心长老倏然跃退寻丈，道：“童施主武功高强，老衲佩服，请……”金刚臂童虎抱拳道：“晚辈谢谢老禅师指点之恩！”说罢，向左边横跃过去，落在由左边数去第二瓣平台之上。

这一瓣台上乃是北岳恒山掌门飞羽真人，他缓缓起立，向台下点点头，登时一个道人纵上台去，双手捧着一支银光灿烂的长枪，恭敬地送到飞羽真人面前。

飞羽真人一手提起银枪，道：“童施主请亮兵器！”金刚臂童虎反手一抄，撤下一支粗大的铁铜，立好门户。飞羽真人不再说话，缓缓一枪平刺出去。

童虎铁铜疾撩上去，微闻“呛”的一声，枪铜相交，飞羽真人倏然撤回银枪，道：“童施主内力奇重，当真是罕见之材。”童虎趁机换口真气，无暇说话。

飞羽真人银枪一抖，迎面刺去，但见枪尖颤出数十团银光，奇幻异常。金刚臂童虎也同时舞铜迎击，只听他铜上发出劲风号啸之声，强烈震耳。

这童虎铁铜虽是劲道奇重，但铜法一点也不粗疏，反而绵密细腻，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眨眼之间，飞羽真人收枪疾退，左手作个请他走的手势。童虎喘一口气，抱铜行了一礼，又向右边跃去。

这次碰上西岳华山掌门静虚子。这位面目端丽的中年道姑亮出长剑，微笑道：“童施主勇闯两关，可喜可贺……”童虎争取时间喘息换气，因此无法回答。

皇甫维突然评论道：“我看他一定过不了这一关！”

辣水仙杜筠嘲声道：“你懂得什么？他虽是有点喘息，但依我的看法，大概可以再闯两关——”她突然住嘴，原来一则她想起这个面色蜡黄的少年不宜与他多说话，就算嘲讽他也是抬举他，所以赶紧住口。二则金刚臂童虎已经开始动手，挥铜力接那静虚子试探功力的第一招。

从表面上看，那金刚臂童虎虽然连闯两关之后，真力损耗不少，所以第三关时他的功力要打个折扣。可是他用的是重兵刃，而对方只用一支又轻又薄的长剑，要把他震退三步之多，势须功力比他高上一倍以上，才办得到。这样也就是说静虚子的内力修为，比之无心长老及飞羽真人都强胜一筹，这可是大家所料想不到之事，所以登时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静虚子一剑震退对方之后，身形如行云流水般迫到童虎面前，刷地一剑

分心刺去。

这时童虎离台口只有一尺之地，因此已不能再退。他奋力一喝，掌铜齐出。静虚子倏地上身后仰，让开他掌势，同时剑尖挑处，已把对方铁铜荡开。

金刚臂童虎突然倒缩半丈之远，落在台下。饶他见机得早，退得极快，但下盘仍感到一股劲风袭到腿膝之间。

金刚臂童虎落在台下之后，羞惭满面地跺一跺脚，转身向门口奔去。皇甫维原本就站在门边，这时伸臂一拦，道：“童兄想干什么？”那门只不过尺许宽，因此他一伸臂，就完全拦住。

金刚臂童虎身形一挫，缓缓道：“我已无颜再在此间，尊驾别阻我去路。”

皇甫维道：“童兄当真不要看看结果？”

童虎眉头一皱，简短地道：“不要！”伸手遥遥一勾，皇甫维吃他无形劲力勾得身形旋开一边，那童虎已从窄窄的石门中窜了出去。

场中所有的人无不看见这一幕，于是人人都深信那皇甫维当真武功甚差。辣水仙杜筠本来已对皇甫维起了疑心，因为他早先居然能预言童虎过不了第三关，眼力之高，还在自己之上。但目下一看他武功有限得很，登时把疑虑之心打消。

一片寂静之中，突然又有人步向五岳台。只见那人身量中等，身穿儒衫，面上戴着黑色眼罩，掩住鼻子以上的部分。

此人举止甚为潇洒，生似胸有成竹，极是从容不迫。人群中微微起了一阵语声，大家都在交换意见，此人是谁，但在场那么多的高手？竟无一人知道这儒生来历。

只见那蒙面儒生一迳走向五岳台右边，双足微蹬，身形破空飞起，轻飘飘落在台上。

衡山派掌门大力神翁唐世一宏声道：“尊驾高姓大名，可许见示？”

那蒙面儒生低声道：“区区自知难闯五岳大关，因此不愿说出姓名，请唐老前辈海涵……”

唐世一谅解地颌首道：“这也是人情之常，既然尊驾不愿说出姓名，那也不相干！”他随即也拽开架式，只见他双手环抱，身形微旋，脚尖向外斜错半步，倏地横臂扫劈出去。铁臂挥处，劲风山涌而出。

众人一看之下，迅即明白今日凡是上台之人，首先必须自信捱得住台上五位名山掌门人开头第一招试探功力的重手，才可以谈到其他。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台上那五位掌门人无一不是练功数十寒暑的武林高人，要和他们各各硬拼一招，岂是容易之事？就算功力高强之士，却因那五位掌门人各有所长，每次应付时均须变化刚柔，全力抵御，这一来首先就得耗去大半的真力。此所以早先那金刚臂童虎虽是武功出众，但到了第三关时，已经力不从心，知难而退。

这时台上的蒙面儒生已经疾然出手，只见他身躯一旋，突然变为太极门的手法，一招“琵琶手”，随手一拽，便把大力神翁唐世一那股惊人神力化开。

唐世一宏声道：“尊驾不肯硬接老朽一招么？”蒙面儒生应道：“对不起，那就从头算起好了！”唐世一道：“那也不必——”话声中左臂连拳横扫出去，劲风到处，只见那儒生身上长衫拂拂飞舞，声势惊人。

蒙面儒生左手捏住右肘，疾出右掌遥遥相抵。微闻“砰”地一声，两人身形均是纹风不动。

阳魄王精二低低怪叫一声，转眼望着阴魂袁京道：“那厮内力好生惊人，这一招是什么名堂？”阴魂袁京道：“我也不晓得……”忽地发现自家声音不小，这话势必被旁人听去，登时感到面上挂不住，狠狠地瞪那王精二一眼，道：“你别说话行不行？”

台上的大力神翁唐世一也认不出对方这一下古怪的手法是何家数，心中微微一怔，但面上却不便表露出来，以免有损衡山派的威名。当下继续近身发招。这时因摸不出对方路数，是以较为小心，不敢行侥幸冒险。一连发出三拳，都被那蒙面儒生以太极门手法一一拆解。

唐世一倏然退开，伸手道：“尊驾好俊的身手，请吧！”那儒生欠身一揖，道：“唐老前辈有意栽培，区区衷心感铭！”

台上几位掌门人听到此人出言儒雅谦恭，完全是名家风度，不由得都对他生出好感。

蒙面儒生随即跃到左起第二瓣平台之上，把守这一关的是东岳掌门人矮头陀。只见他身高不满五尺，长得矮矮胖胖，头上戴着一个金箍，束着头发。

矮头陀笑嘻嘻道：“贫僧想请施主接几手地堂刀！”蒙面儒生欠身一揖，道：“大师的地堂刀数十年来为武林一绝，只望大师刀下留情。”说时从腰掣出一把缅甸刀。矮头陀也亮出一柄精光闪闪的戒刀，先是迎面斫去。蒙面儒生举刀一架，各震退一步。

矮头陀大头一晃，身形倏然缩得更矮，同时之间，地面洒出一片刀光。

这正是东岳一派称绝武林的“地堂刀法”，这种刀法极是刁钻难防，唯一的缺点是不耐久战。

那蒙面儒生俯低上身，刀掌并用，只见他飘飘洒洒，倏起倏落，脚底下虽是刀光如雪铺满台上，却无法迫他退落台下。

转瞬之间，东岳掌门矮头陀收回戒刀，退跃寻丈，朗声道：“施主以猿公剑法化入刀法之中，不减一分神秘，贫僧甚感佩服！”蒙面儒生欠身作揖道：“好说，好说，大师有意成全，区区感铭于心。”

他一点也没有气喘之相，足见武功造诣，远在金刚臂童虎之上。

这时那蒙面儒生已跃到当中的一瓣平台，也就是西岳华山掌门人静虚子把守的大关。

第一招照例互较真力，刀剑相触之际，两人各个震退，但这一回那蒙面儒生被静虚子多震退一步。

辣水仙杜筠透一口气，道：“那厮武功虽是比较金刚臂童虎高明，但看来也过不了这五岳大关！”

皇甫维接口道：“恐怕未必——”此言一出，杜筠登时含怒回头瞪他一眼。皇甫维立刻补充道：“我这人专爱唱反调，杜姑娘万勿见怪！”

杜筠在鼻子中哼一声，不再理他。

台上那身形神秘的蒙面儒生突然使出少林秘传“无敌神刀”，抵住静虚子水银泻地般的数剑。

群豪暗中观察到少林寺老方丈无心长老眼中诧异之色，因此都明白连无心长老也摸不出那人来历，是以更感惊奇。

须知今日凡是能够到此地来的人，几乎可以说都是武林出类拔萃之辈，以这些人的耳目，也无法查出那蒙面儒生来历，单是这一点，就足以震动武林，何况那蒙面儒生武功博杂，大有无所不能，能者皆精之概，是以更加使群豪惊诧交集。

那蒙面儒生挡住静虚子剑招之后，大大喘口气，横跃到北岳恒山掌门飞羽真人那一瓣台上。

飞羽真人见他气度雍容，儒雅有礼，同时武功又强绝一时，对他甚为激赏。当下稽首道：“施主绝艺惊世，贫道有几句话要请教……”

蒙面儒生微笑道：“真人有何事垂询，区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在真人开口之前，区区先说两件事，第一件是区区姓名来历，要等事后方能奉告，至祈真人宥谅！第二件是如若真人乃是有心成全，暗中设法让区区喘息一阵，则盛情只能心领，不敢当真接受。”

他说得光明磊落，已经博得不少人叫好喝彩。还有他的机智和口才，也叫人心服倾倒。

飞羽真人微笑道：“既然施主这等说法，贫道倒不便饶舌了，请！”

蒙面儒生欠身施礼，抬头之际，飞羽真人的银枪已缓缓地刺到。他举刀一格，登时被飞羽真人震退三步之远。

观战之人看出他内力已竭，大部分都替他担忧起来。但这刻正是要紧关头，是以无人做声，场中一片寂静。

皇甫维胸有成竹地游目四顾，只见那鬼医向公度面上呈现紧张之色，正和那同来的蒙面人咬耳朵。他一看而知那鬼医向公度并非因担心蒙面儒生失败而紧张，相反的他却是怕那儒生得手，因此和蒙面人咬耳朵商议。

向公度与蒙住头面的无意大师商议了一下，就悄悄向门口移来。

皇甫维不知他们有何用意，转眼望望台上，只见那蒙面儒生正以武当派的秘传心法“回龙十二手”化入刀法之中，左封右拒，抵住飞羽真人的银枪。他目光再转到武当第一高手娄真人面上，只见他修养之功虽深，这刻却无法掩饰得住内心惊讶之情。

皇甫维突然叫道：“杜姑娘小心，那个老家伙又来找你麻烦啦！”

这一叫把所有的人都惊动了，齐齐向这边望来。只见鬼医向公度、蒙面人、妙手巧匠耿青等三人都移到高门口六七尺之处。

鬼医向公度阴森森哼一声，举指向皇甫维虚虚一点，口中道：“干你什事，合该处死！”

他虽是轻描淡写地隔空点去，但群豪却看出他这一指之上，已汇聚极为阴毒的真力，可以在两丈以内，取人性命。

只见皇甫维打个寒噤，双手捧住胸口。他的面色原来就蜡黄得难看已极，这刻似乎变得更黄。

吕东青在旁边叫道：“公子，你觉得怎样啦？”叫声中一头白发摇颤不已。

群豪都瞧出他已经身受内伤，说不定五脏六腑都被鬼医向公度的指力震碎，不禁都对那老家人十分同情。可是目下谁都不愿意惹那鬼医这等强敌，是以无人做声。

人群中走出一人，飘然走到皇甫维身边，众人移目一瞧，却是个身材矮小的青衣人，头脸上蒙着青巾，只露出一对眼睛。

这个蒙面青衣人看也不看鬼医向公度他们，迳自取出一颗龙眼大小般朱红色的药丸，递给皇甫维。

皇甫维缓缓伸手去接，须知他身上有“血功”护体，鬼医向公度指力虽是厉害，却难以伤他分毫。但凑巧的是他用的面具使得面色十分枯黄，所以群豪都以为他业已内脏重伤。那蒙面青衣人低低道：“服下此药就会好啦！”

皇甫维手掌突然一震，那颗药丸掉在地上。

旁边突然风声微响，那青衣蒙面人和皇甫维转眼一看，却是鬼医向公度电扑而至。只见他双目注定地上那颗药丸，伸长手臂，向那药丸攫去。

皇甫维情急之下，竟忘了假装内伤，倏然曲膝撞去。鬼医向公度左手去攫地上的药丸时，右手早已蓄满功力，准备封架右方的青衣蒙面人。却万想不到那个业已身负重伤的皇甫维突然一膝撞到，竟是功力十足。这一来顾不得那颗药丸，先行撤回左手，顺势拍去。

他一掌击在皇甫维膝上，虽是把皇甫维震开三步，但自家也被对方震退两尺。

鬼医向公度这一惊非同小可，凝目望着皇甫维。不但他大吃一惊，就是四周的群豪甚至台上的几位掌门人，也为之大感诧异。

青衣蒙人极快地把药丸拾起来，揣在怀中。然后望着皇甫维，缓缓道：“原来你不曾受伤，差点糟蹋了我这粒救命灵丹……”

口气之中，微有谴责之意。皇甫维不知怎的，但觉受不住此人半点误会，连忙道：“请不要这样说，我根本未有吞服之心。”

鬼医向公度冷笑道：“尊驾当真是真人不露相，想不到竟然身负绝技，你的姓名可敢说出来？”

皇甫维理也不理他，又向那青衣蒙面人道：“刚才假使我没有失手把药丸跌在地上，我会还给你的，你信不信？”

鬼医向公度勃然大怒，但他为人阴沉毒辣，反而压抑在心，并不发作。

那蒙面青衣人缓缓道：“我相信你就是了！”

皇甫维大感高兴，然后转头望住鬼医向公度，道：“你突然出手抢夺灵丹，是何用心？”

向公度哼了一声，不去回答他的质问，却望着蒙面青衣人道：“尊驾那颗灵丹，叫什么名字？”

蒙面青衣人道：“你若是知道，那就不必说出来，若果不知道，我倒要请问你为何急急出手抢夺？”他的话说得毫无火气，却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鬼医向公度竟然不敢撒野，乖乖地道：“老夫没有瞧清楚，不知道是不是与少林寺能解千毒的大檀丸同享盛名的伤科圣药……”他突然住口，没有把那药的名字说出来。

辣水仙杜筠听得心急难熬，冲口道：“少林寺大檀丸乃是武林至宝，还有什么能够和大檀丸齐名？”

鬼医向公度淡淡一笑，道：“如果真是那药，可好比大檀丸还要珍贵，大檀丸只不过能解千毒罢了，我说得可对？”

鬼医向公度这句话乃是向蒙面青衣人而说，辣水仙杜筠感到没趣，面上热辣辣地红了起来。

蒙面青衣人正要开口，忽地有人叫道：“台上的蒙面仁兄已经闯过五岳大关了……”

众人一齐转面向台上望去，只见那面戴黑色眼罩的儒生，卓立台上，流露出一副睥睨当世的气概！

蒙面青衣人低低评论一句：“我不喜欢这人！”皇甫维已移近他身边，立即接口问道：“为什么呢？”

他道：“你看他早先礼数周到，谦冲自守，但一旦得志，就摆出这等架

子。”

说到这里，阴魂袁京突然跃过来，面色甚是难看。吕东青连忙也跟过来。袁京道：“王老兄，你家公子身怀绝技，连向公度的指力也伤他不了，但你却哄骗兄弟说他不大懂武功，不知是何用意？”

吕东青双眼一翻，傲气迫人，道：“那有什么希奇，江湖上谁不是尔虞我诈的……”

阴魂袁京听了这话，居然不怒反笑，道：“王老兄说得好，江湖上正是如此。兄弟现在请王老兄说句真话，那就是两位还肯不肯帮忙兄弟？”

皇甫维生怕他索回人皮面具，连忙接口道：“早先已经说妥之事，自然不会更改，你放心好了！”

阴魂袁京眼珠一闪，道：“那么王公子你就是留在此处，王老兄则跟我到那边去。”皇甫维侧顾吕东青，道：“那你就去吧！”吕东青当下便跟阴魂袁京走开。这时五岳台上的五位掌门人肃然直立，天尊者则用五把钥匙去开启大钢箱。弄了好一会工夫，方始把那柄白色长剑捧出来，送到少林寺老方丈无心大师手上。

无心长老肃容道：“施主武功超世，老衲等甚为心折，目下妖气弥漫武林，是以这柄深藏了二十年的‘圣剑’，今日再度出世……”

那蒙面儒生伸手去取那柄白色的圣剑，无心长老退开一步，道：“这圣剑关系重大，在未曾奉交施主之前，务请施主将姓名见示，否则日后老衲等见到此剑旧主人时，连施主姓名也无法报告，如何交代得过去？”

皇甫维听到这里，不由得伸伸舌头，道：“那还得了？这圣剑毕竟是何来历？连无心长老也用报告两字？”

蒙面青衣人道：“此剑是心池圣女昔年行道时所用利器，你怎的会不知道呢？”

皇甫维不禁失声道：“啊，是她的兵器，怪不得大家都这么崇敬了！那么请问兄台你，此剑有什么好处？是不是能够斩金削玉，吹毛过发？”

那青衣人反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想得到？”

皇甫维立即道：“不瞒你说，我才不希罕呢！”

“这就对了，若果单单有这等好处，那么天下之士，谁肯到此地来，冒着毁名之险求取此剑？”

“那么有什么好处呢？兄台可以见示么？”

“当然可以，此剑第一桩好处，就是凡获得此剑者，只要能安然出此门外，就可以用来号令五岳掌门人，那就等如说，这位剑主可以成为武林盟主。”

刚刚说到此处，只听台上那戴着面罩的儒生纵声大笑道：“士各有志，长老岂能相强？我宁可不要此剑，也不肯说出姓名来历……”

他当真是一语惊人，场中群豪都不由得讶疑相顾，想不透此人为何把姓名来历守得这等秘密，而且居然比那“圣剑”还要重要？

台上的五位掌门人个个都为之怔住，歇了一阵，无心长老道：“阿弥陀佛，施主仗着惊世神功，眼看已可变成当代第一人物，为何竟有此一说？”

那儒生道：“请回答我，假如我坚持不说出姓名，此剑就一定不能给我了，是不是？”无心长老道：“老衲蒙几位道兄指派代为发言，目下可以敬告施主的，就是施主问得一点不错，你如不说出姓名，圣剑就不能奉与施主！”

那儒生道：“那也不见得，假如长老坚持的话，区区只好无礼出手硬夺了！”

无心长老微笑道：“施主这话有欠考虑……”刚说到这里，对方已疾然伸手抢剑，老和尚微一晃身，突然斜斜闪开六七尺远。那儒生心头一凛，也自施展身法，疾扑过去，双手分用两种手法，一面抢剑，一面攻敌。

转眼间那儒生出手已达五次之多，最后的一次他左手已勾住无心长老手臂，右掌疾扫对方面门。场中群豪不少失声而叫，他们虽然都瞧出无心长老武功奇高，早先对付那儒生之时，敢情是存心相让。因而大家也就联想到另外四位掌门人也可能和无心长老一般，故此那儒生能够轻轻松松闯过五岳大关。不过目下无心长老手臂既被勾住，情势危殆，就算仗着神奇武功，不致伤在对方手下，但手中的圣剑势必被对方夺去无疑！

大家正在惊顾间，只听数声朗喝一齐发出，震响人耳。众人转目一瞧，敢情另外四位掌门人已经聚集在邻台上，和无心长老相距不过是丈半左右。他们齐齐朗喝之际，也一同行动，各自发出一招。

他们虽是隔空遥遥发出招数，可是那矮头陀的刀风，静虚子的剑气，飞羽真人的枪劲，大力神翁唐世一的拳力，每种都非同小可，直取那蒙面儒生。

那儒生倏然松手疾退数尺，无心长老面色一沉，道：“施主若要用强，莫怪老衲等不按规矩行事！”儒生仰天大笑道：“区区故意试一试长老的真功夫，却不料一举数得，把各位前辈的真正武功都引出来，当真是难得之事！还望五位老前辈曲予宥谅。”

他这么一说，无心长老顿时变回早先的态度，道：“施主既是故意相试，老衲等自然不能见怪。”

那儒生欠身揖道：“区区复姓欧阳，单名纯，本来没有隐瞒之必要，这才故弄狡狴，至祈前辈们海涵。”

无心长老见他彬彬有礼，心中甚喜，把剑递过去，道：“欧阳施主好说了，有话等出了那是非之门再说吧！”

老和尚遥遥指一下那道窄窄的石门，场中群豪固然明白所指，连皇甫维此刻也知道所谓“是非之门”，就是指他身后那道石，只因必须出了那道窄门之后，此剑方始属他所有，而目下尚有数十高手，眈眈虎视着那柄圣剑，是以要出此门，势必惹出无数是非。

那儒生接过那柄通体白色长剑，便理也不理无心长老，退开两步，迳自掣剑出鞘。

但见一道白光应手而起，场中不少人为之暴声喝彩，纷纷赞好剑。那蒙面儒生瞧了一眼之后，突然仰天大笑。

台上五位掌门人见他这等形状，不禁又讶异又不悦，只因他这等态度太以不敬，而且十分奇怪。难道是因此剑居然到手，所以为之忘形？皇甫维哼了一声，道：“我晓得他要干什么！”

青衣人道：“你说说看！”

“他要设法侮辱那圣剑！”

“你根据什么理由？”

皇甫维尚未回答，只见台上那儒生突然高举圣剑，冷电般的眼光疾扫全场一眼，然后道：“各位都有夺取此剑之心，但我要告诉你们，这剑我不屑一顾……”

他随手一扔，那柄圣剑直向人群中落下。底下的人登时都看准圣剑来势，纷纷让开。那圣剑僻咣一响，坠落尘埃，剑身和剑鞘相距大约三尺左右。

无心长老赫然震怒，厉声道：“老衲等爱惜你一身武功，迥异凡俗，是

以暗中相让。你却不知好歹，竟敢把圣剑摔在尘埃？”

那儒生若无其事地道：“谁要你们暗中相让的？”

无心长老哑口无言，一怒之下，左手微提，斜按胸口，然后一翻掌，突然劈出去。

这“大乘心印手”发出之时，两丈之内当面的敌人就算人数众多，也能够一掌全都击毙。那儒生相距不远，自是无法逃出威力范围。风力到处，把那儒生一身衣服压得向后退急拂，几乎要裂体而去。那儒生微一咬牙，双掌齐起，连绵斜劈出去。转眼间大乘心印手劲力已拂过他身躯，只见他丝毫无恙。

那儒生斜目一瞥，只见另外四位掌门人都跃跃欲试，他自然抵挡不住这些一等高的高手夹击，立刻大呼道：“无心和尚，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

无心长老冷冷道：“你是三公门下，老衲焉有不知？”

那蒙面儒生转目瞥处，只见那四位掌门人仍然蓄势待发，他可真怕成为事实，那时非吃亏丢人不可。立刻厉声道：“不错，本人就是月公佟雷门下谷云飞是也，今日上台，乃是叫你们略知一皇三公手段，我这就回去复命，你们有什么话，我姑且替你们转禀！”

无心长老面色甚为难看，其余的四人见他没有行动，便都不肯贸然出手。谷云飞冷晒一声，纵下平台，大摇大摆地向门口走去，作出一副目空四海的态度。

铁剑公子尹世泽斜斜跃来，抄截在他面前，冷冷道：“给我站住！”跟着呛一声，铁剑出匣。

这铁剑公子尹世泽不但功力奇佳，同时剑法更是奇奥难当。一连四五剑，把谷云飞迫退六七步之多。

全场之人无不用心揣摩那铁剑公子尹世泽的剑法，但觉每一招都变化莫测，极是神奇，乍看时似是青城派或武当派的手法，但出手后的变化，却又另辟捷径，只看得群豪中十之八九大感佩服。

谷云飞突然间出手反攻，只见他第一招双掌齐飞，快得如同电光石火，平常的人只能攻出一招的时间，他却已连发数掌。

这一招以快制慢，只迫得铁剑公子尹世泽剑势一滞。谷云飞手法忽变，突然攻出一招，掌力手法极尽阴毒之能事。尹世泽虽有一剑在手，无奈对方已抢回主动之势，而且贴身肉搏，剑法无从使出，勉勉强强划出一道剑光，护住头胸要害，淡然急退。

武当娄真人忽然插口道：“尹公子剑法诚然深不可测，但谷施主的话也有道理，尹公子你应该先闯过五岳大关，才找他理论，谅他也躲不到什么地方去。”

谷云飞阴笑一声，道：“笑话，你们虽是自以为了不起，但我却不放在眼内。”

尹世泽让开一边，道：“我劝你少吹牛皮，等此间事完之后，本公子一定找你一决生死！”

谷云飞傲然游目四顾，然后大踏步走去，转眼已出了石门之外。

他一走掉，大家的注意力又集中在地上那柄剑之上。铁剑公子尹世泽移步向圣剑走去，突然有人喝道：“公子且慢！”尹世泽抬目一瞥，只见发话之人，正是那功力奇高的鬼医向公度。不觉面色一沉，道：“怎么样？”

鬼医向公度道：“依照规矩，你一拾起此剑，老夫就可出手抢夺，老夫

特地提醒你这一句而已！”

尹世泽转眼一看，只见四周都站满了人，个个露出虎视眈眈的神色。还有那个武功极强的蒙面人，此刻也站在鬼医向公度左边。他迅即想到就算不怕其余的人，但这鬼医向公度已不易应付，何况还有一个硬手相帮，更加难以讨好，便当真不敢贸然去拾圣剑！

鬼医向公度阴森森地轻笑一声，道：“假如你拾取此剑，老夫可就不客气啦！”

对面有两个人一齐哼出声，其中一个道：“贫道也得提醒施主一句，此剑可不大容易取到手中！”发话之人正是武当娄真人，另外同时哼出声的，却是点苍快剑张搏云。这两人一齐出声，鬼医向公度虽是目空四海，却也不敢造次。

突然间一个人纵到圣剑旁边，只见此人白发苍苍，身上装束一望而知是个老家人。只见他满面虔敬之色，道：“这柄圣剑乃是她老人家昔年随身利器，何等神圣，岂能任它坠落在尘埃之中。我这一把年纪的人，可没有争夺此剑的野心，因此不管你们怎样，先把圣剑归鞘，送回台上再说！”他话一说完，立刻弯腰拾起圣剑，却居然无人喝止。

台上的无心长老朗诵声佛号道：“多谢老施主护剑之德。”

那老家人正是江南孤客吕东青，他一生冷傲孤僻，全无朋友，独对心池圣女无限钦敬，这等人最是偏激，故此刚才丝毫没有考虑到数十高手环伺四周的危险，迳自冲入去拾起圣剑。

他一举步向五岳台走去，四面那道人墙立时随着他缓缓移动。他走了数步，突然大惊忖道：“目下这些人因受到牵掣，所以都不敢先行出手。但这种均衡之势，一旦破坏，那时这么多人都齐齐向我发招夺剑，我这把骨头非丢在此地不可！”

这么一想，登时不敢再向前走。这时皇甫维与及那青衣蒙面人都被挤在外面。皇甫维聪明机警，早在吕东青纵人拾剑之际，就全盘了然这等微妙的局势。是以他不敢硬挤进圈子之内，诚恐自己一动，其余的人发生误会，纷纷出手，则吕东青立成齏粉。

青衣人用低沉悦耳的声音道：“那个不是你的老家人么？”“是的！他平生最是崇拜那位圣女，就算我多问几句，他都会不高兴，说是亵渎于她，我真不懂。”

那青衣人点点头，又道：“你不去帮他的忙？”

皇甫维道：“我一过去，可就越帮越忙！说不定大家一齐出手，把他打成肉酱，对不对？”

“这话有理，也许要等我上去替他解围才行了！”

“你？”皇甫维讶异地说：“你既是不与世俗来往之人，何以要介入漩涡之中？”

青衣人默然想一下，才道：“既然你没有办法，我不出手也不行啦，是不是？”

皇甫维本来是故意迫他吐露多一点线索，以便推测他到底是谁！但对方之么一说，不禁激起满腔雄心，眼珠连转，瞬即想到计较，便道：“那也不一定，有些事情只可智取，不可力敌！老实说，我如果不是以前受过内伤，哼，哼，这些人我都不放在眼内……”

皇甫维突然振声大叫道：“王安，你在干什么？”

吕东青应道：“小的捧着圣剑！”

皇甫维道：“你为什么不走出来？我可瞧不见你！”

吕东青也不明白皇甫维为何问得这等无聊，只好应道：“小的被许多人围住，哪能走得出来？”

皇甫维道：“那些人围住你干吗？要是想得到你手中的圣剑，他们为何不动手抢夺？”

吕东青深恐他这句话惹得众人一齐出手，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却勉强镇定地答道：“小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我告诉你吧，他们生怕一出手去抢，就有别人全力阻截，谁也不敢冒着被人四面夹攻之险，所以僵在那儿啦！”

吕东青冷汗出得更多，口中含糊道：“原来是这样，小的可就明白啦！”

皇甫维大声道：“你想不想脱身走出人圈？”吕东青应道：“当然想啦！”

皇甫维道：“我教你一个法子，那就是把圣剑向你看不顺眼的人身上一扔，大家都向他抢扑攻击，你就可以走出来啦！”这话一出，人人都退了数步，可见得大家当真怕他来这一手。

皇甫维又大声道：“我还有个法子教你，那就是你觉得哪一个好像要出手抢剑，你就先一步把剑扔去，就可以把这个存心不良的人害死，你记得不记得？”

第十章三公

江南孤客吕东青这时才大大松口气，应道：“小的记得公子的话啦！”他心中无法不对这位皇甫公子的狡猾智谋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因这刻他已发觉每逢自己的眼光射到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就立刻要装出友善的样子，分明是怕他把圣剑扔来。

青衣人轻轻道：“难为你想得出这种稳住局势之法，你自然是认定他们个个心中紧张，所以先借着对答缓下紧张气氛，同时话中又剖析形势，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此法诚然很妙，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万一那些人不吃这一套，你第一句话时就可能把均衡的局势打破，那时你岂不是后悔莫及？”

皇甫维微笑道：“我想不出更好的法子，那就只好冒险一试了，若然事事畏首畏尾，不敢去做，更加没有成功之望，我说得对也不对？”

青衣人不置可否，又问道：“然则你是从来都不想到坏的结果了，是不？”

“那也不然，在我来说，勇往直前和迟疑不决这两种态度，都是手段，先瞧瞧是何种情势，就用哪种态度应付——”

青衣人眼中闪射出光芒，凝目看他一阵，微微嗟道：“看外形你的根骨有限得很，但其实你的智慧，却是修练最上乘武功的材料。你刚才的话，正深合武功之道……”

他们交谈了几句话，人圈中的形势渐起变化。原来那些人本都退开数步，这时逐渐迫前，眼见圈子越来越小。吕东青连忙大声喝道：“哪个再进一步，我就把剑扔去！”

群豪听他这一喝，登时都停住脚步。吕东青目光扫来扫去，只见鬼医向色度和蒙住头脸的少林无意大师反而分开，但在鬼医向公度一边，却是武当娄真人，点苍快剑张搏云，与及铁剑公子尹世泽等高手，还有乾坤五义的司空表，不坏金刚范禹，中州一剑许伯英等都已亮出兵器，虎视眈眈的瞧着他手中圣剑。

吕东青心中大感为难，手中的圣剑简直变成催命符，十分可怕。但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他又不能把圣剑抛掉，直是进退两难的光景。

皇甫维笑一声，道：“蒙面兄你看我的法子有用吧？”

青衣人道：“有用固然是有用，但这个僵局你还有法子解决么？”

刚刚说到此处，台上的无心长老朗诵声佛号，道：“诸位请勿出手争夺，以致互相残杀。那位持剑的老施主，请将圣剑交还老衲如何？”

吕东青应道：“小的正有此意，希望大师亲自来取，那就万无一失了！”

青衣蒙面人悄声对皇甫维道：“现在怎么办？无心长老要把剑取回啦！”

皇甫维道：“我一点也不着急，老和尚绝对无法把圣剑取回！”

他说完之后，跟着大声道：“无心长老且慢，这圣剑你收回不得……”

全场群豪都瞿然耸起耳朵听他说话，他们都是极老练的江湖人物，说什么也不肯把目光移开，生怕有别人乘机出手，把圣剑夺去。

无心长老缓缓道：“施主这话怎说？”

皇甫维道：“此剑乃是三公门下谷云飞得到之后，扔在地上，依照道理来说，此一圣剑已不属长老你们五位保管，谁也不须再闯五岳大关，自找麻烦！我这话不知各位英雄们以为对不对？”

人群中响起一片“对，对”之声，台上的无心长老不禁为之愣住，过了

一阵，先转面望望其余四位掌门人，见他们都不表示意见，只好叹口气，道：“老衲的确没有想到这一层，目下只好听天由命了……”

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个个运集功力，准备随时出手。却听皇甫维又大声道：“王安，你看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看不顺眼的么？快把圣剑扔过去，不就完啦？”

吕东青一点也不明白他的意思，只好含糊地道：“小的总觉得不好意思胡乱害人……”他说话之时，眼光向四周扫瞥。目光所至之处，人墙就向后退。

蒙面青衣人催促道：“你想出办法了没有？再耽搁下去的话，事情就会生变啦！”

皇甫维眼珠转个不停，隔了一阵，才道：“你能不能传声给王安？我可不行，因为太远了！”

青衣人道：“勉强可以试试，说些什么呢？”

皇甫维低声对他说了好几句话，青衣人凝神寻思片刻，道：“只好如此啦！”

场中形势仍然僵持着，过了一阵，吕东青突然大声道：“目下唯一的法子，就是我闭上眼睛，随便把剑扔掉，看看掉在哪个人的身上便了。”说罢，当真闭上眼睛，抡剑疾转。群豪一阵骚动，纷纷后退。就在大乱之际，吕东青五指一松，手中圣剑呼的一声飞上半空，但见那道白光，刚好飞越过窄门上面的墙头，掉向门外。

有人大呼道：“那小子不见啦，他们是预谋的！”

群豪一听此言，都知道那人话中的“小子”，指的是面色枯黄的少年，忙忙环视搜索，果然不见踪影！这时大家把两件事凑拢一想，可就明白了所谓“预谋”的意思。敢情那把圣剑已飞出院外，而那面色枯黄的少年也走了出去，分明这一老一少在唱双簧，把天下群豪都骗惨了。

江南孤客吕东青眼角瞥见几个人向他扑到，其中一个正是武当高手娄真人，心头为之一凛。暗想皇甫公子这一场戏导演得太不高明。

正转思间，那数人已经冲到他身边，只见其中尚有二人，正是那祈门二鬼。

娄真人沉声道：“你弄这一手狡猾，虽是高明，可惜忘了自身安危。你到底是什么人？”

吕东青脑筋连转，突然想到一个法子，立刻向祈门二鬼道：“两位所要之物，老朽代为弄到，善后之事，恐怕要大家出力承担了。不然的话，老朽就立刻把那圣剑送还五岳掌门——”

阴魂袁京哼一声，还未说话，阳魄王精二已跳了出去，大声道：“老王这一手漂亮极了，没有关系，别的事有我们料理……”阴魂袁京这时无法不走过去，登时形成三个人的阵线。

娄真人身旁有人冷笑一声，道：“眼下鬼医向公度等数人已追了出去，那孩子的脚程只怕比不上向公度呢！”发话之人，正是乾坤五义中的老大司空表。

山精关炎生突然挥动短斧，疾扑过去。

江南孤客吕东青一看糟了，有这么一个人鲁莽出手，自己不论赢得赢不得，其余的人势必跟上。他心中一面愁急，一面也运集功力，准备出手抵挡。哪知甫要交锋之际，人影一闪，在他们之间平空多出一人，身法之快，

直如鬼魅。众人疾忙瞧着，原来是那个一直和面色枯黄的少年站在一起的蒙面青衣人。

这青衣人低沉地喝一声“回去”，手臂一伸，不知怎的已深入斧光之中，巧巧地扣抓住山精关炎生的肘脉，随手一甩，关炎生宛如断线风筝般冲开老远。

这一手太以高明，竟把娄真人、司空表等都震得不敢轻举妄动。娄真人沉声道：“施主好高的武功，可惜蒙住庐山真面目，令人感到遗憾！”司空表接着问道：“朋友可是和他们一伙的？高姓大名能不能见示？”

突然那边有人朗声叫道：“诸位注意，外面现有三公及手下守伺着出去之人，暗加毒手……”此人的声音虽不高亢，但强劲震耳，全场群豪莫不听得一清二楚。

娄真人转身望去，道：“向兄亲自见到他们么？”

那人正是鬼医向公度，只见他身上长衫已撕破一大块，形状甚是狼狈。他大声应道：“不错，我不但亲眼目击，还和他们换了几招才退了回去。眼下外面已有六七位被害，尸体都放在岸边。”

司空表急急道：“那个取去圣剑的少年可在其中？”吕东青忙和人等挤到门口向外面瞧看，果然见到对面河岸站着三位老人，分别穿着红色、银色和黑色的长衫，神态各有不同，红衫老人长相威猛暴烈，正是日公舒涛。银衫老人面瘦鼻钩，一副阴森神气，正是月公佟雷。那星公冷央一身黑色长衫，身材瘦小，一望而知必在轻功方面造诣超人。

在这三位老之后，站着十余个大汉，身上衣服都属于红、银、黑三样颜色之一。其中一个面貌俊美的少年，身披银色长衫，甚是飘逸潇洒，此人正是早先诡谋闯过五岳大关的谷云飞。

在这一群人后面，有一堆尸首，大约有六七人之多。一来这些尸体胡乱叠在一起；二来又被三公等十余人遮往，是以瞧不清楚面目。

吕东青激动地厉啸一声，直向门口扑去。娄真人等浮沉于人海中数十年之久，自是听得出这一声厉啸，情真意切，当真是断肠之声，便都不去拦阻他。

吕东青分开众人，挤到门口，遥遥望去，只见三公等人屹立河岸，数十对眼光都向这边射来。

他看来看去，都看不出皇甫维是否也是在那堆死尸之内？突然间热血沸腾，暗自忖道：“我这条残命全靠皇甫公子才捡了回来，他今日遭遇不测，我如果不能上前拼命，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

心念一决，便一迳穿出窄门。那门厚达三尺，他刚刚走到最外面，突然后面有人拉住他的手臂。他回头一看，只见那人竟是刚刚出手把山精摔开老远的蒙面青衣人。

他苦笑一声，道：“尊驾无须把老朽拉住，若然敝少主遭遇不测，老朽非拼了这条老命不可！”

青衣人道：“听你的口气极是诚恳，那我就不再怀疑你们是装假的了。既然你有心为主尽忠，这等事无法拦阻，你就去吧！”

吕东青别转头，疾然跃了出去。先在河中一块石上垫一次脚，借力纵起，这才跃到对岸。

三公等人就在他前面七八尺之外。他毫无惧色，双目冷冷注视着三公等人。

星公冷央首先道：“假如是五岳那五个掌门出来，一定是连贯而出，希望我们措手不及，可以仗着人多作那垂死挣扎。但此人到了岸上，那边尚无人出现，可见得此人绝不是五岳掌门……”他分析了一大堆话，但不过如平常人说了两句话的时间而已。

江南孤客吕东青见他分析得极为精确，心中也感到佩服，开口道：“不错，我不是五岳掌门人之一。你们猜得极对，但能不能再猜出我为何敢孤身跃出之故？”

日公舒涛宏声道：“这话有理，老三可猜得出么？”

星公冷央道：“你是奉他们之命，出来传话的是不是？”吕东青两眼向天空一翻，傲然笑道：“笑话，他们有资格命我传话？”

冷央哼了一声，道：“那就只好猜你是故意出来送死了！这话可对？”吕东青道：“对极了，我就是出来送死！”谷云飞冷笑一声，道：“此人武功有限，让弟子把他劈死就是啦！”吕东青道：“等一等，我还有事情未曾办好！”三公一听此言，不禁都大感奇怪！

月公佟雷阴森森地道：“还有什么未了之事？”吕东青指一指他们后面那堆尸首，道：“我要看看敝少主可在其中？”

星公冷央仰天冷笑道：“原来你是乘着一腔忠义之气，出来送死的！好，好，就成全你这一次，过去看吧！”

吕东青抱着必死之心，倒也线毫不惧，大踏步擦过三公、谷云飞与及那群大汉身侧，一直走到那堆尸首之前，伸手翻开找寻。

那六七个死人之中，有两三个他认得出，都是当今武林鼎鼎有名的人物，看他们身上伤势，都是外表完好无事，其实内脏全部震碎，不由得暗暗惊骇那三公武功之强。

他翻到最底下，还没有见到皇甫维的尸体，不由得为之楞住，喃喃道：“噫，怎么找不到呢？”

谷云飞大声道：“找到了没有？可别趁机撒腿跑掉，你识趣的话，还是回到这边送死好些！”

吕东青回头道：“有没有人被你们劈落河中，顺水流去了？”谷云飞噫一声，道：“听你的口气，好像你的少主没有在其中呢？哼，哼，你别是出来胡混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江南孤客吕东青傲然道：“笑话，这有什么好混的？就算混得好也不会发财！”

星公冷央接口道：“你的少主是谁？长得怎样？”

吕东青道：“他中等身材，面色枯黄，手中还拿着圣剑，你们难道没瞧见么？”

那三公陡地一震，对望一眼，仍然由星公冷央道：“快把你家少主的姓名报出来！”

吕东青估计此处离那边石门很远，人等听不到他的话，于是低声道：“他复姓皇甫，以前和诸位见过面！”

星公冷央点头道：“果真是他，我们已把他放走，只有他一个人能走得了！喂，你几时开始侍候你家少主的？老老实实说出来！”吕东青心想既然皇甫维走掉，自己也就犯不上送命，目下不如唬他们一下。便道：“大概有十八九年了！”

冷央接着问道：“你可见过老主人？”

吕东青道：“当然见过，难道我家少主能够在他未曾懂事之前雇请我么？”

冷央怔了一下，放缓了语调，道：“那么你家老主人目下身体可好？”

吕东青不假思索，道：“这个很难说，有时候比什么人都强健，有时候突然昏倒，在床上盘坐几日！”

星公冷央身躯一震回头道：“这就对了，他是大爷后来所用心腹的仆人无疑。”

日公舒涛点点头，道：“那就叫他走吧，也别问他住在何处，免得大爷责怪。”

吕东青听了，心头有如放下一块大石，暗忖：二自己幸好没有说老主人康健如常人，否则就瞒不过他们。不过此中情形也十分奇怪，难道“一皇”身体不安之事，他们业已知悉？既是这样，他们为何不去侍问？就算是一皇当年严令不许他们再行见面，但一皇的仇人满天下，他们应该向自己问明他的地址，然后设法在暗中保护才对！可是听他们口气，竟然连地址也不敢询问，难道当年一皇和三公分手之际，曾经有过不欢之事！”

谷云飞突然插口道：“弟子建议试他一下，假如此人全身功夫是老大爷嫡传，便可以相信他的话！”

吕东青一听这活，不觉暗暗叫苦，可是三公却一齐颌首赞同，日公舒涛宏声道：“喂，老兄你过来亮一手吧！”星公冷央接嘴道：“只要一招就够了！”

吕东青当然无法表演，纵声道：“我家少主既然没有被害，我得赶快追上他，目下可没有功夫耽搁……”谷云飞疾然跃到面前，迎面一掌击去，功力之强，令人心惊！

江南孤客吕东青见对方一掌劈到，来势这等凌厉，如若不即速抵御，势必立毙当场。当下不暇再想，双掌并拢猛推出去。“砰”地微响一声，双方掌力接实，吕东青蹬蹬蹬一连退三步。那谷云飞也想不到对方内力如此雄厚，脚下竟退了一步。不由得怒气上冲，冷冷道：“今日非把你这冒充字号之辈活活劈死不可，接招！”但见他身形一晃，快逾闪电般扑到，掌势发处，一招之中，接连拍出三四掌之多。

日、月、星三公在一旁本是毫无表情地瞧着他们动手，这刻突然一齐神色大变。

星公冷央说话最快，只见他嘴皮尚未动，话声已送入谷云飞等人耳中。他道：“云飞即速收手退回，不要问为什么，快退——”

谷云飞听得出他语声中微露匆遽之意，不禁大感惊奇，心想师父等三位在一块儿，天下已可无敌。何事忽然令他这等仓皇急遽？他念头转动之际，人已退开一旁。

江南孤客吕东青明知对方第二次出手，自己的“神仙步”也可能无法避开，方自惊凛之时，忽见对方退开，又听星公冷央这等说话，不禁惊怪得有如泥人般站着不动，一双眼睛在三公面上扫来扫去。

月公佟雷阴阴道：“你莫非是想认住老夫等面貌，以便日后报仇么？”

吕东青傲气一发，抗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今日还能在三公毒手之下逃生？”

日公舒涛洪声道：“走吧，别噜嗦了！”

吕东青为之大惑不解，暗自一横心，道：“那可不行，我得知为何你

们不杀死我？”

月公佟雷阴森森地道：“好小子，你简直是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真的敢不走么？”

吕东青生性孤僻骄傲，越是被激，越是不肯服输低头，应声道：“不走就不走，大不了一死而已！”

星公冷央极快地道：“我们只知道你非是皇甫大爷侍仆，那就够了，想你不过是个碌碌无能之辈，何须把你杀死？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

吕东青沉吟道：“不对，不对，这理由太以牵强，难以令我心服！”

日公舒涛面上露出怒气，月公佟雷则越发阴森可怖。只有星公冷央神色如常，接口道：“好吧，老实告诉你，我们认为你能抵得住云飞一击，身手已经很不错；以你这等功力之辈，假如不是大爷的仆人，决不肯冒认，所以有心放你走……然后……”

吕东青越想越觉得奇怪，他本是经验丰富之人，暗念这三个老魔不敢杀死自己，必有极为重大的原故；要不然星公冷央何必把理由都说出来？分明是要他快点走开！但为何他们急着要我走开呢？他想。

他确定对方决不敢杀死自己之后，越发从容起来，道：“如果你们不把实情说出，我就不走！”

这两句话把谷云飞气得双眉斜飞，目射凶光。但他也不敢再出声，免得又被师尊们叱责。

星公冷央哼了一声，道：“我看你当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你还坚持要知道么？”说时，身形微晃，已到了吕东青身前五尺之内。他移动得虽是神速绝伦，却不带半点风声。可见得他一身功力已臻超凡入圣之境！

吕东青看看情势也不大妥当，假如他们暴怒之下，出手把自己打死再算，岂不糟糕？目下反正面子完全扳回，已经不是早先被迫逃走的局面，应该收场远离此地，于是缓缓道：“看来你们一定不肯把真正理由告诉我了，是也不是？”

谷云飞好不容易找到可以开口的机会，厉声道：“那还用得着说么？真是愚蠢之至！”

吕东青白他一眼，目光中又流露出天生傲气。星公冷央一看不妙，连忙斥道：“说过叫你不要说话，你为何偏要多嘴？”

谷云飞又挨了一记，满腔羞愤交集，眼中差点冒出人来；可是这刻当真不敢再说话了！

吕东青这才收敛回眼中傲气，道：“既是你们不肯说出理由，我也不再相迫，但你们得亲口答应我一件事，我顿脚就走，那便是你们不得亲自或派人跟踪我，可做得么？”

星公冷央道：“一言为定，你走吧！”

吕东青这才大摇大摆地沿着河岸走了。那日、月、星三公你望我，我望你，不发一言。谷云飞实在忍耐不住，咬咬牙自语道：“弟子快要气死啦！”

月公佟雷最是疼爱这个徒弟，当下低声道：“我们也快要气死啦！但暂时只好忍一忍，等你三个师妹得手归来，以后永远也不须忍气了！”

日公舒涛哼了一声，星公冷央立刻道：“老大，你的嗓门太大，最好别说话！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想说目下我们联手可能赢得对么？那五岳掌门和一些高手都不容易打发，她只须把我们三人暂时缠住，等那些人完全出来，我们就变成有败无胜的局面了，此所以我和老二都极力容忍——”

谷云飞面色一变，低低道：“原来心池圣女在此！但弟子却没瞧见她，三位师尊怎生知道的？”

星公冷笑道：“她用千里传声之法，在我们耳边说话，你自然发觉不到！”

他们突然沉默下来，隔了一阵，日公舒涛含怒洪声道：“大家走吧！”手臂一挥，当先沿河岸走去。其余的人都跟着他的红衫背影，一齐奔去，转眼便失去踪迹。

过了一阵，少林寺无心长老首先出现，只见他有如灰鹤横空，凌虚飞过河面，飘落在岸边。跟着门内的人一个一个出来，不久，全部聚集在河岸边！

娄真人是第二个出来，他四处转了一下，回来后说道：“敢情三公早有预谋，在这河岸底下挖好藏身之地，怪不得突然出现，事前毫无迹象！”

无心长老诵声佛号，道：“这样说来，三公他们是有心把进入五岳台之人全部一网打尽的了！”他本想说奇怪他们为何忽然退走的话，可是他乃是一派掌门身份，不能随便说话，所以把话忍回肚内。

人群中有人大声道：“那两个骗走圣剑的小子，必是三公所派，这些尸体中可没有那面色枯黄的小子！”

众人正在推测之际，鬼医向公度面上微现忧愁之色。在他预料中，以他及少林无意长老的实力，那圣剑一定能够到手，谁知终于没有得到，想起三公令箭的限期不久即届，不禁大为忧虑，以致形之于神色。

铁剑公子尹世泽冷眼看出，他记恨早先之事，故意在众人面前要他好看，便大声道：“向兄愁眉不展，不知所忧之事，是不是与圣剑有关？”

无心长老慈悲为怀，诵了一声佛号，接口道：“向施主一身武功，令人佩服；如果心中之事，与圣剑有关，何妨就说出来，让大家参详一番？”

鬼医向公度心中一动，暗念这五岳掌门人的武功各有所长，当年心池圣女的安排，分明就是看准这些人联起手时，能够以长补短，足以敌住三公。今日圣剑既已失去，已无别路可走。不如把实情说出，这无心长老可能基于同仇敌忾，代请其他四位掌门人帮忙。

念头一转，便缓缓道：“当着天下英雄面前，向某本来不想说出来。但忽又想到此事因与三公有关，也许诸位晓得了内情，得知三公将于某日在某地现身之后，另有奇计可施，是以坦白相告。那就是向某与三公他们已有约会，定于二十日后在望都城西乱葬岗上见面！”

铁剑公子尹世泽纵声而笑，道：“原来你是因与三公有约，所以急急来觊觎圣剑……”

鬼医向公度心中大怒，暗暗蓄聚真气，口中应道：“不错，我因与三公有约，所以参加今日之会，这也不是见不得人之事。姓尹的你大概只会说风凉话，不然的话，为何早先三公在此之时，你却缩在后面，不敢出面？”这一下反击十分损毒，铁剑公子尹世泽本是盛气凌人的性格，这刻哪能忍受？厉声喝道：“向公度，你这是找死——”喝声中猿臂一探，已掣出铁剑。他的铁剑黑漆如墨，连剑穗也是黑色，别有一种风味。

铁剑公子尹世泽剑法神奇，一招接一招，绵绵攻到，迫得鬼医向公度不住游走闪避。

东岳掌门人矮头陀朗声道：“无心师兄，这两位都是当今武林一时之选，如果能同心合力，对付三公，事情并非不可为，愿师兄三思！”

西岳掌门人静虚子凤眼一睁，道：“但我们昔年已有誓言，须听持圣剑之人指示行事。今日圣剑既已有人得去，我等已非是自由之身啦！”

无心长老迅速地想一下，缓缓道：“敬请诸位道兄依誓言行事！”

于是矮头陀、静虚子、大力神翁唐世一和飞羽真人等四人都肃然颌首，暗暗蓄聚功力。

无心长老拂尘轻挥，飘然走近战圈，余下四位掌门人一齐过来，分散包抄住那剧战中的两人。无心长老朗声道：“两位施主请赏老衲一个薄脸，暂时停手如何？”

这五位掌门人这一移动，四周看热闹的人，不知不觉都退开，腾出一大片空地。这一来场中共有几人，自是一目了然。尹世泽虽是高傲成性，但自恃决不是五岳掌门人联手之敌，不得已收剑纵退数步。

鬼医向公度根本未曾得利，是以尹世泽一退，他也就站定不动！

无心长老徐徐道：“老衲深知大凡是武林同道，无不心高气傲，宁死不屈；但今日的局势不比平时，以老衲推想，今日三公虽是退去，但凡是参加今日之会的人，他们均已知道，相信不久之后，他们必定以逐个击破的手段，加害我们所有的人！”

四周群豪听了此言，都微感悚然。司空表乃是死中逃生的过来人，暗暗打个寒噤，大声道：“诚如老禅师所说，三公将会分头找寻我等，只不知老禅师有何对策？”

无心长老道：“第一步，必须我们先能团结一心，以三公他们为唯一死敌。第二步，我们设法组织起来，尽速把圣剑得主找到！”

鬼医向公度接口道：“老方丈可曾考虑到二十日之后先和三公他们一拼之策？”

无心长老迟疑一下，缓缓道：“这事老衲不能作主，必须和四位道兄商议一下。”当下转身把余下四位掌门人召到一旁，低声商议。

那五位掌门人商议了一阵，无心长老宣布道：“我等决定二十日之内，暂时到庐州邱家庄歇脚，希望圣剑得主能在二十日内光临。不然的话，届时也许到望都城去，也许继续留在庐州邱家庄内，那就要看以后情势如何发展，诸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同行，否则就请自便——”

四周群豪均是武林中知名之士，此时都知道无心长老口中的庐州邱家庄，乃是豫皖道上大大有名的六甲手邱南的居处。这邱南不久以前曾经派出庄中高手，四出打探一皇三公的消息，传说原因是一个承传衣钵的心爱弟子被一皇杀死。但详情则不得而知。那六甲手邱南和少林寺颇有渊源，此所以无心长老不须事先征求邱南同意，就可公开宣布在邱家庄暂时驻扎。

众人既知五岳掌门人的去向，几乎通通走光，只胜下娄真人和鬼医向公度两人。

鬼医向公度道：“大家都想查出圣剑下落，然后仗着此剑，役使五岳掌门，称雄宇内。可是都没有想到一点，那就是得到此剑之人，必须义不容辞先行解决武林大患‘一皇三公’。”

娄真人微微一笑，道：“他们可能也想到这一点，但他们一定认为既可役使五岳掌门人，则对付一皇三公之际，大可以先命五岳掌门人打头一阵，而得剑之人，却坐享其成。细究起来，这如意算盘还算不坏！”

无心长老长叹一声，道：“当年心池圣女建造这五岳台，留下圣剑，虽说是剑上留有克制一皇一公之法，再加上我们五人之力，可以与那几个老魔头一战。但她的本意还是想藉此机会，挑选出一位武功及品行最佳的人物，掌持圣剑，作为对抗一皇三公的群龙之首。老衲见那谷云飞不但武功深不可

测，而又礼貌周一，故意暗中让他，以致辱及圣剑！细究起来，老衲当真是罪不可道，日后不知如何向圣女交待此事？”

鬼医向公度看看已谈不出什么名堂，想起那圣剑对他极有用处，反正五岳掌门下落已定，假如找不到那圣剑下落，只须在期前赶到庐州邱家庄就是，于是告辞而去。娄真人也有设法查访圣剑之意，是以跟着也走了。

且说皇甫维当时请那蒙面青衣人代为传声，向吕东青指示机宜之后，自己便悄悄闪出门外，转眼间那支圣剑已越过高墙飞将出来。皇甫维施展出真正功力，身形破空飞起，在空中捞住那支通体白色的圣剑，跟着一提真气，疾如闪电般飞到对面岸边。

眼光到处，只见一堆人在河岸突然出现，而且一晃眼间就阻截在他前面的去路。当中那三公最是惹目，只见他们个个眼不转睛，盯住自己手中圣剑。

他一眼望去，已瞧见那日、月、星三公都蓄势欲发，直是联手出击之相。这一惊非同小可，疾忙伸手把面上的人皮面具扯掉，纵到三公面前。

日、月、公三公齐齐一怔，皇甫维沉声道：“我得赶紧把此剑带回，请你们替我挡住追兵，同时切勿泄露！”说罢，马上又戴回人皮面具，迅速地掠过三公身侧，放步疾奔。

那三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决定伸手拦他。就在他们猜疑之际，皇甫维已奔出老远。星公冷央这时才道：“老大、老二，你们有何高见？”

日公舒涛和月公佟雷都暧昧地笑一下，到底没有说出主意。星公冷央也不言语，心想省得以后有责任，怎敢乱出主意？皇甫维来到河边，等好一阵，江南孤客吕东青匆匆赶到，上船后挥手道：“赶紧往下游驶去，你们卖点气力，自然会多赏银子……”

于是这艘双桅船迅速地顺流而下，吕东青早已取下面具，在舱中和皇甫维盘膝对坐。他面上布满了愁容，默默寻思。皇甫维好生奇怪，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他。

吕东青低声道：“公子，我实在没想到你会把圣剑带走，若果早知如此，还不如送给鬼医向公度！”

皇甫维诧异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剑真不错。不但锋快异常，而且似乎有一种空灵之气，佩在身上，令人感到心灵上生出舒服之感。”

吕东青愁眉苦脸地叹几口气，忽然苦笑道：“无论如何，公子你今日得到此剑，总算已荣膺武林群豪之长。除非我们有心把此剑转送别人；不然的话，为了荣誉起见，谁要是生心觊夺此剑，我们必须把他杀死！”

皇甫维缓缓道：“杀死？当真仅为了这原故而残害人命么？”吕东青毫不考虑，道：“当然，当然，那些生心夺剑之人，不但存有领导武林，役使五岳的野心，而且首先他就是瞧你不起，认为你不配做此剑主人！假如不取他性命，一则无以树立声威，二则日后纠缠不已。”

皇甫维雄心陡起，坚决地道：“说得对，在我把此剑转让之前，谁敢夺剑就杀死他！”

他把圣剑横放在舱板上，然后掣出剑鞘，舱中登时弥漫着一阵森森寒气。他们在剑鞘上及剑身上检视一阵，没有发现一点足以制服“一皇三公”的秘诀的迹象。

皇甫维道：“我明白了，此剑一定已被三公他们开箱看过，也许剑上本来留有秘诀，但被他们弄掉了！”

吕东青道：“我相信不可能，第一，那钢箱不易开启，必须五匙聚合。

第二，那五岳掌门人并非傻瓜，开箱之前，已请专擅开锁的名家检查过箱上之锁。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心池圣女当年指明箱中所藏的圣剑，专为对付一皇三公，以三公他们的名望身份，决不肯示弱而先行弄開箱，暗查此剑！”

皇甫维愕然道：“我倒没想到其中有这么多的道理，依你所说，三公没有动过此剑是无疑的了！那么为何剑上没有一点秘诀？难道是圣女故布疑阵？”

吕东青正色道：“圣女的话，决不会假；也许……”

皇甫维突然感到心烦起来，冲口道：“我就不信圣女平生没有做错事或者说过一句假话！你别故神其说，把她形容成一个尘世上绝无仅有的圣女！”

吕东青叹了一口气，道：“在下说的话也许公子听不进耳，可是事实上圣女她老人家远在三四十年前已经成名，那时她才不过十七八岁，自后便茹斋礼佛，虽有一身天下莫敌的武功，但毫不自矜。放眼当今武林之中，几乎没有一派的高手不是受过她老人家的指点，因而能在武林之中博得盛名！是以她的为人行事，武林无不万分注意，假如说过一句假话或者做过一件错事，天下之人，断无不知之理……”皇甫维摇头道：“算了，算了，其实我对她也敬仰得很，刚才不过是一句气话而已！你倒是说一说，你如何闯过那三公的经过让我听听！”

吕东青道：“提起来又是奇事一桩，那三公起初听我说是你的手下人，已有放我走之意；但那冷月银狐谷云飞却不相信，出手来试我的武功。这一试就拆穿我马脚，但不知何故，三公他们却一齐制止谷云飞，反而一派巴不得我快走之意，我迫问过他们，但后来又怕惹翻了他们，所以最后也就离开！公子可想得出其中原因？”

吕东青啊了一声，眼光无意向岸上一扫，突然楞住。皇甫维也转头遥望岸上，只见岸边有个人不断挥手，敢情正是他们谈论着的青衣蒙面人。吕东青呐呐道：“她……她不会就是圣女她老人家吧？”

皇甫维道：“很难说，从她的口音中，已可确定她是个女子，但却听不出年纪来。照时间推算，圣女如今应该是五十至六十之间的人，我们可从年龄上查证一下！”

他们赶快命船家划向岸边，皇甫维主张戴上人皮面具。不久，船已泊岸，那蒙面青衣人跃上船面。皇甫维哑声道：“请进舱内休息一会如何？”

青衣人道：“我想悬挂一块白布在桅上，不知两位有没有反对之意？”

皇甫维道：“假如不是通知别人来擒捉我们，那就绝不反对！”

青衣人道：“你放心，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说着，掏出一条白布，命船家系在桅上。之后，她从容地走入舱中，就在皇甫维面前盘膝坐下。

她的目光凝定在膝前舱板上那柄白色圣剑之上，良久，良久，才抬头缓缓道：“武林中任何人夺取此剑，都不算奇怪，但你却居然带走此剑，为什么呢？”

皇甫维眼睛一转，道：“假如你肯把蒙面青巾取开，我一定把理由奉告！”

她哦了一声，道：“你们可不可以把人皮面具取下来，反正我已知道你们是谁！”

吕东青立刻先把面具取下，皇甫维不悦地道：“你何必心急，她不一定就是那晚赠药与你的人！”说时，也把人皮面具剥下来，露出俊美异常的面庞。那青衣人并不搭腔，伸手把圣剑取起来，缓缓举剑出鞘。皇甫维和

吕东青好像发现什么似的，齐齐凝目向那剑瞧着。

他们目光所注之处，却是青衣人捏住剑鞘及剑把上的双手，只见那两双手白皙纤美，一望而知这一双手必是属于一位未曾做过粗工的姑娘。他们发觉那双手的皮肤非常细致柔软，看来除非在二十几岁以下的姑娘，不可能有这种紧密细致的皮肤。

两人对望一眼，吕东青摇摇头，皇甫维便点点头。他们一个是表示这青衣人不会是将近六十岁的心池圣女，另一个则表示同绝对方的推测。

青衣人眼光一直停留在圣剑之上，没有瞧看他们，但这时却忽然道：“两位已瞧出什么道理吗？”

吕东青恭恭敬敬地道：“不敢相瞒姑娘，我们刚才交换意见，乃是表示姑娘你不是我们心中猜想之人？”

她道：“何以见得呢？”皇甫维接嘴道：“你老是询问我们，不觉得有点不公平么？”她这时抬眼望望他，道：“这话说得有理，我不问就是了！”她说得那等柔婉，以致皇甫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她跟着又道：“这柄圣剑昔年在它主人身边，曾经折服天下武林高手，也曾经扫荡妖氛，使武林得享二十年和平！这一次出世，皇甫公子你已是它的新主人，只不知你肯不肯仗此剑维护人间正义和抑强扶弱？肯不肯不用以妄杀无辜？”

皇甫维凝望着她的眼睛，心灵间突然又发生那种微妙的震荡，不觉冲口道：“这有何难之有？”他突然住嘴，歇了一阵，才道：“你可是觉得我是个邪恶之辈？”

她摇一摇头，道：“恰好相反，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好，虽然这感觉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持！奇怪，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感觉去评鉴一个人的好坏。”她说得那么纯真和坦然，使得皇甫维和吕东青都不把她的话当作一个年青姑娘口中所说出的。换句话说，他们一点也不会从她的话中联想出别的意思，按理说，一个年轻的姑娘向一个美少年说出这种话，势必令人感到话中另有含意！

她接着又道：“二十日内去不去庐州邱家庄？”

皇甫维沉吟一下，道：“这柄圣剑虽然能够指挥五位掌门人，但我去干什么？那鬼医向公度根本不是好东西，他的阴毒狡诈，恐怕不下于三公！”

“哦，你没有领导武林的雄心么？”

皇甫维瞿然动容，道：“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寻思一下，又道：“假如我不是身负内伤，哼……”

青衣人迅速地把圣剑归鞘，然后接起他一只手，轻伸三指，按在他腕上的寸关尺上，细察脉息，过了一阵，道：“你腑脏间积存瘀血，虽然没有大碍，但一年半载之内却无法复原！”

皇甫维突然想起来，忙道：“那么你的药呢？能不能治好我的内伤？”

她道：“当然可以！但现在我却不能随便送给你！除非你答应二十日之内到庐州邱家庄，率领天下武林高手，去和三公对抗，若果你办不到，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皇甫维十分急于恢复昔日功力，不禁问道：“还有什么法子？”她道：“你仍须在二十日内到庐州邱家庄，将此剑送还五岳掌门人，并且向他们谢罪。此外，还须对我立誓在恢复功力之后，不得帮助一皇三公残害武林同道！”

皇甫维哼一声，道：“这算什么法子？我不需此剑可以，但别的人一

定以为我保不住此剑，惧怕有杀身之祸才这样做，哼，哼，要我这样做，我宁可不要你的药！”吕东青突然道：“公子不如把剑送给这位姑娘吧！”

皇甫维沉吟一下，道：“现在把剑送给她倒是个好法子，可是我又想回家后禀明得剑经过，然后才作决定！”

那青衣人突然身躯一震，缓缓道：“令尊还健在人间么？”皇甫维眉头轻皱，道：“当然啦！”蒙面青衣人一双眼珠转来转去，又道：“他既然尚在人间，为何二十年都不踏入江湖一步？莫非身患疾病，难以移动？”

这问题如果是别的人提出来，皇甫维一定毫不犹豫就出言否认。但这个青衣人似是有一种奇怪的气质，使他不愿打诳，当下应道：“请你换个话题吧！”

那青衣人低下头，轻轻地叹一声。皇甫维心中浮起不忍之情，柔声道：“你不要难过，总有一天我会亲口告诉你！”她仍然低着头，好像怕面上的表情被人看见，其实她头上蒙着青巾，谁也瞧不见她的面貌和表情。

歇了一阵，她站起身，道：“我要走啦！”这时，船家已得到吕东青的命令，向岸边靠去。不久工夫，船已到岸。青衣人走出舱去，皇甫维等也跟出舱，放目一瞥，忽然大吃一惊，原来岸上树群之后突然走出十七八个人。他俊目一掠，已看清楚这十七八个人之中，有两个似是与众不同。这两个人面貌长得极为相似，身量颇长，面白无须，约摸是六十岁上下。都是穿着半黄色葛布长衫。眼中神光充足，一望而知乃是内家高手。他们穿着得虽是斯文，但背上各各插着一柄金光灿然的虎头钩。除了这两人之外，其余的都是佩戴着刀剑的劲装大汉，个个行动快捷有力，看来都不是庸手。

那两个颇长老人见到青衣人现身，都恭敬地弯腰行礼。吕东青轻声道：“他们就是左右双钩吴家二老，名望身份不在五岳掌门人之下！”皇甫维心头一凛，道：“他们率了不少人在此处等候，不知有何用意？”

那吴家二老在岸边听到这话，齐齐抬头瞧他。蒙面青衣人已上了岸，忽然停步转身，道：“我真想知道这位皇甫公子武功的深浅，可是……”吴家二老中右边的一人接口道：“如蒙允许，在下乐于效劳。”

那十余个劲装大汉之中，有一个宏声道：“此事何须劳动老前辈大驾？”刚才发话那姓吴的老人双眉一皱，沉声道：“你们都不可随便说话，要知皇甫公子不是寻常之人可比！”

青衣人道：“请左老转烦在场诸位，立即分头顺游而上，向外人宣称见到一个黄面少年及一个白发老人家，极迅速地向西北方走去。大家可说亲眼见到那黄面少年身上佩着一柄白色长剑。”吴家二老瞿然动容，但却不询问，那边左钩老人立即如言嘱咐十余劲装大汉依言行事。

转眼间岸边只剩下四个人，吕东青见他们四人走向树群后面，便嘱船家等候，然后急忙上岸赶去。穿过密密的树木之后，只见皇甫维业已和那右钩吴老人交锋，双方都是空手，正以极强内力，换掌硬拼。

那右钩吴景老人出手迅快，招招都是重手法，掌力之雄浑，手法之精奇，当真是时下武林罕见罕闻。皇甫维开头六七招均以普通手法应付。他天生禀赋过人，资质之佳，万中无一。此时虽是内伤未痊，但内力之强，仍然可以和那吴景老人抗衡争胜。

江南孤客吕东青看得惊心动魄，他知道皇甫维看上去功力虽强，但吃亏之处在于不能持久，这等硬拼的话，说不定一旦失手，便有丧命之虞。十招不到，右钩吴景已无法应付。左钩吴圆面现惊奇之容，道：“噫，这不是一

皇嫡传家数么？”

右钩吴景老人本就怀疑面前这俊美无俦的少年使的乃是“一皇”绝艺，但一时又拿不准，此时一听兄弟提醒，立刻运足功力，双臂一圈一撞，跟着疾地纵退。这一招奇妙绝伦，皇甫维四方八面都攻不进去，只好眼睁睁让他退开。

左钩吴圆老人目光一掠蒙面青衣人，只见她轻轻颌首，立刻道：“大哥，这一位既是一皇传人，我们虽是活了一大把年纪，但今日如果不好好领教‘一皇’绝艺，这把年纪也就算是白活啦！我们兄弟一齐上前请教如何？”

右钩吴景老人道：“就怕皇甫公子不肯指教！”

皇甫维傲然道：“不必客气，区区奉陪就是！”

第十一章噩耗

那吴家二老，并肩缓步上前，相距只有五尺之际，右钩吴景首先出手，一掌向皇甫维胸口劈去。皇甫维掌背一拂，化开对方掌势。那左钩吴圆老人长衫飘飘，业已迅快绝伦地从偏锋出掌攻袭，正面的吴景也连环劈出两掌。

吴家二老突然一齐使出圈臂急撞的一招，完全封住皇甫维的攻势，然后纵出圈外。

皇甫维眉头一皱，道：“我可要走啦！”

他说罢也不等别人回答，抱拳向蒙面青衣人遥遥一揖，便转身走出树群。

那四个少年见他这等倨傲，不禁都讶异万分。要知这左右双钩吴家二老在他们心目中，乃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而皇甫维相貌既俊美绝伦，年纪又轻，居然能力敌吴家二老，这叫他们如何能不骇讶交集？

这时蒙面青衣人已经徐徐走开，吴家二老大概是忙着跟去，不暇多说，迳自走了。那双桅船走了一阵，皇甫维便向吕东青道：“目下既然所有的人都被骗追向西北，我们不如立刻弃船登岸，兼程赶返！”

吕东青大表赞成，道：“我也有这个想法，那位青衣姑娘说过替我们掩蔽行踪，准保不会有错。因此我们不如乘这机会，尽速直到钱塘江边！”

两人决定之后，皇甫维用块布包住圣剑，立即弃舟登陆。他们都放心大意地赶路，倒没有去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踪。

走了两天，已到了钱塘江边的“富春”，皇甫维带着吕东青向东门走去，到了一座府宅大门前，突然大大楞住，神眼发直地望住大门外悬挂着的白色灯笼。

江南孤客吕东青一看他这副形状，不由得骇了一跳，呐呐道：“不会是发生了不幸吧？”

皇甫维愣了半天，迈开大步，直闯入去。一个家人刚好出来，见到皇甫维，立刻喊了一声“三少爷”，皇甫维脚步一停，道：“我义父他老人家……”

那家人应道：“老爷不幸在十日前故世，三少爷如果早点返来，还可以见到老爷一面！”

皇甫维脑中轰的一声，但觉眼前一片昏黑，向后便倒。那家人惊叫出声！登时有四五个家人仆归出来，团团把皇甫维围住。

皇甫维哭了一阵，起身向内宅奔去。吕东青连忙跟随着他。穿过四五个院落厅堂，到了一排房间之前。皇甫维正要推门走进右首第一间房间，忽然有个人过来拦住，道：“三少爷等一等，小的有话禀报！”

皇甫维两眼已红肿起来，望那家人一眼，道：“什么事，快说！”

那家人缓缓道：“大少爷和二少爷都有严命，吩咐小人等见到三少爷回来，一面去报告他们，一面切切不许让你踏入老爷房间——”

皇甫维怒气直冲上脑门，厉声道：“我为何进不得我义父的房间？哼，哼，这十多年来，我有哪一天不在这里陪伴我义父？他们在这里的时间，两个人加起来还及不上我的一半，真真混账之至！”

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吕东青也跟着进去，只见这房间乃是套间，这外面布置得甚为雅净，窗下的书桌上摆着文房四宝，还有两个大书橱。

他垂泪走入套间，一切陈设都依旧，在那张大床的对面，另外有张醉仙椅。皇甫维记得自己不知在那醉仙椅上睡过多少夜，有时老人和他读书到深

宵，犹自不肯闭目就寝。

不知不觉中，他走到床前，轻轻唤一声“爹”，然后跪下来，把面庞贴在床沿上。

吕东青咬咬牙，强自忍住涌到眼眶的泪水，静静站在一旁。过了一阵，皇甫维嘶哑地自语道：“私底下，我总是唤他做爹爹，他喜欢我这样叫他……”

吕东青听了，但觉一阵黯然，心想那“一皇”是何等英雄人物！可是有时也不得不迁就环境，而最后还是逃不了“死神”这一关！

说到“死”的一字，更是无论英雄美人，到头来也不过是三尺孤坟，一堆黄土。像那皇甫孤称霸天下之际，正是以天下武林无人能令他“死”而骄傲，然而大限一到，便毫无声息地死掉，而死后并不比最低贱的人多占一些地方，一切一切都和常人没有分别！

过了好一会，皇甫维情绪比较平复，蓦地起身，含泪道：“我那两个义兄不久就会得到通知赶回来，且趁这个时候，到义父棺前叩别！”

吕东青道：“大爷棺木还未入土么？这主意很好，不过公子言中之意，似是说在大爷棺前拜叩过之后，就远离此地，可是这样？”

皇甫维道：“我留在此地有害无益，而且我知道，假如和两位义兄见面之后，可能言语间发生冲突，那时我如若一时冲动，把他们杀死，岂不是太对不起义父他老人家了么？所以我想早点走开为妙！”

此时，宅中好些家人听说三少主回来，都来谒见，皇甫维强忍悲泪，告诉他们老主人既然已经仙逝，他不会久留此地，只等到灵前叩别之后，就离此他去。

那些家人都知道另外两位少主的为人，情知他们不会让皇甫维留此，分得家产，所以都不敢多说。

皇甫维带头吕东青，匆匆走入后宅。他也不先去向两位嫂子见面，一迳走到一座僻静的院落。吕东青忖度地势，发觉这座院落竟是本宅后面最左边的一个院落，院墙外面，可就是公用的巷子。他微感惊讶，道：“大爷停灵之处，为何要在此处？以他的身世，就算秘密不至于外泄，也应该在尊府邸的中心处建造地下石室，才是万全之策——”

他们走入大厅，吕东青因心中疑团不解，所以特加注意，忽然发觉这大厅外面左右分别的房间，恰如一个人的双臂，把厅堂合抱在中间，这一来如果发生事故，则只需在两厢的房间屋背安排好两队弩箭手，就足以把大厅内的人完全封住，无法冲出。

不过他忽又哑然失笑，忖道：“假如皇甫孤大爷的停灵所在传出江湖，则赶来的人，尽是武林中一等高的高手，就算有两队弩箭手埋伏在两厢屋顶，也无法阻得这些高手们从厅中出来！况且一个人死了之后，什么事都管不了，皇甫大爷恐怕不会费这些脑筋，我别净是胡思乱想！反倒闹出笑话！”

由于厅中甚是简单，因此江南客吕东青一眼就瞧出这些大理石制成的桌椅全部嵌在石地内。这一点，又使他感到惊讶起来，转念想到也许此院太过荒僻，平日少有人到此院来，为了避免被小偷光顾，把家俱偷跑；所以不但家俱是石的，还要嵌入石地下内，免得那些不肯空手而走的盗贼硬是连大理石的桌椅也搬走。

这个想法颇为合理，于是便不询问皇甫维。皇甫维走到桌边，双手按住桌面，轻轻一旋，那石桌随手移转，平滑和毫无声息。

他左旋三匝，继而又右旋五匝，但听“咔嚓”一声，这张石桌居然移开

数尺，地面上露出一个洞口。

底下有光线透射出来，皇甫维黯然道：“义父有生之时，从来不许任何人进去，所以每次我陪他到地下石室时，移开此桌，地道之内总是漆黑无光。可是目下一切都改变了，地道内壁上的长明灯业已依照义父生前所嘱，全部点燃！”

他开始拾级而下，到了深达一丈的地道，等吕东青也下来，便扳动墙上一支铁棍。上面轻轻响了一声，入口业已封住。

这条地道宽达五尺，两壁都是一根一根粗约碗口大的木头，密密排列，因此变成木墙。靠近入口处的墙上，斜插着一支数尺长的火炬。细看时竟是石头雕成，不是真的火炬。

皇甫维纵起六尺高，伸手勾住那支石制火炬，探头向炬内一望，立时又松手飘落地上。

吕东青问道：“怎么样？公子可是发现了什么？”

“没有什么，我只是查一查油量，假如不够的话，就得立即设法加满！”

吕东青虽然觉得他对此事特别注意未免令人奇怪，却没有出言询问。

这条地道竟是弧形，向左边弯去，全长约是五丈左右。吕东青略一测度，已知道这刻正是在那大厅之前的院落地面以下。

眼前一道石门，阻住去路。皇甫维暗运内力推去。一面道：“这道石门十分沉重，必须合三个人以上的力量才推得开。这是义父他老人家前两年才加上的。他说不愿在死后时常有人去打扰他，所以特地把石门加重，这一来每次走入地下石室之内，进去时固然要推一次，但出来时因门已自动关上，又得再开启一次，我两位义兄和其他的人，等闲也不敢走入石室之内，就算非进室不可，也得有四五个人一起才能进出，你说我义父这办法高明不高明？”

“这么说来，公子两位义兄仍然不知道大爷的身份的了？”皇甫维道：“当然，连我至今也不大明白，何况是他们呢？唉，义父他老人家到底是不是一皇？现在可没处去问得明白了！”

石门开启，但见门内是个将近三丈之大的宽敞石室，左右两壁各有一支石制火炬，此刻火苗冒得老高，把石室照得十分明亮。

迎向门口那堵底壁之上，横挂着一面横匾，上面写着“同归于尽”四个字。两边悬着一副对联，右边首联是“垂老相逢渐难别”，左边的下联是“大家期限各无多”。横匾及对联都没有落款署名。

吕东青颇通文墨，看看匾联之后，不觉在口中低吟道：“同归于尽！垂老相逢渐难别，大家期限各无多……这是什么意思？”

须知此处地下石室，只是“一皇”皇甫孤自己准备作为停灵之所，故此横匾上写的“同归于尽”这四个字，实在欠通难解之至。

石棺棺盖此刻紧紧盖住，找不出丝毫缝隙。皇甫维长号一声，匍伏棺前，放声大恸。

江南孤客吕东青虽然与棺中之人未谋一面，但见到皇甫维这至情流露，也不觉鼻子一酸，希嘘叹息。

他缓缓踏上石墩，伸手搭在石棺之上，喃喃自语道：“皇甫大爷纵横一世，如今武林中威名犹昔。今日虽是身在九泉之上，但也可以满足了！”

说到这里，顺手去揭那棺盖，哪知纹风不动。心中不觉讶然，潜运内力缓缓一掀，可是那棺盖如有千斤之重，仍然没有掀开。

他见掀之不开，便打消开棺瞻仰遗体之念，又开始去研究那横匾及对联的意思。

皇甫维尽情大恸，昏厥了三次之多，幸有吕东青在一旁，每逢他昏厥过去，就拍解穴道。

良久，良久，皇甫维逐渐收声，坐在石墩上，头背都靠在石棺上，闭目休息。

吕东青这时才道：“大爷之死，自是难怪公子伤心，这些日子以来，在下已深知公子乃是至情至性的人，这等至恸沉哀，实在不易忍受。不过目下却须提醒公子一句，那就是公子本身固然有许多事尚待清理，但最要紧的莫过于为大爷的清白作一番打算！”

这几句话深深打进皇甫维心坎，他睁眼道：“我的心绪紊乱得很，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吕东青道：“首先，我们必须查明大爷是否就是昔年威震宇内的第一高手‘一皇’，假如不错的话，那就要设法把最近江湖上传说大爷曾经出现之事加以澄清，洗刷冤枉。试想大爷已经隐居二十年之久，武林之人，都道大爷业已改变作风，可是在他故世之后，居然有人藉他威名，干出残杀之事，我想大爷知道的话，一定很不高兴！”

“当然啦，义父一定不高兴的！”皇甫维瞿然道：“哼，那个冒名行凶之人，敢是活得不耐烦了？但我却奇怪，他从何处学到近似我义父的手法？”

吕东青为了转移他的悲思，便道：“公子，那横匾和对联可是大爷的意思？”

皇甫维点点头，吕东青又道：“匾联上的意思实在令人费解，公子可懂得么？”皇甫维道：“我以前也问过义父，因为我也觉得好像有点不通。但义父曾笑着告诉我说，将来总有一日我会明白其中深意。”

说时，两人已拉开石门出去，不久就走进上面的大厅。吕东青先走出去。抬眼但见厅中已经有人，细看一眼，却是两个二五六左右的青年和几个仆人。

其中一个青年眉头一皱，手指道：“喂，你是什么人？”这青年面白无须，颧高鼻尖，显然是寡情薄义之辈。另外那个青年长相也差不多，身上都披着一件素服；但吕东青这等老江湖眼力何等厉害，一望而知素服之下，另有衣服，而这件素服也是刚刚加上的模样。

他心中虽是鄙视这两人，但仍然含笑道：“在下是皇甫维公子的随从，姓吕名东青。”

那两个青年人都面色一沉，等到皇甫维上来之后，也不理他行礼，便已峻声道：“你带了个随从进家，可是父亲生前的意思么？”

皇甫维楞一下，道：“义父他并不知此事！”

另一个青年接口道：“我们陆家规矩，用人必须得到父亲允许，如今父亲既然故世，那就得由大哥作主！你怎能这等胆大妄为，胡乱带人回来？”

皇甫维几乎被他们气得半死，冷冷哼一声，道：“如若不是看在义父面上，嘿，嘿，今日就要……”陆大少爷面孔一板，厉声道：“好，好，父亲一死，你就造反了，今日就要怎样？你说！”

皇甫维长长嘘口气，压住心头之火，道：“对不起，小弟一时失言，实是无心之过，请大哥二哥原谅！”

大少爷道：“这话还像点样子，你在父亲灵前叩过头了吧？他老人家十

日之前，安静地在床上故世，我们遵照他老人家以前所嘱，把他安放在石棺中。那棺盖一合上之后，果然像他老人家所说再也不能开启！”

二少爷接着道：“你去了什么地方？耽搁了这么久？”

皇甫维道：“有一日义父忽然记得有个好朋友在洛阳，是个读书人，便叫我去请他来见上一面。义父他老人家说，最近感到身体已支持不住，所以突然想找个老朋友来见见面。可是小弟到洛阳之后，却找不到那位伯父！”他说得十分真诚，仿佛当真有那么一回事。那两个义兄都相信了，吕东青在一旁冷眼旁观，暗想如果自己不是知道皇甫维这一次的行踪，只怕也非信不可！”

皇甫维跟着又道：“义父故世之前，不知可有什么遗命没有？”

两个义兄神色丝毫不变，齐齐摇头。皇甫维大感失望，喃喃道：“他老人家也许没有想到会忽然故世，不然的话，一定会有些东西留给我做纪念的！”

大少爷忽然想起来，道：“啊，父亲有件东西给你！”二少爷接口道：“那不过是张白纸写了几个字，给他也没有什么用处！”

皇甫维道：“不妨事，义父亲笔墨宝，在小弟看来，比什么都要贵重。大哥请交给小弟吧！”

大少爷果真取出一张摺叠起来的白笺，皇甫维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垂老相逢渐难别，大家期限各无多”等十四个核桃大的字，后面又写明“此书遗赠吾儿皇甫维”。字字写得有如铁划银钩，笔力遒劲。皇甫维垂泪道：“见到这些字迹，就好像又看见义父一样。但泉壤茫茫，人天永隔，宁不悲哉！”

大少爷和二少爷走开一旁，各自落坐。江南孤客吕东青沉思半晌，突然贴近皇甫维耳边道：“公子可觉得大爷所留的几个字有点意思么？”皇甫维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快点说行不行？”吕东青道：“这古怪必在地下石室中挂着的那副对联之上，大爷留此两句，用意就是要你注意那副对联！”

皇甫维瞿然道：“有道理，我们再进去瞧瞧！”

他们话声甚低，倒不怕别人听见，但由于皇甫维不时瞧着那白笺的动作，却惹起那两个义兄的注意。

皇甫维向他们道：“小弟意欲再到义父灵前叩头辞行！”

大少爷道：“你要离开我家么？”

皇甫维听到他说出“我家”两字，分明把他当作外人看待，心中一阵酸楚，也有几分恨忌，便默然点点头。

二少爷道：“那么你就进去吧！”

皇甫维率着吕东青走入地道，两人的目光凝定在墙上的对联，那是在木板上刻了字，然后挂在墙上。

他们瞧来瞧去，都看不出什么道理。皇甫维但觉头昏脑胀，便坐在墩上，后脑枕着石棺。

吕东青自语道：“这就奇了，这副对联之上，凭我这对老眼，绝对不会差漏，分明毫无可疑之处。这样说来，莫非大爷要你带走这副对联？但有什么用处？连姓名也没有署上！”

皇甫维蓦地跳起来，叫道：“我好像听见义父叫我，你听见没有？”

吕东青吓了一跳，道：“没有呀！”

皇甫维眼圈一红，道：“天啊，我听得清清楚楚，义父用那种有气无力

的声音叫了两次维儿，难道他老人家还没有死？”

江南孤客吕东青道：“公子你先定一定神，然后告诉我，声音似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

皇甫维深深吸口气，道：“好像是从上面传下来，但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吕东青道：“假如声音从棺中透出来，还可以猜大爷未死！”

皇甫维仍然不服气，道：“我明明听见的啊！”

吕东青道：“一定是你悲伤过度，发生错觉！”他为了要移转皇甫维的注意力，便抢口道：“现在请你过来一下，我们把这副对联取下来瞧瞧。”

皇甫维果然放开听见义父叫声之事，过去伸手去摘对联。

两人分开各摘其一，刚刚一掀木板，突然间一齐面色大变。他们对望一眼，皇甫维首先道：“我感到木板之后好像藏着东西！”

吕东青道：“我也正有此感。既然皇甫大爷有东西藏在后面，也许他老人家曾经考虑到或有别人先撞破此秘，所以预设埋伏，公子不可不慎！”

皇甫维一听有理，莫要一时大意，竟被义父防外贼的埋伏弄死。便运起血神功护体，小心地揭起那块木板，只见板后墙上有一处微微凹下，而在板上黏贴住一个白色的羊皮封袋，正好嵌在凹处，那木板便不致突起来。

吕东青那边的情形一样，也是有个羊皮封袋黏在板后，但颜色却是深黄。他们把木板摘下来，然后将封袋撕下。

他们随手把木板倚在墙上，皇甫维急忙打开白色的羊皮封袋，袋中有两样东西，取出一看，其一是一方白绢，有三尺见方之大，上面绘着四个图样，每个图样都有许多门户和通道，似是什么建筑物的图样。

其一是张白纸，上面写着麻麻密密的字，皆是蝇头小楷。

开头便写道：“绢上龙蛇虎豹四图乃余平生所得秘宝之一，依任何一图兴建住所，虽天下英雄云集，亦可高枕而无忧，维儿得此，须慎藏守秘。除龙图之外，其余三图，曾分别传与舒涛、佟雷、冷央三人；但亦不过传以每图十之六七耳！余停灵之所，另有奥妙，不可不察。倘有生前仇人欲毁吾尸，维儿可任之长驱直入，越多越好，不论是在厅上或此室之内，俱可置之不理。俟开棺毁尸者猛掀棺盖，其时两座火炬即自行喷油起火，或有觉得墙上‘同归于尽’之横匾不顺眼者，妄图击毁，触发消息，则亦将陷身火海。此间地下甬道均经特别设计，大火一起，整座大厅自行塌陷，同时成为火海。所有犯余尸体之人，绝无一能生还！”

那张白纸到此已经写满，皇甫维顺手把那幅白绢收在囊中，把白纸递给吕东青阅看。同时取过那个黄色封袋，打开看时，封袋之内只有一张白纸，皇甫维取出来，阅读笺上的细字。

开头写的是：字示吾儿皇甫维知悉之句，敢情当真是留给皇甫维的遗嘱。皇甫维一阵悲怆，举手揩试掉眼中泪光，再读下去。

遗书上写道：“余之身世，一直未曾告汝。余实为多年前武林第一高手一皇三公中的皇甫孤，平生恶孽，难以胜数；晚年甚感忏悔，但往事如烟，已无法补偿。汝天性甚为奇特，集正邪于一身，有时纯真仁慈，有时凶狡毒辣，愿汝知而警惕，勿步为父后尘。”他接着看下去，纸上写道：“身外之物不足一顾，武功诀窍已尽传于汝；唯有采补内经一册，存于心池圣女处。采补之道，乃邪中之邪，殊不足学。如得机与她相见，可告以余之遗言，请她将该册内经焚毁。”他刚刚看到这里，突然石门缓缓移动，他连忙把遗书收入囊中。

石门一开，赫然出现大少爷和二少爷，还有两名壮健的仆人。

大少爷眼睛一转，阴声笑道：“好啊，敢情我爹还有藏私，在这副对联之后留了一笔给你！”

二少爷冷笑道：“这是爹他老人家早年所藏，那封题着这副对联的手书也是以前写下，可算不得是遗嘱。也许他老人家临终之前，已经改变心意。”

皇甫维一听他们的话，怒火立时升起来，暗想义父他老人家昔年纵横天下，是何等英雄人物？却想不到身后遗下这等贪鄙的犬子。

他面色一沉，其寒如水，冷冷道：“义父只给我留下两封信，没有半点财物。你们爱信就信，不信我也没有法子！”

大少爷狡笑道：“就算我们都相信你的话，但还得把那些信件取出来大家瞧瞧才行！”

要知那一皇皇甫孤的那两封信内，提及昔年隐秘之事，与及此间地下石室的种种布置，万万泄露不得。

这时石门业已自动关上，皇甫维沉下面色，迳向石门走去。那两名健仆挡住去路，皇甫维瞪他们一眼，发觉这两仆都未曾见过，竟然是他的义兄们新近所用的人。

大少爷喝道：“皇甫维，你识相的就把信件交出来，免得伤了兄弟和气！”

皇甫维回转头道：“我不交出来又怎么样？”

二少爷冷笑一声，道：“你们把这厮捆起来，带上去慢慢收拾！”

那两名健仆齐齐应一声，伸手便抓。皇甫维哼了一声，那两名健仆四双手掌刚刚碰到他的衣服，倏然腾腾腾猛退开去，好像被人暗中重重地打了一拳似的。

皇甫维冷冷道：“我若不是看在义父面上，今日早就把你们处死！现在我再警告你们，若然再触犯于我，那时我可能忍不住怒气，把你们活活打死！”

说罢，伸手拉住石门的把手，毫不费力地拉开那道沉重已极的石门。

他的义兄见他气力如此之大，骇得双眼发直，一句话都说不出。

皇甫维和吕东青走完地道，正要出去。吕东青突然道：“公子且慢，你的两位义兄实在不能让他们留在石室之内。否则一旦误触机关，便活活烧死！”

皇甫维停住脚步，道：“这两个家伙烧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但皇甫大爷遗灵也在室中，照大爷遗函上所说，火势一起，因是要与一千高手同归于尽，所以四处都同时起火，连大厅也得塌陷。这一来大爷的遗体岂不是也不能保存了？”

皇甫维道：“这话有理，他们若果财迷心窍，硬是要去揭起那块同归于尽的横匾，我义父的遗体就要毁在两个不肖子的手中了！”

于是他又往回走去，走到石门之前，皇甫维突然停步回头道：“吕兄，你以为这世上有没有鬼魂之事？”

吕东青楞一下，道：“鬼魂之事传说甚多，有等见过之，言之鉴鉴；但在下却从来未曾见过。以我想来，这鬼魂之说不大可信，纵然偶有奇异感，但可能是一个人死后，短时期之内精神未散而已！”

“那么我义父刚才的声音，也是精神尚未散去之故了？”

江南孤客吕东青道：“大爷年事已高，又是久病缠绵的人，恐怕死后不会还有精神留存！”

皇甫维道：“不然，假如义父他老人家死得不甘心，那就会留存下魂魄，

要我查出之后为他报仇！”

“公子这话在下不大明白！”

皇甫维深沉地道：“我离家之际，义父虽是不能起床，但他有延续性命之药，决不至于在短短个把月内突然逝世！因此我觉得义父之死很可疑！”

吕东青缓缓道：“他们不敢这等大胆，干出谋杀亲生老父之事吧？”

皇甫维道：“我们暗暗访查也可以查出义父死因！”说时，伸手一推，那道石门轻如无物地应手而开。

两人目光到处，只见对面墙下人影乱闪，原来那两名被他以内力震昏的健仆已经回醒，此刻正在墙下面对面勾肩搭臂，变成一个架子，那大少爷则扒上去，双脚踏在他们手臂之上，正伸手去揭那面横匾。皇甫维厉声喝道：“不要动！”

那边四个人为之一震，大少爷的手只差一点便摸到那块横匾，吃他一喝，顿时停住去势。

皇甫维冷冷道：“你们都活得不耐烦了，是也不是？”

二少爷这时不敢强硬，堆起一面狡笑，道：“三弟你何必这样？我们不过想瞧瞧爹爹他有没有遗书给我们？”

皇甫维生涩地道：“这样说来，义父他弥留之际，你们都不在旁边了？”

二少爷的笑容突然变得十分难看，呐呐道：“不，我和大哥都在爹的床边！”

大少爷接口道：“爹他没有说什么话，就咽气了！所以我们瞧瞧匾后可有遗书给我们？”

皇甫维见他手又伸去，登时大喝道：“叫你别动就不要动！想死还不容易么？”

大少爷笑道：“三弟你何苦火气这么大呢？我们都是兄弟嘛！这匾后可是有东西藏着？”

他那种贪婪奸狡之态，气得皇甫维脑门发昏。他实在想不透义父之等英雄人物，怎会生出这等可耻的儿子？

江南孤客吕东青一跃上前，迅疾地推开那两名健仆，上面的大少爷直摔下来，刚好碰在二少爷身上，两人都摔得哎哎直叫。

皇甫维突然叫道：“吕兄，我又听见义父喊我，你也听见么？”这话一出，登时把大二少爷等人都骇呆了。皇甫维他此刻满腔俱是悲忆之情，心绪震荡十分剧烈，那样子看起来既令人感到他情感之真挚丰富，又觉得他表现得有点可怖。

江南孤客吕东青深恐他出手杀死那两个义兄，虽然此刻杀了不觉得怎样，可是日后定然十分追悔，因为他义父仅有这末两个亲生儿子，若果把他们都杀死了，岂不是绝了他义父的后嗣？

但他又知道皇甫维为人感情用事，行事偏激，如若贸然拦阻，他在情绪激动之际，可能连自己也一齐杀死！脑筋一转，纵到皇甫维那两个义兄身边，疾然出手向他们胸前各各戳了一下，同时又迅速地点了那两名健仆的哑穴。之后，他面孔一板，严厉地对那两个健仆道：“目前你们已经变成哑子……”

刚刚说了这一句，那两名健仆试图说话，却只能发出一片咿咿哑哑之声，他们这一惊简直难以形容，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

吕东青厉声道：“你们得知今日这种秘密，本来要取你们性命，目前不过变成哑巴而已！”

旁边那两个少爷吓得浑身哆嗦，他们心中真想试一试自己是不是也哑了，可是偏偏吓得连试图说话也办不到！

只听吕东青又向那两名健仆严厉地道：“你们好好听着，一个月后，你们就恢复说话机能，但如果哪一个敢在外面提及今日之事，就算只说了一句，都要处死，听清楚没有？”

那两名健仆一听竟不是一生都变成哑巴，登时大喜过望，连连叩头。

江南孤客吕东青转面向那两个少爷道：“你们从今日起，半身不遂。这不过小小惩罚，教你们在家中守孝三年。三年之后，如若诚心改过，则自然能够行动如常。假如还不悔改，那就一生一世都要瘫卧床上。”

皇甫维本为满脸杀机，但见了吕东青这等处置，杀机不知不觉下去。俊眼一转，怒声道：“你们还不赶快把少爷们抬走？”

那两名健仆如奉纶旨，连忙夹手夹脚把大少爷二少爷背起。吕东青过去拉开石门，让他们出去。

吕东青拉门之际，突然想起一计，便对皇甫维说了，并且道：“这一来除非是内力极强之人，普通的人谁都进不来！”

皇甫维笑道：“亏你想得出这等主意，真是最好不过，我们这就动手……”当下他去找来一根粗如姆指的木棍，吕东青在门上用一小段铁线轻轻箍住木棍。皇甫维则取出圣剑，在石门关上时室内靠门边的地上挖个洞。这时只要把石门关上，那根木棍掉下来落在洞中，便变成木栓挡住石门开启之路。

弄好之后，试验过果然很灵，于是皇甫维又向石棺叩别，含着两泡眼泪走出石室。吕东青等门关上，试了试知道内里已被木棍拴死，这才放心地跟着皇甫维出去。

一到了上面大厅，皇甫维猛可见到一群女人，不觉骇了一跳，低低对吕东青道：“幸好我当时没有把他们杀死，这是我两个嫂嫂……”

那群女人有的是仆妇侍婢，只有两个素服少妇，此时满面泪痕，一见他出来，就上前拦住皇甫维，都嚎啕大哭起来。

皇甫维显得手足无措地发呆，他不必细听也知道她们含糊不清的话，乃是求他放过两个哥哥。当下连连答应道：“好，好，嫂嫂们别这样，冲着你们两位，小弟只好……”他话也说不完，就叫吕东青赶紧跟她们进去内宅，自己却讲明在外面等他。当下匆匆走出大门，忽然见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那是个华服少年的背影，他觉得有点眼熟，但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是什么人。那个背影转瞬间已在巷子转角处消失不见。皇甫维细一思，记得这趟到江湖去好像没有和什么少年打过交道，于是释然地笑一下，想到：“或者是右左邻舍相熟的朋友，我这一趟出门，居然连此地许多熟人都给忘啦！”

他在大门石阶上踮了几步，一想不对，连忙冲下石阶，奔出巷子。外面就是大街，人来人往，一时找不到那华服少年的背影。

皇甫维俊面上流露着怒气，心念疾转，仗着熟识本城街道，穿街过巷，一忽儿就奔到西门。

原来大凡不从水路走的人，总要从西门出去。当然北门也可以走，但皇甫维已记起那背影乃是那天和吴家二老印证武时，突然出现打岔的四个少年之一。因此他想如果他们乃是奉了吴家二老或那蒙面青衣人之命而跟踪的话，此刻要去回报，定从此门经过无疑。

他等了一阵，精神陡振，原来他已瞧见两个少年，施施然走出来。

那两个少年他记得正是大力神翁唐世一关门徒弟万里，另一个是他同门

师弟李龙书。他们面上都显出得意洋洋的样子，皇甫维心中怒火更盛，暗想不管他们是奉谁差遣，总要先宰了这两个少年，然后才找那主使之入晦气。

万里和李龙书一点也没有察觉有人在暗中恨恨地瞧着他们，仍然扬鞭策马。大约走了七八里路，四下人烟渐少。转过一片树林，李龙书哎了一声，停住脚步，呐呐道：“师兄，你看那不是他么？”

万里抬目望去，只见前面丈许之处，一个人背向着他们。他一眼便认出那人正是皇甫维，不觉也吓了一跳！

皇甫维倏然转身，冷冷道：“两位少侠到何处去？”

万里眼珠一转，尽管心中暗暗惊惧，但面上却若无其事，遥遥抱拳道：“我们师兄弟要到临安的玲珑山去！”皇甫维淡淡一笑，道：“玲珑山？找什么人？”

万里道：“我们奉命去谒见朱师叔。”

皇甫维道：“姓朱的是什么人？”

万里道：“他就是我师弟的师父，由于家师有事外出，也许短期间内不会返山，是以命我们送讯师叔，请他回衡山坐镇！”

皇甫维颌首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们经过此地，但我也奇怪，为何你这等谦恭，有问必答？”

万里毫不动容，道：“第一点你的身份我们已经知道，第二点我们亲见你力敌吴家二老，武功奇高，自问绝不是敌手。第三点我此行任务，无瞒人之必要！有这三个理由，何必得罪于你？不过这些理由都是其次，还有一个理由才真的使我们不得不从实把此行原因说出……”

皇甫维见他停嘴，便道：“那是什么？”

万里道：“对不起，这个理由却不能奉告！”

皇甫维冷笑一声道：“你年纪轻轻，倒是狡猾得很。我且问你，假如你不说便死，你说不说？”

万里终是经验稚嫩，面色为之一变。定一定神，才道：“就算死也不能说出来！”

皇甫维倒被他挑起好奇之心，想了一下，缓缓道：“此处乃是官道，时有行人，你们且跟我到树林中说话！”他当先向树林内走去，李龙书拉一拉万里衣袖，向前面呶嘴，意思说放腿快跑。但万里却摇一摇头，狡谲地笑一笑，却跟着皇甫维走入林中。

皇甫维本是试他们一下，以他的想法，这两个少年并非一身硬骨毫不怕死之辈，假如他们真是奉命跟踪自己的话，这刻势必分头逃跑。如果敢跟入林内，那就差不多可以证明他们并无奉命跟踪之事！

那两个少年跟入树林内之后，皇甫维面色显然和缓许多。他向两个少年看了一阵，淡淡一笑，道：“在此地把你们杀死，路人都不会晓得！”

李龙书颤栗一下，万里却勉强笑道：“皇甫公子真的要杀死我们？”

皇甫维道：“你们的尸体躺在这阴冷潮湿的地方，很快就会腐烂，直到有一天，偶然被樵子发现，但那时已无人认得出你们的面目身份……”

那两个少年不禁打个寒噤，更加觉得面前这个人十分可怖。只因这种生死之事何等重大，但他说时却好像漫不经心，有如和朋友闲谈普通事情一般！

皇甫维又道：“刚才我瞧见你的背影！”他指一下万里，接着道：“就在我家门口，是也不是？”

万里道：“但我没有见到公子你，而且他们告诉我的那一家，我在附近

打听过，不姓皇甫而姓陆。那些人说，陆家的老太爷前十日已经死了……”他突然住口，望着对方，过了一会，才又道：“糟糕，我把不该说的都说了出来啦！”

皇甫维面色一沉，缓缓道：“当然你们会猜到改姓这一着，我且问你，谁告诉你就是那家宅院？”

万里掩嘴道：“没有谁呀，我们无意碰上的……”

皇甫维只哼了一声，万里便急忙道：“我不说也不行啦，就是黄山卓一公的两位公子！”

李龙书失声叫道：“师兄……”皇甫维讶然看他，直觉地感到似是那万里打诨而李龙书想阻止他。

万里已接着道：“师弟，你要明白在我们面前这一位乃是皇甫公子，既然事实上我们是经过本城时碰到卓家兄弟，听他们说起才到皇甫公子门前瞧一瞧，本来就没有别的用心，为何不老老实实说出呢？你试想想，假如日后发生了事情，皇甫公子误会我们不要紧，连我们师门也遇到飞来横祸，此罪我们如何当得起？”

李龙书低下头去，不再出声。皇甫维听他说得理直气壮，不觉相信大半。只听万里叹了一口气，道：“若然我们师兄弟毫无牵葛，就算代人受过，也只好认了。可是我们不止两个人，师弟你说对不对？”

李龙书低着应道：“师兄说得是！”

皇甫维这时已十足相信，道：“你既已把内情说出，我也许不伤害你们。刚才你说的卓家兄弟，可就是那天晚上和你们在一起的两个少年？现在他们呢？”

万里面上露出惭色，道：“皇甫公子日后千万别把今日这事告诉别人！那卓家兄弟早已离开，大概一个去向吴家二老报告，一个急赴庐州……”

皇甫维哼一声，道：“他们纵然是分路而走，但我不信他们能走多远去！”

万里道：“那也不然，他们有家传神行之术，目下只怕已远在一二百里以外啦！”

皇甫维冷冷道：“不用你管，现在你们可逢赴临安玲珑山，但必须一齐发誓不把我的住址向任何人提起！”

万里连忙命李龙书一同赌咒，然后跑掉。皇甫维也不耽搁，放开脚程向西南方赶去。他的脚程非同小可，到了傍晚之际，他在一个镇上打听一下，便又在暮色中追去。不久已见到大路上有个矮小的人影徒步奔驰，脚程之快，真不愧“神行”两字。

皇甫维加点勤，兜个大圈截在前面。那道人影迅疾奔到，他仰天冷笑一声，从路边走出来，拦在路中。

那条人影正是卓家兄弟中的弟弟卓亮，他一见皇甫维突然现身拦住去路，不由得大骇，抹转头就跑。但跑了数步，眼前人影一闪，皇甫维已面含冷笑，阻住去路。

皇甫维冷冷道：“你怎么这时才来呀？你那个兄弟呢？莫非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卓亮呐呐道：“你为何拦住我去路？”

皇甫维迫前两步，和他相距不过三四尺，冷笑道：“你为何见我就跑？害怕些什么？说！”

卓亮哑口无言，要知他年纪甚轻，平生又饱受严父黄山卓一公的训诲，

不善打诨。这时当真说出一言半语。

皇甫维眼珠向天空一翻，冷笑不已。卓亮正在无计可施，忽见他不看自己，登时心中一动，暗想如不趁此机会把他击倒，恐怕再无脱身之望。此念一生，立刻悄悄运足功力，突然飞起一脚，猛踢对方腹下“中极穴”，同时左掌疾劈出去，迅袭前胸。

他的掌脚发出，对方仍然翻眼向天嘿嘿冷笑。转瞬间脚尖已踢正对方腹下“中极穴”，右掌也结结实实劈在对方胸前的“璇玑穴”上。

皇甫维突然洪声大笑，震耳笑声中，卓亮宛如被人猛力一推，震开七八步之远，一跤跌在地上。

皇甫维缓步过去，眼中射出森森杀气。卓亮在地上连连喘息，他内脏虽已受伤甚重，但神智仍然清醒，一见皇甫维眼光中的杀意，便知道今日难逃一死！他到底还存有天真稚气，这时冲口问道：“你一定要杀了我，是不是？要怎样才不杀我呢？”

这一问大大出于皇甫维意料之外，假如对方骇怕求饶，或是英雄地破口骂他，都不足以令他回心转意，但这么稚气的一问，皇甫维反而浮起奇异之感，满腔杀机消灭了一大半。

他想一下，道：“有倒是有的，但只怕你办不到！”

卓亮咳了一声，吐出一口鲜血，然后道：“你说出来听听可以么？”皇甫维忽然踢他一脚，把他踢得一连打了三个滚，因此一头一脸和全身都是尘土。

卓亮心中暗暗骂道：“你这狗狼养的，我如果死不了，誓必报复此仇……”他可没有发觉到被对方踢了这一脚，登时血脉平复许多，也不再喘息了。

皇甫维缓缓道：“你发一个毒誓，就说你日后不论是什么人问起你一皇的住处，你都矢口回答不知，我今晚就不取你性命！不过你能不能再活下去，我可就没功夫管啦……”

这个条件听起来似是易做之至，但其实如果卓亮乃是奉命来探一皇住处，那吴家二老问起他时，他实在难以回答说不知道。

当然主要还是皇甫维杀机已淡，有意放过他，所以出这么一个题目难他一下。假如他不肯答应，那也没有什么可以怜惜的，举手把他击死就是。

卓亮满腔仇恨之心，支持住他求生之念。同时又想到还有哥哥卓澄可以向别人说，自己不说也无所谓，便赶快答应，狠狠地发个毒誓。

皇甫维还得去堵截前赴庐州的卓澄，便飘然而去。

且说那赶赴庐州的卓澄，一路急急奔驰，直到天亮时分，已抵达一位武林名家铁网神刀李幸的住处。

卓澄因父亲卓一公与李幸交情甚笃，是以经过宣城之际，便到李府谒见李幸，详细说出他兄弟两人仗着神行之术，跟着一皇的儿子皇甫维到达富春一家府第，虽然主人姓陆，而且陆家老太爷刚死十日，但从邻舍打听所得，却可以确定皇甫维自小在陆家长大，而且日夕奉侍陆家老太爷。

因此，他们兄弟认为已经摸准“一皇”老巢，便在城门等候那万里李龙书两人，等到之后，把一切告诉他们，当时大家决定由他兄弟分头报信，那万里和李龙书则负责监视皇甫维动静。

铁网神刀李幸在密室中聆取这个重大消息之后，不由得大为震动，当面对大大夸奖卓澄一番，然后着卓澄休息一会，就回转富春，路上不必急赶，以便他和庐州那些高手赶上会合。

卓澄如命休息了一阵，由于不必赶路，便只休息了大半个时辰，就离开李家。

他还未走出城外，突然间有人迎面拦住，冷冷道：“你走错路啦！这不是往庐州的方向……”

卓澄举目一看，那人竟是俊美无俦的皇甫维，不由得猛可一怔。

他怔完之后，眼珠一转，心想这皇甫维武功绝高，实在远不是他的敌手，可是目下在大街之中，行人甚多，他总不至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自己怎样吧？也许趁机会窜入人多之处，再仗着人小年少，随便闯入哪一家之内躲藏，他一来不见得就找得到自己，二来他不见得敢在通衢大道，施展轻功身法？

这念头刚刚转过，皇甫维已经哂道：“小孩子心眼倒是很多，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转什么念头么？”

卓澄大大不服气起来，道：“你若果猜得中……”皇甫维接着道：“猜对了也不是什么希奇之事，这就说出来叫你心服口服！我先说答案好了，我这人大不理睬旁人，所以虽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敢出手把你杀死。至于你想到那些逃走的诡计，哼，我肚子内多的是，有得出卖哩！”

这几句话当真把卓澄说得服服贴贴，也吓得手足无措。敢情眼前这个敌人，不但武功强绝一时，而且智谋出众，简直把他的心看穿看透！

皇甫维冷冷一哂，又道：“你还是乖乖跟我来吧，不然的话，就算你到达庐州，也会觉得后悔！”

卓澄左想右想，也想不透对方这话是什么意思。

皇甫维道：“你不懂么？太笨了，试想想我怎么知道你要去庐州的？”

卓澄微一寻思，道：“是不是因为五岳掌门人都在庐州之故？”

皇甫维摇摇头，卓澄道：“是不是你已见到万里李龙书了？”皇甫维心中一怔，但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反问道：“他们是谁？现在在什么地方？”

卓澄道：“他们就是那天和我们兄弟一块儿见到你的那两个同伴！”他停一下，接着高声道：“一定是他们，你不用骗我，他们就在富春嘛！”

皇甫维略略一跺脚，心想自己当真上了一个大当。

要和皇甫维想到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假如万里李龙书两人当真是路经富春，要到临安玲珑山去的话，以时间推论，他们应该早就离开富春，怎会后来又在自己家门前现身？同时这卓澄怎会一口咬定就是他们？不用说这些都显示万里李龙书两人根本就是和卓家兄弟合谋，只不过万里太没骨头和义气，把一切推到卓家兄弟身上而已！

第十二章 皇巢

此念一掠过心头，登时感到归心似箭。当下仍然按照既定的诡计道：“不是他们，而是你弟弟，他就在城外一座神庙之内，你要不要去瞧瞧他？”

卓澄面色大变，高声道：“你把他怎样了？”

卓澄突然发出抽咽之声，身躯不住抽搐。皇甫维甚感难过，暗暗盘算如何找到万里，把他弄死，正在忖想时，蓦地感到腰间被尖利之物袭击，登时本能地运功抵御。那卓澄犹在肘撞膝顶，一连数招，猛烈袭击。

皇甫维手掌一拍，已把一把明晃晃的短刀击落地上。跟着随手一推，把卓澄推开，但身上已着了两肘一膝。

卓澄虽然被他推开，但仍然疾扑回来，疯狂般出手猛攻，拳打脚踢，无一不是致命辣招。

皇甫维随手化解，厉声喝道：“你真是不要命了？”卓澄骂道：“小爷就是要取你王八蛋的性命，你有本事就杀死我！”他跟着骂出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脏话。

皇甫维因有神功护体，所以招数松懈，冷不防面上中了一掌，虽是不痛，但那清脆之声，却使他大大气恼起来。同时又被他惊得心头暴躁，不觉暗运功力，一招“春云拂岭”，疾拂出去。

卓澄一味急攻，并无防御，其实他就算全力化解这一招，也不易办到。是以皇甫维掌势过处，只听卓澄惨叫一声，身躯飞出丈许，才砰地跌落地上。

皇甫维心中一阵后悔，火气全消，过去一看，卓澄七窍流血，已吃他一掌当场震死！他怔了一会，仰天长叹一声，弯腰把卓澄尸身搬到僻处，掘个土坑埋起来。就在这天色昏暮之际，一骑如飞驰到庐州邱家庄门前，来人一跃下马，庄门口的壮丁们都哈腰行礼！

只见那人一身劲装疾服，但相貌堂堂，气派不小，一点也不似寻常的武林人。他左臂上盘着一个圆形包袱，右肩上插着一柄大刀。

他大声问道：“庄主可在家中？”

一个庄丁躬腰答道：“庄主不但在家，还有许多掌门人哩，可热闹极了，李爷请进……”

那姓李的劲装大汉直闯入去，庄内地方极大，处处古树撑天，花卉铺地。许多高大房屋散布其间，若是第一次踏入此庄的人，恐怕一时不知往那儿走的好。

在大门出来之人身穿淡青色长衫，但身材高大，眉浓口阔，举手投足之间，都显得迅捷有力。

他道：“李兄带来的重要消息，想必与‘一皇三公’有关，但目下也不急在一起，好多位武林前辈高人都驾临兄弟敝舍，他们就在厅中，兄弟先替李兄引见一下，再说不迟……”

两人走入厅中，只见厅上灯烛辉煌，竟是筵席才撤光景，许多人或站或坐，正在谈话。

那位庄主六甲手邱南大声道：“兄弟的一位好友带了一个重要消息兼程赶来，他就是铁网神刀李幸……”

众人停止谈话，向那李幸注视。六甲手邱南便介绍座中的五岳掌门人与及武当娄真人，点苍快剑张搏云，乾坤五义的司空表、范禹、许伯英与及鬼

医向公度，妙手巧匠耿青，铁骑大将蒲坚，辣水仙杜筠，祈门二鬼阴魂袁京，阳魄王精二，山精关炎生。此外尚有少林二尊者之一的天尊者等十八人与李幸见面。

大家一一见过礼之后，无心长老首先道：“李大侠匆匆赶来，不知得到什么要紧消息？”

他道：“兄弟从黄山卓一公的大世兄卓澄口中，得悉‘一皇’的住址！”阖座之中，只有司空表一个人身躯微微一震，但这时众人都注意那李幸，连他旁边的范禹和许伯英都没有发觉。

众人都未说话，阳魄王精二竟抢先出声，他大声道：“一皇在哪里？我要斗斗这人！”

阴魂袁京眉头一皱，方要说话，钢网神刀李幸因长途奔驰之后，身体疲乏而肝火旺盛地冷笑一声，道：“若然王兄一个人能斗得他的话，兄弟早就先去了！”

王精二怒声道：“你以为你的武功比我高么？”

李幸冷冷道：“兄弟虽然不敢夸此海口，但王兄接得住对手，兄弟没有接不住的！”

鬼医向公度突然接声道：“只不知那两个孩子会不会反被皇甫维所骗，据老夫所知，皇甫维此人不但武功强绝一时，不在在座诸位任何一人之下，而且狡猾灵警得如同千年老狐！”

钢网神刀李幸，继续道：“据那卓澄世兄说，他已向邻舍打听明白，皇甫维确实在富春长大，那一家虽是姓陆，但自然可以改换姓名，不足为奇！卓世兄说：那些邻舍都说陆家一位老太爷，长年患病，难得有一日可以起床，而皇甫维却在此一直奉侍陆老太爷膝下。兄弟听到那陆家老太爷有病缠身的一句，登时已有七八分相信了！”

李幸接着道：“兄弟愚见是那一皇皇甫孤如果不是缠绵床第，焉有二十年不出江湖为恶之理？同时可以推想得到，昔年心池圣女她老人家也是明知皇甫孤已无能为恶，所以才向天下武林高人宣布此事！”

无心长老颌首道：“李大侠虽是臆想之词，但极为合理，老衲也深信便是如此，恕老衲补充一点，那就是如果昔年一皇已死，那么皇甫维能够具有这么一身武功，实在令人无法解释，可是以前老衲和几位同道时时想到假如一皇未死，他焉肯甘心二十年寂寞？是以李大侠说他因病缠绵床第之说，实在最是合理！”

李幸十分高兴，道：“大师既是支持兄弟此说，那就不负此行了！敢问大师可是亲自见过皇甫维么？”

无心长老缓缓道：“不错，他的武功不但完全是一皇的路子，而且他双眉眉毛之中各有一颗红痣，正与一皇相同！”

鬼医向公度却接口道：“他的武功虽是一皇独传，手法精奇奥妙，世间罕见。但他一身功力，却不见得十分高明。别说和老禅师相拼，就算老夫和他单打独门，多则千招，少则五百，胆敢说定可取胜！”

铁网神刀李幸觉得鬼医向公度口气甚大，不免暗暗奇怪，当下不大高兴地住口不说。

武当娄真人想了一想，徐徐道：“无论如何，这位曾经纵横天下的一皇，我们应该去会晤他一次，不知无心大师及在座诸位以为如何？”

此言一出，全厅之人几乎都站起身表示赞成。铁网神刀李幸连忙大声道：

“诸位请再听兄弟报告，那就是据那卓世兄所悉，陆府的老太爷业已在十日以前去世，此事千真万确，只是未能证实那陆老太爷是否就是一皇？”

厅中十余高手都错愕相顾，大家都想不到结尾时会有此一变化。

辣水仙杜筠一直都不作声，这时一看有机会使得大家不示找皇甫维的晦气，连忙道：“既然一皇已死，则对付三公已是最要紧之事啦！”

点苍快剑张搏云哼一声，道：“一皇虽死，但在座诸位之中，与一皇结有不解之仇的人不在少数，恐怕还得先去瞧瞧，也许一皇并未真死！”

厅中十余高手，当真有一半以上的人师门曾与“一皇”结下不解血仇，是以点苍快剑张搏云的话登时得到多数人支持。

辣水仙杜筠死心不息，再作努力，她道：“小妹却认为那三公昔年结仇之多，不在一皇之下，目前既有约会，何必舍近而求远？”

点苍快剑张搏云因自家师门有几位长辈死在一皇手中，所以对一皇深深怀恨，当下也针锋相对，道：“杜姑娘的话虽是有理，但以兄弟看法，一皇是否就是陆老太爷，甚成问题。第一点，不久以前一皇在这豫皖道上作恶害人，只怕那缠绵床第的人不是一皇。第二，江湖上往往有假死之事，兄弟如果不亲眼见到一皇尸体，决不相信！”

六甲手邱南因最近有弟子被一皇杀死，自然想大家先去查清楚一皇生死的谜。当下向李幸问道：“不知李兄当时曾否向卓世兄询问一事，那就是那陆老太爷的丧事如何安排，有没有亲见他的遗体？他葬在什么地方？”

铁网神刀李幸近日遭遇与邱南相同，当然也希望大家先赴富春，当下笑一笑道：“邱兄所问，正与小弟当时的想法相同，小弟曾经详问卓世兄，据说陆家因少与别人来往，因此丧礼甚是简单，而且遗体也没有出葬，听说在后园中有造好的坟墓，所以不用葬到别处！”

飞羽真人轻轻对无心长老说几句话，无心长老颌首道：“若要避免大家口角争执，恐非道兄此法不可了！”他跟着高声向众人道：“听李大侠这样说法，一皇之死疑点甚多，我们非去富春一趟不可了！”

辣水仙杜筠眼见此已无法拦阻，只好闭口。鬼医向公度阴声道：“大师作此决定，自然无人敢违，不过据老夫所知，杜姑娘和那皇甫维交情不错，假如她事先通知皇甫维的话，我们赶到富春之时，恐怕连鬼影也碰不到！”

辣水仙杜筠面色大变，敢情她正是想在暗中通知皇甫维，可是目下被鬼医向公度识穿，此法已经行不通！她一怒之下，厉声道：“向公度你敢胡说八道，难道我不会把你的底子抖出来么？”

众人不作声，要知那鬼医向公度十分自傲，大家都对他没有好感，这时多半都恨不得杜筠把他的疮痛揭开。

鬼医向公度面罩严霜，冷冷道：“我们早有约定，你如敢破坏，可就怪不得老夫手辣！”

西岳掌门静虚子情知向公度武功甚高，辣水仙杜筠虽然在江湖上也颇有名气，但比起向公度实在还差得多。这静虚子自己是个女人，忽然对杜筠同情起来，突然道：“杜姑娘你过来，我们一同前往富春！”

鬼医向公度见她已深得华山派庇护，虽然他不把华山派放在眼内，但这刻却不便得罪这些人，便立刻道：“其实老夫对杜姑娘并无成见，只是关于一皇之事，何等重要，凡是有可能泄漏机密的人，我们都应该注意，不知诸位以为对也不对？”

他环视厅中一眼，瞧到不少人点头赞同，当下又道：“这里还有一位必

须加以注意，那就是这位铁骑大将蒲坚兄！”

蒲坚哼了一声，却没有开口辩白，原来他真的暗暗预备先行通知皇甫维。

众人都是经验极丰的老江湖，一看铁骑大将蒲坚不开腔，便都明白蒲坚与那皇甫维也有瓜葛。这一来不免有人疑心起来，纷纷过去在无心长老耳边建议把杜筠蒲坚两人暂时软禁，只因一皇与三公之间关系极深，他们既然和一皇有瓜葛，可能也会暗助三公。

无心长老当下向其余四位掌门人征询意见，最后决定要把杜筠及蒲坚一同带往富春，杜筠由静虚子监视，蒲坚则由矮头陀监视。

这时夜幕已望，但这一干武林高手却决定立即行动，一齐前赴富春。第二日傍晚，这一群武林高手已踏入富春城内。他们为了不惊动世俗之人，因此各自分散休息到二更时分，才在西门集合，准备前往陆府。

五岳掌门人和杜筠蒲坚及天尊者等八九人最先到达西门，等了片刻，所有的人陆续到达。飞羽真人点一点人数，便道：“已经到齐啦，可以动身了！”

数丈外一条巷子里突然飞出一道人影，这边的人个个都是一流高手，这时齐齐转眼向那条人影望去。

那人身法好快，转瞬之间已奔到近处，人群中有人哎地一叫，道：“他就是带走圣剑的人！”

话声中那人已如电掣云飞般到了五岳掌门人面前。但见此人脸黄如蜡，年纪尚轻，背上斜背着一柄白色长剑。

这时在城墙下虽然聚有将近二十人之多，但却没有一点声息。人人的眼光都注定在那黄面少年身上。

无心长老上前一步，口中诵声佛号，道：“施主别来无恙，今晚现身不知是否专为老衲等人而来？”

那黄面少年颌首道：“大师及诸位好，我事前一点也不晓得诸位会到此地，敢问大师这是要往何处去？”

无心长老道：“听说一皇住在此地，老衲等正要去瞧瞧，不知是真是假？”

黄面少年长笑一声，道：“那好极了，一齐走吧！”

这时候十余高手之中，倒有一半人对那黄面少年背上的白色圣剑虎视眈眈。要是哪一个夺得此剑并且保得住它，那时五岳掌门人都听命行事，也就是说仗着此剑就可以纵横天下！

祈门二鬼见那黄面少年理也不理他们，心中怒恨交集。阴魂袁京首先冷笑一声，道：“王公子今晚何以孤身走动？那位老家人王安兄呢？”

他这几句话不外叫大家注意到这个持有圣剑之人，虽则后来在那鬼医向公度暗算之际，露过一手，显然是身怀绝技之士。可是他目下人单势孤，那个老家人不在旁边，正是夺剑的大好机会。

那黄面少年淡淡嗯一声，并不置答。

阳魄王精二向来鲁莽残暴，这时哪里还忍得住？厉声喝道：“姓王的先把圣剑解下……”喝声中“呼”的一拳隔空击去。

少林寺无心长老猛又一挥宽袖，口中诵声佛号，道：“王施主有圣剑在身，这位施主不可亵渎……”他这一袖挥去，运的是“达摩真功”。阳魄王精二拳力到处，宛如击在一堵坚壁之上，震得身形退了一步。

众人不觉瞠目结舌，一则这无心长老功力之深厚，难以测度。二来这无心长老乃是有道高僧，一向说话客气谦虚，但这刻向王精二说的两句话，却十分硬直，显然已帮定那王公子！

武当娄真人身份不同，一方面和无心长老等数人是平辈朋友，一方面他也没有存着得剑之心。完全是旁观的人，这时朗声道：“诸位请听贫道一言，当日心池圣女曾经说过，只要得剑这人，能够安然离开五岳台，就是那圣剑之主。这位王施主当日得剑之际，虽然不大正当，但终究已得到手中，目下五岳的几位道兄都有护剑之责，各位最好在这行将遭遇强敌之前，不要自相残杀，以致削弱实力！”

无心长老合什道：“娄道兄所说的话，正是老衲心中之意，老衲谨谢道兄代劳……”

阳魄王精二吃了这个大亏，心中发怯，不敢哼气。众人沉默了一阵，鬼医向公度倏然大声道：“刚才娄真人的话中，也承认那姓王的得剑时手段不大正当。因此目下也怪不得大家不服气。兄弟斗胆请少林寺方丈大师当众宣布一下，当日心池圣女如何定规得剑之法？”

这话一出，赞同之人不少。无心长老微微一笑，道：“当日心池圣女宣布有关圣剑规条时的种种情景，老衲如今犹感到历历如在目前。她说此剑得主，必须闯得过五岳大关，然后能安然带剑走出五岳台门外。若是在走出门外以前，被人劫走，那个夺得圣剑之人，亦只须安然出得门外，就算是圣剑得主！”

老和尚话声停顿之后，大家都默默思索。洛阳司空表忽然道：“心池圣女的意思，显然要圣剑得主武功是以压倒在场群豪，方足以仗剑为世除害……”

他说到这里，那黄面少年突然冷森森地哼了一声，显然这一下哼声之中并无善意。

司空表望他一眼，道：“王兄可是另有高见？”王公子道：“没有，你爱怎样说都可以！”

司空表感到那王公子哼声十分可异，存心再逗他，便接声道：“不过若然武功不足以服众，仍然难以安然出门，可惜她老人家没想到圣剑会飞出门外！”

司空表这两句话意存讥讽，而且十分露骨，因此众人的眼光立刻移向黄面少年，看他作何反应。谁知那王公子刚才那等轻躁出声，这刻却毫无反应。

大家正在诧异之时，鬼医向公度突然仰天长笑，流露出十分得意的味道。

无心长老眼光如电般扫过其余四位掌门人，只见他们都露出不悦之色，便诵声佛号，道：“向施主有话请说，别要惊动左近的人家。”

王公子接道：“这还用得着他，待我替他告诉大家就是！”

鬼医向公度真不相信黄面少年猜得到他心中之事，几乎要事先嘲讽他几句，但他为人毕竟阴沉诡诈，仍然忍住此忿，只淡淡道：“王兄请说！”

王公子环顾众人一眼，等到大家都全神瞧他，这才缓缓道：“向公度得意忘形地仰天长笑，无非是想到圣女的规条中有一点我不合规定，向公度你说是也不是？”

向公度微微一怔，道：“是哪一点？”话中之意，分明已承认他大体已经猜对，这一来倒有一半以上的人登时对这黄面少年另眼相看。

王公子道：“太简单了，你无非是想到圣女规定必须携剑走出门外，但我却是在门外接住飞出来的圣剑，是以不合规定，对也不对？”

鬼医向公度暗暗抽口冷气，道：“猜倒是猜对了，只不知你如何反驳？”说时，心中暗自忖道：“这人聪明绝顶，世所罕见，务必设法铲除才行。”

那黄面少年冷笑一声，道：“这还不容易么？我把此剑交还无心大师就是了。”

这个结论宛如异军突起，众人都为之一楞。谁都想不到人人都想得到的圣剑，他却愿意放弃。

点苍快剑张搏云忍不住说句公道话，道：“既然王兄交出此剑，当然一切争辩都属多余，我们还是立即出发去找一皇要紧……”

妙手巧匠耿青在向公度耳边低说数句，向公度立即大声道：“这圣剑乃是人人想得之物，姓王的既然用尽心机，巧取到手，目下又忽然退还，此举大是不合人情，不知诸位以为是也不是？”

王公子冷冷道：“你说这放的意思又被我猜到啦，这一回要不要我代说？”

鬼医向公度当真服气此人的聪明，立刻道：“谁要你说，诸位，请想这等不合人情之举，除非内中另有缘故，绝难发生，因此我怀疑这柄圣剑已经变了质啦！”

那黄面少年面上毫无表情，道：“下面的话快说出来，别耽误时间。”

众人闻言一怔，纷纷转目去瞧鬼医向公度，果然见他开口说道：“那圣剑乃是仙兵利器，自然不能掉换，因此老夫所说变质，乃是指剑上圣女留下的克敌秘诀势必已经失去，天下只有他一个知道那秘诀……”

一众高手一听这道理千真万确，要知大家争取圣剑，无非也是因为圣女说过圣剑上留有克制一皇三公的秘诀，所以大家才敢拼着得罪一皇三公而觊夺此剑。目下圣剑之秘既然已失，则此剑的价值已减去一半。

无心长老洪声道：“王施主可有话说么？”

王公子淡淡道：“既然大师相问，我就把剑上秘诀说出来，但只能先告诉大师一个人！”

鬼医向公度司空表等人满以为可以听悉制服一皇三公的秘诀，方自大喜过望，一听王公子之言，仿佛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但他们却只好记恨心中，只因这等秘诀何等重要，自然只能密告少林掌门无心长老。

无心长老移前两步，道：“为了消释群疑，施主此法最为妥善，老衲洗耳恭听！”

黄面少年贴近无心长老，正要说话，忽然大声道：“我突然想起一事，先请教过大师，再说那秘法不迟！”

无心长老道：“是什么事，施主不妨说出来！”

王公子道：“那就是圣剑上克制一皇三公之法如若独独告诉你，等会儿若见到‘一皇’，他自然对你不肯容情，立下煞手。像大师这样得道高僧，如若被害，岂不令人痛惜？”

无心长老为事谦和，因此并不以对方指明他决敌不过一皇之事而不快，微微一笑，道：“施主为老衲设想得对，不过施主不须担忧，第一是那‘一皇’于今生死未卜，可能已经命丧黄泉，不能再加害老衲。第二点假如一皇仍然活着，但除非他一口气杀死老衲及另外四位掌门人，不然的话，这秘诀仍能存在人间！”

王公子这时爽快地道：“好吧！我告诉你就是！”他凑近老方丈耳边，悄声说了好一阵，最后王公子退开两步，大声道：“此所以我不能把圣剑上的秘诀说出让大家晓得，大师以为对不对？”

无心长老连连颌首，随即过去告诉其余四位掌门人，一旁的高手们都注

意那五岳掌门人的表情，但见他们个个最后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同时连连点头，显然五位掌门人都赞同王公子不能公开的理由。

这一来弄得所有的人都生出强烈的好奇心，皆想知道那圣剑上留下的秘密，为何会使得五岳的掌门人都一致认为不能公开？难道是十分容易练成的神功？抑是练时极难，所以不便使大家泄气？

无心长老向大家宣布道：“老衲谨代表其余四位道兄告诉大家，那就是这位王施主所说的话，老衲等深信不疑。目下似乎不宜作圣剑之争，应该同心协力，共赴陆府，等将一皇生死之谜揭开，大家无恙归来，再行讨论圣剑之事，不知诸位对此有何高见？”

众人尽皆默然，武当娄真人高声道：“无心道兄这话极对，既然无人反对，我们就出发前赴陆府！”

不久工夫，二十条人影已到了陆府大门之前，蓦然间陆府大门“隆”地打开，跟着灯光四射。二十对眼睛一齐望去，只见大门当中站着一人，身穿素服。在他手中提着一盏八角风灯。

那人长得面如冠玉，唇红齿白，穿着一身素白衣服，更显得英俊潇洒，人间少见。

杜筠情不自禁地噉了一声，叫道：“皇甫公子！”

无心长老和鬼医向公度也齐声道：“对了，他就是皇甫维……”

皇甫维面上毫无惧色，用锐利的眼光缓缓环视门前的二十高手。他的眼光在司空表及许伯英面上特别停留得久一点，许伯英心中一阵愧疚，垂低头颈，只有司空表神色丝毫不变。

皇甫维冷冷道：“诸位居然找得到寒舍，实在不易。目下四邻均已就寝，各位都是江湖道上的人，自然不想把凡俗之人惊醒。如果我的话说得不错，那就请大家到家父灵堂稍坐。有什么指教之处那时才说如何？”

无心长老诵声佛号，道：“皇甫公子此意甚佳，就请公子前头带路！”

其余的人心中不免惴惴然，但无心大师既已答应，目下就算前面是龙潭虎穴，也只好跟着进去。

但见一人首先纵上台阶，众人看时却是那黄面少年王公子。

他背后仍然背住那柄白色的圣剑，皇甫维注意地向那柄圣剑瞧了几眼，道：“阁下就是五岳台中技压天下高手，夺得圣剑的得主么？”

王公子冷冷道：“不错，那就是兄弟我了！”

皇甫维突然冷笑道：“可是我听谷云飞说，是他连闯五岳大关，然后把到手的圣剑摔在尘埃。你恐怕只是在一旁捡便宜的吧？”

王公子哼一声，道：“你口舌上的功夫极好，等会儿我要瞧瞧你手底功夫可比得上嘴巴的功夫？”

皇甫维微微一晒，举灯当先走入门去。二十高手鱼贯跟着进去。他们穿门过户，一直走到一座院落，只见院中的房屋完全和府中分隔开，而且均是石块筑成，显然十分坚牢。

鬼医向公度吃过神算公子屠元庭的大亏，那次在石室内炼药，几个人险些活活困死在石室之内。因此大具戒心，轻轻对前面的娄真人道：“这座屋子有点古怪，别要进得去不出来！”

旁边的点苍快剑张搏云谄声道：“你如果害怕，最好就留守此地！”

鬼医向公度勃然大怒，突然一掌横扫过去。张搏云随手出掌封闭，“砰”地一响，名驰武林多年的点苍快剑张搏云竟被震退三步之多。

他们这里发生事故，不但后面的人看得清楚，连前面的人也发觉了。皇甫维首先讥嘲道：“怎么啦，你们居然先来一幕窝里反么？”

他这么一说，向公度张搏云两人都不好意思再讲话，皇甫维在厅门伸手让客，道：“厅中绝无埋伏，无心大师及诸位大可放心！”

无心长老身为五岳掌门之首，又是少林寺方丈大师，自然不能有丝毫示怯，迈步走入厅中。

皇甫维仍然站在厅门外，含笑让客，那王公子及五岳掌门人均已进去，轮到武当娄真人时，他也毫不迟疑，潇然走入。鬼医向公度却在厅门另一边站住，也不说话。皇甫维笑道：“怎的不入厅中坐坐？难道我们几个人要炼一炉宝鼎丹么？”

鬼医向公度冷冷道：“闲话少说，你自家为何不先进去？”

皇甫维道：“哦，你是怕这门口有钢板落下，把门口闸住，是不？那你就站在门口外面好了！”他的眼光扫向辣水仙杜筠和蒲坚，道：“你们也在外边么？”

杜筠柳眉一皱，道：“公子令尊可是已经仙逝？”

皇甫维纵声大笑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我不信你们有胆量到此地来，却不敢见见他老人家……”

杜筠低低道：“公子这样说我也没有法子，但假如令尊已经仙逝，你最好立刻走开！”

铁骑大将蒲坚虽不说话，但却沉重地叹一口气，表示杜筠的话应该采纳。

皇甫维先向蒲坚望一眼，道：“蒲兄请先进去吧！”铁骑大将蒲坚果真跨入厅去。皇甫维望着杜筠，冷笑道：“你的一片好心，我劝你用在铁剑公子尹世泽身上吧，他今夜为何不来保护你？”

辣水仙杜筠为之一怔，鬼医向公度却阴声笑道：“皇甫维你如果不进去，我们就站在这里……”

皇甫维怒瞪他一眼道：“你若是不敢进去，爱站在这里就站在这里，我现在跟杜姑娘说话，你插什么嘴？”

鬼医向公度双眉一挑，眼中射出森杀之光，暗暗行功运气，准备出手。

辣水仙杜筠已看出鬼医向公度的心意，连忙转眼向皇甫维望去，只见他那白如脂玉的俊面上，陡然浮起一阵红晕，显得俊美异常。

她看得呆了一呆，鬼医向公度蓦然不声不响一掌向皇甫维背上拍去。

皇甫维似是没有防备，竟然被鬼医向公度的掌力结结实实击在背上，发出“砰”地一声。

只见皇甫维踉跄前倒，撞在厅门门边墙上。厅中之人一听杜筠尖声叫骂，转眼间已出来四人，一是少林寺老方丈无心大师，一是武当娄真人，一是洛阳司空表，一是东岳掌门人矮头陀。

他们眼光到处，已知道怎么回事。武当娄真人首先凝声道：“向兄是你暗算他么？”

东岳掌门人矮头陀突然哼了一声，道：“武功出众之人，行事出手务必讲究江湖规矩，否则一方面徒然得到武林败类之名，为别人所不齿。另一方面武功比他不如之人，对他只能存有惧怕之心而无尊敬之念。这一来就算武功再高，也不见得能够光宗耀祖，垂名武林……”

他这一番话自是对着鬼医向公度而发，原来自从五岳台以至今日，鬼医向公度种种所为，无一不是权谋诡变，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是以五岳

的掌门人都对他没有丝毫好感。不过一来共同要对付外敌，二来鬼医向公度武功当真高强，是以暂时都对他容忍。

鬼医向公度面皮红也不红，昂然道：“老夫也赞同矮大师此论，如果皇甫维不是想暗算我，他就不致遭逢杀身之祸了……”言下之意，竟是把矮头陀的一番话当作谴责皇甫维意图暗算之举而说的。

辣水仙杜筠愤愤望着向公度，但觉此人面目阴险可憎，行事诡诈卑鄙，一时不知应该从何骂起。

少林无心长老缓步走到皇甫维身边，正要伸手试探他的反应，突然想起一事，回头道：“老衲说句公道话，也许向施主自家误会，以为皇甫公子要对你加以暗算，其实就老衲所知，皇甫施主一身武功已得真传，若然出手暗算的话，向施主能够及时发觉，已经十分不易！说到抢制机先，反而把他击开，只怕万万办不到！”

突然有人朗声笑道：“哈，哈，向公度你以为这一掌就可以暗算得了我皇甫维么？”

笑语声中依靠在墙边的皇甫维陡然挺直身躯，轻捷地转回身躯，双目如电，掠过每一个人面上。

这一下不但鬼医向公度感到十分意外，无心长老等人也无不为之一楞。

辣水仙杜筠叫道：“公子你没事么？”

皇甫维潇洒地笑一下，道：“没有事，相信铁剑公子尹世泽听说之后，也将感到十分意外。”他本是无心提起尹世泽之名，但这话送入别人耳中，却觉得似乎十分酸溜溜的。

辣水仙杜筠最怕他提起铁剑公子尹世泽，连忙闭口不敢言语。

鬼医向公度目瞪口呆，想不出皇甫维怎能挨得住他一记隔空透心断脉的掌力？

司空表舒口气，道：“公子果然无恙，那太那了，只不知你们几位为何不走入室内？”

皇甫维冷冷望他一眼，迅即移开，表示不愿见到他。皇甫维用这种态度对付司空表，登时又使得无心大师等人疑惑不解。

但司空表却不动神色，诈作不知。皇甫维道：“我本来对江湖险诈一无所知，但这次出了一趟门，深深感到人心之险恶，所以我特地找到先父遗赠的一件护身宝物金缕衣穿上，方能幸而逃却一劫……”

无心长老哦了一声，道：“原来公子身上已穿着金缕衣护体，无怪丝毫无损。现在可否一同进厅，大家谈一谈关于令尊之事？”

皇甫维哼了一声，道：“我先向大师请问一句话，那就是假如先父在生的话，大师以目下这等高手，敢不敢来打扰他老人家？”

这句话问得尖锐辛辣，无心长老为之一怔，似乎难以立即作答。

武当娄真人仰天笑一声，道：“一皇虽然曾经名震天下武林号称无敌。但此一时彼一时，俗语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纵是赢不了他，却也有此胆量来此求证！何况事实上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怎会有不敢来此之事？”

皇甫维想了一下，道：“这话有理，但娄真人这么一讲，我可要请教你一句，那就是当日在五岳台上，三公现身拦在门外，你好像没有抢着出去应敌，不知当时何事羁绊住娄真人？”

他的话问得咄咄迫人，宛如锋快无伦的刀剑一般，直插入对方心窝。

娄真人缓缓道：“你责问得好，这个问题这数日来我自己也时时在心中自问，为何我不出去应敌？”

他这话声忽歇，几个人都不做声，等他再说下去。皇甫维见他清癯的面上，流露出痛苦之色，突然间觉得这位玄门得道之士，当真不是那等盗名欺世之流可比，只看他自家对这个问题这等认真，就可知道他的为人。

此念一生，陡然对他深感同情，颇以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而后悔。

娄真人缓缓道：“老实说，如果要我来会一皇这位顶尖的武林奇才，贫道倒是毫不考虑生死荣辱。但三公却有点儿不同。贫道也曾自问如此解说是否真实合理，但却无法证明。此所以使贫道深感困扰。”无心大师道：“娄道兄毋须困扰，在当时也许一时不能把理由说出口，但深心中却感到理该三思而后行，是以就不立即出而与三公应战！”

武当娄真人乃是武当派第一位高手，以他的名望身份，师门荣辱已寄托于一身。是以他对皇甫维提出的此一问题万分重视，只因皇甫维想得到也说出口，别的人何尝不会想到，不过他们不会当面提出质问就是。

假如娄真人此事在江湖上被认为是畏怯三公武功，则武当一派的威名，完全被他折坠。此所以娄真人十分重视而不能自安。

他道：“无心道兄的话虽然不是说来相慰，但佛旨深微，世人罕能领会耳！”

只听娄真人长叹一声，道：“今日纵是会上一皇，但敝派威名，却已折辱在贫道身上。”

皇甫维突然纵声大笑，道：“这等小事，何须烦忧至此。”

矮头陀沉声道：“皇甫公子对此事看法不同，感受各异而已。”

皇甫维道：“要解决此事，何难之有？”

娄真人立即道：“贫道愿闻公子高见！”

皇甫维面色一沉，变得极为阴冷，道：“目下三公他们就在此屋后面的一座院落中，娄真人可敢孤身前往，与他们作殊死之战？”

他说得十分认真，众人都齐齐一怔，无心长老道：“皇甫公子这话是否当真？”

皇甫维冷笑道：“家父最近弃世，他们均是先父旧属，自然要到此地守灵行礼！难道还有假的不成？”

娄真人迅速接口道：“贫道今日能与三公一战，实在是喜出意外，无心道兄等诸位如果过来，观战则可，请勿出手相助，贫道可要试一试师门薄技到底如何！”

皇甫维冷冷喝道：“等一下，再答我一句，你为何定要与他们决一死战？”

娄真人淡淡笑道：“如果令尊一皇当真已经故世，则三公已是当世无敌高手，此所以贫道毫不迟疑……”说罢，双脚一顿，身形已破空飞起。

无心长老望了矮头陀一眼，道：“三公乃是武林公敌，岂能任得娄道兄孤身犯难？”矮头陀道：“无心师兄的话不错，贫僧进去把大家请出来，一齐到后面瞧瞧！”

辣水仙杜筠对那鬼医向公度实在气不过，突然嘲声道：“按理说向公度应该第一个去会一会三公，可是目下娄真人已经去了，他还站着不动！”

向公度虽是面皮甚厚，这刻也有点受不住，迫近一步，冷冷道：“臭丫头，你这是找死！”

皇甫维插口道：“只怕未必，就算别人不管此事，但在我皇甫维的地方，

也也不容你撒野。”

向公度立刻转面向着皇甫维，两人渐渐迫近。矮头陀奔入厅中，无心大师心系娄真人安危，已不暇理会他们。但见皇甫维突然闪电出手，双掌交叉疾拂出去，掌势变换中，化出数十幻影，当真是奇绝一时的手法。

鬼医向公度和皇甫维交过手，知道他只是功力稍弱，但招数却奥妙无比，远在自己之上。是以连忙疾退，一面运足全身真力，呼呼连劈数掌住以掌封住敌人。

皇甫维攻势一滞，等他数掌劈过，立时又欺身疾上。仍然双掌交叉拂去，但见指影忽远忽近，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旁边的司空表不但没有出声，反而瞪大双眼，细看皇甫维的手法招式。后面的无心大师唤他两声，他也没有发觉。无心长老微感讶异，暗想这司空表何以对皇甫维的出手这么热心专注地研究？想到这一点，心中忽然如有所触！

这时厅中之人，都瞧见门外两人相搏的情形。铁网神刀李幸与六甲手邱南相交甚深，是以可以直言无隐。李幸悄悄道：“那鬼医向公度这等狂妄，敢情武功当真高绝一时，兄弟若是贸然和他动手，非吃个大亏不可！”

六甲手邱南道：“不错，不过那皇甫公子出手之奇奥毒辣，也足以震骇武林啦……”

另一角落里黄面少年公子突然悄悄移到辣水仙杜筠身边，轻轻道：“杜姑娘等一会最好别走入地道！”

辣水仙杜筠楞一下，抬目向他望去。那王公子面上毫无表情，迳自走开。她不禁环顾厅中一眼，心想这王公子所说的地道，莫非就在此屋之中？如果是在此屋之中，他又何能事先知道？

她正狐疑之际，门外的无心长老和武当娄真人已齐齐出手，硬生生把打斗中的两人分开。

无心长老向皇甫维道：“公子的嫡传绝艺，老衲深感佩服，使人想见当年令尊纵横天下时的气度。今日老衲等专诚来访公子，实在有话请教！”

皇甫维道：“有话尽管说，你们人多势众，难道还怕得罪于我不成？”

他的话说得不大客气，只因他曾被名列少林三长老之一的无意大师暗算，是以对少林之人暗存厌恶。不过他又知道无心长老为人方正，不似无意长老那等诡诈卑鄙，是以他才勉强和他交谈，不然的话，以他的性情，极可能理都不理。

无心大师道：“站在门外说话，终是不便，我们可否一同入内，再作详谈？”

皇甫维傲然一笑，首先举步走入大厅之内。厅中灯烛辉煌，把他的面貌举止都照得十分清楚。座中第一个是辣水仙杜筠，看得心软身颤，情怀大乱。别的人虽是男子，却无不暗暗赞声“好一表人材”。

皇甫维走入大厅之内，环视众人一眼，登时发觉所有的门窗出路，均被封锁，若是普通的人，还可硬闯出去。但目下封锁出路的俱是五岳掌门人亲自出马，他们无一不是一等高手，就算功夫比他们高强，也须苦拼多招，决不能在三招两式之内把任何一个迫开，是以如要恃强冲出，万万不能。

鬼医向公度忖度形势，心知自己太过孤单，尤其那武当娄真人处处作对，的确万分不便。他脑筋连转，陡然想起一件事，不觉满面笑容，举步走到娄真人身边，低声道：“我竟忘了告诉真人一件事……”

娄真人冷冷道：“要是忘了，那就算啦！”

鬼医向公度淡淡一笑，道：“我本以为真人想知道有关令师弟武潘安余舫之事，既然真人不以为意，那我不提就是。”

娄真人有如触电般霍地转身，望着对方，道：“向施主有话请说，贫道洗耳恭听！”

向公度道：“真人既是十分关心，我不得不说出真相，那就是令师弟的璇玑玉盒，便是皇甫维带到保定府交给杜姑娘，然后才转到我手中！因此如要得知令师弟下落，只问皇甫维便知！”

娄真人稽首称谢，举步向皇甫维走去。无心大师正要向皇甫维询问，突然见到娄真人来势不善，登时把话咽回。

娄真人稽首道：“贫道想先与皇甫公子说几句话，深望道兄俯允！”

无心长老大为为难，想了一想，道：“真人好说了，老衲焉敢不遵法旨，但目下情形特殊，可否……”

娄真人已接声道：“贫道五内热血沸腾，片刻也难延缓，多请道兄见谅！”他随即转眼望着皇甫维，冷冷道：“敝师弟的璇玑玉盒可是由你带到保定府去？”

皇甫维嗯一声，却不即答，先举目环扫厅中之人。目光扫到鬼医向公度之时，只见他阴森森笑一下，当下也就冷冷回报一笑。

他朗声道：“我在未曾答复之前，必须把那璇玑玉盒为何要送到保定府的内情说出来……”

鬼医向公度被他反击这一下，登时心情大乱，须知他早已和杜筠、蒲坚两人约定，以不侵犯他们作为条件，换取他们保守炼药的秘密。向公度私心中一来不想武林中得知他一身功力如何得来。二来他那种卑鄙行径，也不能公诸于世。

这刻皇甫维忽然要当众说了，这叫他如何受得了，一急之下，大喝一声，疾如闪电般纵到皇甫维身边，双掌齐出，猛攻敌人。

皇甫维朗声一笑，双掌交叉拂去，已把他猛急绝伦的掌势化开。娄真人手臂一抬，已掣出松纹古剑，厉声道：“向施主如果再打岔，别怪贫道不客气啦！”他乃是武当第一高手，名重当世，气势果真不同凡响。”

鬼医向公度虽是狂傲自大，但面对这个一代名家，不由得凛然却顾。皇甫维哈哈大笑道：“这就奇了，鬼医向公度你所作所为，竟然见不得人么？”

向公度气得半死，可是旁边的娄真人虎视眈眈，他又不敢轻举妄动。厅中一众高手都感到这里面必定大有文章，个个皆想知道。点苍快剑张搏云呛地一声，也掣出他那支锋利无匹的长剑，跃到皇甫维身边，道：“公子尽管把娄真人想知道的事说出来！”

鬼医向公度心知这点苍快剑张搏云享名已久，功力湛深，在目下这一群高手之中，可以列入五岳掌门人这一级之中。他既也出头帮助娄真人，自己孤掌难鸣，更加不能硬干。当下急得额头出汗，暗想如果无意长老也在此地，那还可以一拼。如今只好忍气吞声，任得皇甫维当众宣扬自己的丑事。

皇甫维看看鬼医向公度那副样子，甚感得意，当下道：“不久以前在保定府有个炼药之会，由鬼医向公度主持，假借神算公子屠元庭的家中举行。这个炼药之会，早在五年以前已经约好，由各方高手分头负责找回一种药物，武潘安余舫也是其中之一！”，祈门二鬼中的阴魂袁京大声问道：“请问炼的是什么药，后来炼成了没有？”

这袁京为人诡诈精乖，深知此一问题可中之人无一不想知道，所以开口。果然全厅之人，没有一个人露出斥责他插嘴之意。甚至速急于知道师弟消息的娄真人，也不加反对。

皇甫维望他一眼，冷冷道：“你是谁？凭你这副样子也敢在此大呼小叫？”

阴魂袁京城府深沉，明知自己一答腔，就将惹来一身麻烦，是以忍住这口气，哼也不哼。

皇甫维傲然一笑，道：“他们要炼成一种盖世灵药，服下之后，功力陡增，可以和一皇三公相敌！”

人群中几个人发出嗟讶之声，皇甫维跟着又道：“这次炼药之会自然是成功了，你们不见那鬼医向公度突然变得功力如此深厚，把天下人都不看在眼内么？”

全厅的人眼光都向鬼医向公度望去，向公度发作不得，空自向众人瞪眼睛。

娄真人沉声道：“然则敝师弟呢？为何会托你把璇玑玉盒带去赴会？”

皇甫维道：“我若不是碰到余舫，就不会到保定去了。就因他临死之际，托我把药带去保定。”

娄真人身躯一震，冷冷道：“敝师弟已经死了？”

皇甫维颌首道：“不错，他死时样子十分可怖，我只要一闭眼，那幅景象就浮在我眼前。”

娄真人道：“然则当时敝师弟可知道你的身份？”

皇甫维颌首道：“他晓得我是谁，但他跟着就断了气啦——”

娄真人沉声道：“原来这样，否则敝师弟与令尊有天大之仇，他怎肯托你办事？”

祈门二鬼的阴魂袁京好不容易听出破绽，突然大声道：“皇甫维你胡说八道，就算武潘安余舫于得知你身份之后，立即去世，是以无法收回成命，但你身为一皇之子，怎肯把药送到保定去？难道你故意要替一皇三公找个强敌么？”

皇甫维心中有数，是以并不着急，他只须解释说当时余舫已无法说话，只用指甲在床上刻下托自己把药送给鬼医几个字，所以自己不知底细。

哪知袁京继续道：“兄弟认为他的话大大可疑，甚至武潘安余舫可能乃是死在他手中……”

辣水仙杜筠道：“试想皇甫维公子如果杀死令师弟余舫，则他怎会把那璇玑玉盒送到保定府来？而且盒中所藏的稀世灵药也没有动过。”

众人一听果真有理，不觉都把目光转向娄真人，看他如何说法，辣水仙杜筠突然尖叫一声，纵开丈许之远。厅内众人连忙看时，那西岳掌门静虚子已娇声嗔叱道：“袁京，你竟敢当着天下英雄，施展暗算手段？”

飞羽真人微微一笑道：“贫道早已猜到 he 可能包藏祸心，是以一直留神。果然不出贫道所料，这位袁施主暗以阴毒手法隔空遥点杜姑娘穴道，是贫道发出真力暗中挡了一下……”

阴魂袁京见暗算不成，又被多人指责，不忍气罢，自知敌不过他们，要忍气罢实在难以下台。登时面红耳赤，不知所措。

老和尚宣罢佛号，徐徐道：“娄道友如果要追问令师弟之事，总得向皇甫维公子询问才行！”

娄真人颌首道：“大师之言极是！”他话声一顿，转面向皇甫维冷笑道：“贫道之剑数十年来绝不轻易出鞘，假如皇甫公子不肯把事实真相见告的话，哼，就别怪贫道剑下无情！”

皇甫维大怒道：“我好心好意替你师弟送那璇玑玉盒，你却用剑威胁我，真真岂有此理！我偏不说，看你有什么手段……”

两个人一下子就把话说僵，娄真人朗笑一声，道：“好，好，贫道如果赢不了你，以后就绝不向你询及敝师弟之事。但若果你输了又怎么说？”

皇甫维毫不考虑，应道：“你赢了我时，要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嘿，嘿，只不过你输了的话却太便宜啦！”

娄真人沉声道：“贫道若是打败，一切都听你的。”

皇甫维立刻道：“你是武林中有数人物，谅必不至于说了话不算数。”

娄真人道：“这个自然，难道贫道还会赖帐不成。”皇甫维道：“那么我先把话说明，你若是输了，我要你杀死一个人。”娄真人皱皱眉头，道：“贫道乃是正派之士，怎可随便杀人？”

皇甫维哈哈一笑，道：“如果你自信输不了，就算脑袋也敢打赌，何况去杀一个人？”

娄真人厉声道：“那就一言为定。”皇甫维点点头，道：“好极了，我还可以教你一个方法，那就是你如果觉得无法下手去杀我要杀的那个人，那么你就自杀好了。”

无心长老插嘴道：“娄道兄与皇甫公打赌，老衲本来不应说话。但目下我们此次来此关系武林命运，因此恕老衲打扰之罪。老衲只想先向皇甫公子请问一句话，不知可使得么？”

娄真人回心一想，此次大伙儿东来富春，目的本在于“一皇”，现在却变成了解决自己个人恩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便道：“大师请便，贫道恭候就是！”

无心大师称谢一声，向皇甫维道：“敢问皇甫公子，令尊究竟是否还在人间？”

皇甫维道：“他老人家当然还在人间！”这话一出，厅中登时微微骚动。皇甫维又接着道：“我是说大师你的话问得不大对，家父虽然已经故世，但他的遗体仍然存在，自可说是还在人间！”

无心长老道：“皇甫公子之言迹近嬉言，老衲不敢遵信！”

皇甫维环顾众人一眼，最后掠过司空表面上，突然发出一声冷笑道：“如今可说得上济济一堂，群豪毕集。但我皇甫维老实不客气地问你们一句，你们这些人之中，有几个人敢自认平生不曾做过偷偷摸摸之事？几个不曾做过恩将仇报之事？有几个能够扪心无愧的人？”

厅中之人，就算有些当真是一生都无愧于心的人，但这时却也不便出声自我标榜一番。是以人人默然，倒变成皇甫维指责的话完全正确。皇甫维仰天大笑道：“老道，走，我们到外面打去！”

娄真人哼了一声，但反正动手在即，便不去计较他的无礼。皇甫维当先向大门走去，突然停步转身，道：“我一向没有兵器，哪一位肯借把剑给我用用？”

众人尽皆不答，皇甫维方自冷笑一声，角落里忽然有人凝声道：“皇甫维且慢张狂，我此剑借给你如何？”

大家向那人望去，不禁为之一怔，原来那人正是持有圣剑的黄面少年王

公子。他已把通体白色的圣剑掣在手中，遥遥向皇甫维摇晃。

皇甫维也露出惊讶之色，道：“那不是你们在五岳台闹得天翻地复的圣剑么？居然敢给我使用？”

王公子哂道：“别说你赢不得娄真人，就算你侥幸得胜，我也有把握夺回此剑，呔，接住！”

喝声中一道白光疾然过去，皇甫维伸手一绰，接住那柄白色的圣剑。他冷冷笑道：“你夸的口倒是不小，听说圣女昔年曾说在此剑中，留着克制一皇三公的秘诀，大概你已把秘诀学去，故此有恃无恐，以为一定能把圣剑夺回，是也不是？”

王公子淡然道：“既是把剑借你，你尽去用就是，我自然能够取回，不须使用圣女的秘诀！”

此人口气大得惊人，态度又是那等不在乎，使得一厅之人，对他都另眼相看。

皇甫维道：“不行，我得先问一问娄真人，只因此剑锋异常，可以斩金削铁。若是他不同意，我就不用！免得赢了他时，又推说是剑上吃亏……”

娄真人被他激得怒火直冒，恨恨道：“你用什么都行，只是圣剑被你亵渎，实在令人不安……”

皇甫维笑一笑，走出大门。厅中之人个个急先涌出门外。皇甫维先到院子两边的厢房中把灯烛完全点着，登时一院光明如昼。观战之人就在两边厢房前面排列，娄真人和皇甫维站在当中。

娄真人乃是内家高手，一旦面对敌人，立时就心如止水，早先一腔怒气，完全抑住。

皇甫维剑眉轻挑，脚下不丁不入，深深吸口气，徐徐挺剑斜斜指着对方。他举手投足之间，无心大师等大行家已看出这位俊美少年剑上委实造诣极深。娄真人自然也看得出来，暗暗盘算好一上手就使出武当秘传心法“回龙十二剑”对付这个强敌！只听娄真人轻喝一声，剑光如练，疾然迎面卷去。皇甫维身形动处，脚下错开一步，手中圣剑使出一招人人皆懂的“雁落平沙”竟然把娄真人功深力厚的迎门第一剑化开。

娄真人和皇甫维互相对视，缓缓绕圈游走。走了数匝，娄真人又突然发难，剑光旋击如电。皇甫维一招“中原板荡”，长剑平封硬架，看上去这一招大开大阖，气壮山河，但其中竟是奥妙无穷，剑光吞吐之间，已把对方的剑路变化完全封死。

娄真人不得不另起炉灶，收剑游走。两匝之后，但见两人一齐发动，剑光纵横飞舞，忽进忽退。转眼之间，已对拆了七八剑之多。

第十三章石棺

娄真人和皇甫维也不过攻守了数次，所有的武林高手无不震惊于皇甫维的奇奥剑招，尤其是他的对手乃是当今声誉极隆的武当派第一高手，居然能教他无隙可乘，这等造就不由得叫人联想起“一皇”该是何等厉害！

无心长老轻轻对飞羽真人道：“一皇家传武功之深博，固然令人心折，但此子资质之佳，却也是人寰罕见。老衲活了这么多年，所见之人恒河沙数，却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道兄以为如何？”

飞羽真人颌首道：“大师说得是……”旁边的静虚子突然插口道：“贫道似乎感到这个少年好像很像……”她没有说下去，后面的大力神翁唐世一接口道：“对，老朽也有此感！”

无心长老道：“最似之处，便是他眉眼顾盼之间，各位以为如何？”前面的矮头陀道：“正是这样，他眉眼间的神情要比一皇好看得多！虽然一皇也很好看，但不免失之威猛……”飞羽真人道：“只有道兄你见过一皇，请问他哪里像一皇？”

矮头陀道：“面部的轮廓，嘴、鼻、皮肤等都极为相似，不过……”唐世一急忙问道：“不过什么？”

矮头陀道：“不过在贫僧感觉之中，他还是像她多些，这一点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无心长老道：“天地造物奥妙无穷，所谓人有相同，物有相似，道兄何须过疑？诸位请看娄道兄这几剑何等漂亮？今晚幸而是娄道兄出手，换了别人，只怕早就败在皇甫公子剑下了！”

他刚说完这句话，娄真人剑光陡盛，宛如排山倒海般猛攻过去。

时间一长，渐渐见出皇甫维守多攻少，娄真人则气势如虹，越战越勇。

辣水仙杜筠此时却还瞧不出其中微妙，因此尚未替皇甫维焦急。她一直紧贴着静虚子身边，是以刚才他们的对话完全听到。她想来想去，都不明白他们说的皇甫维到底像谁？此时见他们已不提此事，实在忍不住好奇之心，悄声问道：“静虚前辈，你们刚刚指的是谁？”

静虚子微微一笑，道：“我们口中都不肯提起，你再想一想就会明白啦！”杜筠道：“晚辈实在想不出来！”静虚子望她一眼，暗念此女外号“辣水仙”，但在自己面前却以后辈自居，假如不好好对待她，那等如是迫她与鄙邪之辈相交，此念一生，便蔼然笑道：“那我就告诉你，我们都感到皇甫维极像圣女她老人家！”

杜筠啊了一声，转眸向皇甫维望去，口中轻轻自语道：“只不和他父亲一皇长得怎样？”静虚子道：“听说一皇当年长得甚是英俊潇洒，若是不知底蕴之人，极难相信他就是胡乱杀人作恶的一皇！”

院中剑气烛天，森冷强劲的潜力四下旋激，许多人的衣衫都飘拂不停。皇甫维紧密防守中突然大喝道：“老道，你且试一试我奇兵三剑……”喝声中挺剑猛刺过去，左手蓦地一拂一拍。

这一招乃是双管齐下之势，表面上看来，他一身功力都聚在圣剑之上，左手的招数不过是辅翼剑势而已。

但身处战局之中的武当娄真人却感到最难当的反而是他左手招数。莫看他虽是一拂一拍，甚是简单，但配合起右手奇奥剑招，登时变得凌厉万分，

而且叫人无法捉摸。这等招数手法，当真可以称得是“奇兵三剑”而无愧。

这时双方动作神速如电，只见娄真人振剑连挥，松纹古剑化出一片冷冷光幕，护住全身。

皇甫维左手招数疾发，拂拍之间，内家潜力如迅雷般击在对方剑身之上。但见娄真人那片护身光幕倏然被震得微现空隙。

皇甫维大喝一声，圣剑化为一道白光，迅急入侵，一旁观战的武林高手们都齐齐大骇，有些人甚且惊噫出声。

只见娄真人随剑走，翩若游龙，迅急如电般回旋荡开，居然避开对方这一击，安然无恙。

皇甫维暗运真力，流贯在圣剑之上。只见那柄霜光耀眼的长剑锋刃上蓦地闪射出镇慑人心魄的寒芒。这一手剑上功夫，已经使得观战的一众高手之中不少人暗暗惊服。无心长老等五位掌门人及点苍快剑张博云等人个个面色都透出紧张之容。要知他们无一不是当今武林一等高手，而他们此刻心中自忖，都不知是否挡得住皇甫维这最后一剑。再说那武当娄真人的武功造诣，和这几个人大致不相上下，是以这几位一等高手以己度人，不觉都透出紧张忧虑之色。

皇甫维用脚尖点地，疾行数步，迫到娄真人面前之际，倏地大喝一声，连人带剑飞起大半丈高，迅向娄真人斜冲疾攻过去。这一招也是剑掌齐施，变幻莫测。

就在皇甫维发动之际，少林寺老方丈无心长老忽然向观战之人迅速地游目一瞥。

这位得道高僧看人之际，头颅全不摇动，只是用一对眸子在眼中左右滚动。是以别说此刻人人都注意院中交战之人，就算院中没有吸引注意之事，老和尚身边的人万难发觉他曾经作游目观察之举。

武当娄真人剑上鱼龙变幻，顷刻之间已连发三剑抵挡敌人攻势，同时脚下疾移如风，晃眼之间，已换了六七各个方位。

谁知皇甫维身躯虽然离地，但宛如附骨之蛆，逐臭之蝇，剑光掌势一直笼罩住这位武当第一高手。

娄真人剑上已施展全力，当真是风雷迸发。可是就在对方剑掌临头之际，总觉得对方锋锐游移不定，一时感到他的攻势完全贯注的剑上，一时又感到重点似是在他左掌招数之上。

直到最后的一刹那间，娄真人还没有把握应该偏重封闭对方的圣剑抑是手掌。

皇甫维左手铁掌突然化软拂之势为硬拍，掌力到处，先是击在对方松纹古剑身之上，跟着又印向他持剑的小臂之上。

娄真人大大一震，但觉小臂一麻，手法微滞，登时已露出破绽。

皇甫维右手圣剑先是牵掣敌人剑招，此时乘隙急进，一缕冷风，已射到娄真人面门。

陡然间皇甫维长驱直入的剑势微微一挫，娄真人虽败而不乱，精神蓦然大振，舌绽春雷，大喝一声，左手大袖一拂，发一股无形暗劲，击在皇甫维身上，“砰”地一声响处，皇甫维身形飞开丈许，方始落地。不过皇甫维却没有跌倒，仅仅摇晃了几下。内行人眼中一望而知他疾然飞开乃是吃娄真人大袖潜力击中所致。

观战的高手们个个转动眼睛去瞧那相隔丈许的两人，瞧了几眼，方始记

得喝彩。

这一战到此已可以宣告结束，只因皇甫维不但最后的奇兵三剑没有取胜，反被武当娄真人一袖震开丈许，输赢已定。

武当娄真人心中已存着一个谜团，但他多年修为，自然不会露出形色，收起松纹古剑，向众人微一稽首，便缓步走向皇甫维身边，道：“皇甫公子没有受伤吧？”

皇甫维落地之后，便直着眼睛发楞，娄真人这么一问，登时把他惊醒。他冷哼一声，道：“老道你取出剑来，我们再打一场……”

旁边有人发出哂笑之声，鬼医向公度厉声道：“皇甫维你说的话不算数么？”

皇甫维手中圣剑一振，剑上泛射出夺目霜芒。娄真人疾忙退开七八步远！同时也撤出松纹古剑。

但见人影一闪，微风飘然，皇甫维面前已多出一人。

众人看时，敢情是以“快”字出了大名的点苍快剑张搏云，怪不得动作神速如电。

皇甫维俊眼一瞪，怒声道：“走开，我要姓娄的老道过来再打一场！”

点苍快剑张搏云仰天冷笑道：“皇甫维你把你父亲的威名也给折辱啦，你明明输了，还要再打，难道要娄真人把你杀死方始甘心么？”

皇甫维怒道：“你敢提起家父？”一剑刺去，势猛力沉，尤其是那圣剑剑身上霜光熠熠，教人不敢举剑招架。

点苍快剑张搏云斜跨两步，手中剑突然发出，转眼之间就是七剑，满空俱是剑影，利刃破风之声不绝于耳。

皇甫维一时间无法反攻，只好一面挥剑护身，脚下疾退。

点苍快剑张搏云露了这一手“快剑”，果是名不虚传，把个鬼医向公度看得眉头直皱，心想当日“炼药”之举，如果能依自己计划完成，则此刻自家武功决定在此间众人之上。可惜功亏一篑，目下只能列入一等高手之林而不能超越于这些人之上。

矮头陀突然发言道：“皇甫维你不肯认输，那也罢了，但这等行为，未免不够磊落！”

皇甫维微微一震，转眼望住矮头陀，缓缓道：“这话是你说的？”

矮头陀道：“自然是贫僧所说的！”

皇甫维道：“那就怪了，我知道你为人正直无入，不会打诳，那么就是我疑心错了……”

矮头陀心中十分受用，放缓声音，道：“印证武功之际，时时会有错觉，以为对方手法有假，这也不是希奇之事！不过刚才贫僧看得清清楚楚，分明是娄真人赢了一着！你大可以相信贫僧的话……”

皇甫维攒眉寻思，少林无心长老面上微微一热，善目中流露出不安之色。要知刚才娄真人眼看要死在皇甫维奇兵三剑之下时，老和尚心想娄真人身为侠义中人，多年修真得道之士，加以身系武当一派的声誉，若然今日败在皇甫维剑下，别说有当场身死的危险，就算没有，这个跟斗也栽不起。因此老和尚毅然决定出手挽救武当一派声誉及娄真人的性命。

当时老和尚双手拢在大袖之中，暗运禅功，准备好少林寺七十二般绝艺之一的“禅林无相指”功夫，左袖猛拂，这才把皇甫维撞出寻丈。

不过在目下的处境中，无心长老又不能宣泄出这个秘密，不然的话，武

当及少林的声誉一齐受损，倒不如刚才不出手救援娄真人了！”

皇甫维想了一下道：“好吧，我认输就是！”

武当娄真人并不敢确定刚才是否有人暗中相助，他也感到皇甫维剑势阻滞得可怪，所以他一直没有开口去驳斥皇甫维。但目下矮头陀既然为他证明，这矮头陀乃是当今一派掌门人的身份，以他眼力，尚且看不出可疑之处，大概是皇甫维自己功力有限，到那紧要关头之际，真力不继，所以失去良机！他这么一想，登时心安理得，朗声道：“你既然认输了，那就履行诺言，贫道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他歇了一下，又道：“贫道先问你一句，令尊一皇是否已死？”

皇甫维道：“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他老人家已死的消息？”

娄真人道：“当然有啦……”皇甫维道：“那还用再问么？”娄真人道：“这事无人亲眼瞧见，而且又不把他尸体发葬，却藏在家中，谁知道是真是假？”

皇甫维冷笑道：“难道要我开棺给你们查验不成？”

娄真人道：“老实说唯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相信！”皇甫维道：“那么你们不相信好了，与我无干！”

娄真人一想也对，凭什么人家要设法证明他父亲已死？当下便转过话题，道：“你且把见到敝师弟的经过说出来！”

皇甫维道：“那天我在嵩山少林寺下来，碰到那坏和尚无意，我们正在对话之际，他乘我不防，当胸打中我一掌。我负伤后逃入乱山之中——”

他说到这里，无心长老仍然不开口。众人都感到万分诧异，只因那无意大师乃是少林寺长老之一，威名赫赫，德高望重。但皇甫维居然当着无心老面前指摘他暗算，这等事不知无心长老如何能忍？

天尊者感到众人的眼光都向师父注视，登时羞愧难当，突然道：“请问皇甫施主被家师叔暗算之后，伤势可严重么？”

皇甫维道：“当然不轻啦，当时他全力一掌击在我胸口之上，险险把我当场打死！”

天尊者环顾众人一眼，朗声道：“敝师叔武功如何，贫僧不必为他吹嘘。如果他对付皇甫施主，何须使出暗算手段？假如要暗算他，则皇甫施主既然差点就死，敝师叔何故让他逃生，留下活口？诸位请评一评贫僧这话有无道理？最后贫僧还要加上一句，那就是敝派三长老之名，武林之中大概都听过，敝师叔的武功造诣和家师不相上下，贫僧要请问一句，当今武林之中，可有哪一位敢说让家师当胸全力打一掌而能不当场立毙的？”

他的话说得条理分明，头头是道，一众高手听了，都不由不得深深相信。

皇甫维气得哼一声，道：“我懒得跟你争辩，你们少林寺大概找不出一个好人！你以为无意和尚不会做出卑鄙下流之事么？我立刻就有证据可以证明，你们只须问一问鬼医向公度……”

鬼医向公度接声道：“老夫只识得少林无心长老，从未和无意长老会过面！”

皇甫维狠狠瞪他一眼，道：“那么你和他在乱坟上全力围攻我一人，你还和他讨价还价，说是如果你用全力助我把他杀死，他就得把少林秘传数百年的迷魂圣药药方告诉你，哼！哼！这些话也是我编造的了，是不？”他说得理直气壮，而且所举之事，都不是平常打诨之人所能随口说出的。一众高手听入耳中，竟有大半人凭这一点而相信了皇甫维的话。

皇甫维也不理鬼医向公度继续否认的话，接着道：“我逃入乱山之手，费了几日几夜的工夫，总算把伤势自行疗愈一大半。之后，要离开乱山，无意中却到了一座石峰之上，听到飞蝇振翅之声，因那处地势甚高，山风劲凛，飞蝇难以停留，心中大感讶异，便循声寻去！”

他接着就把石洞中见到武潘安余舫的经过说出来。

娄真人一听这话，敢情这皇甫维对余舫还有点恩德，同时也就明白何以武潘安余舫恨极一皇三公，而又托那皇甫维送玉盒之事！

疑团既释，娄真人反而感到不好意思，便向皇甫维深深一稽首，算是谢过。

人群中响起一个沉凝的嗓音道：“皇甫维，既然已印证武功，圣剑可以归还了吧？”说话之人，正是那面色蜡黄的王公子。

皇甫维颌首道：“这剑乃是向你借用，此刻自然应当还你——”他扬一扬手中圣剑，却没有松手丢去。

不过他的话却使得局面完全松弛下来，那王公子凝声道：“那么你把剑丢过来吧！”

皇甫维道：“你不是说过，我若不把圣剑还你，你自有夺回之法么？”此言一出，群雄尽皆耸然动容，知道又有好戏可看。王公子涩声一笑，道：“当然有法子夺回来才敢口出大言，你如果迫我定要这样做，我只好出手啦！”说着话时，人已大踏步走出来。

皇甫维嘲讽地道：“你要我收起此剑再行动手呢？抑或你另外借一柄剑来用？”

王公子自始到终，面上毫无表情变化。淡淡道：“你自以为武功很高，但在我眼中，却不显得如何出众。我今晚就用一双肉掌，接你手中之剑就是……”皇甫维仰天一阵冷笑，道：“朋友好大的口气，仔细这外面风大闪了你的舌头……”那王公子道：“闲话少说，你动手就是！”

皇甫维似是气极反笑，王公子淡淡道：“你笑个不停，竟是不信我空手能够赢得你之意了是不是？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儿为佳，看招！”

只见他双掌齐发，掌力雄浑异常，带起一片啸风之声，猛击皇甫维中下两盘。皇甫维圣剑一挥，划出一道白虹。那王公子居然欺身扑上，突然使出奇妙绝伦的招数，双掌横扫直拍，“呼”地一声，其中一掌已拍在皇甫维手中圣剑之上。

这一招既奥妙又快疾，只看得一众高手个个瞠目结舌，竟没有一人看得清楚他如何出的手。

皇甫维吃他一掌震得旋荡开去，那王公子一招得手，掌势绵绵攻去。招招出手奇奥莫测，乍看上去似是破绽甚多，但妙就妙在皇甫维竟无法从他破绽处反攻。

只见他一连七八招，把个皇甫维逼到大厅前台阶边缘。皇甫维倏然厉声大喝，圣剑幻出一片霜光，把王公子迫得攻势一挫。皇甫维却趁机一顿脚，飞上屋顶瓦面。

人群中几个人同时喝道：“这厮打不过要跑啦……”王公子跟踪纵上去，只见皇甫维稳稳站在屋檐边缘之处，手中圣剑蓄势待发。

就在他们叫喝声中，王公子身形已扑到屋檐边。皇甫维倏地一剑疾劈出去，剑上功夫十足。

王公子在这时极险的形势中，身形依然前扑，生似要用血肉之躯去试一

试圣剑的锋快程度。

众人正在惊骇之际，但见王公子一伸手，不知如何已探入皇甫维剑光之内，扣住皇甫维手腕，顺势一抖，把个皇甫维连人带剑摔开丈许。

皇甫维被摔开之后，踏碎了许多屋瓦，方始站稳。但见他转身就跑，王公子随后急追，一转眼间两人已走得无影无踪。

院子中的一众高手个个都在发楞，敢情武功高如无心长老及娄真人等人也说不出来，王公子使的一招什么手法，居然这么奥妙威猛，别说他这招认不出来，就算是他刚才在地上出手时的招数，也无人说得出来。

众人开始议论纷纷，却几乎一致认为这王公子的武功，足可以对付一皇三公，是以言下都有点庆幸之意。

过了一阵，一条人影挟着耀目白虹，飞泻下来。落地现身，正是那震惊群雄的王公子，他手中捧着那柄圣剑，面上毫无表情。

众人都纷纷围拢过来，无心长老首先开言道：“王公子身手高超，已足以使天下高手折服。敢问那皇甫维目下怎样了？”

王公子涩声道：“他么？难道还能逃出我掌心？现在被我放在一处地方，等查明他父亲一皇是不是真的死了，再行处置……”

无心长老等人这时已暗暗把这位持有圣剑的王公子当作领袖，当下合什道：“王公子言必有中，这等处置定有用心，老衲首先赞同！”

他既是这么说了，别人也不好讲话。于是在伙儿又回到大厅之内。王公子在大厅中走来走去，左张右望，似是在找寻什么东西。无心长老忍不住朗声询问，王公子答道：“皇甫维漏了口气，说是他父亲遗体就在此地，我想必定是另有密室，正在找寻出入的门户。”

鬼医向公度直到这时，才向妙手巧匠耿青点头示意，妙手巧匠耿青朗声道：“王公子若要找寻暗道门户，在下却已看出端倪。”

这话一出，大家都向耿青望去。这耿青人人皆知擅长消息埋伏之道，是以他的话，无人不信。

耿青面上大感光彩，走到石桌之前，摇撼一下，就开始扭转。那张石桌居然随手滑转，显然耿青的确已找到出入的枢纽。只见他左转右转，弄了一阵，突然间那张石桌旋开一旁，露出暗道门户。

王公子在无心长老耳边说了几句话，无心长老点点头，道：“耿施主既然谙晓此道，可否带头领先进去？老衲等就跟在耿施主后面！”

妙手巧匠耿青迟疑一下，就领头进去。无心长老有诺在先，连忙大袖一拂，也跟了进去。后面的人鱼贯跟进，最后剩下辣水仙杜筠及铁骑大将蒲坚两人。

杜筠轻轻道：“蒲兄，我们最好别进去！”铁骑大将蒲坚见众人已不遑回顾，便止步不动。转眼之间，那地道的暗门已经关住。

他们在上面左张右望，心中甚感不安，忽然听到一点轻微异声，连忙循声望去，只见那地道入口忽又打开，一条人影迅疾地纵出来。

那人正是佩带着圣剑的王公子，只见他急急忙忙，转那张石桌，把地道入口重新封住，然后呼一口气，自言自语道：“这一回可是瓮中捉鳖，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了！哈哈……”

辣水仙杜筠失声道：“你是皇甫维公子？”铁骑大将蒲坚也接口道：“不错，听口音好似是皇甫公子……”王公子举步在面上一抹，陡然揭掉一层面皮，露出那张俊美无俦的面庞，同时身躯一挺，登时变得高大许多，完全不

是早先那个面色蜡黄的少年！

皇甫维向杜筠含有深意地笑一下，道：“我可是化身有术，那天在五岳台时，两次三番差点挨你打的人就是我啦！”

辣水仙杜筠想起那天在五岳台时，曾经与铁剑公子尹世泽眉来眼去，这些情景都让皇甫维亲眼瞧去，虽然当时自己委实是有意借重铁剑公子尹世泽的力量，才和他眉来眼去，但这等事如何解释得出口？这时不觉红晕泛颊，尴尬地低下头。

铁骑大将蒲坚指一指地道入口，道：“他们都被困在下面，不能出来了，是也不是？”

皇甫维道：“不错，除非有人在上面旋动石桌，把暗门打开，否则的话，他们决不出来！”

铁骑大将蒲坚哈哈一笑，道：“公子当真是神机妙算，把天下高手都困在此地！”他笑声陡收，接着又道：“不过那五岳掌门人当真都是得道之士，那天大伙儿都认为在下及杜姑娘会向公子报讯，大有群起为难之势，多凭五岳掌门人压住……”

杜筠插嘴问道：“公子刚才还以本来面目出现，只不知其时装扮王公子的人是哪一位？身手之间，简直叫人五体投地……”

皇甫维笑一笑，道：“那是江南孤客吕东青所扮，我们在演假戏，自然显出他武功深不可测了……”

这时在下面的石室里，已经决定开启石棺，验看一皇尸体是真是假。大家忽然发觉少了王公子及杜筠蒲坚等三人，不免大感诧异。

但这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具石棺上，都暂时把有人失踪之事抛开，先瞧瞧名震宇内的“一皇”皇甫孤是否已死！

但听那棺盖发出爆裂之声，转眼之间，已开了一道半尺左右的缝隙。王精二吐气开声，口中嘿地一叫，双臂猛振，把棺盖完全抛开。

火光之下，但见那具巨大的石棺之内，并无尸体，却装盛着大半棺黄色的液体，一阵气味直冲入众人鼻中。鬼医向公度为人最是阴毒机警，突然大喝：“那是最易起火的油类，快把棺盖关好……”王精二还待探头去瞧棺内景象，旁边的大力神翁唐世一和点苍快剑张搏云连忙抢过棺盖，盖在棺上。

但听“洪洪”连声，四下火光大作。墙壁间忽然喷出一股一股黄色的油，着了火之后，就像是墙中喷出许多道火龙似的。

这石室地方不大，人数又多，本来人人都难以躲得开。但这一千人无一是当世好手，武功高强，身法迅快，此时有些已纵出外面地道，有些则在室中纵来窜去，仗着奇巧身法，避开那一股股的火龙。

这时地道中也是火光处处，由于那边地方甚狭，所以这一千人都宁愿先在石室之内纵闪，免得立时葬身在地道内立刻就要汇成的火海中。

那少林寺老方丈无心大师早在火起之际，就以极快身法出了石门，沿着地道疾向出口处奔去。他身法不但快疾绝伦，同时又在移动之际，不住用大袖向两边拂去，发出无形劲力，把墙上喷射出来的火龙逼回去。

转眼之间已到了梯阶之下，一看暗门已经关住，立刻四下找寻开启的枢纽。倏地一条人影从他身边擦过，飞上阶顶，双掌用力猛击上面的出口。

老和尚一看衣着，已认出乃是山精关炎生，便出声问道：“可有希望撞开么？”

山精关炎生应道：“大师快来，两上人合力或着有可能撞开！”无心长

老慈眉一皱，道：“上面地方太狭，两人难以立足……”关炎生道：“那么大师你自家试一试！”

无心长老腾身飞上，关炎生侧身让他挤过去，然后在后面观看。无心长老情知那“一皇”聪明绝世，既然造下这等机关，自非防到高手硬闯这一着，是以敢说必定撞不开，不过这刻却不妨一试。

他双掌运足达摩神功，猛然向头顶的石板撞去，但听“咚”地一声，上面的石板只多了两只手印，深达两寸，却纹风不动。他自家则反被震得胸口血气翻腾，真气欲散！

老和尚正要回头告诉关炎生，哪知腰间突然一麻，登时浑身乏力。耳边跟着听到关炎生阴恻恻冷笑一声，道：“你还没有用上全力呢！”

无心长老被制之时，已感到这等上乘的“闭穴”手法，正是本门七十二种绝艺之一，无论对方武功何等高强，只一被制，就无法挣扎。此刻别说自己恰好真气散浮，热血翻动之际，无力抗拒，就算平日一身武功仍在之时，却也无法挣扎。

老和尚仍然冷静如恒，道：“关施主这一手是什么意思？”

耳边的关炎生缓缓道：“师兄请恕我犯上之罪，我已等了多年，还不能接掌方丈之位，以近年的情势看来，师兄圆寂之际，必定不把方丈之位传给小弟，故此不得不趁机下这毒手……”

无心大师一听，敢情这个山精关炎生竟是少林三长老之一的无意大师。方自转念之际，突然全身血脉迸裂，整个人软软倒在假扮关炎生的无意大师身上。这无心长老功力精纯，到此时还不立刻毙命，犹自提住一口气，问道：“你为何一定要当本寺的方丈？”无意大师道：“我再不接掌少林，也就快到老死的时候啦！”

无心大师眉头一皱，道：“胡说，我们都练的正宗内家功夫，怎么就快要老死？”

无心大师道：“实在不相瞒，小弟多年来犯了色戒，自觉功力无法精进，有意要练本寺秘藏数百年的外门奇功‘天魔大劫’，但除非接掌方丈之位，无法取阅练功法门……”无心大师在他双臂之中呻吟一声，叹道：“这天魔大劫岂是出家人所能修炼的？目下为兄快要解脱，虽然是你下的手，但只要你答应不练那天魔大劫秘法，为兄就恕你弑叛掌门之罪……”

无意大师到底是少林出身的人，闻言一怔，想起这位素性慈儒的师兄，一向对他甚好，尤其是数十年前大家还是小沙弥之时，屡屡得他照拂。悔心一生，登时涌出泪珠，滴在无心大师面上。

无心大师长长透一口气，双目闭上，已不言不动。无意大师把他放下，惊惶地退开老远。猛可感到背上一片炙热，疾忙转身一袖拂去，潜力山涌而出，把一股火龙逼开。

这一来他突然惊醒，连忙以极快身法，冲过地道内一股股的火龙，回到石室之内。这时石室中人影飘忽往来，劲风呼呼疾响，许多从墙上喷出来的火龙，均被这些高手们施展内力，逼得只能沿着墙底下来。因此石室中央倒是没有火焰。不过墙上流出来的油越来越多，火势逐渐蔓延开来。

无意大师回到室内之际，并未被人发觉。鬼医向公度一直在门边扑来扑去，把一些想冲出门外的人拦住。他又告诉娄真人等说是无心大师一个人已闯了出去设法打通出路。大家一想那地道十分狭窄，如果也冲过去，说不定和无心大师挤在一起，反而被火所伤，是以闻言都不出去。

鬼医向公度见到假扮关炎生的无意大师已经回来，便乘机向他低声道：“你的面具左边歪了一点，快弄好！”无意大师连忙举手弄好，一面低低道：“这副人皮面具到底泡制时间太短！老是要歪脱下来！现在一切解决，就等脱身出去就行啦！”

鬼医向公度点点头，突然叫道：“无心大师去了这么久，不知是否已出了地道……”

妙手巧匠耿青突然大叫道：“大家快走，这石棺受火势烤炙得久，可能爆炸，那时神仙也难活命……”这话一出，所有的人都争先纵出石室，转眼之间，都各凭功夫冲到地道入口之处。不过其中已有不少人身上受了火伤，只是不太严重就是！

天尊者首先发现俯卧在石阶上的无心长老，连忙疾跃过去，一抚无心长老，登时魂飞魄散，昏倒在一旁。

大力神翁唐世一和娄真人双双跃上去，分别把无心长老和天尊者抱下来。娄真人摸一摸无心长老，道：“无心道兄似乎尚有些微气息……”

矮头陀叫道：“道兄搜一搜他囊中可有大檀丸，或者可以挽回性命，不然也可以使无心师兄说出仇人是谁！”娄真人连忙如言搜寻无心长老囊中，却一无所得。当下连忙在自己袖中取出三粒药丸，塞入老和尚口中，一面道：“贫道这三粒回春丹也是伤科圣药，但自是及不上少林秘宝大檀丸……”

过了一阵，无心长老突然动弹一下，睁大眼睛！

鬼医向公度吓了一跳，转眸望望侧边的假山精关炎生。只见他紧皱眉头，眼中露出后悔之意。这鬼医向公度当然明白那无意大师并非后悔叛弑师兄之事，而是后悔没有再加上一下，把无心长老当真击毙！眼下可能就泄露机密，在这地道这中，如果要与这一干高手相抗，势无逃生之机！

向公度冷冷一笑，伸出手向无意大师面前一摊。无意大师怔了一下，随即就悟出他的意思，探手入囊，摸了一个高约五寸的玉瓶，放在他掌心之中。

鬼医向公度见众人都集中注意力在无心大师那边，便从从容容取瓶一瞧，只见玉瓶上精工雕着十八罗汉像，玉质绝佳，这等珍贵宝物，自然是少林方丈才能拥有。不过他仍不肯遽信，把瓶子摇动一下，听到瓶中发出清脆的声音。当下微开瓶塞，凑在鼻下一嗅，果然嗅到“大檀丸”的香味！他一生炼药，自然识得，这时才不置疑，随手把玉瓶放入囊中。

他挤了过去，紧紧挨着娄真人，暗中运功蓄力，伺机出手。

无心长老眼睛睁开之后，喘息几下，口鼻中便沁出鲜血。娄真人连忙用衣袖替他揩拭，一面道：“无心道兄你这是怎么啦？那对头是谁？”

无心长老张开嘴巴，却没有声音，鬼医向公度大声叫道：“一定是皇甫维无疑，是也不是？”

无心长老挣扎一下，气息微弱地道：“不是……皇甫维……是无意……”以后的话再也听不清楚，转眼之间，那无心长老身躯微震，便已断气。

矮头陀大声道：“无心师兄好像说不是皇甫维！”

飞羽真人缓缓道：“贫道却听到无心道兄好像说皇甫维是无意把他……”他停顿一下，接着道：“下面的话可就听不清楚啦！”

鬼医向公度这时才大大松了口气，心中那块大石算是放下，大声搭腔道：“纵使皇甫维是无意把长老杀死，也不能放过这厮！”

他这么一说，大家果真觉得无心长老好像是说皇甫维虽是把人杀死，但却非有意！于是一方面感到无心长老十分伟大，居然濒死之时，也肯为仇敌

辩明是非。另一方面都感到悲愤填膺，想不到德高望重的一代高僧竟然惨死在孺子手中！

这时地道中火势更大，那边一截地面全都是火，这边全靠大家掌劈袖煽，把墙上喷射出来的火龙全部送到那一边去，因此暂时尚可立足！不过时候一久，就算不被烈火烧死，也得闷死！

这时上面的皇甫维面上绽露着冷冷的笑容，侧耳倾听着下面的动静。

蓦地里三条人影宛如流星赶月般飞闪入屋，皇甫维转目一瞥，那张俊美无俦的脸上表情突然凝结得有如石雕的人像一向。

只见那三条人影当先一位是个素衣美妇，裙长曳地，头上梳着高高的宫髻，修眉凤目，肤光如雪。她长得美丽倒也不奇，最奇的是她面目眉宇之间，孕含着一股恬淡纯洁的光辉，使人一望之下，不由得会自惭形秽！

在她身后是两位面貌相肖的老人，身量高高瘦瘦，背上各插一支利钩。这两位老人的长相和兵器，叫人一望而知乃是一对声誉极隆的侠义兄弟，人称左右双钩吴家二老的便是！杜筠和蒲坚一望之下都认出那吴家二老，不禁心头大凛。又看到那吴家二老似乎尚是那位美妇跟随之人一般，不由得更是惊讶，想不出那身份已尊如五岳掌门人的吴家二老，为何会对那美妇这等谦卑？”

那位美若天人，风华绝代的少妇一对星眼，凝瞧着皇甫维，面上神情看不出丝毫喜怒。她道：“听说武林高手们都到此地来了，是不是？”

皇甫维本想不答理她，但不知如何，仍是不忍对她这么粗俗，也不愿欺骗她，简短地答道：“不错，他们都来了！”

蓦地心中大震，呐呐道：“你的声音……哎，你是那位蒙面人？”

她的神情变得甚为严肃，点头道：“那就是我，你为何显得这么惊奇？”

皇甫维凝望她好一会，突然仰天笑道：“想不到我早就和心池圣女打过交道！哈……哈……”

情感一物自古以来难以解释，总而言之，皇甫维但觉这心池圣女有如天上仙子一般，不但自己不愿亵渎于她，就算有别人对她不敬，他也会挺身干涉！

心池圣女又问道：“那么目下那一干高手们在什么地方？”

她的声音低沉而悦耳，异常动听！皇甫维道：“他们都到地下石室，要毁家父遗体！”心池圣女面上表情虽然不变，但皇甫维却从她眼中看出她怔了一下，她道：“不久以前你还说一皇在世，怎的又提起‘遗体’两字？”

皇甫维沉重地道：“我回到家中，才知道他老人家业已病逝，一代英雄，自兹永别尘寰……”

心池圣女美眸中突然流露出迷惘伤感的神色，怔了一阵，才轻轻叹息一声，道：“令尊当真称得上一代之雄，想不到他最后无声无息地病殁于木榻草席上……”

心池圣女收敛起伤感迷惘的神色，缓缓道：“那一干高手显然已身陷险地，对不对？”

皇甫维点点头，圣女又道：“我得伸手管这件事，你最好把地道入口打开！”皇甫维摇摇头，坚决地道：“对不起，这件事恕我难以遵从！这些人如果遭难，都因他们存心破棺毁尸而起，请问我如何能放过他们？”心池圣女微微一笑，清丽无比。她道：“你这等迫人的词锋，正像当年的一皇——”

她立即敛住笑容，道：“不过，我也不能坐视，你得知道，假如我真

个出手，你的下场是不死也得重伤。”

皇甫维傲然道：“生死不过等闲之事，你想开启地道入口，除非先把我击毙！”

心池圣女没有做声，后面的吴家二老齐齐道：“愚兄弟愿效微劳！”圣女摇摇头，道：“两位请退……”

左右双钩吴家二老服服贴贴，一齐向后退开丈许。

心池圣女一望石桌，道：“那大概就是开启地道的枢纽了，你最好不要拦阻我，我实在不愿意伤害你！”她说的话十分真挚，教人一听都知道发自心坎！

皇甫维道：“我也不愿跟你动手，因为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可是，假如你一定要动那石桌的话……”

说到这里，心池圣女已缓步向石桌走去，皇甫维暗聚内力，右掌轻轻拂出。心池圣女突然举手掠鬓，动作优美异常。皇甫维一拂之力到处，忽然有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大喝一声，运足全力，双手先后拂出，这一招奥妙异常，心池圣女虽是武功极高，却也不能再用掠鬓的动作化解，玉手突然向前一探，纤纤五指，分别罩住皇甫维双掌脉门要穴。

皇甫维心中一凛，缩回双手，倏又连环拂去。这一回他丝毫不敢留情，运足全力凶猛进攻。

心池圣女单用一只右手，忽擒忽掣，施展出一路极为精妙手法，见招破招，转眼之间已拆了十余招之多。

皇甫维一身武功，罕有碰上比他高强很多的人，这时突然遇到心池圣女这等绝世高手，人力方面立感不支。其次对方的手法似是冲着他的秘传心法而来，着着抢制机先，同时招数中暗蕴无穷威力，似乎除非不发，一发就可置自己于死地。

这种感觉十分难受，皇甫维攻了十余招之后，突然动念改攻为守，登时手法一变。

心池圣女武功高得出奇，就在他手法一变之际，蓦地直抢入来，身快迅捷无比，错眼间纤纤五指已扣住皇甫维左臂上的三处大穴。

皇甫维登时动弹不得，咬牙叹了一口气，道：“我比起你好像还差得太远。”

圣女道：“你身负内伤，但依然有这等功力，已经十分惊人，我刚才那一路手法，对付别人没有大用处，但却已花了我二十年工夫才研制出来……”

皇甫维道：“哦，就是专用来对付我父亲？”

“不错！”她微笑一下，又道：“但因此我感到十分奇怪，以令尊的聪明智慧，应该想到这一着，为何你的手法，竟和他当年的一模一样？”

皇甫维微笑道：“若是三个月后我们有机会相逢，我会叫你大感意外！”

她皱一下细长的眉毛，好像一时之间想不通他这话的真正意思。她道：“这是以后的事，现在第一点你把圣剑还给我，第二点告诉我开启地道之法！”

皇甫维因身落人手便不推拒，立刻把开启地道之法说出来。心池圣女暂时没有取下圣剑，却低声问道：“你双眉心之中不是各有一颗红痣的么？现在为何只剩其一？”

皇甫维楞了一下，这才知道自己因除掉人皮面具之时不小心一颗红痣弄掉，当下只好道：“那都是假的！”

她那对美丽澄明的眸子突然一亮，定睛瞧着他，把皇甫维瞧得有点茫然，怎样也看不出她眼中的神色究是何意。

过了一阵，她忽又低声问道：“你身上可有什么明显的胎记没有？”

皇甫维一向没有注意到，信口道：“好像没有……”她道：“没有一块比拇指还大的红色胎记？”他连连摇头道：“没有，没有……”

心池圣女登时恢复原有的宁静，伸出左手去摘他背上的圣剑。皇甫维忽然感到一阵被屈辱的行动，要知他并非贪图这柄圣剑，可是假如他仍然握有此剑，则以后在江湖行走之际，谁见了都会震惊窃语！

这一阵冲动逼得他施展诡计，大声叫道：“那些人都快要烧死啦——”

心池圣女微微一怔，皇甫维乘机猛然振臂跃开，脱出她的掌握。左右双钩吴家二老急忙兜截上来，皇甫维奇快绝伦地从两人空隙中冲出去，转瞬间已出了厅外！”

辣水仙杜筠及铁骑大将蒲坚生怕放出五岳掌门那一干人之后，他们会以为自己通敌设阱，那时当真是百口莫辩，非死不可！因此，一齐跟着皇甫维的身形纵出厅外。耳中隐隐听到心池圣女命吴家二老勿追的声音。

皇甫维奔过五六条街，回头一瞥，见到杜筠蒲坚两人远远跟来，便停住脚步等候。

杜蒲两人追上来，皇甫维道：“目下我身有要事，不能与两位一同前往，假如两位另有去处，那就罢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一干人对两位已生误会，我们最好聚在一起，免得被他们欺侮！”

杜筠当然想跟着皇甫维，蒲坚也想等过一段时期，看看情形再决定行止，因此也愿意跟随皇甫维。

当下大家约定明日晚间二更时分，在左边的城隍庙内见面。杜筠两人约好之后，联袂走开，剩下皇甫维独自向西面走去。

当日皇甫维击死卓澄之后，心中一阵后悔，觉得杀死像卓澄这么一个孩子，当真太过残忍。他这刻已回复纯洁无邪的那一个皇甫维，自个儿难过了半天，这才转身返回富春。

他见到吕东青时，只略略告诉他说踪迹已泄，必须设法防范，尤其是老父的遗体，一定要搬走。

直到这时，他才有工夫取出遗书再看下去，忽地狂喜不禁，立时带头吕东青再度进入地下石室。

火炬之下，石室中一切都没有变动，皇甫维伸手在棺底一摸，道：“这下面果然有枚钢钉，我们把棺盖打开，就可把义父的遗体运走……”只听“滴答”一声，皇甫维站起来，把棺盖揭开。

但见棺中躺着一个白发飘萧的高瘦老人，身上衣服甚为污秽，显然他的儿子们把他放入棺中之时，连新衣服也没有替他换上。

这位老人面目甚是秀气，而且没有皱纹，如果不是头发尽白，看上去只有三旬上下的年纪。

皇甫维双目涌出热泪，只会站着发呆。江南孤客吕东青凝眸细瞧这位曾经是天下惊惧的一代之家，但觉他栩栩如生，虽说是已死去十余日之久，但身上没有一点点死人的臭味。

皇甫维滴下一连串热泪，缓缓弯腰伸手要抱那老人出来。吕东青突然道：“公子且慢，待我先看清楚！”皇甫维忽地激动起来，厉声道：“你走开江南孤客吕东青知道他刺激过甚，因此毫不怪他，柔声道：“公子，我心里和

你一样难过，可是，我觉得大爷好像还有一丝气息似的。”

皇甫维身躯一震，连忙缩回双手，吕东青看了一回，又伸手搭在老人的脉门人，微一凝神，道：“大爷当真未死，公子你最好度几口真气给他！”

皇甫维话也不说，俯身从老人口中度了几口真气过去，但听老人肚子里响了几声，倏地眼皮轻动，似是要睁开眼睛。皇甫维一把握住吕东青的手臂，喃喃道：“看，看，我义父真的未死……”

吕东青微笑一下，提醒他道：“大爷目下生机微弱，你的宝鼎丹正是急需之时！”皇甫维疾忙取出仅余的两颗宝鼎丹，先轻轻捏开老人的嘴，然后放入他口中。

那宝鼎丹乃是当世奇珍，入口便化，不须水灌，就能流入腹中。

过了片刻，老人轻轻透一口气，睁大眼睛，并且缓缓坐起身。皇甫维大喜若狂，一味抓耳爬腮，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第十四章天厄

老人低声道：“我试一试运功调气，你们且安心等待！”他特别向吕东青点头微笑，然后闭上眼睛。

大约过了顿饭工夫，老人睁开眼睛，沉重地道：“维儿的丹药虽是神奇无比，但只能救回我一条残命……”

皇甫维万分失望地道：“那么义父你又像从前一样，是不是？”

老人立刻轻松地笑一下，道：“不，以前我缠绵床第，难得有一日能够起床，但以后我却能比常人更为康健有力地奔走，不过我的一身武功，似难恢复！而且，也许耐心苦修之下，可以恢复也说不定！”他望一望吕东青，又微笑道：“我二十年来都不曾与外人接触，吕兄可说是第一位！”

吕东青忙道：“小可能够见到大爷，当真死而无憾，还望大爷以后直称小可的名字！”

皇甫孤道：“你们第一次入室之时，我曾竭尽余力，叫唤维儿名字，这石棺经我特别设计，有透气的小管直通那边角落……”

皇甫维道：“我再三说听到义父的叫声，可是声音似是从室顶四周传过来，使我不敢相信直真是义父的声音，原来是透气管的关系。”

老人从棺中出来，随手关住棺盖，轻健地在石室中走了一圈，道：“想不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够随意走动，人生当真变幻莫测，维儿你这一趟踏入江湖，经过详情可说一说……”

皇甫维随即扼要地把一切经过都说了出来，吕东青偶尔也插嘴补充一两句，说完之后，“一皇”掠一下满头白发，冷冷笑道：“哼，舒涛他们三人居然也敢查问金牌来历，当年我真不该心存怜悯，以致下手太轻，以目下的情形看来，他们定然又恢复了七八成功力。维儿你把那面金牌给了中州一剑许伯英，辗转落在舒涛他们手中，若然被他们发觉免死金牌之内的秘密，那就不堪设想啦？”

皇甫维讶道：“那面金牌之内还有什么秘密？”

老人道：“那面金牌之内，暗藏得自少林寺的‘意形大法’一卷。在少林寺七十二种绝艺之中，独独这意形大法最是奥妙高深，若然舒涛他们得去，三人合力同参，功力将大有增进，那时虽然心池圣女复出，亦无法制服这三个人！”

吕东青吓了一跳，忍不住插嘴道：“这如何是好？若然连圣女也制服不了三公，武林又是一场浩劫……”

“一皇”望他一眼，温和地道：“我知你在情急之下，冲口说出这些话。不过我不会怪责你，虽然第一你话中之意，指我是当年武林浩劫的祸首，第二你暗示圣女她武功比我高强……”

江南孤客吕东青感到十分不好意思，耳朵都红了。皇甫孤又缓缓道：“没有关系，对于第一点来说，我自家也深悔昔年恶孽，关于第二点，我老实告诉你们，心池圣女其实赢不了我，我们曾经三度剧战，都是我在最后给她面子，故意逃走，而她知道我是让她……”

他停顿一下，似是因想昔年旧事，面上流露出温柔怀念的光辉。

石室之中，只有老人坚实的声音响着，他道：“那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深深爱上了她。可是，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一次交手我到了两

千招之后，本来大有机会出辣手杀死她，但我却不知如何不忍下手，两人又战了数百招，我便跃出圈外，迳自走开。她也明白再战下去不能胜我……

“第二次相逢，地点在西方的大草原上，那一次她挟着这柄白色的圣剑研创出另套专克我刚猛剑路的招数。我和她由旭初起，斗到黄昏，我使的只是一支柔软的树枝，纯粹以柔软的剑路应付她的圣剑。这天晚上，恰好是草原上的一个大节日，我提议暂时停战，一同去观赏盛会，那儿有歌唱、跳舞、年轻的小伙子摔跤等热闹的节日……

“她一向是矜持圣洁的美丽姑娘，态度大方。但这刻忽然变得羞涩起来，低下头想了许久，方答应和我去瞧瞧热闹……”

“那天晚上的一切，我直到如今不记得清清楚楚，她说的每一句话，她任何最细致的动作，都烙在我的心中。她显得十分快乐和天真，要我解答种种有趣的事情，而我们在那些营帐中走来走去时，不论是男人中女人的眼光都奇怪和羡慕地望着我们！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我们都是汉人而又是年青漂亮的一对！”

“一直到了深夜，她便离开我，走之前告诉我说她要回去再研创武功对付我。我们分手之后，我好像遗失了比自己还重要的东西，我的脾气更坏，杀死更多的人，这时舒涛他们都奉命各自去秘密建造居处，所以我单一人，浪迹天涯。不久，武林各派高手联合起来专门来对付我，但他们碰上我的话，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去。于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又碰见心池圣女。她果真又研创了一路武功，奇奥异常。这一次迫得我使出真正的手法和全身功力，才能够赢她。不过我只是暗中知道赢得她而已，当时却一直和她缠战，打了一夜和半日，她见用尽平生本事，仍然无法取胜，便提议罢战！

“我们一齐到西子湖上赏玩风景，又荡舟湖中，游遍全湖。晚上，我们一起饮酒吃饭，她第一次用哀求的语气要我停止再种恶孽，我被她迫得无话可说，突然告诉她说，假如她陪我睡一晚，我就从此不再为恶。她居然毫不考虑地答应了，这使我很难下台，另一方面，我心中也是万分想得到她……

“于是她就在西子湖畔陪我过了一宵，翌日，我履行诺言，先去找到舒涛等三人，告以我决意退出江湖，当时下手废去他们的武功。他们毫不敢反抗，一齐乞求我不要下手过重，以致此后一生残疾缠身，我心中一软，下手时果然轻了几成。之后，我回到西子湖畔，又和心池圣女度了一个春宵，第二日，我服下她特制的一颗丹药，又让她施展闭穴绝脉手法，将我一身武功闭绝。她临走的时候，才告诉我说，她乃是带发修行的空门中人，所以心中虽然爱我，却也不能嫁给我。而且她在江湖上已有圣女之名，这个偶像也不容她亲手打破！这时，我也着实被她那种不惜为天下人牺牲自己的精神所感动，所以二十年来，我都没有怨怪她之心……”

这位“一皇”皇甫孤把往事简扼地说完，只把皇甫维和江南孤客吕东青听得目瞪口呆。

皇甫维突然大声道：“我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在洛阳司空表家中，见到心池圣女的画像，她的面上流露出无限幽怨，眸子内还有一点泪光，原来当她向天下高手宣布义父你老退出江湖之时，心中正想起自己巨大的牺牲

“一皇”皇甫孤道：“现在我们搬到别的屋子去，我以前曾在城中买下几所房屋，故意任之荒废，如今已用得着！”

于是，他们一同离开地下石室。“一皇”皇甫孤虽然健朗如常人，但却无法纵跃，便由皇甫维扶住两腋，纵出外面。

他们走到一座宅院门口，“一皇”命他们一齐进去。屋内到处是厚厚的灰尘和蛛网，他们略为打扫两个房间，且喜床榻桌椅尚未朽坏，因此只须弄些被褥及日常用品就可以居住。皇甫孤和儿子住一间大房，江南孤客吕东青则住在另一间较大的房中。

“一皇”皇甫孤从义子的口中，已听出关于卓澄那一段有破绽，他计算出皇甫维不应在那儿和卓澄碰头，所以他相信消息已由别人传带到邱家庄，当下便命皇甫维及吕东青如此这般，戏弄那一干来侵的高手。

“一皇”皇甫孤的原意只是戏弄这些人，他自家则日夕深思冥索恢复功力之法。

皇甫维却因那一干高手有开棺毁尸之意，心中大怒，便把他们禁闭在地下石室，如若他们动手毁棺，则自食其果。后来他也知道下面起火，不过结果如何，他却暂时不得而知。

他越过几条街道，飘落在那座空宅之内，忽然感到有点不对，连忙奔向义父房间。

折入廊下，远远已望见门外的地上，躺着好几个人。

他大吃一惊，慌忙赶去，只见房门外地上一共有五个劲装大汉躺着，一望而知均已毙命，地上还散布着几把刀剑。

皇甫维冲入房中，“一皇”皇甫孤已不知去向，房内还有两个尸体，都是劲装疾服的大汉。

他在房中四下细瞧，只见门边有一滩血迹，义父的宽床上也有一滩血迹。

皇甫维并不急于到江南孤客吕东青房中查看，先压抑住心头慌乱激动的情绪，检视房内外那些劲装大汉的尸体，发现房内的两人均是被人以极巧妙手法击中前胸，闭穴而死。

房外的五个劲装大汉则是被人分别击中身上要害，震动心脉而死。

这一来他首先就得到一个线索，那便是房内门外及床上的血迹，决不是这死去的七名大汉遗留。

先说房外的五人，因是被内家重手法击中要害，心脉震断而死，则他们势必在死后方始在五官七窍中流出紫黑的血。

房中两人，俱是闭穴而死，则这两人根本不会流血，更无可能留下血迹。

他楞了一阵，脑中无法根据这些尸体及遗迹构成出事时的景象。

当下出房向隔壁吕东青的房间奔去，只见那房中毫无异状，看不出丝毫头绪。

他又回到义父房中，搜索那两个劲装大汉的尸体，囊中除了一些银子之外，任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又搜查外面五个人的身上，也是一无所获。

这一来又发生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七名大汉身上毫无足以辨识身份之物，是他们来时已经作此准备？抑是义父及吕东青把所有足以显出身份之物掏去了或者竟是另一个突然出现的人所为？

这时候的皇甫维像是迷失在乱山野岭之中，没有人可以帮忙。而他又不能贸然离开，除非这些尸体及现场上找出一点可资查究的线索。

他在房中转来转去，或者走到外面，偶然心烦起来，就把尸体踏上一脚，因此那些尸体和地上的兵器早已不是在原来的位置。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他突然起身，先瞧瞧房内的两把刀剑，但见刀剑之上毫无异状。于是又走出外面，细察第一把刀剑。这一回可有些发现，第一，这外面的三刀两剑一共五把，锋刀俱有卷毁之处，这一点显出那五个用这些

刀剑之人，并非平庸之辈。若是普通武师，手上力量极少有巨大得足以使剑锋刃斩击得卷起。

第二点，他看出其中一刀一剑，竟是在本城购买，柄上有个万利老店的标记。

他换上衣服，又把头发弄得蓬蓬乱乱，自忖绝对无人认得出来，这才把那柄圣剑及衣服埋在墙根，看看没有丝毫破绽，这才跃出宅外。

首先他在空宅外面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的人物，然后才走向那万利老店。

此刻尚是清晨，那万利老店刚刚开门，掌柜还在揉眼睛打呵欠。

他趑进去，那掌柜望他一眼，面色沉下道：“大清早你就来混么？这儿还未发市……”

皇甫维摇摇手，逼近那柜围边，轻轻道：“兄弟不是来混饭的，本城的马老总你老认得吧？我就是替马老总跑腿的……”

那掌柜眉头一皱，道：“哪个马老总？”皇甫维知他还不相信，便把本城姓马的捕快头儿名字说出来，那掌柜的眯一眯眼睛，不高兴地道：“敝东家和马老总情如兄弟，你别打错主意！”

皇甫维忙道：“兄弟怎会不知道呢，我是来请问掌柜你，最近可有陌生人来买过刀剑？”

那掌柜脸色一变，道：“怎么啦？发生什么事？”

皇甫维道：“是命案，马老总已藏起那把有你们记号的利剑啦！他老人家说，你们怎会把有标记的卖给外地人？”

那掌柜道：“唉，真是该死，前天那两个汉子来买四把刀四把剑，恰巧货色不够，就凑上两把有本店标记的给他们……”

皇甫维缓缓道：“那两个汉子长相如何？是哪儿的口音？你还认得他们么？”

那掌柜见他追问得紧，已对此人身份毫不怀疑，用心想了一下，道：“他们都是外地口音，好像是北方口音，面貌和普通人差不多，没有特别的标记，如果现在看到，大概还认得出来，但隔久了就不敢说啦！”

他转身走出店外，觉得十分失望，只因这条唯一的线索，似乎也告中断。试想人海茫茫，到何处去找寻义父和江南孤客吕东青？

走了一程，忽然见到一趟镖车经过，那些护镖的镖师和趟子手都威武地簇前拥后。

这幅景象使他突然灵机一动，想了一下，便在城中大街小巷逛个不停！

差不多走到中午时分，仍然没有什么发现。于是便向本城最大的几家饭馆走去。他每到一家饭馆，便一直走去。

皇甫维在楼上张望了几眼，可就发现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他望住当中一张圆桌，此桌一共坐着五六个人，都是雄纠纠的大汉，只有上座的一个身穿长衫，原来此人正是铁网神刀李幸。

皇甫维走过去，往李幸后面一站，道：“李爷你老驾临富春，小的还未请安啦！”

铁网神刀李幸回头一看，却不认得此人，但他不以为意，含笑点点头，打长衫内掏出一块碎银，道：“我难得到此地来，这个你买壶酒喝喝吧！”

皇甫维毕恭毕敬地接过，然后道：“谢谢李爷，小的刚才经过万利老店，听说有几个江湖朋友向掌柜的打听卖出刀剑之事，那掌柜说得含糊一点，就

吃了两个耳光，有个人只用一个手指头在掌柜身上戮了一下，掌柜的登时像死了一般……”

那铁网神刀李幸开始之时本来有一点不耐之色，但江湖上的规矩，不能无功受禄，既是得了银子，自然要报告一点消息。所以李幸那等大名鼎鼎之人，也只好忍耐听下去。及至说到这里，他立刻十分注意起来，嗯了一声，道：“这可不是普通的江湖朋友，居然懂得点穴法！”

皇甫维接着道：“小的可不懂得点穴法，但听说另外一个汉子伸手一拍那掌柜的，登时又活转过来！”

铁网神刀李幸皱眉道：“这些人要知道些什么事？”

皇甫维道：“听说不知哪儿有许多人拿着刀剑寻仇，结果也不知是哪一方死了，现在这些人来查刀剑卖给哪一路的人马！可是那掌柜的也说不出买刀剑的是哪一路人！”

李幸点点头，道谢一声。皇甫维便离开这家饭馆子。但他可不知这样生不生效，因此，等到晚饭时光，又跑到那些酒楼饭馆去。他跑了四五家，突然满心兴奋起来，原来竟在楼上发现了一位身穿银白色衣裳的美人，正是那银衣仙子佟秀。他几乎想上前去和她说话，可是立刻抑制住自己这种行动，忖道：“我是真莫名其妙，怎能上去和她说话？何况在她后面的一张桌上，还有两个冷月山庄的人？”

那银衣仙子佟秀自个儿自饮自食，她不但容光美艳之极，而且一举一动，都自然流露出一种动人心弦的温柔。因此不但满楼食客都拼命地偷偷望她，个个都装出一派斯文，无人猜拳闹酒。连那些跑堂们都轻手轻脚的端上菜肴。照理说这些跑堂一生阅人极多，很少会对顾客特别注意。但这位人世罕见的美人，却使得他们也忍不住频频偷看。她的感觉生似十分灵敏，皇甫维一上来，她就向他望了一眼。由于皇甫维那副相貌实在引不起她的注意，所以她再不望第二眼。

皇甫维怔了一下，这才瞧见她后面一张方桌之上，有两个身穿银白色劲装汉子，面目神情十分强悍，腰间都插着短剑。不过他们对于满楼食客的眼光倒是毫不介意，大概这已是司空见惯，也就不予理会。

皇甫维忖思一下，便转身下楼，忽然又是一怔，原来这时有三个人走进店内，为首的一人竟是鬼医向公度。第二个第三个他都认得，却是妙手巧匠耿青和山精关炎生。

鬼医向公度等三人自然不会注意到一个小瘪三，目光电扫店内一匝，便在入门处的一张桌子坐下。

皇甫维心想这一回可有好戏看了，待会儿银衣仙子佟秀下来，非找向公度麻烦不可。

他赶紧走出店外，就在门边靠墙一站，运起天视地听之术，用心查听那三人说些什么话！

开始之时，这三人说得不多，都是些无关重要的话。但接着听以那关炎生长叹一声，道：“贫僧目下真是陷于百劫不复之境了……”

皇甫维身躯一震，浑身神经都紧张起来。要知他对于少林寺的两位长老的印象深刻之极，是以此话一入耳中，就辨认出乃是无意大师！

一时间他还想不透这无意大师从哪儿冒出来，却听无意大师又道：“贫僧多年茹斋戒杀，但今日一变成山精关炎山，就无法自拔，善哉！善哉！”

鬼医向公度似是不敢刺激他，忙忙安慰道：“大师你不必多愁，你是超

凡拔俗之人，怎可与普通和尚相比？”

妙手巧匠耿青也出言相慰，无意大师突然赞一声“好酒”，跟着就长叹一声，道：“可怜我那师兄他……”

鬼医向公度笑一声，道：“提起令师兄，大家都认定是皇甫维所为。连心池圣女也证明那王公子就是皇甫维，你既除了后患，可以荣登方丈宝座，又不必负任何责任……来，我干一杯！”

皇甫维只听得咬牙切齿，他倒不是伤悼无心大师之死，而是恨这无意老僧太无道义良心，兼且把祸事嫁到他头上！目下这一来倒要加意提防那五岳掌门等人，还有那心池圣女，更加得要小心。

他忽然想起楼上的银衣仙子佟秀，若是她此刻下楼，碰上这鬼医向公度和无意大师，非遭毒手不可！何况鬼医向公度他们还恃着有心池圣女，根本不怕“三公”！念头一转，连忙举步入店，目光到处，只见银衣仙子佟秀已柳腰款摆地走下楼来！

在这一刹那间，皇甫维当真是用尽了平生知觉，要在极为匆迫短促的时间之内，想出一个妥善的解决之法，然而谈何容易？眼见那银衣仙子佟秀已走了三四级梯，靠内面一些客人有些已经仰头注视！

皇甫维此刻也没有考虑自己何以这等替那银衣仙子佟秀着急，倏地一横心肠，决定如果双方打了起来，他只好出手去助银衣仙子佟秀。

佟秀根本不晓得有此危机，继续姗姗移步下楼。

店外皇甫维突然迅疾地闪入店内，他身法的快速，使得鬼医向公度及无意大师等三人都瞿然向他注视。

皇甫维一下子站在鬼医向公度侧边，面向着别处，低声道：“心池圣女她老人家着在下传话，请三位即速到南门口相见，十万火急……”

他说完之后，故意不退反进，直向店内走进去。

鬼医向公度等三人一声也不哼，齐齐起座，迅疾向门外奔出，耿青顺手掷了一块碎银在柜面上，因此那掌柜的只落个瞠目结舌，却不出声拦阻。

银衣仙子佟秀瞥见有三个人匆匆奔出去，同时先也瞧见皇甫维的身法快速异常，不禁惊奇地向迎面走来的皇甫维留神注视。

皇甫维发觉自己避不开这个娇柔的美人，便索性向她点点头，道：“佟姑娘，在下是奉命报告一事！”

银衣仙子佟秀细眉轻轻一皱，点头道：“出去再说！”

皇甫维和她出了店外，便道：“在下系奉皇甫公子之命而来，他说他心情不好，所以……”

银衣仙子佟秀不等他说完，已经接口道：“哦！他在那里？”

皇甫维忽然生出与她开个玩笑之心，道：“姑娘可知道皇甫公子为何心情不佳么？”

银衣仙子佟秀突然面色一冷，道：“好家伙，居然敢蒙混姑娘么？把他抓起来——”末后的命令却是向身后那两名银衣劲装大汉所发。

那两个人抢上来，一左一右，抓臂扣腕，把皇甫维挟持往！

皇甫维不出手抵抗，也不言语。银衣仙子佟秀走上路旁一辆轻便马车内，前面的车夫长鞭一挥，马车便轻快地向前疾驶。那两名银衣大汉挟住皇甫维紧紧跟在马车后面，左弯右转，不久已转入一条极为僻静的街上。

那两个银衣大汉挟得皇甫维脚不点地，迅疾向这间宅院的偏门走去，推门而入，但见门内到处尘积网封，显然久已乏人打扫。

他们两人向内走，穿过两道屋子，忽然间感到四下都收拾得十分干净！尤其那厅堂布置得华丽堂皇，简直就是富贵人的排场。

倏然间香风扑鼻，只见银衣仙子佟秀已经从另一道侧门婀娜地走了出来。她的面庞仍然美丽迷人至极，可是那对媚艳的眼睛中，隐隐露出一种阴毒的光芒。

她一出来，就叱开那两个大汉。

银衣仙子佟秀巧笑倩兮，道：“你请坐，我不过是故意和你开开玩笑……”

皇甫维果然如命落坐，接着有个俏婢送上两杯香茗，两人各取一杯，佟秀在他对面坐下，啜了一口清茶，然后道：“皇甫维公子怎样了？他在那里？”

皇甫维瞧着她艳丽的面庞，心中有点迷醉，答道：“他心情很坏，要在下来问问姑娘能不能帮助他？”他一点都不渴，所以把那杯茶放回面前的几上。

银衣仙子佟秀望了那杯子一眼，道：“你先答我，他在哪里？”皇甫维一时答不上来，脑筋一转，道：“他说如果姑娘不能助他，那就不要把地方告诉你。”

银衣仙子佟秀面色一冷，道：“你为何不喝茶？”

她突然改变话题，倒教皇甫维有点儿难以应付之感，顺手拿起那杯茶，道：“在下正要喝……”双目一注视那茶杯，蓦然想起少林寺迷魂圣药的那回事，于是心生警惕，又把茶杯放下。

银衣仙子佟秀阴阴一笑，道：“你虽然不喝这茶，但想生出此宅，除非做梦……”

她继续说话，可是皇甫维脑中突然“轰”的一声，只有一句话在他心中翻来复去，那句话是“义父及吕兄的失踪定是三公所为。”

他的根据是由于银衣仙子佟秀一直不问他皇甫维公子为何心情不佳这一点推悟出来。假如她不是早已知道皇甫维的遭遇，当然要问他为何皇甫公子会心情不佳！

银衣仙子佟秀发觉他双目之中射出骇人光芒，突然微凛！娇声叱道：“把这厮抓起来！”

两个银衣大汉应声从角落后跃出来，一个迎面向皇甫维击去，另一个跃到皇甫维后面，骈指疾点他的穴道。

皇甫维暗运奇功，护住穴道，同时也不出手抵抗迎面击来的一掌。

银衣仙子佟秀缓缓道：“你不是不知我们用刑的手段，我看你还是即速决定，若果老实说出，本姑娘赐你一个痛快！”

皇甫维眨眨眼睛，道：“姑娘想晓得什么？”

佟秀道：“你是太阳谷抑是天星坞之人？”

皇甫维道：“都不是，我是皇甫公子的人，不知姑娘打算如何对付于我？”

佟秀笑容一敛，冷若冰霜，似是立刻就要出手。可是忖思了一下，便道：“你如何证明你是公子的人？”

皇甫维笑道：“口说无凭，在下带你去见公子如何？”

银衣仙子佟秀冷笑道：“我会上这个当么？我劝你还是老实点供出真情，免得白受痛苦！”

皇甫维暗忖义父从来未曾教过自己如何施用苦刑，目下不妨亲自试上一下，偷学一招半式！于是用不在乎的声调道：“在下外号称为铁汉，别瞧我身材矮瘦，其实结实得很，你何妨试一试……”

皇甫维这句话妙语双关，甚为轻薄。银衣仙子佟秀反而妖媚一笑，但眼中却流露出杀机。柳腰轻摆，人已走到皇甫维身边，伸出一只玉手，搭在他肩上。

皇甫维不闪不避，任得她手掌搭在肩上。要知他此刻全身已遍布“血功”护本，根本就不曾被那二名银衣大汉制住穴道。银衣仙子佟秀玉手一触到他肩膀，突然面色大变，退开数步。

皇甫维知她业已窥破自己暗运奇功护体，已不须装作，便举步在厅堂中走了一圈，突然冷冷问道：“令尊等三人可是在本城之内？”

他仍然改变口音，是以佟秀尚未知道他就是皇甫维，她也冷冷反问道：“你是谁？”

皇甫维道：“我是唯一有资格询问他们行踪之人！心池圣女现下尚逗留于此地，你可知道？现在我再问你一句，令尊他们可曾来了？”

银衣仙子佟秀道：“圣女出现之事我倒不晓得，只知少林寺无心大师已经被害，仇家是皇甫公子。你若真是皇甫公子的人，回去可要请他当心！”

皇甫维大大一怔，道：“这话从可说起？公子几时杀死无心大师？不，一定是弄错了……”

银衣仙子佟秀察言鉴色，倒也相信他真是皇甫维的人，接着道：“是真是假要公子自己才晓得，听说那是无心长老濒危时亲口说出仇人姓名，正是皇甫公子！”

刚刚说到这里，突然有扣门之声，银衣仙子佟秀道：“什么事？”一个银衣大汉应声进来，道：“铁剑公子尹世泽求见姑娘！”

佟秀轻轻皱眉，道：“好吧——”那大汉退了出去。她转眼望着皇甫维，道：“你最好躲起来，但也别偷听我们的话，那边院子有空房间，你到那边去等候一回，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皇甫维依言出了厅堂，走到隔壁院内的空房间内，随即运起天视地听之术，潜心聆听那边的话声。

铁剑公子尹世泽潇洒地进厅，向佟秀施了一礼，道：“属下特地来向姑娘报告一件事，那就是心池圣女业已抵达本城……”

银衣仙子佟秀笑一下，明艳夺人。尹世泽看得双目发直，竟忘了这等神情大为失态。

她道：“我早知道了，你听谁说的？”

尹世泽道：“是令尊佟二公命属下告知姑娘，并且让你晓得他们已改变计划，不再入城！”

佟秀道：“知道了，你回去吧！”

铁剑公子尹世泽谄笑道：“属下不须赶返复命，时间甚多，只不知姑娘可有什么差遣没有？”

银衣仙子佟秀又笑了笑，这一来尹世泽双目更不能离开她的面庞。她道：“你可是特地讨的这份差事？”

尹世泽这时才垂下头，道：“是的，云飞兄则去通知舒倩姑娘，他说也许会到这里来一趟！”

佟秀在厅中姗姗走了两个圈子，猛一回头，只见这个青年男子双目灼灼，紧紧盯住她，忍不住嫣然一笑，道：“你要看多久才肯回去呢？”

尹世泽被她说得不好意思起来，面上一红，讪讪道：“属下这就出城啦！”他刚刚前脚走了，冷月神狐谷云飞后脚就到。

皇甫维在空房中听到谷云飞的声音，微微一笑，忖道：“幸好我没有急于出去，否则碰上这狐狸啦。我真想不通那铁剑公子尹世泽既是心池圣女的传人，怎的甘心投在三公手下？向佟秀自称‘属下’？听那尹世泽的口气，好像他一直跟着三公一路向富春来，然则他为何不去谒见圣女，反而奉命把圣女的消息告与佟秀？”

他感到惊疑之极，认为此事有查个明白的必要。这时又听到冷月神狐谷云飞和佟秀极有意义的对话。

谷云飞道：“最近舒倩好像有什么心事，对我也不大理睬。你可知是什么缘故？”

银衣仙子佟秀含笑道：“师兄你如果亲口向我承认是爱上倩姊姊，我就把内情告诉你！”

谷云飞俊眉一皱，道：“你这是何苦由来？快告诉我！”

佟秀道：“她因为当真爱上了皇甫公子，所以不同你好啦！”

谷云飞道：“何以见得呢？”

佟秀叹口气，道：“这等事自家无由做主，像师兄你何尝忍得住不去爱倩姊？”

冷月神狐谷云飞一时倒被她驳住，顿了一顿，才道：“我与你情形不同，我的心事就算师伯师父师叔都知道，也只有为我们玉成好事，但你和她的心事被三位老人家发觉的话，嘿，嘿，只怕你们那时求死都难！”

佟秀打个寒噤，颤声道：“你不会告诉师父吧？”

她说得那样害怕，可知她深信谷云飞很可能去告发，再者三公的毒刑一定万分难当。

谷云飞缓缓道：“我暂时可以放开你，只要你……”

佟秀立刻化惧为喜，笑道：“这个好办，只要你想出计来，我一定尽力帮你……”

谷云飞沉吟一下，道：“我想试用迷魂圣药极乐散，但又怕她性子暴烈，回醒之后……”

佟秀道：“师兄虽是夺了她的女贞，但如果她置之不理，你也无法羁绊住她不去找皇甫公子！”

谷云飞沉吟道：“不错，尤其是目下你们都奉命要与皇甫维发生关系，以便偷学到他家传的采补大法。这种情势之下，大师伯为了‘采补大法’，一定不肯让我娶倩妹为妻！”

银衣仙子佟秀忽然道：“师兄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在目前未学到采补大法之前，师父决不会把我怎样。不过话说回来，假如师兄有用得着我效劳之处，我自然会尽力相助！”

这对师兄妹对话之间，毫无情份，只有利害关系。把个暗中偷听的皇甫维听得直在摇头。

冷月神狐谷云飞冷冷道：“师妹也别太放心，师父会怎样决定，只有他老人家自家知道！”佟秀也冷冷道：“我如果遭到不幸，哼，倩姊也别想逍遥法外，反正我死的话，你也落空！”

谷云飞此人能硬能软，口甜心毒，当下陪笑道：“师妹不要为此事生气，愚兄已立下决心，好歹先得到倩妹的身躯，以后之事慢慢想法，你可以帮个忙么？”

佟秀点点头，谷云飞道：“我先走一步，你跟着就去找她，设法把极乐

散放在她的茶壶内，然后走开……”

她答应一声，并接过一包药粉，谷云飞就匆匆走了。佟秀到那边院子一瞧，已找不到皇甫维的踪迹。

当下吩咐备车，同时把兵器带上，以防万一碰上心池圣女或她手下之人，始可一拼。

她的马车迅疾地穿街过巷，到达另一座僻静的宅院。此宅气派甚大，门口有家人守着，表面上谁也想不到竟是三公他们布置的巢穴。

银衣仙子佟秀走入内宅，还未走进院内，已听到一阵清脆的银铃般笑声，跟着红影一闪，那位艳丽的绛衣仙子舒倩已站在她面前，拉起她的纤手，道：“我正感烦闷起来，却好你就到了，快进来，我们姊妹谈谈……”

两位女郎在房间落坐，佟秀首先把心池圣女已抵本城与及三公改变进城计划一事告诉她，然后随意谈论起来。但她们好像都有默契，彼此避开皇甫维这个话题，偶然间牵涉到，对方就赶快岔开！

谈了好一会，佟秀突然秀眉轻皱，低低道：“大姊你仍然大声说话，不要中断。小妹好像听到屋顶有点声息！”

绛衣仙子舒倩纵声而笑，故意说几句无关重要的话，然后起身，道：“我有件东西十分稀罕，你且别问是什么，等我取来给你看看……”说时，用手指指后窗，自家便带头一串笑声，向房门外走了出去。

银衣仙子佟秀迅速地拿出药粉，洒在茶壶内，然后纵出后窗，随意打个转。她本来是句诈语，特意骗舒倩出去，其实并没有听到任何声息。谁知在屋后随意举目扫瞥之下，忽然发现一条灰影，在左边屋上修然闪过。她连忙纵起赶去，却已查不出踪迹。

她想一想，忖道：“以那人相隔的距离推测，一定没有瞧见我在茶壶内下药之事，我此举只要不被人窥见，就不要紧啦……”

当下回到舒倩房间，舒倩已在房中，见面就连忙询问她瞧见什么人。佟秀道：“惭愧得很，小妹只见到一道灰影向左方闪没，小妹追过去一看，那边已是别的人家，不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瞧见因而大惊小怪，是以折了回来。”

两人猜了一阵，不得要领。佟秀便推说师兄冷月神狐谷云飞也许会找她，便告辞归去。

佟秀登上马车，发现车内已多了一个人，正是冷月神狐谷云飞。当下便把一切经过告诉他。

冷月神狐谷云飞想了半晌，道：“以我所知，倩妹日常茶不离口，我给你的迷魂圣药得干少林无意大师，药力奇重，如不是有心人，就算把茶壶洗过，也无法把药力完全冲掉。因此倩妹不久定然昏睡房中，目下得考虑的就是那道人影出现得十分可疑，必须有个万全之策才行，老实说，谁也不敢担保师父他们三位老人家会不会已经潜回城内……”

他的意思竟是怀疑那道人影乃是三公之一，当然有他的根据。银衣仙子佟秀面色一变，道：“师兄可得小心啊，不然连我也脱不了干系！”

谷云飞眼珠连转，狡笑一声，道：“愚兄平生做事，少有遗漏，为了要你放心起见，不妨把步骤先告诉你，好教你放心……”

他停顿一下，接着道：“我这就秘密潜入后宅，如见倩妹业已昏睡，便带她出来，到另外一处地方。等到好事已成，又秘密把她送回，放解药于她口中，半个时辰后自然回醒，在我带走倩妹之前，那壶茶自然会换过，不留

一点痕迹，你以为此计如何？”

佟秀微微一笑，道：“此计很好，但你忘了一事，那就是我不许你这样做！”

冷月神狐谷云飞眼中射出迷惑的光芒，道：“师妹这话怎说？愚兄实在不懂！”

佟秀嫣然一笑，生似柔情无限，但她的师兄却深知这位师妹越是显得媚艳迷人，越是须加警惕。

她道：“师兄你把步骤都告诉我，那是因为你晓得我的性情，不喜欢行饶冒险，是也不是？”

谷云飞道：“是呀，但我不是告诉你了么？”

佟秀道：“假如我所见的人影真是三老之一，试问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秘密进出？你还想瞒我么？”

谷云飞阴阴一笑，道：“师妹当真聪明得很，一点也不肯放过，好吧，我都告诉你就是，只因为购置此宅之时，系我经手选择，得知宅内另有秘密通道，是以我可以从通道进出，不虞泄露行藏！”

银衣仙子佟秀笑道：“既是这样，你就快去吧，但望你别把小妹适才迫你说出秘密之举放在心上！”

冷月神狐谷云飞道：“目前至少我已有两件秘密被你捏住，决不会对你怎样，放心好了……”

这两个师兄妹对话时不但针锋相对，而且显露出各个暗藏祸心，互相提防，根本毫无情意味道。

谷云飞在僻巷中跳下马车，奔回头去，从隔邻人家后花园中一个小亭内，揭起一方石板，钻入进去。

在地道中走了一阵，地势渐高，不久已进入复壁之内。他道路甚熟，一忽就走到舒倩所居的房间。

墙上装有专供窥看的洞穴，他望出去，看见房内十分寂静，那身穿红衣的舒倩横陈床上，双目紧闭，呼吸也比平时低微。

谷云飞一见到舒倩的艳丽容颜，胸中热血就沸腾起来。望了一阵，确定舒倩当真是昏迷过去，这才阴险得意地笑一下，忖道：“倩妹性烈如火，举动有如须眉男子，所以从来不要丫环服侍，今日却正好使我省去许多手脚……”

他一边想，一边移过数尺，打开壁上暗门，便从一具衣橱进入房中。

舒倩美眸已闭，但肤光滢滢，仍然艳丽异常。谷云飞走到床边，忍不住先俯身抱住她痛吻一番，良久，方始起来把茶壶换过茶水，然后抱起舒倩，从暗橱走入复壁，再迅速地从邻宅花园小亭出来，抱着她奔入附近一座屋子内，把她放在床上。

现在这位如花似玉的美女已在他掌握之中，他多年心愿，目下总算达到。因此他满面俱是兴奋之色，先把房门门紧，然后扑向床上，迅速地替她解开衣服。

他手法快极，眨眼之间已把舒倩脱了一大半，露出一身丰满雪白的胴体，肉香阵阵扑入鼻中，使得他血液加急运行，心迷神醉，那副神情当真是如痴如狂。

他忽然来为替自己脱衣，一面喃喃道：“倩妹，倩妹，我看遍天下美人，虽是曾经沧海，但总是忘不了你！我虽想娶你为妻，可以日夕相对，可是事

与愿违，今日可是迫不得已，你日后千万别恼……”

这冷月神狐谷云飞一生不动感情，永远是那等不喜不怒，使人莫测高深。但此刻情绪激动之极，说到最后一句，已经冲动得掉下两滴眼泪。

他一下子就变成赤裸裸的肉人，腾身跨上舒倩娇躯上面，正是热血沸腾之际，突然间腰间一麻，登时全时都瘫痪无力，四肢难抬。

底下的舒倩双目突睁，一手把他推落床下，跟着迅速穿好衣服，跳下地叉着谷云飞的脖子把他弄起来，噼噼啪啪，连打几个耳光。

她气得蛾眉倒竖，恨恨道：“我且看你能够捱得我太阳谷几种毒刑？”

这一变化太以突如其来，谷云飞脑中一片混乱，平日的聪明机警完全失踪。

绛衣仙子舒倩怒气勃勃地瞧着谷云飞，谷云飞头脸虽不能动，但眼睛仍可转移，因此他的目光闪开一边，面目间流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既不是绝望，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沉的自怜和悲哀。

舒倩陡然间心软下来，觉得谷云飞此举虽然不应该，但到底是由于太爱自己所致！

当下把他放在床上，道：“我念你以前对我种种好处，这一回姑且放过你。你身上穴道三个时辰后自动解开，在这儿躺上三个时辰，总不能说我手段过份了吧？”

谷云飞想不到最后结局又变得这么轻松，登时死去的心又重新活转。不过此刻却不敢多言得罪了她，只报以微微一笑，倒也甚是可怜。

绛衣仙子舒倩迳自走了，回到自家房间，收拾一下，带了一把红鞘长刀，便要出去。

忽听房门处有人咳嗽一声，道：“我可以进来么？”

舒倩登时眉飞眼笑，道：“当然，公子快请进来！”

一个人飘然进来，原来就是皇甫维，他微笑道：“怎么样？我请你依言佯作昏死，大有所获吧？”

绛衣仙子舒倩道：“想不到二丫头和谷云飞真敢合力谋我，想了真恨死人……”

皇甫维道：“但你似乎很轻易就放过谷云飞呢！”

舒倩呀了一声，道：“公子都瞧见全部情形了？实不相瞒，我后来见到谷云飞那种英雄气短的表情，又记起他一向对我很好，所以把他放过。”

她说得十分坦白爽直，皇甫维素知她的性格，因此不以为怪，也不感到嫉妒谷云飞。

舒倩接着道：“但我决不能放过那阴毒狡猾的二丫头，所以回来取刀前往找她！”

皇甫维笑一笑，俊俏潇洒之极。道：“算啦！你既然放过祸首谷云飞，何必再生事端，倒显出你处事不公！”

舒倩想了一下，道：“公子说得虽是有理，但这样未免太便宜那丫头了……”

皇甫维背起双手，在房中转了两个圈子，舒倩见他面色越变越坏，不知不觉吃惊起来。

她是个直爽急躁性子的人，心中隐藏不住一点事情，是以忍不住道：“公子你怎么啦？可是谁得罪你么？”

皇甫维走到她面前，突然停步，双目炯炯望着她，阴沉地道：“不错，

得罪我的人就是你。”

绛衣仙子舒倩骇一跳，惊道：“是我？这话怎说？”

皇甫维冷冷哼一声，道：“你心里明白就行啦，难道还要我说？”

他转身走开，舒倩十分发急，疾步走到他身边，道：“公子你到底是是怎么回事？”

皇甫维仰眼向天，不瞅不睬。舒倩连问三声，见他仍不作答，急得几乎要哭出声，哀求道：“公子啊，你要打我骂我都可以，但请你可不要这样折磨我。”

皇甫维听她哀求得十分真挚可怜，心肠已软化，但仍然不肯马上就理睬她。

舒倩急得跳起脚来，要知她性子急躁，说尽好话还是无效之后，就没有别的方法，只会顿足跳脚。

皇甫维哼了一声，道：“三公现在何处？他们最近有何举动？你从实说出来！”

舒倩道：“自从五岳台事件之后，我们便跟随爹爹等三老到栗阳西北二十里处的尹家庄去……”

皇甫维道：“哦，就是这一次铁剑公子尹世泽降在三公手下效力？”

舒倩讶道：“公子居然已经知道此事？不过尹世泽为何能不死甚至归降投诚，我却无法找出道理！”

这一回轮到皇甫维大感诧异，道：“你也不晓得内中详情么？且慢，听你话中之意，似乎是说你们起初到栗阳去，竟是要取尹世泽的性命，是不？”

舒倩道：“不一定要取他性命，但反正不会对他很好。我听爹爹他们口气，好像是要把尹世泽擒住之后，作为人质……”

皇甫维道：“用他性命来要胁心池圣女么？”

“不错，江湖上传说铁剑公子尹世泽乃是心池圣女的唯一传人。”

舒倩接着道：“我们到达栗阳西北二十里处的尹家庄去，那庄院气派真不小，显见尹家在栗阳地面属于豪富之家。我们一行十余人，除了三位老人家和我之外，还有二丫头、三丫头和谷云飞以及六名手下。我们黄昏时分到达，先派六名手下进去，见人就施展点穴手法点住穴道。跟着由我们三姊妹进入内宅，分头搜索。我们恰好分头对付尹家主要的三个人，我碰上尹世泽的父亲，后来听三妹说，这尹父二十余年以前竟是名震一方的独行大盗金眼雕尹固，不过目下他意态消沉，身形臃肿，武功还比不上妙手巧匠耿青这一类人物。我一下子把他点住穴道，就到隔壁去，恰碰见三妹和一个婆娘动手。那婆娘不但功力相当深厚，而且手中双刀奇招迭出，三妹冷清影手中的短匕首和玄蛟飞抓，一时间竟奈何她不得。”

“我想速战速决，纵将过去，三妹笑道：‘大姊你别插手，我要看看这罗浮妖姬程丽还有什么压箱底的功夫。’我听了便袖手旁观，突然听到隔院有金刃相击之声，便跃过去瞧瞧，只见二丫头正以独门四尺长的冷月剑和那尹世泽交手。”

“这两人打得比三妹这边激烈得多，那铁剑公子尹世泽的铁剑果是得过心池圣女真传，虽然内力不及二丫头，但招数之奇奥，变化之精微，不但难以测度，而且似乎能克制冷月山庄的阴柔路子，故此二丫头用足全力，仍然占不到一点便宜！”

“我正要出手，墙头上有人道：‘倩儿不要多费气力，我等正要借此子

之手，试一试心池一脉的武功……’我抬头望去，原来三位老人家已站在墙头。

“尹世泽骄傲凌人，长笑一声，收剑跃出圈子，朗朗道：‘我如果不是看她一个美丽姑娘的份上，早就不客气了，你们三位来得正好！’

“三位老人家一齐飘身落地，分三面围住尹世泽，大约三十招之后，我爹突然大喝一声，猛劈一掌，登时把尹世泽手中长剑震飞，三师叔晃眼之间，已上去点住他穴道。那边厢三丫头也把那婆娘放出战圈之外，那罗浮妖姬程丽冲到这边院子来，一见谷云飞拉住尹世泽的衣领，像拖死人般往外面走，便发出一声尖叫，向谷云飞冲去。可是她忽然刹住去势，并且神情也变得十分冷静，道：‘犬子一向罕到江湖走动，怎的会惹来三公大驾？’

“三师叔道：‘我们总得设法教心池圣女忙上一阵，等到她发现此子，也许她心中痛苦不下于你这个亲生母亲。’三师叔说话甚快，但每个字都十分清晰。”

绛衣仙子舒倩略为停顿一下，接着又道：“三师叔这话的意思甚为明显，那就是表示他们将要杀死铁剑公子尹世泽，因此心池圣女寻到尹世泽时，只是一具尸体，自然会感到痛心。”

皇甫维深沉之时，比谁都要深沉，可是听到这里，却也忍不住插口道：“这就奇了！既然三公有此意思，而尹世泽与圣女又有师徒的名份，尹世泽怎能被三公释放，更甚的是尹世泽居然投入三公门下，为三公效力？这等转变，的确令人想不通其中道理？”

绛衣仙子舒倩道：“我们也都感到十分迷惑，当时眼见谷云飞把尹世泽挟在肋下，一下跃上了墙头。那罗浮妖姬程丽面色大变，双手发抖，连那对双刀也掉落在地上！”

“二丫头突然道：‘女儿结束她的性命如何？’

“二师叔月公佟雷摇了摇头，二丫头也就不敢上前。三位老人家刚刚转身，忽然那罗浮妖姬程丽道：‘三位老前辈请暂时留步，妇人有几句话要奉告，假如三位听了认为不值得理会，那时再走不迟！’她的声音冷静异常，一听而知乃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方始说出这些话！”

“爹爹他们三位老人家果然停步，罗浮妖姬程丽走到他们身边。三师叔星公冷央以极迅速的语调道：‘程丽你放聪明一点，凭你那一点本事，二十年前骗骗那些普通的武林同道还可以，若想在咱们兄弟之前施展手段，只怕你到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却是后悔莫及！’

“罗浮妖姬程丽一似极有把握，低声说了几句话，但见三位老人家登时神变色动，先是屏退所有的人，然后和那罗浮妖姬程丽谈了许久。大约谈了一个时辰，一位老人家才出来，命谷云飞放开尹世泽。他们的面上都流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

皇甫维长长透了口气，道：“你虽是把经过都说出来，其实却使我更迷惑，真是糟糕得很。以我所知，那铁剑公子尹世泽出道之后，不是一直扛着心池传人的招牌么？如果他不是心池传人，则圣女如何肯让他冒充字号？再进一步，圣女怎肯把本门心法传授给他？”

皇甫维沉思地踱了几个圈子，忽然坐在床边，招手命舒倩过来坐在他身侧。舒倩果然挨着他坐下。

皇甫维揽住她肩膀，柔声道：“我知道你是奉命接近我，以便偷学我的采补大法，是也不是？”

绛衣仙子舒倩低下头，道：“是的，我就知道你以你的聪明机警，迟早总会发觉！”

皇甫维道：“那么你心中对我怎样？仍然是奉命接近我呢？抑是当真愿意和我在一起？”

舒倩缓缓道：“我十分愿意和你在一起！”

皇甫维道：“我也极为喜欢你，只要你帮我把手事去掉，我们就可以长在一起了！”

舒倩道：“你有什么心事？”

皇甫维道：“我父亲失踪了，已查出与三公有关……”

绛衣仙子舒倩惊道：“公子这话怎说？想大爷武功超世，又是家父等以前的主人。他怎会失踪而又与家父等有关？我实在听不懂！”

皇甫维道：“你一向以真诚待我，这一回想必也不会作伪。我不妨坦白告诉你，我父亲已经因病失去武功，此所以我十分忧虑他老人家的失踪……”他随即把如何回去，发现父亲失踪以及有几个尸体之事说出！最后又道：“我到这里来通知你有险之后，就赶紧到那‘万利老店’去，果然见到两个黑色劲装的汉子和一个银衣大汉，到万利查问那掌柜，这一干人正是三公手下！”

舒倩沉吟一下，缓缓道：“公子的意见，可是要我设法探听么？”

皇甫维摇摇头，道：“我不要你冒这种大险，也不要做出背叛父亲之事，我只要你自愿被我幽禁在一处地方，除非我亲自找你，你不得离开那地方半步！”

舒倩艳丽的面上流露出迷惑之色，道：“我这样做了对公子有什么好处？”

皇甫维道：“你要晓得目下三公如果碰上我，一定先下手为强，想把我擒住或杀死。但如果我有你在手中，用来反威胁他们，大概总可以保存性命！”

舒倩道：“如果为了公子的性命安危着想，要我诈作被公子幽禁起来，当然可以照办。但我弄不清楚的是公子你身具家传神功，正好能克制住我们三家的绝技，为何还要害怕家父他们？”

皇甫维道：“因为我身上尚有内伤，功力不比以前，若果我内伤完全痊愈，那时就算赢不了三公，自信却仍有能力逃开……”舒倩点头道：“原来这样，可惜我已被你幽禁，不然的话，我太阳谷中一间秘室之内，堆满各种灵药，有些据说可以生死人而活白骨，都是我爹他们三人数十年来辛辛苦苦命人走遍宇内采掘回来。但最后发觉皇甫大爷的手法十分神奇，任何药物都不能助长他们功力，以后都堆在秘室之中。假如公子只是要治疗内伤的话，那秘室之内有的是灵药……”

皇甫维大喜道：“我可以到太阳谷走一趟，反正关于我爹之事，迟早都得前赴太阳谷等地方暗中查看。你只须告诉我在哪间秘室之内，那就行了。”

绛衣仙子舒倩吃惊道：“不行，不行，我太阳谷中路径繁复之极，而且有好多处消息埋伏十分厉害，武功再好的人若是误闯入谷，定然有死无生，你千万不可冒险！”

皇甫维见她十分真情，心中暗暗感动，忽然情不自禁地深深吻她的红唇，两个人倒在床上，房中的空气突然变得十分缠绵热烈。舒倩热情奔放地搂住皇甫维，享受爱情的甜蜜。皇甫维喃喃地对她说，等他把父亲找回，并且把武功练成，足以对付天下任何想毁他父亲英名之人时，就要娶她为妻！

快要天亮之际，皇甫维和舒倩两人一同悄悄离开这座宅院，一直走到靠

北门那边一所空宅之内，就叫舒倩暂时将就等一等，他去设法搬些日用之物与及替她找两个婢子及仆妇来，以便可以长久足不出户地居住。

白天他去办了许多事，凭他的巧妙化装，虽是在城中乱走，却无人认得出他真正面目。第二日的晚上，他却现身在银衣仙子佟秀房中，并且已回复了俊美飘逸的本来面目。

银衣仙子佟秀本来已睡在床上，突然因灯火大亮而惊醒，美眸一睁，见到俊俏绝伦的皇甫公子含笑坐在床沿，不由得张大眼睛发怔。

皇甫维一把扯开她身上的绣被，只见她身上只穿着亵衣，露出雪藕般两截臂膀，下面是两条修长浑圆的大腿，雪白嫩滑的皮肤与及兰麝香味，组成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力。

她柔顺得有如驯善的绵羊，毫无反抗的动作或意思，只缓缓移开目光，可怜地咬住嘴唇。

